

柳宗元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柳

河

東

集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六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二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083
661-3

156



3 0405 4157 9

河東先生集序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與復起。夫政
靡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切。羣經音辨分限也。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
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
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
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
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音亟。留也。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
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
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視力切。於文章少所推讓。
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暨其翼切。及也。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
通之末云。夔州刺史劉禹錫纂。

河東先生集凡例

韓柳二集。閣京杭蜀及諸郡本。或刊韓而遺柳。或刊柳而遺韓。以故板帙大小不相侔。而註釋亦未盡善。惟建安所刊五百家註本二集始具。然所引蔡夢弼。任淵。孫汝聽。劉崧。韓醇。童宗說。張敦頤。陳鶚諸家註文。蔡增註。任孫劉韓童並全解。張音辨。陳音釋。間多厯雜。而胥山沈晦辯雲間潘緯音義。卻未附見。非闕與。今并會粹增入。且板帙與韓集大小等。亦學者之一便也。今舉凡例于左。

一 閣京杭蜀及諸郡本互有同異。今並加讎校。仍於正文之下註云。一本作某字。其間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一 他本所引註有不載所出之始。而載後人所引用者。蓋未深加考索耳。今並訂證刪改。

一 嘉禾註本引黃唐柳文。雖黃於篇章之後。其辭每多詆訾。殊非崇尚此集之意。今刪去。

一 卷帙所載篇章。諸本互有先後。今並從沈晦本所定次第。

一 舊註引某氏云者。並做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

一 中有如騷叶音者。更不贅音。可以意求。

一 中有增註。又諸本所闕者。今擇其的當者添入。

一 每篇題下註所作日月，皆參以年譜，其事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日月，係博採新舊史考定。

一 皇朝廟諱及唐舊諱，並見昌黎集例。

河東先生集敘說

東坡云。子厚之文。發纖濃於古簡。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又云。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

呂居仁云。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摹次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爾。

浮休先生云。扶導聖教。剷除異端。以經常爲己任。死而無悔。韓愈一人而已。非獨以屬辭比事爲工也。如其祖述典墳。憲章騷雅。上轍三古。下籠百氏。極萬變而不華。會衆流而有歸。迥然沛然。橫行闊視。於著述之場。子厚其人也。彼韓子者。特以醇正高雅。凜然無雜。乃得與之齊名爾。必也兼誦博記。馳騫奔放。則非柳之敵。

陳長方云。柳子厚之才。韓退之有所不逮。但韓公下筆。便以三代爲法。其文章如人。少年暮年。毛髮不同。而風儀皆此人也。子厚在中朝時。尙有六朝規矩。讀之令人鄙厭。自永州以後。始以三代爲師。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餘力。便覺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死於元和十二年。退之長慶間著述。覺子厚瞠若其後耳。余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其大體如紀渚子養鬪雞。在中朝時。方虛驕而恃氣。

永州以後，猶聽影響。至柳州後，望之似木雞矣。

邵氏聞見錄云：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

金華先生程子山曰：前輩謂退之子厚，皆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

河東先生集目錄

第一冊

第一卷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平淮夷雅

鏡歌鼓吹曲并序

貞符并序

畎民詩

第二卷

賦

河東先生集 目錄

佩韋賦

瓶賦揚雄酒箴附

牛賦

解崇賦

懲咎賦

閔生賦

夢歸賦

囚山賦

愈膏盲疾賦

第三卷

論

封建論

四維論

天爵論

守道論

時令論上下

斷刑論上下

辯侵伐論

六逆論

第四卷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辯文子

論語辯二篇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鷓冠子

第二冊

第五卷

碑

箕子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碑陰文

湘源二妃廟碑

饒娥碑

南霽雲睢陽廟碑并序

第六卷

碑

曹溪大鑿禪師碑

河東先生集 目錄

南嶽彌陀和尚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碑陰記

龍安海禪師碑

第七卷

碑銘

南嶽雲峯和尚碑

雲峯和尚塔銘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大明和尚碑

大明碑陰

衡山中院律師塔銘

第八卷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常侍行狀

陳給事行狀

第九卷

表銘碣誄

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李華德銘附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侍御史周公碣

衡州刺史呂公誄

戶部郎中魏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權厝誌

長安萬年裴令墓碣

第十卷

誌

安南都護張公誌 并序

邕州刺史李公誌 并序

貴州刺史鄧君誌 并序

桂管防禦副使呂恭誌

嶺南經略副使馬君誌

柳州司法孟公誌

連州司馬凌君權厝誌

凌君墓後誌

嶺南鹽鐵院李侍御誌

第十一卷

誌碣誌

大理評事裴君誌

大理評事柳君誌

祕書郎姜君誌

校書郎獨孤君碣

襄陽丞趙君誌

溫縣主簿韓君誌并序

河東先生集 目錄

張先生誌

虞鳴鶴誌并序

裴處士誌

覃季子誌銘

續榮澤尉崔君誌

第十二卷

墓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石背先友記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墓版文

弘農令府君石表辭

從弟宗直墓誌

第十三卷

墓誌

先夫人歸祔誌

伯祖妣李夫人墓誌

叔妣陸夫人遷祔誌

亡姑陳夫人墓誌

亡姊崔君夫人墓誌蓋石文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亡室弘農氏墓誌

下殤女子墓塋銘

小姪女墓塋銘

六

王侍郎母劉氏誌

薛君妻崔氏誌

韋夫人墳記

馬室女雷五葬誌

第三册

第十四卷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杜兼對

天對屈原天問辭

第十五卷

問答

✓ 晉問

答問

起廢答

第十六卷

說

✓ 天說劉賓客天論三篇附

鶴說

朝日說

捕蛇說

禘說

河東先生集 目錄

乘桴說

說車

譎龍說

復吳子松說

熊說

觀八駿圖說

第十七卷

傳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鯨鱓傳

河間傳有數本附于此建本瑞本皆入外集今從之

曹文治韋道安傳 闕

第十八卷

騷

乞巧文

罵尸蟲文 并序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并序

僧王孫文

逐畢方文 并序

辯伏神文 并序

愬螭文 并序

哀溺文 并序

招海賈文

第十九卷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霹靂琴贊引

尊勝幢贊并序

龍馬圖贊

戒懼箴

憂箴

師友箴并序

敵戒

三戒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第二十卷

銘雜題

河東先生集

目錄

沛國漢原廟銘

劍門銘并序

塗山銘并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武岡銘并序

井銘并序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

鞭賈

吏商

東海若

第二十一卷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集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第四册

第二十二卷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送崔羣

送邢寧獨孤書記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

送范明府詩序

送幸南容聯句詩序

送李判官

送苑論詩序

送蕭鍊

送班孝廉

送獨孤申叔

送豆盧膺南遊詩序

送趙大秀才

第二十三卷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

送薛存義之任

送薛判官量移

送李渭赴京師

送嚴公貺下第詩序

送元秀才下第

送辛殆庶遊南鄭

送崔子符詩序

送蔡秀才歸觀

河東先生集 目錄

送韋七下第

送辛生下第

第二十四卷

序

送從兄僞罷選歸江淮詩序

送從弟謀

送澥

送內弟盧遵

送表弟呂讓

陪崔使君遊宴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序飲

序碁

第二十五卷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送韓豐羣公詩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

送易師楊君

送徐從事北遊

送廖有方

送元十八山人

送賈山人南遊

送方及師

送文暢上人

送巽上人

送僧浩初

送元嵩師劉禹錫并序詩附

送琛上人

送文郁師

送玄舉師

送濬上人

第二十六卷

記

監祭使壁記

四門助教壁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盤屋縣新食堂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興州江運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第二十七卷

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新堂記

永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第二十八卷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修淨土院記

永州鐵爐步志附

第二十九卷

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鐻潭記

鈞鐻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第三十卷

書

寄許京兆孟容

與楊京兆憑

與裴墳

與蕭翰林俛

與李翰林建

與顧十郎

第三十一卷

書

與韓愈論史官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

與劉禹錫論易

與劉禹錫天論

答元饒州論春秋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

與呂恭

河東先生集 目錄

與友人論文

第三十二卷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答周君巢

與李陸州論服氣

第三十三卷

書

與楊誨之

再與楊誨之

答沈起

與王參元

第五册

第三十四卷

書

與太學諸生

答韋中立

答貢士元公瑾

答嚴厚輿

報袁君陳秀才

答韋珩

答貢士廖有方

答貢士蕭纂

報崔黯秀才

答吳秀才

答杜溫夫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

第三十五卷

啓

上廣州趙宗儒

謝西川武相公

謝襄陽李尙書

賀趙江陵宗儒

與邕州李中丞

謝李中丞

上湖南李中丞

上桂州李中丞

第三十六卷

啓

上權補闕温卷

上崔大卿

上裴晉公

上襄陽李涼公

上楊州李趙公

謝李趙公

上江陵趙相公

上嚴東川

河東先生集

目錄

上江陵嚴司空

上嶺南鄭相公

上李中丞

上桂州裴行立中丞

上河陽烏尙書

第三十七卷

表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 二首

禮部賀冊尊號表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 三首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二首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

十七

林逢表一首附

賀踐祚表

禮部賀永貞改元表

禮部賀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卽位表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禮部賀太子册禮畢德音表

爲王京兆賀皇帝卽位禮畢表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禮部賀册太上皇后表

禮部賀太上皇后册禮畢表

賀皇太子踐

御史臺賀嘉禾表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蓮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鵲表

禮部賀嘉瓜表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爲王京兆賀雨表 五首

第三十八卷

表

代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爲韋侍郎賀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表

爲樊左丞讓官表

爲王戶部薦李諒表

爲王戶部陳情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代柳公綽謝上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爲劉同州謝上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柳州謝上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奏薦從事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爲楊湖南謝設表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時服表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第三十九卷

奏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部內百姓產三男狀

爲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讓監察御史狀

爲京兆府奏旱狀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進農書狀

代人進瓷器狀

柳州舉人自代狀

上戶部狀

柳州上本府狀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賀誅淄青李師道狀 中書門下狀下同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狀

代表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爲裴中丞乞討黃賊狀

爲桂州崔中丞乞朝覲狀

爲南承嗣乞兩河效用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人自代狀

爲長安耆壽乞復尊號狀

爲京畿父老乞復尊號狀

第四十卷

祭文

祭楊憑詹事

祭穆質給事

祭呂衡州温

祭李中丞

爲章京兆作祭杜河中

爲章京兆作祭崔太常

爲李京兆作祭楊郎中

爲楊侍御作祭張都護

祭萬年裴令

祭呂敬叔

祭崔君敏

河東先生集 目錄

祭段弘古

哭張後餘辭

祭李中明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第四十一卷

祭文

舜廟祈晴

雷塘禱雨

祭纛 爲裴中丞作

禱牙

祭井

祭門

祭六伯母

祭獨孤丈母

祭從兄

祭弟宗直

祭姊夫崔簡

又祭崔簡

祭崔氏外甥

祭崔氏外甥女

祭外甥崔駢

第四十二卷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澧州張使君 八十韻

獻弘農公 五十韻

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 二十韻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

酬婁秀才病中見寄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贈江華長老

酬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界圍巖水簾

古東門行

寄韋珩

奉和楊尙書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楊尙書寄柳筆因獻長韻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遺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再至界圍巖遂宿巖下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過衡山見新花開卻寄弟

汨羅遇風

朗州竇員外寄劉員外見促行走筆酬贈

至前驛卻寄相送諸公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善謔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夢得詩附

詔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李西川薦琴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

侍御劉二十八詩附

奉酬楊侍郎送八叔拾遺戲贈南來諸賓

二首

商山臨路孤松

與夢得分路贈別夢得酬贈別附

重別夢得夢得答附

三贈劉員外夢得答附

再上湘江

清水驛叢竹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筵釣磯待徐容州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之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登岷山

別舍弟宗一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得韶

答劉連州

州書并附常州黃茶率然成篇

嶺南江行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崑二童

柳州峒氓

夢得酬家雞之贈附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

重贈二首夢得答前後篇附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疊前

種柳戲題

疊後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韓漳州書報澈上人亡因寄二絕

柳州城西種甘樹

聞澈上人亡寄楊侍郎

段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跡

柳州寄京中親故

種木槲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第六册

第四十三卷

古今詩

河東先生集 目錄

法華寺石門 三十韻

遊朝陽巖 二十韻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登蒲洲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迥對香零山

南澗中題

遊石角過小嶺長烏村

與崔策登山

構法華寺西亭

夏夜苦熱登西樓

覺衰

遊南亭夜還 七十韻

韋道安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首春逢耕者

溪居

夏初雨後尋愚溪劉禹錫傷愚溪三詩附

入黃溪聞猿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郊居歲暮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獨至北池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零陵春望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

夏晝偶作

雨晴至江渡

江雪

冉溪

法華寺西亭夜飲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茆簷下始栽竹

種仙靈毘

種朮

種白蕖荷

新植海石榴

戲題塔前芍藥

始見白髮題海石榴

植靈壽木

自衡陽移桂植零陵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

早梅

南中榮橘柚

紅蕉

巽公院五詠

淨土堂

曲講堂

河東先生集 目錄

禪堂

芙蓉亭

苦竹橋

梅雨

零陵早春

田家

行路難

聞籍田有感

跋烏詞

籠鷹詞

放鷓鴣詞

龜背戲

河東先生集 目錄

聞黃鸝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楊白花

漁翁

飲酒

讀書

感遇二首

詠史

詠三良

詠荆軻

掩役夫張進骸

省試觀慶雲圖

春懷故園

第四十四卷

非國語上

第四十五卷

非國語下

外集

卷上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

筭郭師墓誌

趙羣秀才墓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卷下

百官請復尊號表 六首

大會議表 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河東先生集

目錄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諸州賀啓

補遺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處士段宏古墓誌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二十九

附錄

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柳先生楊子新注

書詩贊碑跋評論

答柳子厚書

又與柳子厚書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詩

題羅池廟碑陰文

柳侯畫像贊并序

文惠侯贊并序

題萬石亭詩寄永守王顯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又般舟和尚碑跋

讀柳子厚傳

又金陵語錄評論

卷下

評柳子厚詩

又論柳子厚詩

又記書柳子厚詩

又書柳文瓶賦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又書李赤詩後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又跋大鑒禪師碑

又引說先友記

又讀柳子厚三戒

河豚魚說

烏賊魚說

跋晁無咎畫馬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跋陰符經後

發明周御史論

河東先生集 目錄

古今詩話

歸叟詩話

冷齋夜話

石林詩話

重修羅池廟記

柳文前序

韓柳音釋序

柳文後跋

又柳文後跋

集傳

新唐書本傳

河東先生集 目錄

唐祭柳柳州文四篇

宋祭柳員外文三篇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後序

穆修序

沈晦序

李梅序

李石題後

韓醇記後

河東先生集

卷一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淮蔡平按毛詩江漢注淮夷東國在淮西故亦曰淮夷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長云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萃然登唐德於盛漢之表談藪云論柳文者皆以謂封建論退之所無淮西雅韓文不逮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元貞元年召至京師三月出為柳州刺史至是元和十四年故云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柳懷印曳絨也絨有社有人焉有社稷焉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書康誥曰元惡大憝註大惡此指元濟金鼓一動左傳金鼓

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村度字見孟子有方剛之力詩臂力得備戎行音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思德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

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雅小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大雅烝民作烝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雅小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雅大鏗鉦炳耀鏗鉦擊鼓聲切盪入耳目盪上聲又故宣王之形容

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永貞元年八月乙巳夏



于大刑一作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自吳少誠少陽至元濟凡五十年。○四紀一作四祀。按新唐陳仙奇作得四紀也。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克德宗，又唐宰相袁其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山南十二年耳。安得四紀也。憲宗紀元和九年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督兵討之。十二月七月，裴度為淮西宣慰使，自九年十二月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山南濟首尾止四年也。然新史元濟傳曰：自少誠盜有蔡元帥九十年，王力未嘗傳城下，亦自誤耳。其後汝克，復也。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理也。祝盤師古曰：釐本之作音，禧假借用耳。前漢度拜稽首也。

廟于元龜。元龜，大龜，謂以於廟。既禡，既類。○禡，于社是宜。禡類宜皆師祭。詩是禡禮記天子將出，金節煌煌。周禮凡邦國用龍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錫節，甸國用白節，采國用玉節，衛國用旂節。○錫，說文馬頭飾也。說文戈鈎平頭，鑿錫盾，矛盾，所以扞身。犀甲熊旂，為禮函也。又周禮熊虎為旗，今作旂。吳戈，今被犀甲以厚。威命是荷。左傳昭七年，弗克于東。天子餞之，是歲八月，度赴淮。西壘，是崇。夏曰瓊商曰樽，刻木作雲雷之象，施不窮也。玉鼎，臚俎載。○臚，音濡，嫩，奕，貌也。載，側吏切。大鬯，刀五獻百籩。禮記一獻實三。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滄，漣水名，出京兆藍田關入。乃翼乃前，執圖厥猶。詩厥猶翼翼，由其佐多賢。宛宛周道，有棧之車。行彼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之旗沛然。而垂旒于道于陌。陌田間曰陌。陌道南北，訓于羣師。拳勇來格，詩巧言無拳，無勇，曠為。公曰徐之，無恃，頌頌。然勇悍無息也。鄂格切。一式和爾容，惟義之宅也。宅居亂階。注拳力也。格至也。

進次于鄆。唐許州潁川郡有鄆城縣，與蔡州為鄰。裴度傳云：彼昏卒狂，哀兇鞠頽。爾雅：真，柔也。詩采芣旅也。○莫蒲，鋒，蟬，斧，蟬，蟬也。詩如蟬如蟬，後漢史運：蠅，毛刺是也。蟬，赤子，匍匐。上音蒲，手行也。又音服，下侯切。鞠音掬。

厥父是亢音岡拒也選充國頌威謀又音庚怒其萌芽以悖太陽音勃亂也又王旅渾渾胡本切又音胡是佚是

恬既獲敵師若飢得舖音申時音步舖師又音布與甚詳蔡兕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涸曲及四境拒守城者皆羸老之載關載戒音弗謂敵除不祥也丞相是臨弛

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從之遂克蔡州音弗謂敵不祥也丞相是臨弛

其武刑音弛諭我德心義軍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音為彰其危既安

有長如林一作有長曾音莊是謹讓莊子奚以夫謹讓為乎化音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子爵之成國公于

天子之事成國謂公侯之國左傳于公十四年成國不過半肱以夏虛虛與墟同說文大丘度入朝策勳

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註夏墟大夏今太原晉陽也肱報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

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豐稼于野我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左氏楚國方城以為城方城山名在唐州元和十一年十月

愬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元

濟以獻得其大醜謂此大醜大酋也易曰獲其大醜愬音訴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時直里切匪微匪競微音皇有正命正一作王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踏彼艱頑凡禮

人者踏諸市踏音切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書于帝其訓既礪既攻礪音以後厥刃後一作復王師嶷嶷詩

峻克巖註其貌巖然也又楚辭過萬會之熊熊是式式猶也銜勇韜力日思子殛力切謂誅也蓋音欲巖註海中數萬頭也○巖魚力切思奮一本作日寇昏以狂敢蹈翹疆蹈一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驤舉長戟會矛考工記會矛常有四尺察其綏

章詩錫韓侯淑旂綬章註云綬所引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十二年二月愬愬元濟提生侯士良士

之謀主也士良能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其良既宥告以

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愬厚待廂侯史用誠生擒祐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

敢東窺○偵丑盈丑正二切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謀周禮三曰以究

爾訛雨雪洋洋去聲大風來加十月愬軍出攻蔡夜至張柴村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汝陰地名

懸瓠之峨懸瓠蔡州城取其形似懸瓠傳曰愬入蔡州取吳元濟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河曲道又以兵絕

知者○是震是拔大殲厥家○殲將狡虜既靡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卽社行誅愬至懸瓠城壬申攻牙城

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十一月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劉夢八駁嘉話拾遺

以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一本作以誅汝水注音云水流既清而瀾瀾一作夷貌蔡人行歌我步逶

遲○逶於危切潘曰詩作蔡人歌矣蔡風和矣韓韓類類胡胡輒爾居○輒平列切又五

牧人毀事用厲故書毀爲甄釋音丘例切揚子剛作人孰類蔡初切一作類胡胡輒爾居計切不安貌周禮

切今此謂枕阻不安字當作魏音五結切不安也書以康爲願有餘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也裕大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愬父晟事德宗平朱泚之亂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刑刑也

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以想檢校尙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復。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唐饒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一本序在篇末。饒如鈴無舌有乘。又曰饒小鈺也。軍法。卒長執饒。古錫有功。說文音律。管。瓠之樂也。月令。今樂正入。學習吹。註。秋冬重吹。○饒。女交切。吹尺。偽切。

負罪臣宗元。罪一。無。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元和元年十一月。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饒歌鼓吹詞。見下。唯唐獨無。有臣為郎時。

以太常聯禮部。公為禮部員外郎。嘗聞鼓吹署作問。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晉志云。漢時

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雅。離。戰。城。南。巫。山。高。上。二。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有。所。思。維。子。班

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鈞竿。凡二十二曲。漢第一曲。朱幹。今木紀。謝。漢。第

二。曲。思。豈。翁。今。賢。首。山。漢。第。三。曲。唐。歐。陽。詢。桐。柏。山。漢。第。四。曲。上。二。首。云。漢。第。一。曲。朱。幹。今。木。紀。謝。漢。第

六。曲。思。豈。翁。今。賢。首。山。漢。第。三。曲。唐。歐。陽。詢。桐。柏。山。漢。第。四。曲。上。二。首。云。漢。第。一。曲。朱。幹。今。木。紀。謝。漢。第

漢。第。十。曲。有。所。思。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艾。如。張。今。於。穆。漢。第。八。曲。上。二。曲。今。主。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石。首。屬

也。於。此。魏。曲。十。四。篇。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艾。如。張。今。於。穆。漢。第。八。曲。上。二。曲。今。主。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石。首。屬

官。渡。南。為。定。武。功。袁。紹。破。其。初。破。鄴。武。功。也。改。艾。如。張。今。於。穆。漢。第。八。曲。上。二。曲。今。主。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石。首。屬

戰。城。南。為。定。武。功。袁。紹。破。其。初。破。鄴。武。功。也。改。艾。如。張。今。於。穆。漢。第。八。曲。上。二。曲。今。主。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石。首。屬

郡。烏。九。於。柳。城。也。改。上。帝。陵。以。聖。德。受。荆。命。應。運。期。也。荆。州。也。改。芳。樹。為。昌。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馬。超。定。關。中。也。改

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陵。以。聖。德。受。荆。命。應。運。期。也。荆。州。也。改。芳。樹。為。昌。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馬。超。定。關。中。也。改

也。於。此。魏。曲。十。四。篇。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艾。如。張。今。於。穆。漢。第。八。曲。上。二。曲。今。主。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石。首。屬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字

字三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黎陽密逐東漢平人隋末楊元感起密潛
 歸以策于東郡賊翟讓讓推密為謀主號魏公移檄州縣列侯歸附中既天下震動義寧元年隋遣
 王世充遣奉十萬擊密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與李密自餘眾適復有詔召密伯禮遂謀叛封那
 國公後禮寢密意不平未幾高祖遣密詣山東收其餘眾適復有詔召密伯禮遂謀叛封那
 城熊州副將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一本題云李密自餘眾適復有詔召密伯禮遂謀叛封那
 在唐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第二黎陽密逐東漢平人隋末楊元感起密潛
 其一句字以天厚黃德狙獷服自亡其徒匪予戮際以九尺句其數十五句皆三字其句弭句矢箭
 為四字

獸之窮奔大麓麓山足書納于大麓以獸喻天厚黃德狙獷服唐以土德代隋故云黃德揚雄劇秦新
 也狙獷雅獷猴也○甲之囊弓弭矢箭詩象弭魚服也○發音強也周禮有司射之官射無彘也
 狙七餘切猿猴也○甲之囊弓弭矢箭詩象弭魚服也○發音強也周禮有司射之官射無彘也
 婢切服也皇旅靖敵逾躓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聲猛○發音強也周禮有司射之官射無彘也
 音服似狗多力虔慄音糜以尺組噉以秩此謂密至長安以爲光祿卿與唱同黎之陽土茫富
 大秦國似狗多力虔慄音糜以尺組噉以秩此謂密至長安以爲光祿卿與唱同黎之陽土茫富
 鉉云聲恐誤作聲義同去聲驅豺兕爾雅兕似牛郭璞云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為戰武牢第三唐武德元年楊玄感起密潛
 即皇帝位侗封世充鄭國公二年世充脅越王侗求禪遂僭位改元號鄭三年七月高祖詔秦
 王世民督諸軍討世充先是竇建德為侗所封為夏王與世充結讎四年三月建德悉起兵救世

充五月世民太宗諱故去世字武牢即虎牢也唐諱虎字改為武餘傲此

戰武牢動河朔所據之地建德逆之助圖掎角左傳壘其四年說文偏引也○掎居綺切怒讐磨鳥子

者斃鹿子斃鬻以喻世充建德也○斃古候抗奮嶽嶽山翹萌芽也期舉傲霜芻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妄

夷二主縛憚華戎作憚一廊封略命之誓音蒙甄夢左傳亦無膏焉註悶也卑以斫音斫斬也卑一作畢又

斬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二十六句句三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為涇水黃第四薛舉隋末起兵隴西自號西秦霸王唐

安會於淺水原羅喉軍大潰秦王乃親率驍騎據涇水臨之仁杲遂降十二月歸斬于長安市

涇水黃漢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開頭山東南隴野茫地茫茫大也負太白騰天狼太白天狼

官書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於狼狐蓋太白當秦疆而涇隴有鳥鷺立鷺音至說羽翼張鈞隊決前

許穰鉅趨傍鉅足距一作距怒飛飢嘯不可當切翻鑿緣老雄死子復良僭稱帝仁杲巢岐飲渭肆翺

峻峻山頓地紘又前漢八紘九野之水註八極也提天綱選海賦天列缺掉幟列缺電名選云霹靂列缺

千四百里也○缺掉幟言其旗幟飛招搖耀鉞術家謂之破軍禮記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招搖北斗七星不

差今軍行法云招搖主胡兵鉞刃端也選雄戟曜鉞以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其首帥等星

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輔氏輔公祐也。隋季與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遣使歸。

國詔授公祐淮南道行臺封舒國公。六年伏威入朝。公祐居守。八月。遂稱帝。於丹陽。國號宋。脩陳故宮。室居之。遣將侵海州。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黃君漢李世勳等討之。七年三月。公祐敗走野人。執送孝恭。孝恭斬之。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垠。鯨魚之王。崔豹古今註。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吐霓翳日。虹蜺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音玷。授以神柄。推元臣。此謂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手援天矛。截脩鱗。此謂孝恭大敗公祐。

披攘蒙霧。雅地氣發。天不應曰霧。與霧同。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淮南子。羲和御日也。乘清氛。赫炎

薄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為苞枿第六。蕭銑後。梁宣帝曾孫。故曰梁之餘。皇

帝西至三峽。南德交趾。北距漢水。皆屬勝兵。至四十餘萬。武德元年。徙居江陵。四年九月。高祖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討復生也。說文曰。降送長安。斬于都市。九年。高祖之。皆望風款附。枿。音雅。曰烈。枿。音餘。也。謂木斲斃而復生也。枿。音葛。切。又牙。結切。與藥同。漢書。敘傳。三枿之。起注。引詩云。包有三枿。選東京賦。山無槎枿。○枿。音隊。茂也。玉篇。黑部。惟根之。

苞枿。對矣。有。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對字。疑作。對。士也。直音。對。作。隊。註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據。部。

苞枿。對矣。有。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對字。疑作。對。士也。直音。對。作。隊。註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據。部。

苞枿。對矣。有。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對字。疑作。對。士也。直音。對。作。隊。註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據。部。

苞枿。對矣。有。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對字。疑作。對。士也。直音。對。作。隊。註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據。部。

苞枿。對矣。有。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對字。疑作。對。士也。直音。對。作。隊。註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據。部。

苞枿。對矣。有。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對字。疑作。對。士也。直音。對。作。隊。註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據。部。

苞枿。對矣。有。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對字。疑作。對。士也。直音。對。作。隊。註曰。草木盛貌。必有所據。部。

蟠彌巴蔽荆荆即江陵銑銑所居地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一作曰音胃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兒。兒音聖聖人作。

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乘。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仲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繲降王。定。

厥功。孟子係繲其子弟。註係繲猶結縛也。謂孝澶漫萬里。澶漫大水貌。杜詩澶漫山東二百州。謂散遠也。

莫牛○繲力追切。降胡江切。澶漫萬里。澶漫大水貌。杜詩澶漫山東二百州。謂散遠也。

二切。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傳四方之言。曰譯音亦。韓詩外傳。凱還一本。金奏像形容。降帝悅。還孝恭。

荆州大總管。詔震赫萬國。罔不覲。說文肅也。前漢象國破銑狀以進。震赫萬國。罔不覲。說文肅也。前漢象

右苞栢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其九句。句四字。其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河右平第七。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義寧元年七月。自

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册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二年。軌奉書稱皇弟。大涼。

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議討之。五月。軌將安與貴。執軌以聞。河西悉平。

河右澶漫。澶漫見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崑崙山名。在西北。○崑音上。聳下聰。齧不可迴。安與

貴仕長安。表請說軌遣之。與貴至武威。乘間說軌。令舉河。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

西以歸唐。不聽。驚與傲。通說文。俗也。莊子則辭以放。驚。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

即謂安與貴。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其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於廟。爲鐵山碎第八。突厥古匈奴。北。隋大業中。

起義兵。遣劉文靜聘始畢。引以爲援。遣兵從平京城。自後恃功驕倨。唐武德二年。卒立。頡利可汗。頡利承父兄之資。尤有惡陵中國之意。九年。入寇。便橋。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寇。真觀。

三年太宗詔李靖李勣六總管師凡十餘萬討之十二月突利率所部來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陽嶽夜襲定襄破之顏利懼竄鐵山靖乘間擊之遂大破其國顏利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陽嶽夜襲定襄破之顏利懼竄鐵山靖乘間擊之遂大破其國顏利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二歲顏利突利二可汗也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傳于都于都音附著也左氏傳于許

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靖襲定襄破之顏利親康蘇密來降窮竟窟宅竟一斥余吾斥開也余吾匈奴馬生

澤瀾萬祀稱諸本功不可踰官臣拜手左氏官臣偃實先後之詁官臣惟帝之蕃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四字其二句三字其九句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第九唐武德二年劉武周李仲文討之一軍全沒介

六月右僕射裴寂請自行進討七月又為其將宋金剛所敗武周進逼并州遂據太原金剛進攻

平并州遂復故地剛奔突厥太宗進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柢木根漢書柢木根柢枝葉攸病守臣不任謂裴寂為晉州道行軍

神聖勸勞也謂勞太宗自平之也○勳羊至切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洪一作汪一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

暮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字四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邊吐谷渾居甘松山之南洪水之西隋時其王慕容伏允寇王用事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與侯君集等擊之伏允謀入磧靖等決策深入破之柏海上○渾音魂

吐谷渾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詩武王載旆如

烈烈熊虎雜龍蛇周禮交龍爲旂熊虎爲旟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繡

結繞而繞項也漢書章邯夜銜枚擊項梁顏師古註銜束刃險山微徵境也前漢南至牂牁爲徵註以

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左傳隳六年善爲國家者見惡勿使能殖務況敢遺萌

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見西犒樂窮休嘉周禮共其犒牛登高望還師作旋竟野如春

華竟一作行者靡不歸親戚謹要遮楊雄傳淫淫與前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字句五

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高昌地在京朝西四千八百里唐武德二年麴文泰早立爲王貞觀

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薛萬鈞等擊之十四年文泰死子智盛立王師進逼其都智盛乃

降以其地爲西州據新舊史高昌傳及李靖傳皆不見靖滅高昌事而公廙云靖滅高昌無所考

魏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別異也外區謂西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音螭龍

旂翻海浪龍旂見駟騎馳坤隅駟音日驛傳也左氏賁育搏嬰兒揚子註孟賁夏育皆衛人漢書註孟

如真育之發掘吐氣聲響動天夏青亦猛士其唐兵滅高昌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請執
 長纒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纒必羈智勇伏囚拘審者囚拘傳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
 得俱獻號天可汗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歷書賜西北君
 畏皆稱天可汗郭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歷書賜西北君
 天可汗存乎汗音突以覆我國都切蓋也救兵戍不交害作戎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第十二唐東謝蠻在黔州西數百里貞觀三年其酋長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履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岐草皮行膝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詔從之以其地為懸州仍拜元深為刺史諱資錄云顏師古奏言乃命尙書圖立本圖之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翰毛也詩如飛如翰鵬驚駭羣龍鵬鳥飛貌○鷗音轟然自天墜漢書周亞夫東擊吳楚趙涉迷說曰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維
朋鷗音軒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入累累來自東前漢志果累累從楚而圖蔡註累累讚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
 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公冢周太公第五十九篇名四面其園天子南面立唐叔康叔周
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永永傳無窮唯肝萬狀乖肝選肝張目未祛韻唯肝小喜悅不列子唯首雖而
又次之是皆朝於內者永永傳無窮唯肝萬狀乖肝選肝張目未祛韻唯肝小喜悅不列子唯首雖而
于啣盟九譯重選嘯啣喘笑兒前漢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說文咽也一日大笑九譯僉稽首而來

王九譯者謂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于此也。廣輪撫四海。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融浩浩知皇風。歌詩饒鼓閒以壯我元戎。

右東轡二十二句字五

貞符并序按序云臣為尙書郎時嘗著貞符公為尙書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則序蓋在永州作宋景文筆錄云柳子厚貞符 則序蓋在永州作宋景文筆錄云柳子厚貞符

負罪臣宗元一無負罪二字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諸本流人上有量移二字考之史傳止云坐為臣言

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董仲舒策曰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

火集于王屋流為烏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彭子固皆訟襲嗤嗤

音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洪範五行傳揚雄劇秦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古況

切不足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一作甚失厥趣臣為尙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

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一無本末闕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

事不宜以辱故休缺缺破也少也集韻缺或作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表覈萬代正也實也臣

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獨一荷一明大道施于人代上有臣字死無所

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棄史記帝譽元妃姜嫄見白狼帝王世紀曰有神率白狼銜入殷朝白魚流火之鳥武王伐紂渡
大人跡愆之感而生稷以祭既獲誓之火自復于帝紂時有瑞也前漢郊祀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
白魚入于王武王註謂今文尙書泰誓之辭謂武王伐紂時有此瑞也前漢郊祀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
符註引尙書事候曰有火自天止以爲符斯爲詭譎闕誕○詭音決其可羞也其一而莫知本于厥貞唐
于屋流爲赤鳥五至以穀俱來以爲符登能庸賢濯痍煦寒痍音夷煦吁白蛇當道高帝拔劍斬之後
史無漢用大度漢書高紀克懷于有珉登能庸賢濯痍煦寒痍音夷煦吁白蛇當道高帝拔劍斬之後
而其妄臣一本乃取虺蛇○鳥上引天光史記高祖被酒有一老嫗澤中有白蛇當道高帝拔劍斬之後
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帝入關五星聚于東井班彪秦皇論曰初劉媪高祖而夢與神所遇震電晦冥則
龍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壓劉媪高祖而夢與神所遇震電晦冥則
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公意其指陰留侯推類號休○號胡刀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國騶虞之珍羣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元四年六月又得之禘馭縱史西漢衡山王傳日夜
喜言時得此獸也元鼎元年得寶鼎汾水上因是改元四年六月又得之禘馭縱史西漢衡山王傳日夜
史勉強也史一本作踴前漢史音夜倬東之泰山石閭武帝太閭在泰山下四月遷修封泰山禮石閭也故
上親作大號謂之封禪張晏曰封禪者天高而可冀近神靈也說文祭天也一曰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
禪焉作大號謂之封禪張晏曰封禪者天高而可冀近神靈也說文祭天也一曰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
效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述爲益州牧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迹以爲符瑞因刻其安漢文曰公孫帝卒
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
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孽臣奏曰受命也符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龍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
人應爲大光武因此崇尙符讖武帝色不純前漢白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鑑雅戾
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玉篇駁馬色不純前漢白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鑑雅戾

也。前漢深龍淵而還九。○爨以毒燎也。○爨取亂切。燻音了。燻以虐焰。○燻音屬。又音禮。燻以燻切。其人沸湧。○根音銀。○鏹音虛。鏹以毒燎也。○鏹取亂切。燻音了。燻以虐焰。○燻音屬。又音禮。燻以燻切。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澆滌盪沃。蒸爲清氣。踈爲冷風。○冷音零。人乃溲然休然。溲水深也。集韻變化。莊子。油然溲然。註。相睇以生。○睇一作啼。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琢一作琢。去天下未有不變者也。○溲連條切。又音流。○相睇以生。○睇一作啼。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琢一作琢。去劇則琢。○琢別解骨也。○琢丁角切。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倚。○奔走轉死之害不起。○死一作徙。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懽。用祇于元德。徒奮祖呼。犗迎義旅。謹動六合。至於麾下。○麾大將下之旗。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劉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躑音躑。躑除玉切。灑灑和寧。○灑音浩。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奠定積藏于下。○韓詩外傳曰。王侯藏於百姓。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人以有年。簡于厥形。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而若也。屬說文。連也。不斷而支。大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高祖太宗高宗。凡十帝。是爲十聖。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逾一作愈。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符字一本無。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雒大。○商太戊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名曰谷。說文。楮也。又古候切。南人呼楮如穀。北人呼如穀。高宗時。祭成湯。宋之君以法星壽。○廣雅曰。法星。災惑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復。興與雉鳴也。古候切。

年焚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
民曰可移於。公曰歲飢民困。吾雖爲君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焚惑疑有動於。是候之果
徒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故延退舍。又見呂氏春秋。鄭以龍衰。魯昭公三十九年。鄭大水魯以麟。弱公
十四年春。卒見史記。宋世家焚惑退舍。又見呂氏春秋。鄭以龍衰。魯昭公三十九年。鄭大水魯以麟。弱公
十四年春。卒見史記。宋世家焚惑退舍。又見呂氏春秋。鄭以龍衰。魯昭公三十九年。鄭大水魯以麟。弱公
四狩獲麟。白雉亡漢。漢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越黃犀死。莽符命總說曰。聖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惡在
其爲符也。音鳥。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雁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
德之休。帝曰謹哉。時任切。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
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於敬辭。穆美也。詩於穆黎人皇之。皇君。惟貞厥符。浩浩將之。將助。仁函于膺。
刃莫畢屠。澤燠于爨。汗切。火乾也。虛。灑炎以濟。灑。濯也。湯沸也。濟。濯垢也。音緩。疹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
風。是煦是吹。氣以溫之。父子熙熙。相專以嬉。賦徹而藏。徵謂什一之賦。厚我糗粢。禮記五十異糗。
切熬米。麥也。糗。以溫之。父子熙熙。相專以嬉。賦徹而藏。徵謂什一之賦。厚我糗粢。禮記五十異糗。
糗張糧。二音。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肌。一本作完。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
患于己。作丁。拱之戴之。神具爾宜。其衍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嘏音假。福也。大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
宜仁之歸。一本仁。濮沿于北。一作鉛字。祝栗于南。前漢禮樂志房中歌曰。四極爰轉。師古曰。四極。四方極遠
至于祝栗。幅員西東。商頌。幅員既長。註云。祇一乃心。祝唐之紀。紀一作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
謂之四極。幅員西東。商頌。幅員既長。註云。祇一乃心。祝唐之紀。紀一作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
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唐史作神。協道以告之。音告。俾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
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音豪。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朕民詩詩專以美房元齡杜如晦意有傲於大雅崧高丞民等詩一本此詩在外集

帝視民情帝上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視書天

我民視乃降明德明德謂明德之王乃生明翼書庶明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爲民路迺定天子迺開萬

國萬國既分迺釋蠶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書汝后稷播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土實

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音與一其風既流品物載

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穀善也書

方穀既富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

夷是則永懷不忒忒差忒也詩其儀不忒

卷二

古賦

佩韋賦井序○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子性緩故佩絃以自急韋皮繩喻緩也絃弓弦

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增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願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卽壯之壯之一作狀蓋有激也恆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

故作是賦其辭曰

逸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日月迭而化升兮滯遁初而枉神枉一作柱一作神○窳音浸一作神雕大素而生華

兮廣雅云大素質之始也汨末流以喪真音骨○詛往躅而周章兮章不決貌○窳音伏其無垠一作根○

老孺兮福所倚福母總母亘二切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輿而不揚與

猶勉強也註見貞符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於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蓋

○繼子真切與音勇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於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

息中切瞰中區之疆理切下視也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拘音凶又上聲

進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乎一本紛吾守此狂狷兮○紛音懼○懼執競而不柔一作

執競也詩王探先哲之奧謨兮○與於攀往列之洪休列一作烈○沈潛而剛克兮○沈音沈○固讜人之嘉猷○讜

直言嗟行行而躑躅兮○行行並下溟切○致踏蒲墨切○致踏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

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於伐國○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事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聞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愀七小切○色變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

以作極註十年穀梁傳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焉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

下蘭蒨顏以諂秦兮入降廉猶臣僕○秦趙會於河外涇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

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趙王歸國以為上卿○廉頗曰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必辱之相

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隱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蒲以屏匿子太叔游吉也左氏昭公二十年也降謂下也一本猶上有以字止人於萑首丸荷與蒲同繇與游同前漢優繇堯直少割披刃於霸侯兮退翽翽而畏服梁曹沫也左氏穀與魯會于柯而盟刻即七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闕曰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歷齊境君其國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則投其匕首下壇就其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翽翽謹也博雅云○躡首桂既明且勉也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左傳文五年陽處父聘于衛過寧寧羸曰沈潛保其身○躡首桂既明且勉也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居殺處父董羽復心以整志兮首身離而不懲羽既敗騎而王驥取其頭餘騎相蹀躞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乖圖前朱雲傳五鹿岳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上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達比干遊于地下足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上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達比干遊于地下足突未知朝廷何如爾左將軍辛慶忌觸屏以拒訓兮肆殲越而就陵前漢陳萬年病召子咸教戒于床下忌死爭之上意始解自是不復仕慶觸屏以拒訓兮肆殲越而就陵前漢陳萬年病召子咸教戒于床下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成語也萬年遂不復言萬治許諫於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左氏宣公九年陳轅年死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以言石顯髡爲城旦治許諫於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左氏宣公九年陳轅納于夏姬皆喪能改矣公告二朝洩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許音羯告也荷縱直而不羈兮乃變羅而禍仍仍一作音滴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允塞兮抵暴梁而壞節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遵大路而曲論既異明日冀會公癩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軍令而固與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蠶吾侯是爲桓帝遂枉害李固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誤公等曲從受主厚祿冀

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家攜謙而溫美兮。脅子公而喪哲。左傳宣四年。子公與子家謀弑鄭靈公。子
豈有所私。廣戒得書悲慙。夏弑靈公。義師仁而惡很兮。一本無遂潰騰而滅裂。宋義下令謂項太王莽居攝。殺心惡之。乃立東
平王。子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遣將攻之。斯委懦以從邪兮。儒一悼上蔡其何補。始皇崩于
義不勝。與劉信棄軍亡去。捕得尸。陳都市。夷滅三族。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云云。斯曰云云。
欲殺太子扶蘇而立胡亥。謂丞相斯曰。仰天歎曰。嗟夫。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
斯乃聽高。其後為高所誣。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徐偃柔以屏義兮。
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事詳見史記。李斯本傳。徐偃柔以屏義兮。
條邦離而身虜。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周王使楚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
國舉。桑弘和一作乘柔。知名。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詳或云。尊設諸恐非。未故曰純柔純弱兮。
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音叨。韜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
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姑一作始。考古齊同。亂曰。亂理也。所以重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
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道一作進。

揚雄酒箴

晁太史云。雄以諷成帝。其文為酒客雜法度士。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
夷礙。為蠶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
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丁漉。上絹切。蠶音雷。

瓶賦東坡云揚子雲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蓋補亡耳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晁太史無咎取此賦于變而系之以詞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

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以謂寧為瓶近託車以病已疎遠居井而贏此愚人之欲同更相明亦猶雄為反

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近託車以病已疎遠居井而贏此愚人之欲同更相明亦猶雄為反

亡國之患未若為瓶師乎淡泊而不媚私醜則非巧曲微醜一時曲之不於物而或以致敗衆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有見史記齊世家范蠡自號鴟夷也又註云蓋以吳王殺酒之鴟夷用則多

所容納不用則可鴟夷聲廣並上壘壘相追壘壘也壘壘一作壘壘亦樽名音假詔誘吉士喜悅依

隨開喙倒腹穢切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下音豈切

己雖自售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眉酒箴註云眉井邊也

者非鈞深挹潔也挹酌淡泊是師和齊五味齊才詣切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

利澤廣大孰能去之說文云縷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

微覲徵求也覲幸也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天下之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蓋是謫永州後感憤而作以牛自喻謂牛有耕墾之勞利滿

反得所安終謂命有好醜非若能力皆感憤之辭也東坡云嶺外俗皆恬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說文牟黃鍾滿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

質也抵觸隆臄音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榘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詩曉彼牽牛不以服箱輸入官倉

藪焚也左傳襄僖切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為鄧林鄧林廣數千里焉莊

字倒扶桑落棠膠轉而相又或作轆轤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登於扶桑入于虞泉轆轤廣大貌亦雜亂貌

靈光殿賦轆轤無垠廣大貌也東京賦云級載轆轤首葛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掉三字見史記蘇秦

葩披沃無瓶兮撲無篲篲旋芮徐辭金流玉鏤兮說文鏤銷金也宋玉招魂十日曾不自比於塵沙獨凄

已而煥物愈騰沸而駭齟齬齟齬腰也齟苦交切齟客牙切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奧太玄

也秘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

進烈汝者除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而夫何長喙之紛拏長喙赤舌也拏

擊女擊女加切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僣盛氣而長嗟

作弄西僣一作素弄一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以清源滌瑕

履仁之實去盜之夸老子是謂盜之夸非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

瀾乎以遊於萬物者音瀾柳留二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崇為利者夫何為耶雌一作雌

懲咎賦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咎作賦自敬蓋為永州司馬時作元和

離騷數十篇懲告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藹而悲兮宗元竄斥崎嶇瘴癘聞堙厄感鬱一寓於文為

蹈前烈而不顧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藹而悲兮

懲咎懲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今昔之異謀

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靡兮。證云：日康娛以自擊。邀堯舜與之爲師。師字一無。上睢盱而混茫兮。唯盱註見錢歌鼓吹。曲荒忽不可考信也。下駁詭而懷私。駁一作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一作紘紘。老子：夫物芸芸。各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綸一作倫。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一本作清濁。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許謨以植內兮。許大也。謨謀也。詩：許謨定命。許音吁。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炯一作耿。微信一作明。信。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斷。丁哀吾黨之不淑兮。吾黨謂伍文之屬也。遭任遇之卒迫。○卒。音猝。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選啓泰真之否隔兮。此謂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集韻：嚇以口距人。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音赫。註：怒而拒。又呼駕切。呀虛牙切。張口貌。互字一本作予。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說文：鑊也。幸皇鑑之明宥兮。纒郡印而南適。漢書：印何纒。纒若若耶。重積也。永元九年九月公初貶若若耶州刺史。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譎。是年十一月再。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馨麝之不息。麝馨也。騰說文云：牡鹿也。以夏至解角。麝或作馨。從禾。鹿一作麝。字○馨。俱切。麝音加。凌洞庭之洋洋兮。沂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瀆。楚人名曰迴瀆。以昧幽兮。終風註云：陰而風曰噓。○鍾音埋。噓音驕。黝雲涌而上屯。黝音黑色也。屯之如雲屯。黝字一本。暮屑宰以淫雨兮。察。蘇骨切。說文：從穴。中卒出。聽嗷嗷之哀猿。嗷。眾烏萃而啾。

號兮鳥一作鳥。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轡奔以紆委兮。小山上銳曰巒。○東洶

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水平伏曰淪。漣水動也。詩淪漣。漣風行水成文。淪小風水

疾也。汨沒也。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禁以縈纏。縈前漢敬甲楚之湘纍。註不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

又越筆切。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爲。元和九年公之母盧氏卒於永州。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

不可失疾也。○癘。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記禮弓質質然來註目將沉澗而隕命兮。詎蔽罪以

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劃。忽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

擊而轆軻。楚辭轆軻而留滯。曩余志之脩塞兮。楚辭汝何博塞而好修兮。紛獨有此榜節。又云吾令

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

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說文橈曲木周禮唯橈直行九折之岷岷。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

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楚詞循繩墨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

顯寵其焉加。○焉於虔切。何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賦云。肆余目於湘流兮。蓋在永州時作。又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陸云。紛逢尤以難誇。晁無咎云。柳宗元雅善蕭儷。在江嶺間。貽書言情

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流騷云：攬茹蕙以推涕兮，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

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鴛駘以爲騁，騷：騏驎一作駟，玄虬

蹶泥兮。虬：龍無角者。莊子曰：蹶泥則沒足，滅附。○畏避：龍也。龍亦靈屬，與蛙同音。瓜行不容

之崢嶸兮。崢：助耕。質：魁壘而無所隱。一作能魁壘，能並如字。甘泉賦：卓伊之徒冠倫魁能。○魁壘：壯貌也。壘

音：鱗介稿以橫陸兮。鷓鴣羣而厲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慙，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根根

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陵，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記云：九山相似，行者疑之。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

雲，蜚：古飛字。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梧之野：舜南巡狩崩於蒼梧，屈子之惜微兮，抗危辭以赴淵。楚爲上

官大夫，令尹子蘭所譏，賦離騷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情：規緣切。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一作眇。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

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麟，前漢：振殷麟而軍裝麟，註：盛。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

孔：蒼，烏。空廬頽而不理兮。空：一作窳。翳丘木之榛榛，計切。一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魍魅吾誰隣，史記：舜流四凶

知切。魍，音：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謨言，語孔子曰：吾不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勳賁，孟子：我

動心，黜賁，北宮黜孟賁也。見公。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四十時猶未也。宜觸禍以隄身，隄：危也。楚詞：陸余

孫丑上。○黜，伊糾切。賁，音：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四十時猶未也。宜觸禍以隄身，隄：危也。楚詞：陸余

悔，○初，其猶未也。○隄，音：陸。知徒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上文皆言湘中事。茲

再莫理夫茲川也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嶽也。見周禮：職方氏：王余囚楚越之交極

返巡過其故鄉翔回焉膠余衷之莫能捨兮哀一作哀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三一作極極明昏而告懇

而山賦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者宗元譎南睡曰語云仁者樂

可以久而留以謂賢人遠伏非所宜爾何至以幽獨為鞋牢不可一日居哉然終其意近招隱故錄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遡兮遮也一本無對字若重墉之相襲爭生角

逐上軼旁出兮說文車相出也下圻裂而為壕壕音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敵平而又高沓雲雨而瀆

厚土兮沓合也瀆濶物也○沓達合切○沓達合切蒸鬱勃其腥臊腥臊音腥臊○腥音星膜蘇曹切○腥音星膜蘇曹切陽不舒以擁

隔兮羣陰互而為曹也互固寒也○西京賦酒陰沔與沔同○腥音星膜蘇曹切○腥音星膜蘇曹切

人攢林麓以為叢棘兮攢一作積○積山足曰麓○積山足曰麓○積山足曰麓

名啤亦咆也啤音咆○咆音咆○咆音咆○咆音咆

有期傳以管窺天一本胡字上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於管井而拯註視虛廢井而求拯已東年

語虎兕出於柙語虎兕出於柙匪豕吾為牢詩豕豕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公永貞元年乙酉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甲

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聖一作賢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下本無字

愈膏盲疾賦左傳成十年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

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膏肓也心

史

史

史

史

史

史

下爲膏，晏元獻嘗親書此賦，云府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借以論治國之理焉。膏，音荒，兩也。心上兩下。

景公夢疾膏肓，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間，遂俯伏於堂下。俯伏一作伏，身。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窮一作究，思去聲。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卜和獻合璣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尸連切，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膚音孚，腠音濼，肌外強中乾，脈債興，外彊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爲讖，楚蔡切，果不得其所餐，厲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餐，七安切。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隲寒短不足，悲愴不足，歡，晒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捧，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辨，擗感歎，註：辟，傷心也。

擗，拊心貌。○擗音隔。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註：無尾，際之貌。○漫，莫牛切。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鮎背鶴髮成童兒。鮎，海魚也。鮎背，謂背有鮎文。○鮎音台。善輔弱者，殷辛夏桀爲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而字。豈膏肓之所羈絆。羈絆，馬絡繫也。前漢賈仁義。○羈居宜切。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刑弊，則也齊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

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體也。音燭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大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榮惑退舍。見上符序註。一揮而義和匪吳。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日暮。援戈。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雠鼎而自息。並見上真符註。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切踟斂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作浩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天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卷三

論

封建論。唐宗室傳曰。唐與疏屬畢王。至太宗時。與名臣蕭瑀等。謂然講封。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曰。武氏之禍。則謂郡縣不可以久。建安大抵與陸機上下。而杜佑宗元魏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焉。蘇內翰志林曰。昔之論封建者。曹陸相上。而杜佑宗元魏深探其本。據師古。其後劉秩曰。武氏之禍。則謂郡縣不可以久。建安大抵與陸機上下。而杜佑宗元魏深探其本。據亦曰。韓退之論。為然。以謂柳宗元如。有王之論。出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無按唐之藩鎮。初非有取於乘封之。氏制。韓退之論。為然。以謂柳宗元如。有王之論。出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無按唐之藩鎮。初非有取於乘封之。

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庭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強而王室弱之患等至元和間爲朝廷
擾無歲月公目擊其禍之至此也推原封建出於勢之不得已而猶惜乎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
使強藩將爲中國擾也唐史臣詳取公
之論以爲世鑑誠知言哉作之年月未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重校無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

之來一有其生人之初乎生字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說文

叢鹿豕狉狉疑作駭楚辭逐人駭駭注駭駭走貌○狉音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

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

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

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

又大者一作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禮記王制千里之

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又有大方伯連帥之

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

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一無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瓜分者言

設五等子男凡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履一作濩濩散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輻方合為朝覲會同
離為守臣扞城舒救反扞干同戶且切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
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迄於
壞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一無矣字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下事上少
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說伯御即括孝
公名稱懿公之弟事亦見史記季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大戎殺幽王秦伯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
者有之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左氏傳桓五年王以諸侯伐凡伯
誅葦弘者有之春秋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襄三年左氏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天下乖鬻音無君
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說文云掉搖
不掉○掉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魯齊合為七國楚一作吞謂秦威分子陪臣之邦謂田氏
徒甲切趙魏國殄於後封之秦秦伯益之後其末孫非子周襄王時為附庸及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
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其一無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
視而合從圍視而起見賈誼論鴛鴦也前漢合從連衡注齊楚韓魏趙為從秦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
人而無叛吏叛人謂陳勝吳廣之屬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合一殺守規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

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七年擊韓王信，困平城。病流矢，高祖十二年擊黠布，爲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謂賈誼主父也。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叛國，謂吳楚七國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一作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叛將，謂藩鎮擁重兵者。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予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專戎，戎，謂戎事。○黷，音讀說文，握持垢也。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居，私土子人者，百不一有。有，下一字。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竊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時孟舒坐廢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廢常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上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以爲雲中太守，得魏尚於馮唐，吏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

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觀汲黯之簡靖。汲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不苛細爲東海太守臥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一作繼其亂人。令亂其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一本譴。拜受而退已遠矣。一本遠矣上。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一本合下有約字。締。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說文眦目匡也。疾智切。勃然而起。一作四。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一無。得字。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

食祿邑。一祿字。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一亦字。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管子牧民篇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禮義中出。未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爲四也。作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苟得也。一無也。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旣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作苟得。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僂。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公以爲未盡作。

論此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爲至靈。音卓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說文：鈍，目也。○鈍音醇，篇韻無此字。禮記：眈眈其仁。註曰：懇誠貌。字從月，集韻從日。眈，眈懇誠。來闕切。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恆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恆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釋文云：撓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鑑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恆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者，明之謂也。爲之不厭，論語又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明之謂也。爲之不厭，人不能則可謂云爾已矣。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恆，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時令論上孔穎達禮記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詔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時
 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官集諸儒者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僕此是官籍首中官名時
 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鄭周無太尉唯秦官於季秋云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期日是九月為歲
 證也又秦正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於季秋云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期日是九月為歲
 終十月為朔此是時不合周法此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
 純用秦正案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後十月為歲首先書十月以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次書正月先
 而以十月宣太后薨次書九月有不然後十月為歲首先書十月以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次書正月先
 書十月宣太后薨次書九月有不然後十月為歲首先書十月以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次書正月先
 罷五十年先書十月白起有罪立為士伍制其實二月益發卒十月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次書正月先
 千然則始皇十月合諸侯又秦以好兵毒禍何能布德行惠不與兵是又不草所作也按昭集諸儒所
 立郡縣何得云合諸侯又秦以好兵毒禍何能布德行惠不與兵是又不草所作也按昭集諸儒所
 作為一代大典亦拮據善言遊立舊章秦自不能盡法依行何怪其非又不草所作也按昭集諸儒所
 昭文莊齊韓燕趙皆來賓又行之孝一文莊襄世可指罪人弛苑圃布德惠於民皆秦紀所書而此書作於
 周公之典逸矣公曰夏后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每月六候故十二

迎日步氣步謂推步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

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

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輿術鄭康成曰術周禮作

徑途小溝也步道曰徑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瀆音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

徑途古定切術音途

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此非孟秋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此二句季夏趨人收斂。趨疾也。○趨遂。遇務蓄菜。此二句仲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說云竇空也。窖地藏也。入地。○困區。倫切。謹蓋藏。才浪切。又勞農以休息之。說文云。云曰竇。方曰窖。○窖音教。修囿倉廩之囿者也。○困區。倫切。勞農以休息之。說文云。到切。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耒耜。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此自合諸侯以下至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囿圍。省察也。審也。囿圍。賦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並去聲。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去聲。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飢噎瘡疥。癘之疾。欬。遂氣也。說文云。飢病寒鼻塞也。○飢首求。噎。丁計切。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禮記。民多相掠。○掠音諒。後同。兵革並起。道

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說文堡堤也障也禮記作保註郡邑之城曰保○堡音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警史之語

國語吾非警史焉知天道又警史之記曰云云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也一有字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

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

發之也不爲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

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

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一防

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

一又有使之時而爲善六字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

切一涉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諛諛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

猶不悟焯說文曰明也太玄經焯子龜悟一作願○焯音灼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一本

重出後世字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奇袤不正也出周禮○其有瞽然而不顧者說文云瞽語聲也左氏口

切魚巾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

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闕

斷刑論下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之言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冬爲善者，冬字無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夏字無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說文云：懈，怠也。○懈，居隘切。已下並同。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區，下同。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執，取孟子仁亦在夫孰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一本作乎。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與，去聲。一無知字。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

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一無貫三木。三木，項手足皆有械，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吏一作更瘁不得搔。○瘁，以得搖。○瘁，必至切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瘁，目不明也。支不得舒，怨號之聲，○怨，號也。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一無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一本仁下又有一仁字，若以爲智四字。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丁浪切。下同。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一無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蚩，敦厚貌。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遣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爲集賢院正字作也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莊二十九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貞特也固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於天下之心入聲夫

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賸縮也一作沒一作傷○賸音宣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外必

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

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詰誓徵令不過

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

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外外不犯於諸侯其過

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

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旣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

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

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

說而後可焉一本可下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左氏隱三年傳曰公子州吁變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

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弟愛，弟敬，所
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一無字。自中而人而降，守是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有以字，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晉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胥童夷陽五長魚瑋殺卻繻卻既入，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晉以復悼公。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穆公疾，太子茲父請立子魚，執公使程滑弑之，逆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穆公疾，太子茲父請立子魚，既入，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晉以復悼公。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穆公疾，太子茲父請立子魚，子魚爲左師，後襄公欲求諸侯，子魚連諫，不聽。襄公於是爲楚所執，既而釋之，貴不足尙也。秦用張祿而

又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又不聽。遂與楚戰，敗傷於泓，而卒。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也。魏成黜穰侯，乃安。秦武王薨，昭王立，宣太后自治事，任其弟魏冉政，封爲穰侯，威振秦國，范雎得罪於魏，更姓報皆謂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王聞國事，封爲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也。魏成

立以田文爲相，起不悅，自是去魏之楚。楚以爲相，事見史。胡光切，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

乃與晉史符堅招王猛一見如舊堅繼立遂以猛爲中書侍郎日見親幸特進姑臧胡亥任趙高而族李
斯乃滅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時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
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斯觚而不安音孽下音兀謂之
是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
羣而咻之咻說文云痛念聲孟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
矣然可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卷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唐自德宗繼艾此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議
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
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欽鞮以界趙衰左氏傳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
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欽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余謂守原政之
故使處原○教音字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教鞮註云教鞮披也衰初危切晉大夫余謂守原政之
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命不宜謀及媒近也媒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

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

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將中軍。狐偃佐上軍。先軫佐下軍。未幾。殺卒。

使軫將中軍。晉侯使。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

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夷吾。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

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齊以大亂。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

侯也。○觀一本作示。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

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史記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

景監。以見孝公。凡一再以帝王爲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弘石得以殺望之。前漢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

蕭望之等。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宜者非古制也。宜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鳴呼。得賢臣以守

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問舉。非舉一作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左氏宣公二年。傳云。趙穿攻靈公於

盾。弑其君。以示於朝。昭公二十九年。傳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本切。晉君一作晉文公。

殿復讎議。復事之本始。詳新史張琇傳。所載子復父讎者。凡七人。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韓謂子

者。爲定制。公則以服孝死義之人。不可以王法從事。欲下所議。附于令。豈公之

意深罪夫。陳子昂議法之爲非其人。載史載公。此議甚詳。蓋有以夫。○駭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元慶一作君一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師韞時爲下邳尉○韞音韞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儲力久之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爲是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本下有蓋字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作理一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左傳善爲國者賞不僭而罰不濫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僭讎語○讎魚列魚戰語○讎三切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漢王尊傳吏氣傷沮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籲呼也書韻天○號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孫曰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首據音案下同而元慶能處心積慮見春秋穀梁傳鄭伯克段于鄆公凡兩用之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是字無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音戕是悖驚而凌上也○悖音幸驚音微執而誅之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

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定四年公羊傳之文。註云。一往一來曰推。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處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處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成。成之明矣。若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處於唐。此則桐葉封弟。史佚不之見。又見劉向說苑。

古之傳者。○傳。去聲。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下。下同。雖十易之不爲病。十一。作千。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

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逢，謂逢迎也。孟子曰：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點者之事。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缺，缺。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之小智，與史佚同。○騷，傾雪切。

逸，佚音。

辯列子。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子稱之，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管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年，誠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公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鄭穆公名闕，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鄆析，不知向何以言之。一本無。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蓋虛其切。古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此皆據史。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文僖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此皆據史。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湛字處度，東晉人，註列子。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一本多。下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放，方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渚，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

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其一本有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術一本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史記范蠡傳文子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篇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註有李暹訓註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錄老子遺言爲十二篇且劉向所錄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卷數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者，字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凡去皆見剽竊。作劫曉然而出其類，或作曉嶢山高貌字或從曉然而出其類，或作曉嶢音曉。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說文云，又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又初加切，牙朱加切。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一無也字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公疑論語非成於孔子諸弟子手，然聖門師弟子道統之傳，咸出此篇。或曾子諸弟子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一本無上篇下篇四字。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

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會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二人曾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論語註云。困極窮盡。言極盡四海皆服其化。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一亦無余小

子履。履湯名。夏尙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

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方風。切誦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覆敷。切蓋也。上之堯舜之不遭。

上之一作上言。一而禪不及已。音禪。下之無湯之勢。作下字。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本舜下無之字。

其勞死怨呼。一作呼。而已之德。澗然無所依而施。澗音鶴。竭也。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辨鬼谷子。史記蘇秦傳註云。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學。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註。有尹知章註。然其書敘謂此書卽授秦儀者。裨闕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註。今公又謂有元冀者爲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爲鬼谷子。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一作能。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

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鑿音戾也。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音保。

費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士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鷹。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驚鳥。轉圜法狂獸。損免法靈著。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

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音治。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切。猿屬。而易於陷墜。晁氏讀書志曰。公論鬼谷子

皆教人詭給。激訐揣測。檢滑之術。悉備於草學之。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

者。唯儀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子之言略盡之。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

好術也。過矣。治異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本。儀秦縱橫。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

日得行於天下也。元冀作爲指要。妄以七術表而出之。則誤天下必甚矣。

辯晏子春秋。晏子齊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之。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今觀其書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

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墨子有尚同三篇。又孟子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

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裘及古治子等。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

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擊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有一鼉。尤怪誕。又往往

殺之。可以食桃。二子曰。勇不若子。功不逮子。皆反其桃而死。古治子曰。吾獨生不仁。亦死。尤怪誕。又往往

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一本無。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

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唐藝文志註云：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補亡者耶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記註：亢倉子，其賈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其士名，列子作亢倉子，莊子作庚桑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唐新語曰：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補之。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元桑子，皆空言無事實。史記莊周傳作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累，或作岷，莊子音註云：岷，山名，或在魯，或云在梁州。○畏於鬼切，又烏距切。累音岷，又力罪切。云：今世有元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尙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鷓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下註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鷓羽爲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鷓冠子三卷，今其爲書，凡十九篇，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三讀其詞而悲之。卽此書也。惟世兵篇頗與鷓賦相亂，餘十八篇，則百公之辯其去取不同如此。似但見此一篇，故云耳。○鷓音曷，似雉。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音服，而學者以爲盡出鷓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鷓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韓本作吾意好僞者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

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無此語鶡冠子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河東先生集

卷五

古聖賢碑

箕子碑箕子名胥餘討之諸父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孔子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懇勸焉。謂下易詩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書今天動感。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首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詩既明且哲。與之俯仰。晦是蕃範。音模。辱於囚奴。書囚奴正士。正昏而無邪。隕而不息。說文下墜也。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夷傷也。日夷之義。故曰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大法洪範。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濟無遠語。法本此。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漢書地理志。箕子去義田蠶織作樂。漢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礙。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

庫陋。○碑音卑。又音婢。短也。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

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衍。廣也。水環以流。有頻宮之制。禮記。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頻宮。皆學名也。頻與泮同。是日樹表

列位。樹。立也。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儻功役。儻。卽也。逾年而克。廟舍峻整。階序廓大。序。廊也。

講肄之位。肄。習也。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周。固也。圃畦以毓蔬。周禮。圃。圃。毓草也。權其子母。民。謂本子。謂利。周語。民。患輕。則爲之作重。

乎有子。樓母而行。注云。重曰母。輕曰子。樓稱也。贏且不竭。音盈。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

更○成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也。程。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

無諍訟。訟。一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後從於陳蔡。後一作或。亦各有號。謂四科。言

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異。引也。坐祀十人。以爲哲。開元八年。勅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悉預配享。豈夫子志

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一無則曰二字。一本作曰。則國之故也。按。詔文。王世子。釋奠于先聖先師。凡

唐虞有奠。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舊注以故爲典故。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鍾名。九年八月丁未。作

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未一作亥。朔。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

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疑馨。平免。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

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

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光一作先。章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

周則魯侯申申魯公名能修頻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

之難侔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良謂良吏振振薛公振振仁厚也惟德之造赤旂金節旂節一作旒來莅于

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頻宮庭燎伊煌胡光切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心一作心一爰念聖

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款香衣切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响响其原詩响响原

之响響田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詩溱與洧方渙渙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

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干一作于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

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他經切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一作鮮莫不充盈歸權于心父子弟兄

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音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一作感從于魯風從一作徒祇以詠歌公錫

于天眉壽來加詩天錫公純公賚于王賚賜休命是荷寒切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賈山傳從三

擊執罇而餽執罇而醕者少少飲酒食已而滿口也此言景晦將入爲天子三老養於太學亦魯頌祝僖公之意云○醕音胤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頻水不揚厥

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一作先聖文宣王柳州廟碑憲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柳州隸嶺南故椎髻卉裳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說

服草也。綺葛之屬。○禮音雄。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柔安也。書曰。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謂唐有始。循法

度。置吏奉貢。威若采衛。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爲九國。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學。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

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禮記。還辟。還。通作旋。○辟音壁。又音僻。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

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位一作座。刺史柳宗元始至。公至。是歲七月。大懼不任。以

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語曰。齊必有明衣。布註。衣布爲沐浴之衣。泊于贏財。取土

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祇一作刻。卜日之吉。虔告

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感聖言。一無字。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去字。今下有。其教始行。至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闕一本。與惟夫。子相接。同行爲文。惟夫子

以神道設教。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

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陋之有。申陳嚴祀。祀一作祠。永永是尊。麗牲有碑。禮祭義。祭之日。君

子碑。註。麗。猶繫也。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潘岳闕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貞元十二年。是歲丙午。公年二十四。夏。泊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漢表。謁者掌贊贊

者。後常以閹人爲之。諸禱于終南山。山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真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舉爲中謁

官。加中者。多閹人也。禱于終南山。山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真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舉爲中謁

此則十二年早可知矣。 賦飾祀事飾一作飾。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整屋令裴均蓋屋名裴均。鳳翔府水曲曰鑿山曲曰屋望。虔承聖養。剝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斲所。以當牆雨者。龔柱礎音楚。瓦柱石也。陶甌甍詩中堂有甌。甌音零。甍音蒲。歷切。築垣墉築一作動。恢度舊制恢。結回切。度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霽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徒故切。

嘉氣充溢。拊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蒼艾野夫販尹尹販尹販尹販。僉曰蓋聞名山之列。

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奠安。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

斜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又西至隴首山名以隴于戎東至于商顏山之顏又東至

于太華太華華山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瑤琳琅玕夏書載焉禹貢終南傳。

賦實惟球琳琅玕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球音求今作璆琳音林紀堂條枚秦風詠焉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掌也他本或作。

杞棠條枚或作。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祀一作祀。化荒爲穰易沴爲和沴妖氣也。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

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

既備神明時若明一作明。豐我公田遂及我私詩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時用充儲說文云儲也時爾雅云伏。

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相字一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禁等周禮云禁門祭用飄齋等請雨之祭禮。皆有準程。願。

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到切。勞力。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表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陸之切。無夫也。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傳。林戀切。平易道路。易。去聲。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於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二妃事。韓文公黃陵廟碑紀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曰天火。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功攝令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能。史有傳。祗粟厥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延面切。餘。委。延也。均節委積。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云。少曰積。皆聚也。○委於偽切。積子智切。咸執牘聿。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弗。至於祠下。稽度既備。各切。徒。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於水涯。音宜。又宜佳切。迺梓迺載。梓。編木也。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威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列女傳舜二妃。堯之二女曰娥皇女英。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鬻馨。若。順也。書曰。鬻馨。子父頌。上承輝光。克艱以又。德罔不至。帝既野死。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神亦不返。二妃從舜。不及道。母既野死。記祭法。舜勤衆事而野死。神亦不返。死於沅湘之間。食於茲川。古有常典。殿被屢尊。屢。卽屢字。殿。被。驅除也。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音奸。有翼其恭。有苾其馨。苾。香也。

蒲必切。沉牲爰告。周禮以狸沉祭山川。林川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泝。書盤降二女子媿泝。媿泝水之神位。湘濟水。馮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壯唐

命秩祀。茲邑攸主。毛脗既醜。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取純毛也。說文。大也。純

牲體。椒馨爰糝。詩有椒其馨。糝。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炖于融風。說文云。炖風而火盛貌。左昭

也。始也。註東北風曰融風。融。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炖于融風。說文云。炖風而火盛貌。左昭

風木也。註東北風曰融風。融。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炖于融風。說文云。炖風而火盛貌。左昭

植。棗者編竹木爲之。大曰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間。與閑。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

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以對嘉祉。南風潛潛。新於切。又私。湘水如舞。將子無讎。一作。神聽鍾

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波切。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靖一作。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葛所以爲締

曰。供女事。循整。循一作。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父勸漁于江。遇娥。聞父

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城年十四。哭水上

震電水盪多。鄱旁小民。悲感怨號。音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

與作石。碑。以詒後世。詒一作。其辭曰。

而動乃市賈之相求古音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雖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

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詩無拳力也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史記養由基去揚葉百步射之百

無不應內射之發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危眉之都尉張弮賦曰尉鬚眉而耶鬢眉皓白問何時為耶何其老也

對曰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耶文都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數奇見惜挫獏臂之將軍史記

少陸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又曰廣為人長援臂善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音華山名天旋虧斗極

射亦天性也如淳曰臂如猿通肩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音華山名天旋虧斗極

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圯毀木也又說文云山親賢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命劉歆字子駿為王元老用老夷

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多慕效之嘗與東海王越共討苻秦

之由因勸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討謀大同許大也又說文云齊楚誓鳩武旅以遏

稱尊號橫戶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裳為左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柱厲不知

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苜敖公自以為不知其臣者也狼曠見黜而奔師文二年左氏傳晉襄公

之囚呼萊駒死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公以推讓且專

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謂賊帥張通暗陷宋曹等州張巡率吏入守而百雉齊固百雉城

堵為維謂賊攻雍丘蟻附而登張巡初據雍丘至德合兵擊宋州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掠雍丘謂軍

於城上束芻灌油以焚賊不致向也初據雍丘至德合兵擊宋州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掠雍丘謂軍

睢陽十二月巡拔雍丘東守寧陵二載正月賊將尹奇寇睢
 陽告急於巡巡引兵入睢陽賊去永喪攻沒部驍而龜茲姑墨數攻疎孤守
 戰寧陵北斬賊將于汴也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望國大喪攻沒部驍而龜茲姑墨數攻疎孤守
 殺萬餘人投尸于汴也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望國大喪攻沒部驍而龜茲姑墨數攻疎孤守
 吏士單少拒守虜騎雖強頓肝胎而不進魏人殺傷萬計戶與城平三旬魏主拔攻取退走○時軍賊實堅守
 歲餘○疏音疎虜騎雖強頓肝胎而不進魏人殺傷萬計戶與城平三旬魏主拔攻取退走○時軍賊實堅守
 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呂宋春秋公輸段為高雲梯欲以攻主退走○時軍賊實堅守
 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段九攻之墨子志益專於三板子奔保晉陽三國引汾水灌其城
 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矣墨子名翟宋大夫墨子志益專於三板子奔保晉陽三國引汾水灌其城
 城三板偪陽懸布之勁之及繫之隊又懸之句偪音逼又音逼動一作巧登汧城鑿穴之奇晉元康中
 督馬敦固守孤城羣氏四面雨射城中又懸之句偪音逼又音逼動一作巧登汧城鑿穴之奇晉元康中
 戶而汲詳見潘岳馬汧督誅舊註指田單事非○汧音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宣十二年左傳楚人
 者皆哭三月楚克鄭鄭伯肉袒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宋君使元以病告曰
 率羊以逆○臨力鳩切哭也○汧音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宣十二年左傳楚人
 敵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
 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備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
 禮獨何心歟乃自噓其指曰噉此足矣巡守睢陽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
 具食與樂延雲雲泣且語曰睢陽之人不以食八月巡今雲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臨進明
 示進明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斬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雲
 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斬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雲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公此所載又云噉此足矣其文小異溫公考異從舊傳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雲
 臨淮還睢陽城而入城中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賦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庚信哀江南賦曰申包胥
 將吏知教不至慟哭累日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賦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庚信哀江南賦曰申包胥

之頓地碎互切以身體楚野徒傷帶劍之辭秦弓首雖難兮心不懲耳不可為不義風無傅燮之歎息傳笑首○禮武將巡巡不降又降雲雲未死亦應不降呼乃與巡等遇害惟遠執送洛陽使周苛守祭陽楚下賊雲笑曰將巡巡不降公知我者敢不降呼乃與巡等遇害惟遠執送洛陽使周苛守祭陽楚下字南容爲漢陽太守賊圖漢陽欲送樊歸鄉里樊慨然有周苛之慷慨漢書高祖使周苛守祭陽楚下嘆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磨左右進兵臨陣戰沒然有周苛之慷慨漢書高祖使周苛守祭陽楚下義能徒語曰吾義不能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紹曰將軍原袁紹下執除暴而先專臣陳容豈合天意復見殺者相謂曰如何一日不與將軍同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劉瓛梁典云武帝天監三年日生遂復見殺者相謂曰如何一日不與將軍同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劉瓛梁典云武帝天監三年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疾卒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救授景宗頓兵不進蓋指任昭御朝廷加贈特進史中丞任昉彈劾景宗略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奔甲直臣蓋指任昭御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爲第一等爲字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襜褕襪與線同說文小兒衣前漢注小兒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爲信張力戰死而縞緇小兒大藉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爲信張力戰死而作鮑陵圖龐德之狀魏志龐德字令明與關羽戰爲羽所殺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藩還魏帝曰我寧爲國家夷不助說陵圖龐德之狀魏志龐德字令明與關羽戰爲羽所殺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藩還魏帝曰我寧爲國家夷不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慚恚發病死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疾疹病者納官其子註云官任也任其子寡婦也官一作宜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武帝時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舉門關於周典周禮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孤註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佩死政之老國中死者之父也孤子也又遣人解之南王曰方寸印綬後漢張老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即銀印綬長使綬之也蓋居一官一佩則佩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印綬後漢張老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僅以見孔氏雜說

怒寇而辱我以虜鼠不報無以立齒於天下○備勳謹二音勇也作僅非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

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十月癸丑唯陽城陷庚申安

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計切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

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刺施涪二州一本無刺字服忠思孝無替負荷左傳其子不克懼祠宇久遠德

音不形願斲堅石音卓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

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

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執欲降之序不聽伏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

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

即奔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堡焉且切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先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趙充國而頌之銘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且切

周崇死政上並見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岳作馬汧督諫

焚食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左傳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崱山貌○制其要領前漢張

云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領故以爲喻○要一遙切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公孫瓚與子書岳穴中偵如半虹雲梯精

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大木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之

荷也偵丑正切又猪孟切鈐馬非艱馬宣十五年公羊傳鈐通用析骸猶競上解見浩浩列士不聞濟師時許叔冀在

彭城賀闓進明在臨淮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噓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
皆擁士不救士一作士七
辭見上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惡女六切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
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唐玉切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
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性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澗萬古
英風大曆十二年四月以南齊雲子為欽州別駕
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卷六

釋教碑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鑿禪師碑據傳燈錄大鑿即慧能大師俗姓盧氏父武德中仕于南海之新
師為對師去直抵韶州與古無盡藏者解說涅槃經大尼驚異之告鄉里善艾云能有道者居人於
是競來瞻禮且營葺於法性寺大異因請出所傳去造焉忍默識名德為之剃髮受滿儀元
請益遠日菩提摩師於法性寺大異因請出所傳去造焉忍默識名德為之剃髮受滿儀元
年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大異因請出所傳去造焉忍默識名德為之剃髮受滿儀元
於智光律師明年要歸舊隱遂返曹溪學塔曰元和靈照公嘗在柳州作此碑于新州國三恩寺肅
宗代宗皆敬事之至憲宗時始設大鑿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公嘗在柳州作此碑于新州國三恩寺肅
者多矣未厚南遷始亮簡正如厚者邵太史曰東坡於古今儒釋兼通道學純備自唐至今頌述詩師
南華寫子厚六祖大鑿禪師碑
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

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爲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

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鑿

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都府節度府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

其祠幢蓋鍾鼓

江切

傳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踊奮厲如師復生則

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諄亂也○諄諄昧切又音勃莫克返

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

靜者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後魏大和十年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

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袈衣鉢浮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六傳至大鑿達摩以其法傳迦相傳有

爲之事達摩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爲初祖六傳至大鑿爲二祖慧可傳璨是爲

三祖璨傳道信是爲四祖信傳弘忍是爲五祖忍傳慧能是爲六祖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能即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

鉢也衣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寺曹溪韶州地名也爲人師會學去來

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

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鑿去世

百有六年先天二年亡是歲癸丑至元和十三年戊戌爲一百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

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月總自虔州刺史爲安南都護由海中大蠻夷連身

毒之西身毒史記音捐爲前漢下音篤一名天篤浮圖胡是也西南夷傳註即天竺西域國名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籙節戟義騎也舞者所執

曰以鹿牛尾爲之大如斗或在巖頭來蒞南海按韓文公祭總文云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或在衡○巖杜皓切又徒沃大到切來蒞南海按韓文公祭總文云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碑曰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可以正唐史之誤東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說文疆譚○聖當作釋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說文云乾上出也傳佛語心達摩傳以袈裟授慧可曰內傳法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

終揖於深揖一作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

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車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

乎苗二乎作胡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

風公告今天子尙書旣復大行乃誅魯水切彙也彙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

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

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尙碑公貞元十八年爲藍田尉和尙死於七月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作東坡評說見上篇題註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公嘗爲般舟和尙第二碑蓋指日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詩薪

之熒木燎之也。○類音四。以爲僕役而燎之。乃公也。○燻音。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作石。不勤誘掖。作五。不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施。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誥公。誥公學於東山。忍公。傳燈錄云。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由字一作中。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教一作放。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爲永州司馬時作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

其下一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說文云。承於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有知字。一本者下。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師字。一有吾。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墟。慧爲之者。我名也。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佛書云。菩提薩埵。唐言覺有情也。從簡稱菩薩。其衆無涯。覺有情也。從簡稱菩薩。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般若經。謂智慧也。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邈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尙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尙勤求端慤。以成至願。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徒居一作。徒居。一作。徒居。一作。徒居。一作。徒居。者。不越閩者五十祀。○闕苦本。切與相同。和尙凡所嚴事。一作。凡。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薩說法處。故謂之楞伽經。不越閩者五十祀。○闕苦本。切與相同。和尙凡所嚴事。一作。凡。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事字。居南陽立山。南陽鄧州。一葬岳州。有卒字。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一本無某。某日葬於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道本於一作。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作。怒。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如一。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眞門。論。師以顯示。師。一。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

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斃夷益切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真石真一作玄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大曆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楊炎同平章事以爲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閒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戶參軍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元和四年楊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一本云李公位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楊憲元和四年爲江西觀察使以職罪貶臨賀尉俄自臨賀尉徙杭州長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旣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公云弟子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謂余爲碑按集有送浩初序頗亟稱之即初之賢蓋足以知海之爲人矣永州作時年三十六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或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相問羣臣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里之遠可知矣

誕則離乎真也。誕欺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一本作空空愚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
昏昏。左傳曰不道忠信之放於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迦葉尊者
佛書迦葉釋迦大弟子一名。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莫臥切。亦作磨。西天第二十由達摩達摩字。
飲光。○迦居牙切。葉番涉切。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縣人。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蕪州雙峯山東山寺
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縣人。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蕪州雙峯山東山寺
入忍。卒往韶州寶林寺。秀嘗奏則天。請追能赴都。至神龍元年。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往請。能竟不度。
讚而卒。天下乃散傳其道。南北相訾。反戾鬪很。此切。其將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書字。皆
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馬鳴尊。龍樹菩薩。摩訶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載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
馬鳴龍樹道也。馬鳴尊者。龍樹菩薩。摩訶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載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
樹善說法。要滅邪見。龍樹虛求。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亂。○胡因
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
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
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
又從之。負大木。龔密石。○響音龔。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
西。李公某。八年十二月。以給事中李巽。侍郎呂公某。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楊公某。十八年九月。以太常
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期。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

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一本一其。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髻童子垂髮。說文云。髻。毀齒也。男八歲而髻。女七月而髻。生七。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煖。二切。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無此一句。一伐木蓋土。作佛塔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二而下或有二知字。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必一作是。以與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周武王封文西鶴平王東遷。奪統叔之地與鄭武公。求統叔之裔孫序封於陽。號曰郭公。統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謂之郭聲之轉也。干姓編曰。周文王弟封於統。爲晉所滅。公子配。遂稱郭氏。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證一作澄。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爲字。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

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舉。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此卽前碑所云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歎欣踊。如獲肆宥。此卽前碑所云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救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礮石峻整。植木蓊茂。蓊。草木盛貌。○蓊。鳥孔切。又音翁。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旣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齊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靈室兮記崇岡。卽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是歲貞元二十年甲申。公年三十二。爲監察御史。襄行公營。作南嶽彌陀。三月二十九日。僧景秀立。刻者林鴻蓋。元和中三年立也。般舟上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毗尼。梵語律也。傳燈錄。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

事。度比丘衆。比丘梵語曰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願。以爲去凡卽聖。

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眞源。碑本作廓。開眞源。道場專

精。長跪右邊。碑本無長。不衡不倚。碑本無不衡二字。又一本作右邊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

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崇嶺。是作精室。闡林

莽。碑本作斬。林莽。剝巖巒。山小而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文堂下周屋。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顯念佛

三昧者。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一本。方下有人字。一本作入念。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

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碑本處。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

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搗食不味。摩經集韻。聚貌。賈誼賦。何足

搗。搗。卻作此。搗。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眞者。動而成羣。不自

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恆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

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選頭陀寺碑。象教陵夷。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關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

昏。乃與毗尼。微密是論。虛見。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與

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祁祁盛貌。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滙岸也。無帝求人師。登我先

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揭巨列切。又丘。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傑切。又音翫。率也。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孔頌。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恆淑。縱而不傲。在捨恆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廣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時元和九年甲午。公年四十。在永州。一作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圓。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一作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嶼音序。山在水中也。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求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據史乾元元年。肅宗即位。初元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嶽大明寺律和尚則也。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詔選講大明寺。始立於廣德。爲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此。特曰某年疑之也。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詔選講律僧十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匱。區沃與註云。區沃與器也。奉杖屨爲侍者數百。翦髮髻。補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

謂爽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衡山有五峯。祝融其一也。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一本作量。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一本作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音鹿。山曰麓。洞庭南裔。音與。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竊穴。

杜讀爲義。皆謂葬穿墳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竊。聲如腐。肥之肥。其於用碑不宜。然昔

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禮弓。公室視豐碑。註。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梓。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

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八年。鄒嶧山刻石三。而

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尙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尙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

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

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懷。尙書曹王

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頡。已上六人。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縞冠

素鳥。○縞。古老切。說文云。白。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

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未傳焉。無染章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

沒年一作末年。

既沒二十七年。弟子誠盈一作育。

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

公咎姓。○咎子感切。

凡去儒爲釋者三十一祀。一字無。

掌律度衆者律一作徒。

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

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公前

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觀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則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

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衡山有石廩峯。言未嘗形。遇公而

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祿告其期。稜精氣感祥。春秋傳。見赤黑之祿。○殺音

沒。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

公。○若而也。切。唐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閣若額。爲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閣者。俱舍。論云。一牛鳴地。可置閣。若取離喧。故也。 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

凡所授教。若惟瓊。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

大仙。龔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卷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段太尉秀實也字成公新舊史皆有傳此狀公元和九年在永州作時年四十二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狀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大曆十二年鄆寧節度使白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是歲正月以汾陽王郭子儀爲涇州刺史

度等使治河中河中蒲州也王子晞爲尙書爲尙書恐誤○晞音希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鄆州在鄆州行營入朝不

中切鄆悲縱士卒無賴邪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卒一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

嗾不嗾不足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鹽盎盈道上兩鼎屬益盈也○釜音輔正作黼兩首歷益於浪

改作盈故或作祖臂徐去把非是至撞殺孕婦人江切邪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

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付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

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涇與鄆州皆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

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

酒翁壞釀器○壞音怪又胡酒流溝中流一作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說文云槩長矛也丈八

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同切與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

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說文嫗不能行也○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

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郡太史曰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甲者懼因諭曰尙

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勸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諱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晞音連。晚食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白孝德初爲邠寧驛。秀實度支營田副使。涇大將焦令謨。時林。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急下有農字。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既切。衣於。手注善藥。周禮。醫藥。祝藥。註云。祝當爲注。注謂附着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計切。耶。諛雖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之得於傳聞其實。令謨不死。夕一作昔。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原節。

度使召爲戒其族過岐音祈州名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泚此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匹一作兩太尉培司農竊章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一本無泚反出京城至滙水創戈犯闕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爲帥太尉終庚戌秀實與元元年二月吏以告泚泚取視一有其故封識具存泚志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一本無上三字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蘄間前漢地理志右扶風蘄同音賂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鄠堡戍漢書武帝使狄山乘輅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媁媁凶于切又況羽切前漢韓信傳言語常低首拱手行步一作促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永州刺史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尙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尙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貞元十五年己卯公年二十

公字惟深又字夷曠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永嘉懷帝年號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西晉末柳純位平陽太守純子卓避永嘉

之亂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今云濟南恐誤代字一本作往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

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魯孝公子伯展展孫司空無駭無駭生禽字季爲魯士師食邑柳下諡曰惠因以

解縣自卓至公十有一代卓字恬西河太守恬子憑瀟翊太守憑子叔宗字雙麟宋建威參軍叔宗子爽

爽子善才善才子尙素尙素子慶爲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柳元景弟叔宗已及柳氏家諜

圖案諜蘇林曰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

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略章句之煩亂採

摭輿旨說文云摭拾也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爲用自始學至於大成

嗜文籍切與孰都合注意鑽礪說文云鑽所以穿倦不知游息威不待稊楚雅切儒言雅旨雅一夙有聞

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

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言也一云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

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甚篤其在童

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譎古穴切。說文云：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天寶元年。禮部侍郎韋陟知貢舉。柳載中第十四人，載後改名渾。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至德中，爲江西探訪使，先判官。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擢鄰知縣。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周禮刑亂，國用重典。鋪大和以惠鰥嫠。○錄古頌切。駸除物害，○駸音臨。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招音翹，前漢招權而爲亂首。註：招舉也。猶資弄也。乾音干，出。張湯傳：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蘇鶚演義云：乾沒猶陸沉之義。政無犯令，庖茸之蠹。○左傳：庖五年，狐裘。庖，音茸。註：張湯傳：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蘇鶚演義云：乾沒猶陸沉之義。政無犯令，庖茸之蠹。○左傳：庖五年，狐裘。庖，音茸。註：張湯傳：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蘇鶚演義云：乾沒猶陸沉之義。政無犯令，庖茸之蠹。○左傳：庖五年，狐裘。庖，音茸。註：張湯傳：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蘇鶚演義云：乾沒猶陸沉之義。

府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

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音謠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

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十二年拜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

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賦一作

二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

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十四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崔祐甫平章事。崔蔚渾為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孫曰。延中。一人分巡天下。命黜將

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課第。如蕭何傳。給泗水卒史。事第一。註云。課

第一。入守京兆。蕭青為茂陵令。課第六之類。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漢刑法志。作見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師古。奉法端審。無隱忌

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董曰。並近也。潘曰。前漢北至瑛。瑛並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莅

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

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

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左傳。盡室以行。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

變名氏以給之。南呼欺曰給。音慮。江。南呼欺曰給。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書。張敖傳。職貫高榜。箠數千。折其

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宮。四年十月。朱泚反。泚徵服。徒行。遺終南

山谷。賊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箠

之搜索所在渾步至奉天○從至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
梁州改左散騎常侍○襲韻作襲○封宜城縣伯初公名載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
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貞元二年拜兵部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
賊平渾奏言臣向名爲賊汚且載是歲盜據淮潁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反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
於文從戈非僞武所宜請改名渾是歲盜據淮潁李希烈反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
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音喋多言也淡
此滂夫喋喋街玉而賈石者也說文街行且實也賈售王衍誤天下晉王衍嘗造山濤既去濤曰何物
利口捷給哉街玉而賈石者也說文街行且實也賈售王衍誤天下晉王衍嘗造山濤既去濤曰何物
必非殷浩敗中軍晉殷浩有盛名朝廷欲引爲心膂以抗桓溫爲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
此人殷浩敗中軍晉殷浩有盛名朝廷欲引爲心膂以抗桓溫爲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
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四年正月李希烈陷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貞元三年正月以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
天心順嘉馨于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
以旬服長人馮真註規千里之內謂之旬服爲天子服治田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
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
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
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
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
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惠帝謂曹參曰欲無所請事參曰蕭絳侯慙曲逆之對

文帝問右丞相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勃不能對。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勃大慙。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五月以待中渾瑊爲吐蕃清水會盟使。兵部侍郎崔衡副。渾瑊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瑊果爲善兵所劫。狼狽而獲。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免。漢衡以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上使謂渾瑊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眷。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王工爲帝作玉帶。誤毀一綉。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服杖六十。請論如律。詔從之。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說文。羈。馬絡頭也。羈。繼也。記。橙。弓執。羈。約而從。○約。音的。獻。利。屢。中。作。謀。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三。年。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渾。瑊。志。貞。與。小。吏。外。施。行。疾。問。因。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毫。忘。之。疾。○。韋。音。冒。忘。音。望。列。子。宋。陽。里。懇。迫。陳。讓。除。右。散。騎。乞。骸。骨。不。許。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毫忘之疾。○。韋。音。冒。忘。音。望。列。子。宋。陽。里。懇。迫。陳。讓。除。右。散。騎。

常侍罷知政事。八月以右散騎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卒年十七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

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侃說文云剛直也。侃可早切。故處心積慮。凡兩用之。博塞之

道表于朝端。弼違釋回。禮器禮釋回註釋朴忠之誠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

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塵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

屬待祿而飽。備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或作恭孝仁義善

仁。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左傳註半曰牧馬曰圉大節也。犯

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

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駮舊行。說文云隨定也。○隨音賢。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

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諡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

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狀考之今所議諡其大名者載。

尚書考功。一本無此四字。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瘴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諡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

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爲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

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開望。洽于人聽。

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謝本無聲。聞王三字。其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懲詞。定諡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諡曰貞。奉敕依。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祕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年某里陳京年若干狀。時永貞元年乙酉。公年三十三。永州司馬。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大曆元年。京中進士第。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尙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京娶常。無子。京無子。以從。哀兄女。無子。子褒爲嗣。伯兄前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事葺。葺娶公妹柳氏。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

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漢高紀。聞授館致饋。地主傳
致厚以泉布獻焉。漢食貨志。太公立九府園法。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
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
受大利。是以利來。史記。天下。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伴而歸。仿伴。徒倚也。○賦
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疵。說文。云。病也。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
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左傳。僖二十四年。冬。王使來告。難云。云。咸文仲對曰。敢不奔問官守。段
忠烈之死。庚戌。朱泚殺司。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
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
至。告一。作所。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
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
列者咸恟而退。音凶。恟。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德宗還京。以京爲左補闕。貞元
虛杞量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爲饒州刺史。制出。京與趙需。裴信。宇文炫。虛景亮。張薦。共劾相輔政要位。大
臣論時。不得對。百官凜凜。當若兵在頸。今復用之。則姦賊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
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帝訪沈太
上意。稍解。壬戌。以杞爲澧州司馬。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無
后不得意。且意。京密代。第遣使。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無
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

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尙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緊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京自博士獻議。彌三十年。至貞元十九年。孟夏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敘昭穆。其獻祖懿祖。祔于德明興聖之廟。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諸儒無復言。帝賜京紱衣銀魚袋。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輒汲之艱也。○輓。武遠切。輓。與挽。說文云。引之也。輓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替一作贊。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十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貞元十四年。昭陵寢殿爲火。所焚四月。以宰屋三百八十間。稜元建三陵。據闕補造。昭陵占山上。宮侍。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不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宮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重校。奏下。有省字。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中刺。弗殊。遂不用。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九年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郢。吏部侍郎鄭珣。瑜。瑜。同平章事。而以祕書命公。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京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爲祕書少監。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尙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

得以傳其藝。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得尚方斬馬劍斬佞臣左傳隱三年鄭伯實之類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君何患焉。若園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而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旣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公前爲集賢殿正字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一作文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尙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卷九

表銘碣誄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房瑄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范陽節度安祿

山反十二月帝慈蒸人避狄西蜀十五載六月玄宗命監撫理兵北朔辛丑皇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
 月陷東京少遊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治簡金關內驤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賡册書亦捧瑞玉
 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治簡金關內驤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賡册書亦捧瑞玉七月
 池判官李涵以憲部侍郎求謁見即日以瑄同平章事是日太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
 玄宗至善安瑄以憲部侍郎求謁見即日以瑄同平章事是日太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
 子即位子靈武八月己亥玄宗命瑄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太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
 踴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泥十月加瑄持節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
 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二載五月罷瑄入為尚書正色諤諤
 貞元元年四月以又刺汾澮遯臨彭漢瑄尋出為晉州刺史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
 帝懷明德俾不我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寶應二年薨殂閔中於閩州僧舍年六十七國瘁人哀詩人之
 帝懷明德俾不我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寶應二年薨殂閔中於閩州僧舍年六十七國瘁人哀詩人之
 春列郡是式天寶五載殺括蒼郡太守章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德銘見上一本唐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傳文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
 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作與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公羊傳三
 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周王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
 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周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
 蔡叔乃命微子開代商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子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詩淇澳美衛武
 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公能入相于周

繡衣美郎武公父子並爲司徒鄭武公父即桓公也左傳宮之奇諫曰隸仲隸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躬士勤在王室藏於盟府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大夫號曰白公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葉○葉於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申公魯人又云於魯則申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至德元載九月肅宗次順化郡瑄自蜀至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辯一作辨所去而人哀號理袁人袁人不勝其懷二袁字七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涯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其甥皇甫湜以賢良對策忤宰相涯坐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元和三年徙爲袁州刺史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一本作袁人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僞凡我子孫我一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一作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遵一作承刺於我邦承公之理承字一本作由又一作序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禡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後徙陝州夏縣新史列之卓行傳貞元十四年公時年二十七爲集賢殿正字作此禡集又有與太學諸生書論城事亦

悉甚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真元四年六月以陝隴觀察使李泌平章事。後
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十一年四月裴延齡誣宰相陸贄等贄坐貶忠州別駕帝怒甚無敢言者城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
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七月下遷城國子司業。將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有
學生薛約者嘗學於城十四年以言事得罪謫連州刺史韓曰按城貶在十四年逆數之則上所云四年者當作
之郊外帝聞以爲黨罪人九月出城爲道州刺史韓曰按城貶在十四年逆數之則上所云四年者當作
三年誤太學生魯郡季儻一作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或云二百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闔籲天。呼也書無
天幸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
不果獻生徒嗷嗷。切牛刀相眊徘徊音河邪視也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音傲柔轡有立○輻乳
作儒又聽聞嘉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墮者益
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醜酒也腆多也○醜呼斥逐郊遂。王制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違親三歲罷退鄉黨
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城爲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
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城又簡秀才德行升堂上沉醜不率
法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謂城爲道州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
儒願立貞珉伴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

端粹冲和高嶷懿醇。○嶷魚力切。又魚其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城初隱中條山與弟塔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薰襲

里閉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

加于生徒。作均。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篋基仁也。篋盛土之器。○覆字救切。篋音匪。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

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

作則動言是傲匪公之軌。作軌。一作朝。人用奚蹈。奚一。麤厲貪凌。○麤倉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

申咸適其宜夏楚廢弛尊嚴而威。禮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又曰師嚴然後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既

肥。韓非子夏始癯而後肥有問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爲戰勝子夏曰吾入見夫子之義榮如

衰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執親匪德執尊今公子征執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

帝閣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蹰。○上音馳。下音廚。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

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一無唐故二字。陸先生名質本名淳字元冲其後避

元出邵州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書未又謂始至是州作陸文通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諫之此表作於邵州明矣時元和元年丙戌公年三十四。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漢書藝文志春秋左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鄭氏

焉左氏公羊乘馮廣輻竹簡也字合作籀威焦思慮以為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說文云訐

也很不聽從一曰盤也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

○訐居謁切很下懇切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

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視字一本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警其所異○警音紫又即黨枯竹護朽骨

以至於父子傷夷漢宣帝時詔劉向受穀梁春秋及其子歆校秘書見左氏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

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為台州

曆五年而舉號集洎趙匡匡字伯淳河東人歷淮南節度判官洋州刺史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

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修大矣哉先生字某見題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

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

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生一作聖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

旁魄混同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唯此音步角切唐韻除匹陌切外別音託註史記落託實無家集韻

又作濕音白各切註云聲也歐陽尚書火流于王屋為鴞其聲魄韻中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音步

角切亦作旁魄荀子雜能旁魄而無用註膠轄下音轄驅馳也○膠或作膠亦音膠轄而不出於正其

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禮記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

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天子有爭臣七人實佐淮南節度

遺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貞元二十一年四月自給事中為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質歷台信

永貞年。是歲改爲永貞元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謂憲宗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已亥卒。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諡曰與一作以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碣字無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一本無唐故二字。楊君疑也。新史疑傳。一如公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爲書記耳。時歲在癸未。公年三十一。爲監察御史。裏行。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尙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旣葬。其子姪洎家老家老猶左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葬令。唐時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跌。足也。足爲龜形。首爲螭形也。說文云。螭無角如龍而黃。○跌音夫。螭丑知切。降五品爲碣。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方趺圓首。圓一作圭。說文。圭。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僭。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凝。隴州弘農人。遠祖越恭公鈞。鈞生儉。西魏侍中。儉生文偉。隋安溫二州刺成名。成。凝之子。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凌字恭。隱。一字嗣仁。翦髮爲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輯音集。敎也。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旣舉進士。舉進士第。凝以校書郎爲書記。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凝自祕書省校書郎爲其府掌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徒荊州。五月。澤徙荆南節度使。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爲起居郎。書法不回。著垂國典。又爲尙書

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送女從嫁曰媵以證切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仍一本作乃

選部擬爲吏部員外郎

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勢乘

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離音麗

公則却之私以

胥史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爲己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

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諷辭○諷彼義切險諷也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爲

宣武軍節度判官貞元十二年八月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爲察判官毫人缺守往蒞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

境鹵○境與鹵同山之多石者鹵艾榛荒作爰田爰與刈同左傳僖十五年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汗

築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十四年冬凝

五年春凝汴二月節度使董遂西走闕下漢律有賜告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復爲兵部郎中

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漢律有賜告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復幸其愈而用之

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

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

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凝有文二十卷若某者以姻舊獲愛公憲之甥見不腆之文君實知之

惟車馬幣玉大喪禮云公賜玄纁束帛兩馬雜記云諸侯相舍以璧左傳五年註無可以稱其德用君

之所以知者酬焉珠玉曰舍車馬曰贈公羊喪事有贈蓋以乘馬束帛穀梁具玉曰舍

故御史周君碣元十二年丙子公年二十四應博學宏詞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

至相位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以牛仙客賢臣放退中書令張九齡為尙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公為

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釋文墀塗地也丹漆地故稱丹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子諒以監察御

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瀆州至藍田而死此云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虛古之不得其死

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

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一有者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

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一無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呂君名溫字化光一字和叔河中人年四十卒周禮小史掌卿大夫

年三十九在永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音杲嗚呼君有智

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經一作康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元和三年既

以陟為衡州五年以政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六年八月八日戊子不酒去樂

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泣聲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觀一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其一鳴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極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諡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州吏一作私爲之諫，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言如麟之復出也故一作胡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干櫓盾也禮記禮義以爲

爲干櫓也○櫓音魯，忠貞繼佩，智勇承棊。棊，隳也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齊一作

妖孽咸疑。切○孽，魚列，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史記齊太

先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國語有曰：維師元聖，詩維師尙父。周以降德，世征五侯。左傳僖四年，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賜姓曰姜，氏曰呂，胙報也。維師元聖，書聿求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管仲曰：昔召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

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溫從陸質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

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禮部也奮藻含章，決科聯中。貞元十四年尙書左丞顧休問用張，署

隴百氏，隴，校也。溫爲祕書省校書郎。錯綜逾光，超都諫列。溫與王叔文章執屢阜其囊，袁夢麟漢制叢錄云：漢官儀凡

指此其後東方朔言文帝集書蓋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卓帝師維德於卓強者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我悔厥禍款邊
求侍或謂吐蕃款叩也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二十年六月以秘書監張臨為吐蕃甲
風動海壖壖壖而宣切皇威以致來摠征賦甲茲郎吏元和九年使還溫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
後一作周官匪易周禮宰夫之職掌諸臣之復萬民漢課後漢左雄奏請自今孝廉年不滿
吏課法文君自他曹載出其技其於筆削自任羣儒草議正郎司刑溫自戶部員外郎遷司
也賈鞏為御史中丞請溫為知雜紕伊肅禮即糾字左傳糾王恩注云逃遠也詔諛具畏一作邪遷
理子道三年宰相李吉甫以疾在第召警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溫問知之詰旦令吏捕民服休
嘉恩疎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閣汲黯為東海太守臥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
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諱繇蠶外邑繇作絲一云繇字遙胃由三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
畜亦藝其麻馨鼓斯屏也屏必鄂切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論語既富矣又與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
嗟陟于嶽濱溫自道州遷衡州刺郡言進其律禮記王制諸侯有功號呼南竭謳謠北盜欺吏悍民先聲如
失通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左傳文十六年晉士會為今我與仁化
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左傳文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又襄二今我厚生
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羅咎俾民伊祐一本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

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藏才浪切。內厚族姻。外調賓客。恆是懸馨。左傳室如懸馨。逮茲易簀。簀謂床也。僅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禮記中君子而時中。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牛刀切。說文衆口愁也。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尙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蕃。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尙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并序。一無唐故二字。魏府君弘簡。史無傳。公謂居又同開。故矣。時貞元二十年甲申。公年三十二。爲監察御史裏行。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過者。○過他歷切。又音狹。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珣。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音衰。尙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旣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旣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建中元年。弘簡中進士。第。貞元元年。又中賢良。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爲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爲御史。諸本多無。三爲兩字。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貞元十二年八月。衍自鶴州刺史。行。辟弘簡爲副。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

外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

一作同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息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揚雄傳結以倚廬三年喪師古曰倚廬至地爲之江都易王傳服舍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

註倚廬聖室之次若記禮奔喪云居於倚廬此字祖也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爲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二或皆得其

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

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斂家宰庀其政也具也○庀匹婢切

視廩唯釜鍾左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四升爲豆四

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周禮市車云大喪飾遺車遺車送死者之車說文

祔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開音翰里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溫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爲周賢能周禮卿大夫之職三

年則大比考其德行爲漢賢良漢文帝紀二年舉賢良方正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訐謔用揚詩

道藝而與賢者能者爲漢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賢良科始此二居郎位徵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翮其旗爰

舉裳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象物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公集又有祭崔史君敬文卽永州公也文謂某等咸以暉冥

河東先生集 二 表銘碣誌

五十三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莊三十一年公羊傳何正寢也註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高寢二路寢三小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附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

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濬切宜玄宗南巡內禪聖嗣○禪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左氏有

族五厥功載焉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狩蜀留太子討賊太子次平涼朔方節度判官崔濬迎太子治兵于朔方七月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為肅宗俗本作崔濬字誤尚書之先曰

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陟益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

某諱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獨潔○獨圭淵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始由

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武德五年改隋左右備身府曰左右府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唐百官

又云千牛備身志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各一人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

右各十二人榮執御刀更蓋屋三原藍田尉兆皆縣名○藍田三原隸京仍有大故三徙同位言三徙皆

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嚙字子明與元河南尹鯨寇猾黎

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麥一作為河南尉書時乃缺糧時乃芻麥戎備畢給版圖田廬以禮聽閭

版戶籍圖地圖歷助云漢廣四尺深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都會者謂政令煩

四尺通廣深倍於溝○通許域切深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都會者謂政令煩

擊切加貢舉叢沓一日不膏左氏傳昭公二十三年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觀文意膏當是葺

鑄譙四至鑄字本漢書高帝紀噲因譙讓羽註以辭淳曰激切使自全切過也師古曰琢鑿也公為之優游

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賓僚貞元元年十二月以杜佑為揚州長史淮南入為太子司議郎

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俗鬼

也。戶爲胥徒。家有禳禱。禳禱皆除疫之祭。禳字諸韻並無疑。禳字周禮女祝掌以時招禳禱禱之事。禳禱禱禱。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

毆愚蒙以神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卒漁者數百人。李取以付信于下。而征

賈用集。擒戮妖師。毀蕝蒿淫昏者千餘室。禮記。蕝蒿。燔之。香臭之氣。淫昏。左氏所謂淫昏之鬼也。蕝。音蕝。香。音香。臭。音臭。淫。音淫。昏。音昏。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

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禮記。體魄。則志氣在上。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

州參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

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孰爲德門。清河濬源。崔氏潘人。其流。法。法。一本作遠。法。法。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

與鯉。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崔氏舊史是尊。孰爲茂功。尙書清風。部尙書。藹其有融。

勃焉而興。左傳。禹湯罪已。披草從龍。從肅宗起。靈武也。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

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黜。下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施。克揚休命。孰

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海。詩。使我心海。痲病。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

不昧。徵。美也。

故永州刺史流配驩州崔君權厝誌。崔君名簡。字子敏。一無流配驩州四字。時元和七年壬辰。公年三十九。在永州。

博陵崔君崔氏出自齊丁公呂伋食邑於崔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貞元五年簡始掌書記山南西道節度使辟為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君音懇御史按

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連帥湖南觀察使也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公時

為永州司馬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下一本無壇字北字下有壇字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

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嚴翼屢破劉闢之師西邊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五石丹砂之屬病瘍且

亂音易創癰也故不承于初今尙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簡娶公之姊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公有柳

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耐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者云

鯢為祖曩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五世祖太師子挹國子祭酒挹子湜為平簡其名子敬字它本皆作年

五十增以二葬湘澧音籃永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一無唐故二字裴府君葬在元和十三年碣蓋是時作公年四十六刺柳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州聞喜縣太尉公諱行儉行儉字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光庭字連城實曾祖

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積以蔭仕累遷起居郎祠部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傲實父公由進士上第貞元三年瑾中

進士校書崇文館崇文有校書郎二飭館事飭一作飾修整左春坊由是立暑局貞元八年後參京兆軍事按覆

人掌校理書籍

諸簡乃名爲策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版可方版。版廣於簡。可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閒。初娶范陽盧氏。無以並容數行。又云。六經之策。長二尺四寸。此策版之別也。

子後夫人柳氏。柳氏即公之姊。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御宿長安地名。蘇與切。或添漢書亦作御羞。冢子銑。蘇與切。或添漢書亦作御羞。泊永二字。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堯父爲大理卿。世服大僚。書有暇在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申重實惟其英。讎書宮闈。謂校

書崇佐職于京。謂爲京兆府參軍。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書率循也。太下。鳩工展伎。謂作坐

圖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故云史于柱下也。郎於會司。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五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

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潞。漢潞漢水之潞。潞水際。故云漢潞。潞水際。故云漢潞。潞水際。故云漢潞。墊沃卒移。書下民昏墊。增我歲食。易

其芋魁。前漢飯我豆。食葵芋魁。游手閒民。周禮閒民無職。事者。○閒音閑。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于都。百務敝成。談宴以娛。誰恤

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孟注。施施。猶扁扁。喜之貌。○施。余支切。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

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語曰。周有大賚。善期賜其還。環一作鬼神不享。命殞在前。

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吳元。濟十三年正月大較而塗。以十二年七月卒。故云殞命在前也。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淑。靈是祔。柳氏也。封叔爰歸。左右惟具。

孤銑磨石。祈辭海陬。將侯切。隅也。公時爲永州刺史。爲作此碣。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卷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
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張公名舟，事詳見本籍。按舊史，公以元和元年
四五年此誌
錄在永州作

漢光中與馬援雄絕域之志漢光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反自立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晉書
陶璜字世英孫皓時都督交州諸軍事晉武因而任之在南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今皇帝
方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安南即古交州也故舉授璜之專武德五年改曰交州治交趾郡續於前人
僕景命明命也不冒海隅書不冒海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唐安南中都護府本交趾郡
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
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於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
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句會會計也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固
扞衛有聞彰徹左氏昭三十一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續用弘大揚於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
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

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史元初元年四月舟自安南公自為吏即上所言為安南習於

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南夷名○嶺南道節度判官寮西復至而寇攘順化及

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

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侍委積待也周禮門闕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牢米薪芻之總

無庚癸之呼左氏哀十三年傳吳申叔儀乞糴於公孫有山氏對曰若登繕完板幹幹築完控帶兼戊己

之位西域志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二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戊己四季寄王文單環王單處姓可

為單氏文單即陸真臘一曰婆鑊瓔王本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左氏昭五年傳長海合蒙矐矐矐

林邑一曰占不勞一曰占婆○單都寒切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九百註戎車海合蒙矐矐矐

所以突敵再舉而克殄其徒元和四年八月瓔王寇安南舟敗其廓地數圻圻千里地左氏傳今大國多

音蒙衝故以歸於我理烏蠻首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

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剗連鳥連

疑是山名以關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沃日也東成通溝摩霄之阻砮為高岸丑列音剗也

○剗音枯以關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沃日也東成通溝摩霄之阻砮為高岸丑列音剗也

砮周官有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左傳疆場之事一乃復銅柱陞立銅柱陞立銅柱

極界舟復之馬摠充安南都護夷獠便之乃於漢所立銅柱處有千五百耳特為正制鼓鑄既施精

鑄二柱刻書唐德以隱伏波之跡以此誌觀之則張公亦嘗有是作特史不書耳為正制鼓鑄既施精

堅是立固圉之下聊以固吾圉也亦明若白黑易野之守周禮險野以人為主易野以車為險逾丘陵而

十日盡 ○ 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

李公墓銘 并序 ○ 據葬在元和十四年謫是時作

公諱某 諱 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 太宗初謚文皇帝 別子曰承乾 禮記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皇太子以

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 太宗長子承乾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九年立為皇

是廢承乾為庶人天寶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事封郇國公 禮記別子為祖繼別為皇太子以

中復故封謚曰愍王 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事封郇國公 別子曰承乾 禮記別子為祖繼別為皇太子以

以是推之可考矣 ○ 玳步田玳寶 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廡 異翼 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士困居貴仕公不

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 唐崇文館學生二十人 登有司第選同州參

軍入佐金吾衛 貞元十九年十一月以振武節度使范 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

馬節度以為推官 永貞元年五月以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 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

范司空希朝 ○ 率與帥 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 永貞元年十一月以御史大夫薛平 以寬通簡

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 唐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蕭安大難略平君

貞元之間其弊尤甚 公謂貞元故事者蓋欲擅署之也 公恐懼抑留復徙浙東為都團練副使 元和三年

文濬維祥。文謂文皇帝。實巨實延。家讒不嗣。家一作家。宗以支傳。郇公克庸。詹事繼賢。混混左丞。混混左丞。清也。詩混混其

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謂佐金吾衛左右神策行二佩郡印。謂典岳信二州師歡民愛克懷

以信。誠辭告訕。一作卒白其訊。烏嶽猖狂。盜海剽山。帝命於南。遂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周禮山國

國用龍節。皆金為之。英蕩輔之。註金為節。舟之金玉。詩何以舟之維玉及瑤。以為公服。公既蒞止。也。詩方

象龍虎之狀。英蕩函器。或曰英蕩畫函。舟之金玉。詩何以舟之維玉及瑤。以為公服。公既蒞止。也。詩方

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破弓服矢。破。音籍。謂帶以金玉。以為公服。公既蒞止。也。詩方

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悍石。構災升屋。而號。詳見禮記喪大記。謂以衣升屋。招

髮卉裳。潘曰。髮說文曰。髻結也。一曰覆髻也。書島夷卉。來賻來觀。膺膺鱗原。武鱗一作鮮。鮮善也。詩度其

鮮。耐之顯魂。松柏莘莘。○莘。音干。草盛貌。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并序。○鄧氏出南陽安定二望。商王

因為氏。一曰本曼姓。春秋有鄧侯。晉離後為楚所滅。因為氏。焉。公謂刺史鄧君為曼姓之裔。則系蓋出此。京兆尹弘農公楊翊也。據誌云。元和五年卒。明年某月日葬。誌當是五年作云。

君諱某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曾祖倚。皇連州普城令。連一本

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易。幹父之蠱。蠱。洽於諸侯。

信謹之跡。彰於所蒞。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劍南湖南江西。前

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劍南。劍南節度使。章。則亭擬閱實。核實之也。書閱實其罪。以循官刑。書。輒

核實之也。書閱實其罪。以循官刑。書。輒

核實之也。書閱實其罪。以循官刑。書。輒

核實之也。書閱實其罪。以循官刑。書。輒

核實之也。書閱實其罪。以循官刑。書。輒

核實之也。書閱實其罪。以循官刑。書。輒

刑註云：官事之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一作作。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十八
刑○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書：哀敬折獄。一作作。致淑問之頌。詩：淑問如臯陶。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十八
湖南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懇為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莅邠人錫石之地。周禮：邠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
也與礦同。○參覓氏鼓鑄之功。周禮：甕氏為鍾，兩鑄謂之甕。甕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蒲浪
切。人無怨讟以苦役。讟音。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永貞元年十一月，以楊懇為則旁緝傳置下繩
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
刺史。元和元年，邕管經略使路恕辟佐其府。參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龜，龜州刺史也。夷俗敬愛，革面受事。易曰：小
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金為邕州刺史也。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
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虜茸之下。虜茸，亂貌。○虜茸，莫切。直道有立，獷悍之內。虜茸，古猛切。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音語，獸公下。伐驪戎，史
骨齒牙為猾，以象護口。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
之為害。○道一作遂。元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贊曰某。贊十三年矣。哀
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尹京兆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君為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
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一本作而知
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曼姓之裔。左傳楚子夫人鄧曼。後以國氏。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讞語也。
 列三切。平其狴犴。揚也。○狴犴。禮切。犴音岸。巡視南楚。總茲條貫。貿遷化居。書。遷。有無化居。今作貿。易其所無。居謂近水者。居魚。貨殖攸贊。唯材貨是封殖也。贊助也。改煎鎔範。貢輸增算也。算數。既飭財賦。鹽近山者。居林木之類也。貨殖攸贊。唯材貨是封殖也。贊助也。改煎鎔範。貢輸增算也。算數。既飭財賦。飭。整備也。周禮。亦新傳館。○傳。注。去牧荒陬。謂為貴。肅其聽斷。敗數以息。○敗。數。古。暴戾斯道。行非選事。節化八材是也。
 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始一本。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身中身年五十也。葬茲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與歎。

呂侍御恭墓誌 公嘗為衡州刺史。東平呂君溫。諫。今誌其弟侍御。恭之墓。其稱述二君。蓋詳元和八年癸巳。永州作。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節度大使。乾元二年六月。以延之為浙江東節度使。延之生渭。為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渭字君載。貞元十三年。為禮部尚書。知貢舉。擢裴延齡。子操。生四子。溫。恭。儉。讓。以溫為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初。贈陝州大都督。元和初。溫為戶部員外郎。再贈渭。尚書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為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出於從橫十二家。一百七篇。蓋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周書陰符九篇。握機亦曰我師尚父。胄也。詩。維師尚父。師尚父。呂望。恭之先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克冀幽。成德軍。幽。虛龍軍也。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為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為進士。吾之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續厥緒。○繼作。因棄去。從山南西。

道節度府掌書記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瓚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

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元和二年正月以章丹爲江南府參軍府表進殿中侍御史南西道爲桂管

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尙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元和五年三月以故相禮部尙

恭去桂州緡留爲府判官一云鄭餘慶至廣州病痲瘡加癩痲瘡本作疥背山沈公謂當作痲瘡梁元帝音該又音皆二日

痲瘡一作瘡素問曰夏傷於暑秋作痲瘡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尙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瓊曰特女子三

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墓款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

與於世溫洎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年四十卒元和六年恭未及理人

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溫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

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與銘曰

颯颯之風乎不可追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札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聲也○其太公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呂氏太公後當言泱泱今作颯颯誤也颯颯大

颯音馮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馬君史無傳表系亦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於守龜命占祔於先君食食者以墨畫龜然後灼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

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署辭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往來一皆大府凡

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謂為王府錄事參軍番馬令番馬廣州縣江陵戶曹錄府事亦謂為江陵府錄事參軍監察御史皆為

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嶺南節度府有押番舶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漢書文翁傳太守舉以為右職

註高職也又貢禹傳便巧史書習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詳司徒佑與元元年三月杜嗣曹王皇建中

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元元年三月杜嗣曹王皇建中元月以舉為荆西觀察使尚書青觀察使貞元十七年正月以戴曹為荆西尚書伯儀大曆十二年五月以張

荆南節度使尚書昌度使元和元年四月以趙昌為嶺南節度使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嶺南五府儲峙府

謂嶺南安南桂容邕也韓文公集有送鄭權尚書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大曆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十四府府各置帥曰時丈里切或作峙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

年十一月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平之假守州邑漢南粵王傳郡縣之職或守或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

威海鹽增算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年

謂七十當致仕也終不能以筋力為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

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願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

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胄曹早沒次四子皆

京兆韋氏出曰徵曰徵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宗一公其銘曰

不懈於位不替於謀慮寇以平寇口候切撫民以蘇僭火不孽一本作孽夫不孽悍吏不牟二句即前

誑殺吏威一作鹽亦贏其器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於年乃靜於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攜

也牟使牟一作鹽亦贏其器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於年乃靜於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攜

誑殺吏威一作鹽亦贏其器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於年乃靜於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攜

侍一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於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孟公名常謙。事詳註本篇。按公元和十年卒。諡當作於十一年云。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善狀行狀也。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於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無桓王。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耽辟常謙爲中軍兵馬使。

其帥魏國公耽爲宰相。於字無。入爲宰相。於字無。命公左領軍衛將軍。左右領軍衛將軍各二人。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

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於趙。於字無。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元和四年十月詔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命神策右軍中尉吐突承璀率兵討之。以常謙爲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五年七月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

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佐一靖梁州。史大曆十四年十一月。以耽爲梁州刺史。以耽爲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建中三年十一月。以耽爲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建中三年十一月。

東道節度常謙皆佐其府。立義成軍。耽鎮義成時。淄青李納雖去。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著。魏公弘大恢

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勳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

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壤。安州迫淮西之境。時淮西吳元濟叛。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和

年。用兵於蔡。於字無。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

於中。貌嚴於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吒。嗚呼。切。以故病不可治。曾

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略尚氣節。明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糝糲。○批音七。與稗同。旁年二十。以書于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

為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泚涇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推朱泚為主。準時為邠寧掌書記。以謀

破賊有功。一無此字。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

史。府喪罷職。貞元十二年五月。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卒。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撫循罷

人。音疲。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於上。召以為翰林學士。東召為翰林學士。自浙德宗

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癸巳。德宗崩。甲午發

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選尚書部。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衰止。王叔

度支鹽鐵副使。以準佐其府。一作姦利。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永貞元年九月。自都官員外郎貶和州刺史。居母喪不得歸。而

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

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見匪註。故哭以為

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謂準嘗為崇文館校書郎。贊推轂。謂為邠寧

東越。翊明牧。為浙東觀察判官。罷人蘇。汙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與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

之躓。音致。身則辱。烏江垂。烏江。九疑。麓州山名。連仍禍凶。遭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由僂。音踐。何以葬。南

事何夫人哭且戒樞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爲帝基涼卽謂涼武昭王克顧厥胤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音顯亦用學徒既毅
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於荆於交佐荆南關石是鈞音顯石和鈞三十
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於大以盡其有執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
左傳昭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銘詔於神永永是徵

卷十一

誌碣誌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君之諱字考之史表皆不詳元和十四年卒誌亦是時作也

裴氏之昭說文廟昭穆父爲昭南面子爲穆北面係從父坐○昭音韶曰贈戶部尙書諱某諱守穆曰起居郎諱某諱備生均州刺史
諱某諱叔均州與其弟大理大理名伯言爲刑部員外郎贈大理卿更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長子
之長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爲從事弘爲汴州刺史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
當伐蔡及鄆蔡謂吳元濟汴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待太夫人於京師道發直子余元和十四年月
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於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

曰某通兩經始杖且慮銘曰

世守不遷秀於士鄉不利有司爰客於梁謂射進士策不中去爲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宮人理屬人一本入謂爲太子通事舍人仍受國命南蔡北曹北曹亦李師道也師道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理屬進大理評事也既寧謂放牛歸馬告養於京卽上云將侍太棧車草草我來周道詩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棧車役勞神奪其孝形經於洛魂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旣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具本篇元和六年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著爲汝南守居河東書父景猷晉侍中有二子長曰書又五世曰慶相魏趙河東太守恭曾孫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楫子僧習與豫州刺史斐叔業據州歸魏爲揚州大中正僧習子慶字更興後魏侍中左僕射魏相之嗣曰旦旦字德仕隋爲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小宗至於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釋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於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漢儒林傳徐生善爲頌師古註頌識爲容蘇林註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容謂容貌威儀之事脩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游士出桂陽桂陽郡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國子

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口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於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鬪很仇怨敦諭克順從公於荆殺戎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蜀寇劉闢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於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為神羞余曷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為高充於史氏世相重侯自度以下四世為相封侯重侯累將字出後漢中書之世實曰蘭州蘭州謂楷夏縣政良夏

謂司議德優司議謂遺愛營營御史御史謂開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脩儲闈補吏謂為家衛兵曹

南越之厖從事以寧永安披攘薦仍於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浩呻呼革為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

柩於海墻墻海之餘地墻一作垣擴於鄧邦南陽也謂謝舞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音孤縷而不廬

音縷充充令妻壘首而居禮記男子免而婦人壘髮也○壘莊華切鳥獸號鳴助我踟躕禮記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

謂焉乃刻此悲辭藏之奧隅爾雅西南隅謂之奧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秘書郎姜學音譯或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母玄宗女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皎與玄宗有龍潛

諱寶真等以皎為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皎子慶初生未晬玄宗許尚主後淪落二十年李林甫

馬都尉生。粵。粵。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卽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

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閒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富貴。

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奇音時。一作奇。音時。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

出妓搏髀笑戲。○髀音股也。觀者尙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桂管觀察使裴

立。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矜矜

於進取。○矜居縛切。矜疾走貌。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己。與夫拳拳恐悻。蒙詔

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祕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貞元十八年。藍田尉作。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於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

皆在灞水之左。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隸長安。○灞音霸。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

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

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於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

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其

信於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少四字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尙有天道。嘻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貞元十三年申叔中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禮記而食三月而沐期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而練。練小祥也。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於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諱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餘人皆有名字。此獨言廣略。當是脫誤。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趙公矜之死。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十三年。凡十七載之久。來章乃能求於人所不知者。而歸之。公此誌。非以神其事。所以大其孝也。十三年作。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其先河南新安人。年四十二。或作三十四。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諷。直廉切。晏本作利。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書宜于冢土。冢土社神。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髻。漢書註。在頤。須頰。曰髻。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荷擔也。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於是。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夷。平也。直社之北。二百舉武。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迹也。吾爲子藹焉。說文。會朝束茅。表位曰藹。春秋。置茅藹。表坐。○藹。子悅切。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

緋衣縹衾。周禮三入爲纁五入爲緋。縹青赤色。縹將侯切。凡自家之物皆在。一無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耐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郟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弘安弟弘智。唐史有傳。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貞元十五年。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註令族葬各從其親位。謂昭穆也。以一作在。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剛也挈之。挈謂鑽也。也。信也。藹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憫汝。憫音通痛也。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音磷。羈鬼相望。音忘。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故溫縣主簿韓君墓誌貞元十六年作。

有唐故溫縣主簿韓慎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韓王信子顯。當封弓高侯。徙於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高宗時爲相。克用貞亮。奮於國難。侍中兄子郢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郢州著作郎萬州刺史。諱某。史起皆不詳其名字。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長子也。萬州三子。慎豐泰。以父任爲建陵挽郎。肅宗時爲山陵。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於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於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卒於長安。

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二日。龜策襲吉。龜筮因也。謂總筮皆吉。耐於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老。左氏傳。士論。月。外姻至。謀爲之志。季弟泰。泰字安平。亦爲祠部郎中。哀不能文。故託於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於孝。移於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於石曰。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爲善是悼。耐於祖考。初筮告。告。易初。無垠。終筮且貧。詩終筮且貧。○筮。羽切。控於仁人。備物稱家。禮記。仲由問喪具。子稱家之有無。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茲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

張因死於封時。公在永封。與永近。故其徒從公誌墓。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因舉詔許之。因乞爲道。士上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籙。籙。籍也。聚經籍圖史。倅於麟閣。漢有麒麟閣。藏書之府。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乙酉。當是貞元二十一年。今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畢原。在長安。文王所葬處。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元和元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於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爲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

以讓作然。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孰徇於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耐於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倚閭千里。歡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錄爲岳鄂官當爲河州刺史。故公與九舉相善。夏口鄂州也。○貫與亦同。通家修好。講道爲鄰。旣冠於阡。音思致其身。也。穀梁子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升於司徒。王制。命鄉論秀士。及爾繼年。公舉進士。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音抵。咸去韋弦。西門豹以性剛急。常佩韋以自戒。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諫行謀謚。音示。行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表記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君諱字不可得而考。惟曾祖寧州公。卽裴守眞也。據傳守眞之子六。次曰耀卿。相玄宗。又其次曰僑卿。卽起居郎。故諱曰起居郎。卽丞相弟也。員外公求之表。

系其名位俱不詳。中丞公卽裴行立。守眞之傳曰曾孫行立。而此誌謂與裴君爲弟兄。其系蓋明甚。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河東聞喜裴君聞喜縣名。在唐屬絳州。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承與切田。盧又洲。嶼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州都督。桂州管觀察使。公時爲柳州刺史。其管內也。故云其僚。以銘。

君之出河間邢羣以狀來告曰曾祖諱某諱守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諱儵起居郎父諱某諱伯

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很難處分之地扶聞

切一無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爲第一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刑部天下皆仰以

爲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丞相名耀字煥以文史用大理名

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慤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奮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

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字名二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幸恆

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窆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人之喪章字諱

自萬年來有俟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說文疇耕治之田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音調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

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於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摧佞抑釋太史是論即上云議官及浮圖事載

誤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嗇豐福不棄於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

哀一作子君

覃季子墓銘本篇云永州作姓葆云覃本諱氏避難改覃又音尋今嶺南多此姓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施智切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

貫音樹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壽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鬻子書名名熊爲周師自文
二篇其術自儒墨名法漢志有儒墨名法等九流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
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述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
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一無乎字將溷而遂乎溷胡因切葬其鄉其鄉所死
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咸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續榮澤尉崔君墓誌

前誌贈太傅崔公祐甫爲之祐甫既卒而未克葬故公續誌以書其緩葬之故云

太傅公既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河南少尹
六月卒贈太傅一本榮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於汴汴陷於戎四年十二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喪焉不果行會
云卒贈太傅無以字膺之亞曰太素太素膺之弟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一作猶
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素太素膺之弟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一作猶
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於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
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卷十二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公永貞元年八月謫永州司馬明年元和改元先夫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 殿中君即公為作墓表及墓版文所謂叔父殿中侍御史者是也墓表

史故其名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 繫辭者謂御

不得考焉 易繫辭 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 慶字更與河東解 五代祖諱旦周中書

侍郎濟陰公 慶四子機弘且肅且字 高祖諱楷 且二子 隋刺濟房蘭郭四州曾祖諱爽 施隻 字子燕唐中

書令 則子爽高宗永徽三年三月為中書令爽為侍御曾祖則當為公高 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 楷曰子

曰 次 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 察躬弟為 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闕於河滸 詩在河之滸滸

故云 陽又餘亮切 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 詩可羣書之政漢太史公傳書記先 易之直方大 坤

六二直方大春秋之懲勸 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善婉 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

不習無不利 德清君夫 載家書隱王屋山閒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

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 德清君夫 戴家書隱王屋山閒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

姪 姓註姪生也同子禮若已疏起也 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 ○衍空早切 以忘其憂德清君喜

曰茲謂遯世無悶矣 易不遯世無悶遯也 亂有間 稍息也 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

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 ○卒與 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

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忤音逆也。晉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間。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羅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與太學。勸耦耕。並二耦而耕曰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之位。鄭註云三老象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更當爲叟。叟老稱。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尙父汾陽王居朔方。尙父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書時乃楨幹。楨音貞。題曰楨音貞。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僖二十九年左傳晉文公毅顯諷祁奚舟。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責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常吏部名表。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闕鄉令。闕音屬。弘農。○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記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於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眞。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作陷。一以校私讎。貞元四年。陝隴觀察使盧岳卒。不聽。詔與寶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命先君摠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殿中侍御史。詔鎮與刑部員外郎李觀大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閒。羣冤獲宥。邪理。卿楊瑀爲三司覆治無之。○反音番。

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中丁貶夔州司馬。○逾年參卒中以官作應鸛

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貞元八年四月參得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筆墨

曰。此本太史公自敘云。逕俯首流涕。復以鎮爲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筆墨

澗曰。云云。前賢文章。必有祖法。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

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

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賢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

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天子行慶於下。申

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

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鎮二女長適崔威。爲表式。太夫人既授

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尊其母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既乃宗元貶秩。乃一爲永州司馬。奉

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

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荏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

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尙願嗣續。不敢卽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

特性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陳長方云。子厚先友記。適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

袁高，河南人。州東光頭。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貞元元年正月，德宗欲用吉州長史盧杞，

人草之制，出高執之不下，因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憲宗朝，李吉甫言高忠蹇，言杞姦邪，乃改杞禮州別駕。

姜公輔，愛州人。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公輔為翰林學士，朱泚叛，從帝幸奉天，屢獻奇好諫，諍免。從幸

唐安公，所宜從，儉以上之長女也。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後以罪貶為復州刺史。卒。貞元八年

月，貶公輔為吉州別駕。順宗立，拜復州刺史，未就官卒。

齊映，南陽人。映，瀛州高陽人。為相。映為同平章事。以文敏顯用。有傳。

嚴郢，河南人。字叔放。華陰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大曆十四年三月，自河南御史大夫。建中二年

飛相。盧杞引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郢罷，炎內忌之，因事出為貴州刺史。有傳。

元全柔，後魏孝文皇帝之後。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為大官，有土地。建中二年九月，自杭州刺史

親月，遷湖入為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永貞元年，憲宗監國，有牆仞不佞，以謀克

蜀生事，唯黃裳堅請討除，憲宗從之。加司空，出為河中節度。元和二年正月，罷相，為河中節度使。有傳。

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為渭北節度。貞元十八年十一月，自鄜坊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卒。二十年

為工部尚書，頃之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字虛受一由江南西道貞元元年十一月自湖入爲散騎常侍

自江西召爲左散騎常侍○凝字懋以兵部郎中卒貞元十八年拜兵部郎中卒○凌字恭以大理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懷州皆強毅仁孝○贊爲御史中丞捍倖倖得貶字相明累擢侍御史隸觀察

之虛侶欲重妾罪贊不聽侶與宰相資參共誣贊受金後至宣池歎處置使卒刺史拜宣歙池觀察處

捕送獄弟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之出爲彬州刺史後至宣池歎處置使卒刺史拜宣歙池觀察處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貞元二年正月自宣州刺史爲浙東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爲尙書郎附裴遺

李舟字公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尙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建中元年四月溘原別駕劉

因之五月文喜將劉海資殺文喜降二年梁崇義欲爲變舟時爲金部員外郎道詣襄州諭命舟往使文喜

旨以安之諸道跋扈者謂舟能覆城殺將及至襄州崇義惡之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他使其道大顯

李廓江夏人字建侯揚州江都人果檢自負崑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永貞元年十

書右丞八月復爲京兆尹鳳翔節度二年六月拜檢校禮部尙書鳳翔

梁肅安定人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尙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最能爲文能爲文一作最號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爲皇太子卒贈禮部

郎中有傳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大曆六年中，進士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德宗自奉天還京師，極有內行，文多詰訓，爲給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感疾，感一自刃，發痼卒。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大曆十六年四月，自起居舍人，○弟

愈，文益奇，有傳。

許孟容，吳人，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大曆十一年中，進士第。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常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貞元中，

初，選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選刑部侍郎，有傳。

李觀，大曆二年，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瑀爲大理卿，公父鎮爲殿中

侍御史，覆穆贊之，其大理者曰楊瑀，瑀大曆九年進士，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大曆二年，進士，河南人，有文，謹慤人也，爲御史中丞，齷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見宰相表。

袁滋，陳郡人，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善篆書，文敏不競，不爲相。永貞元年七月，出使辱命，貶刺史。西川節度使，徵劉

闢爲給事中，滋畏闢不敢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元和二年七月，自吉州拜義成軍節度使，至

盧羣，范陽人，字載初，系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擊往蔡州，詰

旨，少誠聽命，以奉使稱爲義成軍節度卒。貞元十六年四月，拜義成

崔損，清河人，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十一年中，進士第。畏慎爲相，諫諍大夫，平章事。自無所發明，初宰相趙憬卒，盧邁以病在

外悵失而損性。醒醒能自將事。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為長者。有傳。

鄭餘慶

字居業。鄆州滎陽人。大曆十一年中進士第。

再為相。貞元十四年七月。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始天下皆以

為長者。及為大官。名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慶元十一年。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始天下皆以

鄭利用

餘慶從父兄也。明諒為冠氏令。生利用。祖長裕。許州長史。二子舍人。生餘慶。慶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

丞。復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

字君虞。宰相撰之族子。大曆四年中進士。長於歌詩。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癖疾。苛酷而有散灰扇戶之譚。聞於時。故

時謂如癡。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紆

○其弟紹。太原人。紹字德素。自太原。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寶參陞。贊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闕。預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今為徐泗節度。元和元年十一月。遷檢校尚書

使。後以濼軍紆有學術。紆公伯祖。臨邛令。某之女。魯直為尚書郎。魯遲也。與論語。二州隸其軍。紆有學術。紆公伯祖。臨邛令。某之女。魯直為尚書郎。魯遲也。與論語。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字安期。其先

璜為副元帥。判官。貞元三年閏五月。璜與尚結贊同盟于平涼。為蕃兵所劫。泌等六十餘人陷虜中。十九年吐蕃請和。其子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蕃史附路隨傳。

虞當。會稽人。姚人。為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當有子曰九

賈弇。大曆二年進士。古舍切。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弟全。大曆四年。至御史中丞。州刺史。為浙東觀察使。

賈弇。大曆二年進士。古舍切。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弟全。大曆四年。至御史中丞。州刺史。為浙東觀察使。

趙需，大曆六年進士，天水人。諱嘒，儒士也。需，儒士無意義也。今按公趙需，諱嘒，有名。至兵部郎中卒。真元元年正月，以

手，媯音火羽切。字出呂氏春秋。云嘒，然相樂也。今云趙需，諱嘒，有名。至兵部郎中卒。真元元年正月，以

饒州刺史，需為補。關上疏論其不可。

張式，大曆七年進士，南陽人。

張莒，大曆九年進士，常山人。

張惟儉，大曆六年進士，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諱。式至河南尹，少尹遷大尹。水陸轉運使。莒，鄧州刺史。惟儉和州

刺史。

奚陟，江都人。兆，字殿卿。其先自譙，粵徙為京。柔敏。至吏部侍郎。真元中，至吏部。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以自

處也。

盧景亮，涿人。大曆六年，中進士。第。有志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建中初，為右

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卒然多激發。與穆贊同在諫諍地。至順

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

楊於陵，字達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人稍遷京兆尹。

張因，某人。安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

行遂死封州

永貞元年卒

高郢渤海人

字公楚本渤海人後徙衛州

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相貞元十九年十二月罷居尚書

永貞元年正月罷相

唐次北海人

字文編并州晉陽人

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貞元中宰相竇參薦之

貶宣次坐出為開州刺史在

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永貞元年八月以

為考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為吏部郎中並知制誥正拜次中書舍人卒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為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公八世祖

鷲子帶韋帶韋子祚祚子範範子齊物齊物子喜喜子井中庸中行陔子且且皆名有文咸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登字成伯冕字敬自其父芳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

郎中出為刺史貞元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亭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為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

之久之以議論劾切執至福建廉使卒貞元十二年三月自婺州除兼御史中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

政不喜出為婺州刺史

薛丹同郭人至尚書郎

少監附柳芳傳

呂牧東平人。永泰二年中進士第。由尙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字實清河人。至檢校郎官。爲檢校金部郎中。子羣爲右補闕給事中。有傳。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貞元十一年自萬年除容管經略使。

于申河南人。至尙書郎。

常仲孺丞相袁之猶子。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見宰相表。

蘇弁武功人。字元容京兆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弁聚書至三萬卷皆手自刊校當時稱與祕書埒。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貞元初爲戶部

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汀州司戶參軍。復爲刺史。數年起爲徐州刺史附蘇世長傳。

崔芄蒲紅切。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尙書郎。元和初爲尙書郎後爲江西觀察使。

鄭元均建中二年進士。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仕。

辛渾建中元年進士。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一有河東二字。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尙書卒。見宰相表。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於背如右邵太史云子厚記其先友於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何

也貶永州尙如此為尙書耶時可知退之云不自貴重蓋其資如此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公之叔父營銘先侍御者之墓表也其名諱不可考集元註云為會

章重規等救助汝南周公業等琢石書德以見其一時寔禮之盛耶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

縣名屬蒲州曾王父某官曾王父子夏州清池令王父某官王父從裕滄州德清令皇考某官皇考察躬湖弈世餘慶叢而未稔濟

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論語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為善者感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

恆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常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為文既窮日力又繼

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

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周禮大司馬主羣吏撰車徒註云撰謂擇之也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

滿渭北節度使貞元二年七月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論惟明為渭北郵坊節度使延為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

主帥三年十一月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沖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載筆乘

輶輶使者所乘車又輶小車○輶音姚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四年七月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遷大理評事又加

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詩密勿潛機理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傲。改度支

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讎斂。力驗切黔首休息。月校歲會。周禮歲有會莫不如畫。

出史記秦紀。瑯琊刻頌。秦德舉錯必當。莫不如畫。庫豐財羨。面切。庫一作軍。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閫之

寄。本切。圃。苦。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後漢書南陽太守岑公堂無事。朝端延首。方待以

位。既而祿不及伐冰。禮記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註伐冰之家。不獲專達。周禮天官其屬六十。大事

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聘力。中塗踟足。說文踟足。跌也。○高鴻輕舉。在雲墜

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尙書朗寧王張公。張獻。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

忠。監備凶禮。賄賂甚厚。贈死曰賄。賄助也。○行軍司馬侍御史章重規等。重規。大曆五年。登進士第。旬旬救助。有喪。凡民

旬救之。事用無闕。丹旆素車。歸於上京。撰期定宅。撰。息。莫有慳素。音慳。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

禮咸申。克窆玄堂。窆。音殓。悲驗。掩坎廣輪。禮記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焉。顧眄無依。徘徊

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公巢。貞元十一年。中進士。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旣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謂試於禮。中進士。耀文章。司學徒。謂爲河南。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來一作

戎政。閑黔首康。冠惠文。柱後惠。文冠名。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樂石。泗濱之篆。遺德芳。延休烈。垂憲則

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公既表殿中君墓版又加詳焉殿中君名諱不可考見先侍御墓表註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魯季公之子字子展諱曰夷伯禽氏以食菜為柳姓

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諱曰慕食菜於柳下遂姓柳氏菜一作采又作採廣韻採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古者卿大夫食采地採音菜玉篇引郭璞曰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

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

令諱某從裕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某躬蔡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徽柔

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

也釋回措枉回邪也記曰禮釋回語曰舉直錯諸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音比故官府誦之用沖退徑盡之志以

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

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

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

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周禮八曰匪頒之式註云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會計明白孟子曰孔子為委吏

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嗚呼分閭委政緊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

十二年歲在景子唐諱丙字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公有陸氏誌泊

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等察躬子續家姪即公也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於京師以某年當作二月

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音厝禮也。公有男一人，女一人。曰曹婆。始六年矣。既而閔焉。在
警知孝也。○警音迢。小兒垂髻。音孤。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元，以純深之行端直之
德名聞於天下。於一作子。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
定期，而昊天不弔。貞元九年，鎮卒。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
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與公。公之八世祖僧
與公，以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爲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
碑，以爲紀廣大之志。敝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鎮墓誌。其餘諷詠比興，上音鼻，下
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南史：柳惲字文暢，好學，善尺牘，少工篇什，有亭。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
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禮：檀弓：衛有太史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
之死，請往，不釋服。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論語：柳
而往，遂以礎之。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已上四事，皆柳氏之先文行之著者也。兼備四德，具體而徵，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
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語駭。不能文字，敢
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敝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命君及其夫人卒于大曆建中閒，葬于貞元十九年，公時爲監察御史，唯辭不載，令君之名，求之年表，亦無可考焉。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檀弓。園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反壤樹之哉。壤謂封壤。殺。謂種樹。○皆如律令。府君諱某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於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於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杞字子良。大曆末。爲饒州刺史。弘農縣屬饒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爲吏部尙書郎。庚河南受命黜陟。建中元年二月。命趙贊。衛晏。洪經。綸。等十一人分巡天下。庚或字作更。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於某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於饒。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窆音覈。悲驗切。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音銑。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莊子曰。曾子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悲。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公自永貞元年九月由禮部員外郎謫邵州刺史十一月又移永州司馬至元和十年正月召至京繼出爲柳州刺史宗直與公俱故死於柳韓昌黎集有雷塘祭兩文觀此志則知非昌黎作矣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上音孤下音獨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尙古謹聲律切事類課漢書文章爲四十卷宗直譏西漢文類四十卷公爲之序○譏與撰同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作工一功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臚皮也一曰傳也廣韻臚前曰臚脹臚大也○臚凌如切音閭臚知亮切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閒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元和十年三月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公爲柳州刺史從謁雨雷塘神所雷塘柳州地名州有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屋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甕脩形糝稌陰酒虔則應而歸洋洋下有也臥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能一作字無而字既能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卷十三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公諱永州司馬故太夫人卒于永明年歸祔于京兆先侍御史府墓公尙留永州不得奉喪事以歸此說與侍御墓表同時作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

涿郡范陽人

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

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

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僂音戮又徒播

瀉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音適天地

有窮此寃無窮既舉葬紉紉與引同羊晉切禮記猶以不肖之辭音肖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

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

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

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大曆十二年公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

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皆一作比以詩禮圖史及翦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

婦先君之任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皆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

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

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蒞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貞元九年五月十七日鎮卒不得成禮既得命於

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若苟吾其行也及命

爲邵州公。永貞元年九月，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十一月，再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尙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

禮無違者。永貞元年八月辛未，命婦會策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徹于後，以蓋

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

婦，一無子字。七歲。貞元十五年，公之妻楊卒。而不果娶，竄窮微也。吉甲切。境人多疾殃，炎暑煊蒸。○嬌呼木黑各虛三切。火蒸也。其下卑濕，

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遭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

誰也？爲禍爲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

繫，陟立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

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貞元十九年爲

夫人，姓李氏，辯族姓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贊皇，趙州縣名。六國時，武安君李牧事趙，遂爲趙人。晉司農丞楷徙居常山，有五子，輯、晃、芬、勣、叡。子勣，兄弟居巷東，勣

子盛，兄弟居巷西，故叡爲東祖。芬與弟勣共稱西祖，輯與弟晃共稱南祖。祖某爲某官，父沖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巖然殊異，及笄音稽，女

笄，說文云：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爲雅琴。秦

聲操縵之具。爲雅琴，擊琴也。楊惲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叩擊而歌之也。禮記：不學操縵，不能按絃。操縵，雜聲也。○操，七刀切。縵，未旦切。婦道既備，宜爲君子之配偶。

焉。我伯祖臨邛府君諱某。此誌不載臨邛君諱。新史文表亦止載曰某爲臨邛令。它無所考。蓋察躬良也。○邛渠容切。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

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諱從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諱子又其先曰常侍

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爽。自中書以上爲宰相四世。爽父則父且且。且世爲相。噫。我伯祖以宗胄碩大

而濟其德厚。濟一作齊。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

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返于淮潞。潞水滙之名。夫人家揚州。淮潞謂此。○潞音虎。嗚呼。我先府

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子。必先擇良士可

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

此誌不載其名。而曰旌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旌德令。恐史誤作尉爲令也。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爲揚子丞。疾痺廢癩而沒。疾一作瘳。

太原王紆。紆工部員外郎。端之子。其弟舒。舒音舒。今爲右補闕。潁川陳萇。萇京之兄。公有京行狀。○萇音長。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

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

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壻實參主之。有孫二

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縷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

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左傳昭四年之文。不易有難也。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

姑合以爲斯志。合一作命。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敘柳氏爲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大梁鶉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會於鶉火蓋以紀卒之年月也。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聲。輜帷不復眠之陽。輜輿車飾。輿之陽指臨邛令窆所也。輜此見切或作蓓。兆靈趾棲鳳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鳥子。風俗通曰。漢有青鳥子善數術。唐藝文志。葬書有青鳥子三卷。相冢書曰。青鳥子。稻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陸氏公叔父段中君之郡。公前作段中君墓版文。在貞元十一年。而夫人尙無恙。是年十一月。而夫人卒。合祔焉。爲此誌。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筭而禮。會伯舅爲河南尹。撰擇僚案。窅切。謂我文學掾仲父。河南文學。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左傳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記介婦毋敢敵冢婦。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於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綰就位。音窳。窳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繼綰。窳音保。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祜。神道不相。願仲父違背於歲首。正。月九日。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貞元十七年。公時調藍田尉。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實乙丑。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潁川陳君名萇。京之兄也。夫人柳氏。公叔父殿中君。

之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于字，命也。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朞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殺則也。降所介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陸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懋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甚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諱子爲徐州長史。祖諱某，諱從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不書其卒葬之年，然其文曰：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

相先後作。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崔簡字子敬凡歸于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

長之多。兩切。長丁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爲

鄂岳都團練判官一本有歸字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告一作書夫人憂勞躡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給以疾

告。給欺也。給音意上聲。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

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執謂之天

有知者耶。一無之字。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幼適裴壇。字封叔。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

昏愚而獨存。執謂天可問耶。一本問字。下有者字。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書。一作以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年月日見本篇公誌。爲集賢正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爽。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諱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

諱某。諱從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諱察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諱用貞信。勁正。達于

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高宗時爲禮部尚書。禮部之子。曰

侍中諱光庭。光庭字連城。開元時爲宰相。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積。光庭子。稱開元末。爲祠部員外郎。業之以貞直。以至于

金吾府君諱傲。音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傲四子。堅。墮。填。夫人墮之配也。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

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

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

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音洛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恆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懣之色。忿懣也。禮記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慳首致。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篋筮。篋。黍稷。圓器。器。勞以待旦。每忱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於裴氏之門。一本作移其孝于兄公女公。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僅時爲京兆府參軍。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宗字。一有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尙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閒。故二稚未亂。二稚。崔六。崔五。亂。嬰齒。男八。歲。女七。歲而亂。○亂。初覲切。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天。因禱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鳥暗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告。一無作報。

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貞元十五年。公時爲集賢正字。

七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諱元政。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諱志玄。殿中生醴泉縣尉

諱某。諱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凝。成名三子。凝字虛受。凝字懋功。凌字恭履。凝當作懋。懋非代濟仁孝。號爲

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卽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建中

以兼爲鄂岳觀察使。貞元元年。遷江西觀察使。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

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建中二年。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媵傳以告。諸韻無媵字。

恐止。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追追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于我。柔日旣卜。禮記外事以剛日。內

是也。辛癸。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髮稚好言。音退。始於善誼。善戲。雖閒在他國。

元符京本雖下空一字。一無閒字。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旣歸。事太夫人。公之母盧氏。封備

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烝嘗。忱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

女。况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昭

年左傳孟繁之足不。能良行註云跛也。未三歲。未字孕。而不育。易漸之九三曰。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

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申。實王。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

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衰門多疊。許慎切。謂

通作上天無祐。故自辛未。辛未。貞。元七年。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貞元九年五月。公父鎮卒。十二年。正月。叔父卒。十一月。叔妣陸氏卒。其間

冠衣純采。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之尤切。某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動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

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詩曰。猶執婦道。以成厥德。○惟若人兮。婉婉淑姿。婉婉音順也。○婉音晚。又音免。○鏘翔令容。將切。委窮塵兮。

佳城鬱鬱。閉白日兮。博物志。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踏地悲鳴。之。死同穴。死詩之

靡宅。又曰。死則同穴。公自言異時死則與之同穴。歸此室兮。

下殤女子墓埽記。五爲中殤。十六至十九爲上殤。公時謫永州。作。下殤。十二至十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旣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旣病。求去髮爲尼。號

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天

斂用緇褐。銘用塋璧。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

小姪女子墓埽記。公時在永州。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貞元十年死己丑。元和四年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尙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夫人王叔文母也。公附叔文。故此銘極所稱道。時貞元二十一年秋也。八月而憲宗立。叔文敗。公亦相繼貶黜。豈公作銘時猶未悟耶。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送。果陷刑法。意公亦悔所不及矣。韓文公嘗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當於公之心哉。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河間獻王德。漢景帝長子。王有明德。世紹顯懿。作昭。至于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君字。夫人之父也。夫人旣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王越州山陰人。叔文自言王孫之後云。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

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叔文善棋。貞元中。出

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先帝棄萬姓。貞元二十一年。正嗣皇承大位。丙申。順宗即位。公居禁中。討謨定命之開警爲太子言民間之疾苦。自德宗大漸。王臣先入稱詔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由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功參將明出納。山甫明之。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仲有彌綸通變

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三月。以叔文爲度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五月。以叔文爲戶部重輕開塞。有和

支鹽鐵轉運使。

鈞肅給之效。

書開石和鈞鈞謂均平也。

內贊謨畫。

一作謀。

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

人卒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是日丁巳。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

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洩下。事良人

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天寶十二年叔文生。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

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旣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

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耐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

平聲。若若紫綬。漢書印何紫綬。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爲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疑不疑也。懿懿夫人。維其

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閱此顯魂。音閱。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朔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元和十二年作。公在柳州。

唐永州刺史。

唐一作唐。博陵崔簡子敬。

女諱媛。嫁爲朔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

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感得罪。投

驩州。元和七年簡卒於驩州。

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叔舅公自謂。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恩其故他

姬子。雜己子。造次莫能辨。無忤忌之行。○伎音真。恨也。無犯迂之氣。○迂音午。逆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

五年月二十八日既乳也。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朞月之日潔服飾。容而終。年若干。

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耐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開。因

從貶。元和初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于臯讓董溪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崔元受韋崱薛巽王相等爲判

元受等從坐。更大赦。方北遷。元和十三年正月。以其室已禍。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

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尙書眞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羣。祖曰某官鯢。唐興中書令仁

師議刑不孥。貞觀十六年刑部尙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尙書唐儉禮部江夏王道宗工部尙書杜楚客請

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三族欲依土。其二世大父也。液生鯢。鯢生羣。巽之他姬子丈夫

廉等議。仁師爲給事中。駁議以爲不可。太宗從之。其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四年己亥卒。退之作墓誌云。二子

子曰老。韓作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四年己亥卒。退之作墓誌云。二子

長周六。始四歲。季周七。子厚。卒乃生。銘曰。翼翼仁師。惟仁之碩。碩一作帥。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續。簡之溫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

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

異憐。兄公是怙。公一作子。夫屬忻然。髮髭峨峨。髮髭也。鬚結髮也。籩豆維嘉。烝嘗賓燕。其羞孔多。有髮有嚴。茲

蒲必切。神饗斯何。奚仲仲也。奚仲爲夏車正。鬲封爲薛侯。十二世。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猷之訛。淑人不

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奠巖阿。

韋夫人墳記

族系不可得而考。時在柳州作。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塋用元和十四年
月日。左傳毀之。則朝而塋不毀。則日中而塋。說文云。塋。舉葬下土也。○塋。通鄧切。又音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音義並同。字又作塋。子某爲石刻而納諸壙。

馬室女雷五葬誌

永州時在州作。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纈文繡。音曠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恆若簪珠璣。衣紉縠。紉音丸。縠胡谷切。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一本作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旣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塋。爲一作用。追而納諸墓。

河東先生集

卷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按史記世家及通鑑所載智伯貪而無髮卒抵於敗公之設爲漁者對其指切一時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智襄子名瑤文子驪之孫也周貞定王十一年帥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志益大合

韓魏圍趙水晉陽貞定王十六年智伯約魏桓子韓康子圍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

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魚幾何也汝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無今主

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鯽鱣鯉者詩魚躍于鰓鱣也郭璞曰今吹

沙也詩其魚魴鯽似魴而鱗弱魴鯽魚之易制者鯽鯉也江東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

呼爲黃魚魴也四者皆小魚○鯽音沙鯽音敘鯽音匪鯽音偃○鯽于鬼切夫鮪之來也夫下有

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龍門山在河間伺大鮪焉鮪大魚也形似鯉而青黑大者七尺周禮春獻王鮪○鮪于鬼切夫鮪之來也夫下有

從魴鯉數萬詩其魚魴鯽魚之易制者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

上慕爲螭龍螭龍之無角者辛氏三秦記曰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及夫抵大石夫下有亂飛濤

折鳍禿翼鱗魚脊上骨禮記蓋魚顛倒頓踏順流而下宛委冒憎卒孔切環坻激而不能出坻水中

曰小渚也。蘇水浦也。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鱗白波若山海。水震動聲俾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著楮以北。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而立在海岸。故名。○碣石。海名。在平州。虛龍縣。碣石。求大鯨焉。鯨。大海魚也。無不厭若魚者。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而立在海岸。故名。○碣石。海名。在平州。虛龍縣。碣石。求大鯨焉。鯨。大海魚也。月生子於雨。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鯨。巨京切。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鮫。海魚也。逐肥魚於渤海之尾。渤海。別也。揚子雲曰。江湖之匡。渤海。巨京切。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鮫。海魚也。逐肥魚於渤海之尾。渤海。澗之島。○渤海。勃胡買切。震動大海。簸掉巨島。水中。有山曰島。○簸。補過。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啜。說文也。○啜。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礪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出獵。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晉靖侯之孫曰欒。實。祁氏。祁奚為晉大夫。至孫盈。滅。羊舌氏。晉孫食我。滅。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即。范。中行。韓。趙。魏也。嘗裂而食之矣。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是無異鈔鱣鱷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韓。趙。又裂而食之矣。定公十七年。智伯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脫其鱗。鱣其肉。細切肉也。刳其腸。音枯。斷其首而棄之。鯤。鱣遺胤。古。渾切。鱣音而。魚子。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鱣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

於豔切又驅韓魏以爲羣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盛於晉陽其目動矣左氏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而主乃傲然一本作傲以爲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

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晉也宣子不聽果別族

段規深怨而造謀國語晉襄子伐鄭自衛還三卿宴于殺襄智伯子師段規韓康子相也主之不寤臣恐主爲

大鯨首解於邯鄲邯鄲趙所都○蠶摧於安邑安邑本晉地即今絳州夏縣○蠶音蠶

胸披於上黨趙地尾斷於中山之外中山

而腸流於大陸大陸澤名在深趙爲蠶蔞蠶蔞二字出周禮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

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據通鑑周威

伯子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犇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

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遂殺智伯而分其地

愚溪對集有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瀟水名冉溪余謫瀟水上改之爲愚溪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子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囚若是耶予

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也厲惡中之者○中音衆温屯漚泄音吹又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瀨音瀨○

連鱸糜解李裴云鱸船前頭刺處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此蓋鱸乃仰噬

焉○音遊故其名曰惡溪惡溪在潮州界。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丁念切陷也及底而後

止故其名曰弱水出甘州東坡云自州西北至肅州山海經崑崙。秦有水倚汜泥淖倚偏引也淖亦泥也

漳漳汝故其名曰弱水其下有弱水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鴻毛。秦有水倚汜泥淖倚偏引也淖亦泥也

教切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眙直視也。眙眙音詒。淺深險易以鼓。昧昧不覿乃合涇渭涇一以自

彰穢跡詩涇以渭濁涇小渭大屬於渭。故其名曰濁涇出原州高平縣掛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

山東南至馮翊陽陸縣。有渭故見其濁。故其名曰濁涇出原州高平縣掛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

入渭故上云秦有水也。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書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

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通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

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詩曰方之舟之注云方洧。朝夕者濟焉

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

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東坡詩云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詩。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

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兩字無。豈泉之寶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

名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

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

與曹螺蚌之與居螺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螺蚌。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闢闢

以守汝○圖馬出門貌。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

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茫乎無知，冰雪之交，之下有衆裘我絺，溽暑之鑠，灼切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一本作衆從吾盪而趨，盪也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魚鼉之所不能遊也。呂梁在河離石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作行僵仆虺蜴，守宮也。○蝎音曷。而不知忱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甲生曰：唁，死曰弔。甲失國亦曰唁。宜箚切。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曰唁，見穀梁傳。○唁，宜箚切。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一無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誠以貌乎，則可也。作字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尙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羣比，謂羣黨。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僇僇然者哉？也。○僇，音

才切。又士。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詩以似以續。是以儼蕩其心，倡伴其形。○倡音昌。伴音羊。茫乎若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眚。疾智才諳二。切目管也。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兼字處洪，中書令正倫五世孫。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兼性浮險，錄事參軍章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章賞，陸楚出宣。蓄貨足慾，吾以為唐構机饗饗者亡以異。左傳文十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欂櫨。饗，音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饗。注云：欂櫨，然而卒入為郎中。元和初，入為頑凶無儻匹之貌。食財為饗，食食為饗。○欂音濤。櫨音兀。饗音叨。饗音鐵。然而卒入為郎中。元和初，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自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乃死。元和四年十一月，兼卒。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屬濠州，宰相戚也，而讒且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於兼。且曰：是過是愆，無二是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憂懼之貌。以俟，諛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施，自負貌。曰：無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一作問。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

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後

天對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舊錄之於楚辭接漢王逸序其篇首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瑋璋

乃假天以爲言焉故物行事問子厚取阿而問之以深憤激舒寫愁思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曰遂古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王逸曰言天地未分混沌無垠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謂太始之元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本無言也 忽黑晰眇○忽呼骨切說文出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毅梁子傳獨陰不生獨陽不天地人非也 吁炎吹冷盧經切清冷也字又從冷音交

問圓則九重執營度之王逸曰言天圓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乎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懣厥列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數窮也○懣母巨切

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左氏傳曰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對折筮刻筵○折食列切斷也筮音專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十曰筮刻音瑛削也筵音廷離騷索葭茅以折筮刻筵命靈氛爲余占之注筵竹筭也後漢方術傳擬筮折竹挺挺八段竹也音同折一作

午施旁豎午謂旁鞠明究曠而有餘光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王逸曰言日月星辰安所繫屬誰陳列也

對規燧魄淵○燧音戰烈也規太虛是屬碁布萬榮星也○燧謂列咸是焉託謂日圓而明月生而靜

問出白湯谷次于蒙汜王逸曰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湯

對輻旋南晝軸奠于北○旋音平聲渾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雞子北極而南下故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

之側也次舍平施旁運惡有谷汜謂日猶輻旋軸奠焉可

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王逸曰言日行凡幾何里乎

對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謂日之明晦不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死謂晦也對燧炎莫儻耶計切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謂日之炎莫並唯月明既極

問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王逸曰言月中有菟何所食利居月中而願望乎

對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謂月中有兔之類陰之所感也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兔之類其數偶蘇鶡演義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約古今注兔口有缺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九漢成帝紀應劭注畫堂畫九子母或云即女歧也

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曰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王逸曰伯強大厲瘦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厲鬼與此三者當何所在乎

對怪瀾冥更瀾民卑切又耶計切說文水不流也集韻引五行傳若其診作又前漢五行志氣相傷謂之診音拂戾之戾義亦同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屈時縮何有處鄉謂氣乖非有定處也

問何闇而晦何開而明王逸曰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對明焉非闇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王逸曰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東方未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對孰旦孰幽繆躔于經繆音蚪一音了說文經注躔音延切謂日月行也司蒼龍之寓而迂彼角亢

具往切歎也亢音剛星名爾雅壽星角亢也國語辰角見左角為天田主刑亢總攝天下奏事聽訟若龍

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度也音志云左角為天田主刑亢總攝天下奏事聽訟若龍

對錄功者也彼字一本作尉

對錄功者也彼字一本作尉

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王逸曰汨治也鴻水也師衆也尚舉也尙乎也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王逸曰課試也言衆人舉能治水者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

對惟鮫譎鮫譎禹父名尙書作鯀按集韻混字鮫內出鮫鯀三字通作鯀即無鮫字惟王子年神仙拾遺記云夏鮫理水無功沉於羽川化爲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於河海之間後世以玄字合於魚字爲鮫字○鮫音哀隣聖而孽恆師雁蒙乃尙其妃方命圯族而舉之也○圯部鄙切毀也后惟師

之難贖頰使試贖謂四岳舉鮫堯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之也問鷓龜曳銜鮫何聽焉王逸曰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鷓龜所食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似謂鯀

聽鷓龜銜曳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曰帝謂堯也言鮫設能順衆人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計而敗其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曰帝謂堯也言鮫設能順衆人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毛也言堯長放鮫對盜堙息壤招帝震怒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鮫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招舉也左傳以招人過

行帝乃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而字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胤羊晉切嗣也山海經鯀於羽郊之淮

乃以息土填洪水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萬胡離厥考而鷓龜肆喙考謂禹

問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王逸曰禹鮫子也言鮫愚狠腹而生禹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王逸曰父死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就考父之功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鮫王逸曰何言禹能繼業而成就考父之功也

問。鮒何所營。禹何所成。王逸曰。言鮒治洪成。就乎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南言共。工與顛。項爭爲帝。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天。

對。園。薰。廓。大。園與圓同。說文。體也。○薰。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愆天極。謂非顛頤。項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

滿東南百川
水潦歸焉

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洿。王逸曰。錯。測也。洿。深也。言九州錯測。萬何所分。

對。州。錯。富。媪。媪。說文。女老稱。前漢。郊。○記。歌。后。浩。切。爰。定。于。趾。躁。川。靜。谷。燥。先。到。切。說文。乾也。亦作。形。有。高。庫。卑。短。也。音。坤。爲。母。故。稱。媪。也。○媪。烏。浩。切。爰。定。于。趾。躁。川。靜。谷。燥。先。到。切。說文。乾也。亦作。形。有。高。庫。

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王逸曰。言百川東流。不知。

對。東。窮。歸。隴。當作。墟。同。丘。名。於。切。說文。大。丘。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慘。疏。文。燥。剛。土。也。尚。書。下。土。墳。墟。注。下。者。墟。音。虛。說。滲。渴。而。升。○滲。所。禁。切。充。融。

有餘泄漏復行。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知何器。運。漵。漵。水。流。貌。又。何。溢。爲。滄。謂。九。州。川。谷。錯。之。東。流。回。環。其。理。自。不。溢。也。

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王逸曰。脩。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爲長乎。

對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鴻一作洞並音而課校脩長謂不可計其執脩也一本無校字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短長也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內等也其他諸說不同

問南北順橢吐火切狹而長也其衍幾何王逸曰衍廣大也言南北橢長其處差幾何

對茫忽不準執衍孰窮亦謂不可計其執衍也

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王逸曰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嶺曰縣圃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尻一名天廡○一名天廡○

對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萬本紀崑崙山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

爰處爰都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首虎齒勝而處者名王母也

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也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增與層同才登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此云萬有三千其說不同

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王逸曰旁有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淮南子對清溫燠寒地不濡東南右熱而左溫注西方涼北方寒東方溼南方熱氣化猶然也

對清溫燠寒○清七政切寒也燠虛旁有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淮南子

對清溫燠寒○清七政切寒也燠虛旁有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淮南子

不革由是而門。

問西北辟啓何氣通焉。王逸曰：言天西北之門，猶當開以納元氣之所通。辟，通作闢，開也。淮南子：崑崙虛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當開以納元氣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

自此出也。

對辟啓以通茲氣之元。謂崑崙之高，一寒一暑氣所從也。

問日安所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地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留照之。山海經：鍾山

注曰：即燭龍也。

對脩龍口燎照也。爰北其首齧也。九陰極冥厥朔以炳。山海經：西北海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燭龍，文選：雪賦：鬬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是也。

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王逸曰：言日未揚出之時，若華有明赤之光華也。○廣雅：日御曰羲和，浴日於甘淵，又灰野之山有樹赤華，名曰若華，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又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

對惟若之華稟義以耀。謂若木依日而光耀耳。

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王逸曰：暖溫也，言地之氣有所冬溫而夏寒者乎。

對狂山凝凝。元註音巒，魚力切。山海經：狂山，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東方朔十洲記：南方有二千里，淮南子：南至委火炎風之時，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霰霜露深潤擊水之野。

極有凍寒積冰雪霰霜露深潤擊水之野。

問焉有石林有獸能言王逸曰言天下能言者石木

對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文選吳都賦雄石林與雄石林則石林當在南方然子厚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按淮南子西方之極石城金獸言嚙人者是達獸類曰蛇猴髮垂地名曰猩倒自投地而遊者乎

對南子西方之極石城金獸言嚙人者是達獸類曰蛇猴髮垂地名曰猩倒自投地而遊者乎

問烏有虬龍負熊以遊王逸曰有角而龍無角曰虬無角曰龍好攀緣幽高木見人之龍貢熊獸以戲遊者乎

對有虬蟻蛇不角不鱗於虬切渠幽一作委廣韻無角龍捷也又居幽高木見人之龍貢熊獸以戲遊者乎

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逸曰虺許倏切惡虺也倏雅釋魚虺言博三寸首大如擘疏江淮以南日虺江

疾謂王逸為電光非也然按莊子厚之對直取南海引之帝為證恐非屈原本意也

對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往來倏忽注甚明王逸以為電非辭又招魂南方雄虺九首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丘同山海經不死民之交國東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

問。靡萍九衢。泉華安居。王逸曰：九交道，曰九衢。言萍草寧有生于水中，無釋草有莖，衍於九交之道。泉，疏有麻一名。

對。有萍九岐。厥圖以詭。山海經多言其歧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逸以爲生九衢中，恐謬。○萍，一作萃。重五出，有象路衢，故子厚注云：逸以爲生九衢中，恐謬矣。浮山，孰產赤華，伊泉，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王逸曰：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一骨或作大。

對。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已號。覲，一作覲。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象脩。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王逸曰：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

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尚書：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按：黑水出張掖山，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王逸曰：言僊人終時，中古有至人，益其壽，命而強者也。其次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也。

對。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淮南子：倏真謂至德之世，徒倚于澗，汗之宇，注漫汗，無以久舉，臂而登，遂入雲中。敝，仰視之，弗見。注漫汗，不可知之也。○漫，莫官切。汗，河干切。或並音去聲。

對。鱖魚人貌。邇列姑射。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僊人焉。背皆有刺如五角菱非王逸所注。

餒鯉。魁雀峙北號。惟人是食。餒雀在北首。山如雞足名雞。虎爪食人。王逸厚注謂奇堆當為雀。按集韻鶴雀屬同部。

邇切則魁堆即魁雀也。

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王逸曰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中九

買切散也。又佳買切列也。按子厚之對改鳥則言各相戾也。彈一本作斃。王逸之注引淮南之說證之則鳥當如字讀義意雖通則對之言各相戾也。彈一本作斃。王逸之注引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水中有扶桑。九日居

支左大澤千里羣鳥是解也。○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問作鳥字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鳥之解其羽義不相配也。如舊說為改鳥為鳥則與風原之間上下各是一事。天子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鳥之解其羽

義子厚用此以為對故改鳥為鳥則與風原之間上下各是一事。天子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鳥之解其羽

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王逸注言禹以勤士力獻其焉得彼翕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曰言

道娶翕山之女而通夫婦之文會稽山於台閔妃配合。匹厥身是繼。王逸曰閔憂為身立繼嗣也。胡維嗜慾

桑之地。○翕與塗同。說文會稽山於台閔妃配合。匹厥身是繼。王逸曰閔憂為身立繼嗣也。胡維嗜慾

不同味而快鼂飽。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甲子日去而憂有啓紀綱耳。○音朝暮之朝言禹之所欲快飽與衆人異味衆

人所嗜者拯民之情欲。禹所嗜者拯民之情欲。

對禹懲于續。禽婦亟合。○亟許力切急也。書益稷篇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

厥膚。莊子禹治水腓無胫也。三門以不厭。禹善八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臨一作眩。呱呱之不盡。謂傷力切

○膾脍未切。膾脍皮也。三門以不厭。禹善八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臨一作眩。呱呱之不盡。謂傷力切

膾脍未切。膾脍皮也。三門以不厭。禹善八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臨一作眩。呱呱之不盡。謂傷力切

也而執圖厥味卒燥中野乾也燥先到切說文民攸宇攸暨謂其家非徒欲飽快一朝之懽謂之重而安其居

也○字一作字暨當作暨息也詩河兩民之

也暨一作暨憂也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說者曰有扈

啓曰香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者曷戚曷孽謂益避啓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歸益而之

謂之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燕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射封豨，以其肉齊祭。天帝害之，乃使羿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接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樂正夔生伯封，實有豕心，食櫛無厭，怒，無期謂之封豨，有窮后羿滅之，帝謂天帝也。

對夸夫快殺夫音扶，語助也。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恰我也。而濫厥福。

問泥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曰：泥，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泥娶於純狐氏，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王逸曰：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泥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

對寒讒婦謀后夷卒戕慈良切，殺傷也。左傳：襄公四年，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涅伯明氏之讒子將歸自田，以家衆殺而烹之。泥因羿室，以生澆及豷，恃其讒，惡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荒氏夏造，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尋荒棄于野，俾奸民是臧，舉士作仇，徒怙身弧，謂泥謀殺羿，徒恃。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王逸曰：阻，險也。窮，窘也。越，度也。言堯放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王逸曰：活，生也。能入於羽山，淵豈巫醫所能復生也。○左氏傳：昭公七年，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淵。管語作黃能，按能獸名，三足鼈也。二書皆出左氏，而自為同異，據言入于羽淵，當以黃能為是。蓋熊非能，奴來切。

對絃殛羽巖從魚，詳舊本。絃，作餘字。今化黃而淵。

問咸播秬黍，莆藿是營，王逸曰：咸，皆也。秬，黍黑黍也。藿，草名。營，為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於也。或非也。

對子宜播種稗子一作子。稗音維後稱曰稗。一曰幼稗也。詩閔宮種稗。穀。于丘于川。維莠維蒲。又音官。說文。草也。可維。孤維。蘆。蘆音盧。不徹以圖。民以謹以都。

問何由并投而鉞疾修盈王逸曰：疾，病也。修，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鉞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矣。何由鉞惡長滿天下乎？所謂蓋前人之愆也。

對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激一作激。非是。魯國語：繇繇之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永厥祀也。左氏昭公七年。繇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問白蜺嬰菲胡爲此堂王逸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菲，白雲透蛇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菲氣，透蛇相也。雲貌。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逸曰：臧，善也。言崔文子擊蜺中，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儻取子儻。

對王子恠駭蜺形菲裳文褫操戈○稱。倉刀切。持也。猶。儻。夫。藥。良。切。不。明。也。終。鳥。號。以。游。○號。乎。刀。奮。厥。之。尸。置。中。覆。之。以。幣。篋。須。臾。則。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儻。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對王子恠駭蜺形菲裳文褫操戈○稱。倉刀切。持也。猶。儻。夫。藥。良。切。不。明。也。終。鳥。號。以。游。○號。乎。刀。奮。厥。之。尸。置。中。覆。之。以。幣。篋。須。臾。則。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儻。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對陽潛而爨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與。厥。號。爨。所。

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萍，萍。兩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兩師號呼興，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問。撰體協脅。鹿何膺之。王逸曰：膺，受也。言天撰乎。十二神鹿，一身八足。

對。氣恠以神爰有奇軀。脅屬支偶。○脅，虛燭也。兩勝尸帝之隅。

問。鼈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曰：鼈，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鼈。

對。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鼈厥首而恆以恬夷。其山高湯問篇：渤海之東有五山焉，岱、輿、嶠、方壺、瀛洲、蓬萊。所連著帝命禹，運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問。釋舟陵行，何以遷之。王逸曰：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

今釋水而陸，反爲人所負，何罪而見徒也。

對。要釋而陵，音鳥何也。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尙窄之。○琴，側格切。狹也。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

減龍伯之國，使陶侵小龍伯之民，使短侵。

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王逸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

犬而顛隕厥首。王逸曰：言夏后少康因與行淫亂也。○澆，五甲切。一作冪，五耗切。寒泥子也。何少康逐

對。澆嫪以力。○嫪，音勞。妬也。又耶到切。說文：嫪，澆也。愛於也。言女岐與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曰：逢

問。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曰：爲之縫裳於共舍而止宿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遇也。殆，危

也。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爲遇危殆也。

對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裳一無既二字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王逸曰湯殷王也旅衆也厚待之乎

對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謂癸居誅切也偃委何切拊擊於鳴條之野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切問也吉

式亮切饋也詳見尙書仲

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逸曰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過戈按此則取斟

尋乃有過澆非少康也王逸注非是子覆舟喻易尙或艱之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曰桀夏亡主也蒙小國名也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

也○妹莫賤切嬉一作喜許其切晉國語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注有施喜姓之國妹嬉其女也

對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謂桀伐蒙山而得妹嬉民棄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淮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鯀王逸曰舜帝閔也無妻曰鯀言舜為布衣豎閔桀於南巢放之夏塗

親王逸曰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親附乎伊川程氏

對瞽父仇舜鯀以不儷謂妻也仇舜而鯀在下偶也二堯專以女尼據厥刑于女妻人曰女降二女于媯女媯

于媯劉向列女傳也茲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尙書堯典父頑母嚚象于媯之洩○媯居危切洩如鏡切

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王逸曰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茅之端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王逸曰璜石次玉者

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膽以至於此也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精血酒池以至於此也

對紂臺于璜箕克兆之箕子也淮南子本經訓紂為璜臺知其有必亡之兆者

問登立為帝執道尙之王逸曰言伏羲始開道而尊尙之也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謂伏羲有德而民登以爲帝師禹是也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曰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

而有大聖之德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榆生孽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對媧軀虺號占以額之胡曰有一日本字下化七十工獲詭之事謂女媧之

問舜服厥弟終然爲害王逸曰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也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對舜弟眡厥仇眡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

母與弟日以謹篤劉向列女傳晉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惟其汝時惟其汝

汝去衣裳鳥工往舜既治廩非犬斷于德作猶大斷擊也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切鼻毗至

庫國名象所封通作鼻前漢鄒陽傳作有卑並同音孟子萬章篇去兩州各二百里岸有廟即象祠也

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之南嶽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執期

去斯得兩男子王逸曰期及弟仲雅去而之吳子曰季以爲君誰與子會而得兩男子兩男者謂太伯仲

雅二人也去一作失

對嗟伯之仁遜弟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謂之吳國而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雅亦去

謂仲雅也遜季一作遜弟史記吳世家吳太伯仲雍乃弟仲雍皆古文宣父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

家立爲吳太伯卒弟仲雅立

問緣鵲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曰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鵲鳥之羹修飾

滅喪王逸曰言湯遂用伊尹之謀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喪去聲亡也

對空桑鼎股詔羹厥鵲列子曰伊尹生於空桑注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白水出而東

欲干湯而無由乃爲莘氏媵臣貢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惟軻知言闕焉以爲不○軻孟子名也

又音開視也與颯同不與否同孟子曰孫丑然吾聞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萬章篇萬仁易患危夫曷揆

曷謀咸逃叢淵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圻也故爲淵虐后以劉不謀而從如叢雀

淵方焉虐后謂桀也劉說文殺也揚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帝謂湯也擊伊尹舉以爲相也○摯風俗乃憂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王逸曰：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下之

對降厥觀于下，匪孽執承。謂相湯以成功者。條伐巢放。書湯誓：篤攻自尹，鳴條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成湯

放桀於南巢，於民用潰厥疣。于求非伊尹執承之也。夫曷不謠。謂鳴條者，伐南巢，仲虺之放，如民之難，疽決而膚革，相慶曰：

來我后，后

問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王逸曰：簡狄，帝譽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道也。言簡狄待帝譽於

也。喜，協音平聲。悅也。

對譽狄禱祿。月令：仲春，祠于高禘，祀契形于胞。胞，私列也。說文：高辛氏子，字與高，胡乙，穀之食。乙，通鳥

也。穀，居候丘候二切。說文：鳥子，生哺者，按簡狄所而恠焉，以嘉本紀：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譽次

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詩：玄鳥歸，而天命玄

問該乘季德，厥父是臧。王逸曰：該，包也。乘，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修

季德求之，則既非人名，則能兼大人名乎？子厚之言。

對該德胤孝考。蓐收于西。收，王逸注：該，誤也。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憲，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

水使該為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注：蓐收，金正也。該能治其官，使不職。濟，成少皞之功。山海經：西

西阿，金覺召史醫占之。史醫曰：龍面，目有毛，虎爪，執鉞，國語：饒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

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曰：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與非有扈也。明矣。今逸之注以爲少康殺澆，澆有扈，誤矣。此蓋言禹得天下，少康滅澆於過，則滅澆者少康也。

遂爲牧豎也。

對牧正矜矜澆扈爰踣。子蒲墨切。儻仆也。王逸注非是。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曰：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狂厥賊。誑也。文德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按此王逸注誤。乃

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王逸曰：言紂爲無道，諸侯背畔，天人乖離，懷憂

對辛后駭狂。辛，謂紂也。○駭，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蓄寶被躬，焚以旗之。史記殷本紀：紂走

入登鹿臺，衣其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遂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王逸曰：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曰：言啓攻有

上擊而殺之，其先入乎。

對扈釋於牧力使后之。謂有扈氏釋也。民仇焉，寓也。寓一作寓，切安啓牀以斬，側略切。斬也。謂有扈氏不安

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曰：恆，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乘持契之

來也。還輒以所得禽獸徧施嘉祿於百姓也。

王逸曰：管得也。班徧也。言湯徧施嘉祿於百姓也。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說文角特牛父也夫惟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王逸曰昏闇也循適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淫佚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

曰言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洗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

對解父狄淫遭慙以報○解胡買切父方武切報乃板切面愧赤也言解父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列女傳陳婦女者陳國探桑之女也○晉大夫歌其二章乃歌其二章大夫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

其人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王逸曰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王逸曰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王逸曰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謀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舜從上竇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

對象不兄恭居容切集韻云與而奮以謀作肆一蓋聖執凶怒嗣用紹厥愛怒象雖肆害舜之謀而舜不藏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王逸曰有莘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伊尹也言湯東

巡從有莘氏乞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

對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於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對之謂湯東巡狩而得

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為不然也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賸有莘之婦王逸曰小子謂伊尹賸遂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

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善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對胡木化於母。以蝸厥聖。蠹蟲胡葛切。木中。隊鳴不良。說文口也。讓以詭正。盡邑以墊也。又弱也。下孰譯

彼夢。為是說者是。蠹亂厥聖。說害正未有盡邑。以墊而伊尹生也。

問湯出重泉。夫何臯尤。泉而復出之。夫何用法之不審也。重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王逸曰。帝謂衆

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挑徒了切。倉顛篇挑招呼也。或他調切。換也。

對湯行不類。重泉是囚。泉。史記。傳容切。前漢志。左馮翊有重。違虐立辟也。刑也。法實罪德之由。謂湯之行與

之。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實謂湯從衆欲以割之。非湯囚之。夏桀為

問。會量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曰。言武王欲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

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令報紂矣。以甲子日。到紂。必殺之。言故不敢休息。苦之。請

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期也。令報紂矣。以甲子日。到紂。必殺之。言故不敢休息。苦之。請

對膠鬲比蔡。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曰。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也。

咸同得使萃之。近也。蔡。疑當作勢。音聲。賢臣也。比。毗也。至切。雨行踐期。捧盞救灼。切。益於。仁與以畢隨。鷹之

問。到擊紂躬。叔且。不嘉。王逸曰。且。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

曰。君說曰。呂望。周公曰。天時。不願。龜焦。以伐紂。心非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何可馳也。故曰。叔且。不嘉。公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王逸曰：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公度天命以咨武王發而卒，乃足成周之命，令以殺商受且，咨嗟自嘆，耶夫德放桀，武王伐紂，其事一也。孔子之論，謂武王獨以武爲未盡善，而不及湯，豈非湯嘗引過自咎，以予有慚德，且恐來世爲紂口實，則所以杜百世之亂者，猶未忘也。武王獨有一言及此，周公所以不嘉其意，哉。周公之於紂，則君也，於武王則親也。周公豈固徇愛親之私心，而滅君臣之大義哉？爲天下計，無其也。至於定周公之於紂，命而終於克商者，乃以是耳。原之言有及於此。

對頌紂黃鉞。史記周本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且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周公雖幸，武王應天順人，敷福錫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王逸曰：言天地始授殷家以天下，其德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者，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王逸曰：言殷王位已何乎？罪若紂也。

對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王逸曰：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王逸曰：言武

並載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譁呼，奮擊獨何以將之乎？鳥噪呼。○太公六韜曰：翼其兩傍，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也。鳧藻譁呼，一作如鳥噪呼。○道胡玩切。逃也。讎一本

對咸道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御謹，舞靡之。謂天下成德，擊其翼而不自伐也。○道胡玩切。逃也。讎一本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王逸曰：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曰：厥

誰作

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此為越裳氏

對水濱翫昭荆陷弑之楚謂昭王也左氏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楚人膠船

載之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繆迺裳瞻肯雉之越裳重譯而獻白雉昭王不願其德不

缺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問穆王巧梅切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毋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

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攻伐遠征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是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王逸曰環旋也

周旋天下而求穆之何為乃

對穆懼祈招○懼毋巨切不明也招常接切又音招逸詩篇名祈父周之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

獲沒於祗宮猖洋以遊輪行九野惟恠之謀耳史記穆王巡狩樂而忘歸胡給娛載勝之獸觴瑤池以迭

謠○結徒愷切欺也載音戴禮記載與戴同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載勝善嘯居洵水之涯前

見天子晉曰瑤池之上乃萬民平均吾願在天此所謂之塗謬也按列子載穆王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巨萬民平均吾願在天此所謂之塗謬也按列子載穆王肆意遠遊命駕

觀皇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觴曰妖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有二期龍止於夏庭而周本紀昔之二君

問妖夫曳銜何號乎市王逸呼也妖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有二期龍止於夏庭而周本紀昔之二君

也夏帝卜請其辭以入王宮之後宮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

于庭化為玄黿以入王宮之後宮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

曰：褒狐箕服，實亡周國。於是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適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哀而收之，亡得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克廢申后，以褒姒為后。西夷犬戎遂殺幽王，驪山下。

對：孺賊厥誅，爰糜其弧也。○糜，擊也。擊胡木弓也。幽禍擊以夸，幽謂幽王也。憚，裹以漁，漁色淫嗜，殺給反。其諫尸謗屠，孰鱗蔡以徵，龍吐沫也。而化龍是辜，罪幽王淫刑嗜殺，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之於妖夫，化龍蓋之徵也。

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王逸曰：言天地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謂之惡者，罰之也。

對：天邈以蒙人，人以離為。○人，通音私，說文：姦，非子也。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王逸曰：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尸，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常也。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併之，叛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

兵車九合之說，國語：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首戴七年，會寧母八年，葵丘十五年，會鄆十六年，會陶十七年，會陽穀十六年，會孫明復尊，孔子發微，桓公之會十，五，范寧所言之外，僖八年，齊會，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宋諸侯，三年，會北杏，桓公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宋諸侯，會洮，會鹹，會牡丘，會淮，皆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王逸曰：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王逸曰：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僂，寵無修字。

問。比于何逆。而抑沈之。王逸曰。比。千殺之。諸父也。雷開何順。而賜封之。王逸曰。雷開。佞臣也。阿順於

封之金。

對。干異召死。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

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王逸曰。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梅伯受醢。箕子伴狂。王逸曰。梅

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號醢。音海。肉醬。

對。文德邁以被苒鞠順道。謂文王之德。純一。虞芮質厥成。而天下無異志也。○苒。如銳切。謂虞芮也。鞠。居

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盡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相

讓。以其所爭。田為閑田。而退。醢梅奴箕。淮南子。傲真訓。榮紂播生人。率髮伴狂。為奴。遂隱而鼓。梅伯以自悲。

忠咸喪以醜厚。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諂詔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

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王逸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惟而履

厚也。與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王逸曰。投。棄也。燠。溫也。言姜嫄之後。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

也。郁熱

對。棄靈而功。篤胡爽焉。棄。后稷。詳見生民詩。史記。周本紀。后稷。其母有郃氏。曰姜嫄。為帝馨妃。出野。見巨

名曰翼冰以炎。孟崇長焉。

問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王逸曰馮大挾持也。言后穆長持大強弓挾箭矢。然有殊異將相之文才。矢而將之以殊能者武王也。洪與祖曰此與下相屬。馮如上文馮誅也。言武王能奉后穆之業。致天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謨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王逸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后穆之業。致天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謨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王逸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后穆之業。致天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謨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對既岐既嶷。魚力切一作嶷。詩云克岐。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尙焉。謂紂有凶德。武王

問伯昌號衰乘鞭作牧。王逸曰伯昌謂文王也。乘執也。鞭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曰王逸

對伯鞭于西。尙書西伯戡黎正義曰西伯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國在化江漢。許厓五切。說文水

國之命以祚武。武武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王逸曰言文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而隨之也。

對籟梁囊囊羶仁蟻萃。公劉之居邠也。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襄糧。至太王爲狄人所侵。去邠踰梁山。邑子

問殷有感婦何所讖。王逸曰感婦謂妲己也。讖諫也。言

徐無鬼篇。蟻蟻。羊肉。羊肉。羶也。

羊肉。羊肉。羶也。

對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殷辛伐有蘇氏已也。痛音敷。又音吳。切。病也。亟，訖力切。疾也。國語。

問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王逸曰：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上醢也。何親授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曰：王逸

帝謂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

對 肉梅以頰。烏不台訴。烏恐作曷。台音怡。我也。史記：殷本紀：紂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執盈，癸惡，兵

躬殄祀。伯疑當作紂。按此天正言紂事。而云癸惡，恐傳寫誤也。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

問 師望在肆。昌何志。王逸曰：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也。鼓刀揚聲，后何喜。謂文王也。

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喜，協音去聲。悅也。

對 牙伏牛漁。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字子牙，自漁釣，遇太公於渭陽。秦

內汲之困。積內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眊顯光。瞭，有諸中而形諸外也。文王已視同。識之瞭音了。周官：有眊瞭。

奮刀屠國。以髀體厥商。而芒音陸。又必爾切。股骨也。髀音寬。髀上。也。前漢：賈誼傳：屠牛坦斧。注：言其骨大。

故須斤斧也。

問 武發殺殷。何所悒。王逸曰：言武王發欲誅紂。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曰：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

誅為民除害也。

對 發殺曷遑。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謂武王伐殷。欲救民於虐。談中。在文王則慄。慄危懼。

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所不得已焉也發武王名也栗謂以栗爲主也史記武王東

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也

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逸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殺何感天抑慝地字夫誰畏懼王逸曰言

其寃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

對中諧不列恭君以雉左氏傳晉獻公伐驪戎男女以驪歸生奚齊驪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

廟注雉經頭槍而懸死也禮記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胡嬖訟嬖賊與蚘同音引又音胤嬖

文云蟲側行者蟻音而以變天地謂豈說可以譬變天地也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逸曰言皇天集祿而戒懼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王逸曰言王者既循

王有天下矣又何爲至使他姓代之乎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逸曰言湯初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逸曰卒終也緒

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者乎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名伊尹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王逸曰勳功也闔吳弟夷末夷末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怨不得爲

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闔廬少小離亡

對光徵夢祖闕廬名也○憾離以厲。彷彿激覆音鼻彷彿也。而勇益德邁言闕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

問彭鏗掛雉。帝何饗王逸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維醜。能事帝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

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羹。羹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而既遠也。神仙傳。彭祖姓義。名鏗。帝顓頊之

對鏗羹于帝。聖執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謂王逸所注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曰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蠶蟻微命。力何固。

辭發說曰。王逸注無所據。引不可信。原意謂中央者。中國也。共牧者。共九州之牧也。若使中國共牧。無

九州無牧。諸侯戰爭。不可禁止。以讒微命。而好爭。其力甚固。蓋邊有毒。而蟻好鬪。故也。以喻上失其政。

畫毒蛇。惟物之類者。故不可知也。事耳。或謂原因見楚邊之宗廟。有岐首之蛇。如今古祠中多

對蠅齧已毒蠅胡對切。說文蠅蝻也。古今字。語蠅。古虺字。韓非子。蟲不以外肆。細腰羣螫。毒也。博物志。

及卓蠶之子。抱而為己。子也。夫何足病。

問驚女采薇。鹿何祐王逸曰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北。至回水。萃何喜王逸曰萃止也。言

於回水之上。而得鹿。遂有福喜也。

對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鹿亦偶然耳。

問。兄有噬犬，弟何欲？王逸曰：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弟，秦伯也。言秦伯有齧犬，弟欲請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與弟，秦伯不肯。

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祿也。

對。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問云：百兩，蓋謂車也。王逸以為百兩，金誤也。○鍼，其鹽切。秦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

問。薄暮雷電，歸何憂？王逸曰：言風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厥嚴

不可復奉成，雖王感信，諶佞其威，嚴當之日，墮伏匿穴處，爰何云？

不奉，帝何求？王逸曰：言楚王從信，諶佞其威，嚴當之日，墮伏匿穴處，爰何云？

何言，荆勳作師，夫何長先？王逸曰：荆楚而相衆也，勳，功也。初，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採桑於境

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怒有不可長久也。一非先久之策也。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徵往，事以諷耳。巢，悟過

改更，我又何言？王逸曰：欲使

對。咨吟于野，胡若之很？戾，戶也。怨切。嚴墜，誼殄丁厥任，消亡之當也。此禮義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嘔，○咿，音伊。憂音

忿毒，意誰與，詞致憤，欲何為也？與，醜齊徂秦，昭厥詐讒，○唱，徒濫切。與，登狡庸，咈以施，○咈，甫勿切。遠也。甘恬，禍

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齊，願

與儀與王約六里，不開六百里，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此，無行，懷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如秦受，楚昭儀詐之，意

所以詳言，言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王逸曰：光闔廬名。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

對闔綽厥武，滋以侈頹。闔廬，吳王也。

問何環穿自闔社，丘陵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爲神異，乃取收養，通於丘陵，以

有賢人之才也。一作何環，開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

對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左氏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郢，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夫於郢

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菟，故命之曰鬬穀徒。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穀，奴口切。於音烏。菟音徒。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楚賢人非是。按：王逸謂堵敖

對款吾敖之闕以旅尸。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

生子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也。莊王爲秦昭王所詐，令武關強留之，要以割地。懷王卒死於秦，此謂旅尸也。

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

對誠若名不尙，曷極而辭。謂原荷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

問答

晉問公晉人實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
之河魚可謂工矣六曰晉之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可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晉
為文可謂工矣六曰晉之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可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晉
薄事役而隆道實君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吳子先生晉人也公河晉之故宜知之故下曰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

故封太行倚之也太行在澤州晉城縣一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首陽起之在河東

蒲阪縣華山之北黃河迤之黃河之源出自崑崙循雍州北微達華陰至德州而大陸靡之書大地理志在

云深州有陸澤縣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隋二州之界也陸澤又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景霍

汾澮晉語景霍以為城汾河東魏縣汾河澮澮四水名也以經其壩如緣切城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

為平川而侯之都居晉侯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撐音柱也拒音巨聲呀鬱怒聲語不入

深貌○聲五交切呀若熊熊之咆○熊音雄熊音虎豹之嗥音終古而不去攬音搏齊切持也當者失

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若泰山之壓累振振業業覩關蹀戶覩七慮切蹀達協切傷若僕妾其按行則平

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切與焉同洄水之容與逆流而上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

界西鄙。匈奴單于。衝奔太華也。在晉之西。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混音渾。潰音渾。潰濁糜沸。房吻切。湧也。龍鬬

詭恠。攻陷河岸也。龍音元。龍徒河切。于于汨汨。騰倒駭越。駭音佚。委泊涯浚。涯水呀呷欲納。呷吸口也。

飲大獸也。呀虛加切。摧雜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宏切。撼鶴干嶮。撼呼甲切。欲呼合切。

釋云。頤下也。音憾。嶮音憂。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滿浮洞踏者。滿水激有聲。浮亦水鳴聲。切與井通。踏音

沓。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船方長為軸。轡二字皆當從舟音。逐虛名。檀檣之所御。檣

傳江切。檣音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瞬音舞。榛榛沄沄。榛音同。沄音云。一作百舍一起。若是何

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備敗

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此晉人之

藉也。藉或作籍。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太鹵。太原晉陽。棠谿之工。棠谿屬蔡州。史記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卒之劍。火化水淬。

取內切。器備以充。為棘戟也。為矛。前矛也。建於冥山。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宣獻滅火也。器備以充。為棘戟也。為矛。前矛也。建於冥山。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宣獻

音侯。矢金鏃。出太白。太白。星名。註西漢徵虜收。昭二十九年。左傳少昊氏之召招搖。招搖北斗七星也。春

翦羽曰鏃。第二機。第四機。第五衛。第六子。曰該。為擊收。西方之神。召招搖。秋運斗。樞云。北斗七

開陽第七。搖光。即招搖也。晉志。招搖。胡兵。伏蚩尤。華星。隋志。旋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王者。征伐。四

方。肅肅。裊裊。山宜切。一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

之如鑿浩浩奔奔淋淋漉漉淋以水沃也漉洒也熒熒的的音螢者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徒甲目出

寒液液淚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灼切式鑠墜飛鳥漢書飛鳥踏踏

都膠切又它協切○踏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周禮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角也犀

甲七屬兕甲六屬○屬音注乃使跟超掖夾之倫○跟音根足服而持之南陬諸華○陬苦濫北讐羣夷○讐質涉切

技擊節制荀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

祖左傳鄭伯肉祖牽羊以逆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

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僖二十八年左傳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此云先軫言恐誤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僖二年左傳晉荀息請以風產之乘假道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

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號號音號溶溶紘紘輻輳麟麟上音雷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駮莫江切駮

然而陰○驛音掩炳然而陽若旌旂旗幟之煌煌音熒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致音若江漢之水疾

風驅濤擊山盪壑盪音蕩又它浪切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源槁迴食野赭音者浴川蹙浪噴震播灑噴音問

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恂恂恂狂貌上齒兩切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空

躍○穿蒲閎切千里相角風驟霧鬣○驟音紅斷山扶壑○斷音耳搖層雲腹揜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攬

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倪結鬪目相馴聚洩更嘯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上古了切仰乳俯

度收羅○斷音短是拊危顛髮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律兀○碑兀危石也轉騰冒沒類
 秦神驅石以梁大海○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梁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
 至今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匯音會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下字或摺拉頽踏○摺拉推也
 猶爾○實涉切拉落掉首軒尾○草爬土○掉昨沒切○漢真再掉湧入重淵○湧大水濼湧也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
 合切亦通作摺○旋滔山觸天既淳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
 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史
 殿阿房○張衡東京賦云趙建叢臺於後註趙武靈長樂未央○漢宮闕名曰長安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武
 王起○又云秦政利臂長距乃構阿房○房音旁○未央宮西昭陽亦殿名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不患無人患
 太初元年起建章宮在○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禡邪既成諸侯叛之○昭公八
 晉侯方築禡邪之名○至昭十三年晉成禡邪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杜預註禡邪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禡音斯亦作禡邪巨之切
 先生曰河魚之大○黃河也上迎濤波○秦始皇八年河魚大羅壅津涯○羅字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
 矢而縱觀焉○矢陳也隱五年左傳○隱公矢魚于棠○大罟斷流脩網巨山罩罟麗○詩烝然罩罩○罟罟教
 高紀○張衡西京賦曰設罟麗註云魚網音獨鹿按唐韻罟織紐其間巨舟軒昂○○魚雁于
 古竄切又胡卦切皆不說是魚網今上文四物皆是魚網當音獨鹿○織紐其間巨舟軒昂○伧伧迴環水師
 更呼聲裂商顏○商山名在商州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居耶披鯨鱗○鯨大魚鱗魚脊上骨戮

白鼈音元似逐毒螭螭如龍而黃無角毒吐馮夷清冷傳曰馮夷華陽滄鄉隄首立水涓搜攪流離○掘

切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躡擁踴也○躡不能行也踴跳以登夫歷山之垂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

山之摧一作推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淪水成紋曰漣淪小波為摛奇文○摛五出恠鱗騰飛濤

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音灼生絲頓踏而取之踏一作躡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呀張口嚇

口拒人○呀虛復就鬻切鬻力莫保龍籍具糅五味○糅汝救切雜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

夫鈔鱗鮪鯉鰻鱧魴鱣之瑣屑蔑裂者○鯨音沙鱗音營鮪音洧鯉音里鰻音偃鱧音禮魴音昉夫固不

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壓飢腥膏鳥鹵聞鱸炙之美則掩鼻蹙額阿葛賤甚

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猗氏縣屬河東猗氏之鹽即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

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塋畦畹之交錯輪囷陸稻中畦又田五十畝曰畦三若稼若圃斂兮勻勻渙兮鱗鱗

邈瀾紛屬○瀾力紙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又醜山宜切交灌互澍互差互也澍說文澍生生物○互

若枝若股委屈延布屈一作曲脈寫膏浸溼濕滑汨汨汨音骨又越筆切彌高掩庫與卑漫壠冒塊

○壠田中高處漫平聲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瀼瀼霈濺瀼瀼水貌滑利也○溼即入切彌高掩庫與卑漫壠冒塊

川○流漉大水貌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音甘鹵密起水鹵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形矢百發弓矢千租咆一亩虎賁三百人曰齊盟踐土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低昂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遜王懸

帛天子特焉以有諸侯諸侯特焉以有其國百姓特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謂朝聘公侯大夫策文馬百乘賧華元于鄭註云文馬為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周禮室中度以几筵八尺几三尺也大小定位左右

有秩禽牢饋饋周禮掌客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十雙饗九牢諸侯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定十年左鐵象不出門嘉樂不宴有庭實莊二十二年左登降好賦以見志犧象畢出犧象皆樽名犒勞贈賄勸功

曰勞賄貨賄也○勞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戎兵鐘鼓丁寧鼓附著於丁寧註云丁寧鉦也以討耶到切賄呼罪切○勞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戎兵鐘鼓丁寧鼓附著於丁寧註云丁寧鉦也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埒音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不施王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其號令之動若水

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一作此以力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

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取諸侯之意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三河河東河南河北道也蓋河東道之河中府蒲阪縣舜所都絳州夏縣禹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義神農所都一云伏義又都曲阜黃帝都於輿黃帝之都耳漢書貨殖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王者所更居也而平陽堯之所理

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平陽今之晉州。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型，土增飯器土型，羹器皆以瓦爲之。○型音刑。故其人至於今

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書曰：允恭克讓。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

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音鳥。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敵，居影切。故其人至

於今憂思而畏禍。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易繫：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晏本去裳字。故其人至於今恬

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

聞也。凡一有字。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分，謂分守也。分扶問切。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

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准，先生之言，道之

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禮記：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

拜受賜。

答問 公永貞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黜爲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當是到永後作。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誘數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譎，遇揖目動，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翹，高也。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鬯恢張，漢書：鮑宣傳：朝臣無有大儒魁鬯之士。魁，壯貌。魁，口賄切。鬯音尋。張一作能。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

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狠狠擻僂○狠音耶

音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憎夫屈伸去就○禮母巨

又莫紅日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二衣字上去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

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請才吾緣囚也○論語註纒黑案逃山林入

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取一作致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

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躡而伏○躡音

與與靈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窞不知顛踣○踣北愚恣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

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汪洋深闊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

蹇淺窄僻跳浮嘍喑二字出史記信陵君傳晉鄙嘍喑○嘍烏百切大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越起批捩而

追其跡越起行不進貌○越千奇切越千奇切越○越千奇切越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剖善劈析是非○劈校度古

今而僕乃緘鉗默塞○鉗其耗耗窒惑○耗扶異探恠○扶起幽作匿攸攸恤恤昭十二年左傳恤恤乎

患患憂卒自齟賊○既與固不足以睢肝激昂而效其則○睢何月肝張月○睢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豎

雜博○豎上聲立也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撒率○撒匹蔑切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顯歸蒙愚○顯與

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噓一作噓轆轤三光轆轤長遠貌

雜博聲立也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撒率○撒匹蔑切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顯歸蒙愚○顯與

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噓一作噓轆轤三光轆轤長遠貌

○二字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漢滌博雅培塿家也而字不從土說文漢滌水貌○培塿口切塿耶口切塿

音交葛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漢滌博雅培塿家也而字不從土說文漢滌水貌○培塿口切塿耶口切塿

入切培字或作嶮五毫聯縷縷塵出塊入上居宜切固不足以據擣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

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縻下涉立切客從而擠之計二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驟耳

之得康莊也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左眼驂騮而右驂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羲釋逐奔星先飄風而

跛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閒之登清廟也六國語黃鐘元閒如字又閒夾鐘三閒中呂四閒林鐘五閒南呂

陰繫於陽以黃鐘鑿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史記李斯曰擊瓦叩瓦彈箏搏髀而歌呼鳴哇真秦之聲

為主故曰元閒莊子大聲不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西子西施越女莊子曰皦朝日

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列女傳無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餒與姪不離尺水○姪音卓

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他儻切不羈也用智能顯功烈而歷眇連蹇也慶目果切細顛頓披靡固其所

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

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蹉躞蓬藿蹉躞相得貌蓬藿

○徒作夫文墨之彬彬一本作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亦永州未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蘖老壯齒黑而黃色十有一人謾足以進六切起

也。列植以慶。莊子環植散擊。植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行列也。植音值。不能行也。○覽中廢病額之駒。○廢音究。馬舍額。寫龜切。駒音拘。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

者。郡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覽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覽日愈

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與曳。○扶服與。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殊字。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

者與女釋者。佞佞無所師。○佞音丑。良切。無見。遂相與出。覽浮圖以為師。盥濯之。○盥古緩古玩。二切。濯澡也。扶持之。壯

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慌惕疾視。引且翼之。○翼。以詩引。覽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人。一本作

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廢病額之駒。額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磴

然大耳。○磴音苦。東。戶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恆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掣尺制。垂首披耳。

懸涎屬地。凡廢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貞元九年。御史中丞崔公來蒞永州。屏棄羣駒。舟以沂江。

將至。無以為乘。廢人咸曰。病額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他馬巴。棘庫狹。○巴。蜀地名。○無可當吾刺史者。於

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廡音武。堂下周屋。薦之席。廢之絲。浴剔蚤鬚。○禮記。乘鬚馬不蚤鬚。蚤謂除爪也。鬚謂翦

爪。御不刮惡除洩。○刮古。莖以雕胡。雕胡草名。莖也。秣以香苜。○苜音基。豆莖。錯貝鱗。纒音縷。腹帶。鑿金文羈。

絡以和鈴。○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纓以朱綬。○纓音嬰。或膏其鬣。○鬣音誰。尻也。○御夫盡

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沂音。幢旗前羅。○幢。旗風。周禮。鳥華為。杠蓋後隨。○杠音江。旗竿。漢書。甘

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億音震奮激。嬉音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鰲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公永貞元年十一月。自邵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足軼疾。風。相過也。又音逸。鼻知膾香。切。與。禮。同。腹盜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覽足涎額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卍角羈貫。切。卍。古。患。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切。駢。蒲。會不得逞。切。丑。耶。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覽足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論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卷十六

說

天說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坡之意。惟沈顏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義自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極。正爲柳子設也。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然公繼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香天說註疏耳。禹錫書云。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蔬。按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無核曰蔬。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蔬。又。一說云。有殼曰果。無殼曰蔬。○蔬。魯果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瘰癧。○瘰。頭瘡。贅。謂贅肉。瘰。頸腫。一曰。久創。痔。後病也。○蟲。生之。木朽而蠹。中。○蠹。音。蠹。木中蟲。草腐而螿。飛也。○螿。音。螿。音。陽。疣。音。尤。贅。未。芮。切。瘰。音。瀉。瘰。文。里。切。蟲。生之。木。朽。而。蠹。中。非。螿。毒。音。歇。者。草。腐。而。螿。飛。○螿。音。也。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墾。音。懇。伐。山。林。鑿。泉。以。并。飲。歛。墓。以。送。死。○歛。音。也。而。又。穴。爲。偃。洩。○偃。一。作。區。莊。子。觀。室。偃。焉。註。偃。謂。屏。厠。屏。厠。則。以。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燔。音。煩。燕。也。偃。洩。集。韻。謂。之。洩。音。莫。以。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燧。音。遂。革。金。以。鎔。陶。甄。琢。磨。○甄。音。堅。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倅。音。幸。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有。之。字。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麻。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

蕪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蕪癰痔草木耶。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靈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歛堅。液礦礪銳。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尙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

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日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榭。飽于饌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

由乎匡宋。雖郢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湔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陸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

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嘘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蟲，保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寶，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

說引天而駭。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鶻說唐之中世酷吏羅織姦臣擅權朋黨相軋者四十年藩鎮跋扈者二百載腥風逆氣瀰宇內仁人君子爲之慟哭巴蜀不臣子美所以賦杜鵑之詩眷屬虛名白樂天所以有江魚塞鶻之嘆貓或相乳韓吏部喜而序其事以見斯人無慈幼之恩鶻能縱鳥柳子從而爲之說以見斯人多害物之忍數觀公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厄於窮裔觀公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其篤未意昭然鶻胡骨切

有鶻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乙六切熱氣左右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浮圖之最高處詩斯干如跂斯翼註如人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之跂踈翼爾○跂丘弭去智二切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鬪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鬪下革切羽莖也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鳥子生而須哺曰穀自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攫之下一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唯且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嘿○煦吁遇況羽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鴞晦於晝而神於夜梟不孝鳥鴞博雅云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趨然○趨音逃跳也其動晝然晝音然響然○響音其視的然其鳴革然

捕蛇者說公讀永州時作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見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文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

踠瘻癘。踠曲脚也足疾也瘻頸腫也一曰久創瘻瘻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

二。寡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

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若汝余將告于蒞事者。

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

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殫盡也。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匍。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但夜

切。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

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音悍。呼囂乎東西。音囂。隳突乎南北。音隳。他沒

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音恂。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弛氏切

謹食之。音食。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

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

虎也。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

青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禘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禘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禘祀。周曰大禘。漢曰臘。禮記曰。禘者。索也。歲十二月合祭萬物而索饗之也。○禘音字。或從虫。進有可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唐制。禘祭。凡一百八十七坐。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禮記。八禘以詔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禘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若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愾愾。○誕音但。浸。莫官切。又莫牛切。愾音貌。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一無心字。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愾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本無旱乎。止疫乎十字。豈人之爲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眚乎。沓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之爲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金騰。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起。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劉昆爲弘農守。嗜

三年。虎皆賈子。渡河宋均爲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陷筭。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耶。則八年七旱者。秋水之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如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言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柳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

一說亦出於諸儒言。意之外。○桴芳無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編竹木以渡。大筏。小者曰桴。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極。一作拯。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一作以爲。桴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道。一作迨。一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回也。死矣。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遜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誨之子也。誨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臨賀在嶺南。屬賀州。公時在永。誨之道不爲常人。公反復論辯。有二書見于集之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攻牢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以載。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塗。謂行於塗。山欲俾。註。行澤欲。行地者。俾。上下等。○杼。直。呂切。上而輕。下而軒。且曳也。且曳。字本易。其輪。○輕。音致。軒。仰。○禛。而曠。左。禮。註。禛。車曠。左。車也。車而長。○穀。以載。革。謂。革。車。左。氏。曰。長。穀。九。百。巢。焉。而。以。望。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左。傳。成。十六。年。楚。安。以。愛。老。安。車也。禮。註。長。夫。七十。而。致。事。乘。安。車。輻。以。蔽。內。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後。也。字。林。載。衣。垂。綏。而。以。敗。武。禮。記。自。稱。曰。老。夫。漢。武。帝。以。安。車。迎。枚。乘。安。車。輻。以。蔽。內。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後。也。字。林。載。衣。垂。綏。而。以。敗。武。禮。記。綴。旌。○綏。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太。常。十。有。二。旒。以。祀。一。曰。玉。輅。建。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宣。佳。切。○綏。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太。常。十。有。二。旒。以。祀。一。曰。玉。輅。建。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

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也。物之爲箱。達而行之者。輪也。恆中者。軸也。透揭而固者。蚤也。揭。載。持。也。蚤。當。爲。爪。考。工。記。註。謂。輻。入。長。而。撓。撓。一。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輻。考。工。記。大。車。之。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卻。暑。與。雨。者。蓋。註。蓋。主。爲。雨。設。也。敬。而。可。伏。者。軾。陸。起。者。也。服。而。制。者。故。惟。輻。直。且。無。挽。也。○輻。音。莫。卻。暑。與。雨。者。蓋。註。蓋。主。爲。雨。設。也。敬。而。可。伏。者。軾。陸。起。者。也。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

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魯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唐世士風傲甚矣。其相成約曰。君欲求權。須方須圓。元爲公卿。柳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篇曰。誨之方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感謂爲生誠能方其中。則其外當濟以圓。不害乎時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

謫龍說當在貶謫後作也。蓋有激而然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暉然。暉。目動也。光也。被緞裘白紋之裏。緞。將侯切。又側。緞。切。帛青赤色。首步搖之冠。步搖。冠名。言行步則搖。自漢時有之。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猶爾。怒曰。楚詞。怒以自持。又博雅云。絕。顯色也。○類音名切。又善洽切。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若汝也。儷。偶也。○儷。耶計切。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條條也。音宵。儷。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敦怒衝涌。敦蒲切。涌下魚列牙葛二切。或作湧。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儼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崑嶸爲宮室。崑嶸山高貌。○上苦曷丘葛二切。下魚列牙葛二切。或作湧。誰其搏而斲之者。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竅非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巴切。坡。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爲之者。一無字。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古委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督禍賊僻邪。督音務。又莫候切。目不明也。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恆多清明冲淳。一無字。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熊說

鹿畏羆。敎俱切。獸名。說文。羆。劉也。似狸。能捕獸祭天。羆畏虎。虎畏熊。說文。熊。如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音云。一。寂。寂。持弓矢。擊火。○擊音擊。五。每也。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熊。虎亦亡去。熊聞而求

其類。至則人也。掉搏挽裂而食之。持頭髮也。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鰥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晉王嘉拾遺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遊命。駕八駿之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者。巨蒐氏爲詳。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作一

觀其狀甚怪。咸若鶩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螳螂。蟬母。方言曰。譚魯以南。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

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帝王

伏養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編公蛙切。孔子如俱頭。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里而不汗者。一無百字。一視之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齧下沒。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

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莊子。橫目之民。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

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驪騮白羲。音蟻。一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

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

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一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

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古之聖人。有若牛蛇鳥喙。蒙俱者。貌似而心不同。不可謂之非人。此所以嘆鶴言之爲怪。柳子曰。慕

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意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橐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史記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史荆王劉賈不病瘠也。一作僕。隆然伏行。知其初起時劉風聲不知其始所以進公文法本此。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史記陳勝敗固當見項羽本紀。漢書亦同。公語法本此。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家下一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漢書萬物孳萌於子。○孳音莖。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亦。其蒔也。若子。○蒔音。其置也。若葉。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一本作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一作吾。一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勗。呼也。督爾穫。蚤纜而緒。纜。譯繭爲絲。蘇曹切。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亡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輟一作具。輟一作無者字。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嘻一作喜。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一有字。

童區寄傳其文曰桂部從事爲余言之當在柳州作東坡有劉龜斷詩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已上。說文男八月齒生。八歲而亂。亂。毀齒也。父兄鬻賣音育。七月齒生。七歲而亂。亂。毀齒也。父兄鬻賣音育。以覲其利。不足。則取他室。則下有盜字。束縛鉗梏之。鉗者以鐵束之。梏。手械也。至有鬚鬣者。鬚音獵也。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也。么。小。漢官因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此用太史公與任安書。斯桂部從事杜周士。周士。貞元十七年。第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蕘。採薪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野市曰虛。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重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

僮執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然一有字。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証果卿之孫。元和初。又之盛切。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之還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爲荆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而討殺二豪。討一作計。豈可近耶。

梓人傳 王承福。梓人而得傳於柳。

裴封叔之第。名壘。公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說文。隙。隙塞也。當作隙。寫轉。作隙。去逆切。詳註第九卷。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也。家不居鬻斲之器。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或曰斧。爲句絕。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或曰鋸。爲句絕。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

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賈誼傳。天下園視而起。註云。驚愕也。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徒隸。給衛役者。鄉師。一鄉之長。里胥。一里之長。胥。有才智者。平上二聲。通。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曰。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帥。與率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漢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續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銜音縣。行且實也。不銜。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

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听魚譌切。笑也。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

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

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

道謀是用。詩小旻。如彼筮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

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部鄒切。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

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

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周禮考工記之

文。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亦傳。赤自謂歌詩類李白而亦其名狂士也。其所養可知。司馬長孺名相。如以名墓。蘭相如者。不效其好諫之高節。而市人之行。有汲直所不齒。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林。苑使高力士脫鞵。眼空四海。而李亦惑於妖鬼。以世爲潤。以潤爲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亦。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字。其友與俱遊

者。有姻焉。閒累日。乃從之館。亦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亦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

無恙。漢書李陵傳。雀與上官無恙。恙乎。師古註。恙。愛病也。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音亦。取絳雪餌之。亦不肯。有間。婦

人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脰。音豆。項也。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

河東先生集 三傳

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閒爲書。輾而圓封之。臥不開口曰輾音展。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廁久。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

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困切。胡而吾妻之居。與

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史記趙簡子夢遊鈞天廣樂。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

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亦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

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

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

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

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

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

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

則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井匪駁見本集。

頓嗽傳甚者。○頓音貢。又扶缶切。頓音滋。

頓嗽者。頓嗽爾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亦作叩。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

頓嗽傳甚者。○頓音貢。又扶缶切。頓音滋。

物積因不散因一作固卒躓仆不能起音起又音甸人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意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有曾也

曹文治韋道安傳元闕

曹文治本義成軍牙將也貞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遣小吏程務盈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治亦奏事長安知之道及務盈於長樂驛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壬子軍亂殺判官鄧通誠表狀於文治尸旁上聞而異之○又是歲五月庚戌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歷云曹文治章

卷十八

騷

乞巧文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也拙於謀已耳晁元咎取之於變騷而糸以辭曰周鼎鑄倕而使之吃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爲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風原乃曰者今皆然矣逝兮吾獨惡其佛巧原誠傷世奔驚要歸諸厚然元媿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周禮。饗人羞醴之實。糗餌粉粢。註。謂以黍稻豆屑合蒸之曰餌。疏。延吏切。餌。蔬果交羅。插竹垂綬。而追切。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遊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也。組。補縫也。下女嬪切。古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紕。弁冠也。紕。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區委羽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轆轉璇璣。轆。轉交加也。書在璇璣玉衡。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橫河。儻於神夫。儻也。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靈氣翕歛。呼勿。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行也。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埳。蝸休於殼。殼。合作。契字。龜。龜螺。蚌。上音驛。下音蚌。皆有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彿爲狂。○彷彿音房。羊徒倚也。局束爲詔。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險貌。音義。山。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伴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拚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女六切。下同。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狺狺。○狺音陸。又

岸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漢書揚雄傳。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公用此意。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透一作遂。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卹。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恆使玷黜。杳杳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針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音暗。璧皆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吟哢。鳥聲也。音吟。舍切。列子。眠中吟。嘖。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瞶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文選。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贖頰感。贖音頰。類音頰。喙唾胸歐。吐臥切。歐音噉。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左傳。是區區者。而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啞舌。啞音與。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平聲。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鬢。楚詞。卜居云。將突梯滑稽。以挈楹乎。突梯。隨俗貌。莊卷勉力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屬如玉切。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襲朱裳。襲。衣袂也。袖同。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

施致一安致一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憚。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井序。○公此文蓋有所寓耳。永貞季。公以黨累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詔補袁州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議公者衆矣。假此以嫉其惡也。當

是諷永
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西陽雜俎

云。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胃。凡庚申日。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按道書。上尸彭瑤。中尸彭質。下尸彭矯。以是人多謫。

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特無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直左傳神聰明正。帝神之尤者。者無字。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

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

余旣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一

作。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恤彼脩蝓恙心。○蝓胡救切。蝓與並同音。回。短蝓穴胃。切。亦腹中之蟲也。消去消。二。外搜疥癩。疥。瘰癧也。下索瘰瘵。瘵。瘵也。瘵。後病。○瘵。侵人肌膚。爲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力誠切瘵直里切。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楚詞。宋玉招魂。虎豹。門九重。使神虎。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將勅雷霆。擊汝豐都。○豐。靡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其神孽收。將勅雷霆。擊汝豐都。○豐。靡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祝。七。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慮。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於玄帝。

斬曲几文。其文蓋指當時以詔曲獲用者。又謂上之人不明。棄直而用。其曲則不才者進。其旨微矣。皆貶諷後作。與前篇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橘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巨爲棟楹。齊爲闔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飭。飭。一。度焉。以几三尺。○度。待洛切。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未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揉。風伸。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垓。何休曰。境垓不生五穀。曰不毛。切。反時煥寒。鬱悶結澀。悶一作塞。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離奇。方爾於綺。二。切。書云。蠹木根。根。輪離奇。而爲縮。惡。噴。阮。切。鏡音。噴。阮。五。官。含。蝸。孕。蠹。木。中。蠹。蟲。也。外。邪。中。乾。干。音。或。因。先。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縮。惡。噴。阮。切。鏡。音。噴。阮。五。官。含。蝸。孕。蠹。木。中。蠹。蟲。也。外。邪。中。乾。干。音。或。因。先。

容以售其蟠解見上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沴謂之沴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

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

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攀戚施踣踣詩得此戚施註云戚施不能仰者踣曲也踣有踣

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選陸士衡耿介之心不廢惡木之枝惡木尚猶聆之況與惡人

同處尸子云孔子至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朝歌迴車漢鄒陽書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簡牘載焉作稱昭王

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而返君

於隗者哉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

君子曷不乾乾易君子終日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井序○晁元咎取罵尸蟲憤王孫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返界

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難驢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蝮音覆

家有懂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

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切恨也○慊善擊反齧草木草木立死

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攀腕腫足○變力緣切腕烏貫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

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懂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

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種者。求薪蘇者。漢書樵蘇後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謂芟治草木不凌與不步闔。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春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夫一作乎。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臂屈脅。惟行之紆。日兼蜂蠶。左傳蜂蠶有毒而混國。色混

泥塗。其頸蹙惡。頸一作頭。其腹次且。易姤其行次且。七私切。且七余切。○次。囊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斬害物。

陰妬潛狙。子余切。謂密伺之。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讎爲螫。密蝦蟇反。行即寒蚶。螫音蛙。螫女忍切。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

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咄舌搖尾。咄音聃。貌。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

心。我獨悲爾。吾將雍吾庭。文凡切。除也。又音音替。替音音替。嚴音音替。俾音音替。不植而穴。隙不萌。乞逆

切字當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

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挾。殺栗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

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

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

可不悲歟。

惟王孫文井序。○漢王延壽嘗爲王孫賦。有云。願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王孫蓋猴類而小。學佛書。先述其義。乃作偈曰。柳子熟之下筆。遂爾余爲一笑。

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猴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旦切。難乃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

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猴之居山。恆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虛騷切。勃諍號。呶。呶。尼交切。暗暗。疆。

暗。暗。大聲也。疆。疆。相隨貌。詩。鴿。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嚙。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齧。下沒切。竊取人食。皆實其嘍。以頰貯食。蓋謂

苦草。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蓄然。以是猴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辭猴。一作齧。齧也。猴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

孫云。

湘水之泱泱兮。一本作悠兮。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猴。環行遂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囂兮。跳。徒影切。衝目宣。斷。魚巾切。外以敗

物兮。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嘍果腹兮。莊子。三殍而返。腹猶果然。驕

果如字。又苦火切。飽貌。驕

驕

傲驢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鬻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號音察。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獲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遊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也。聖囚謂文王。囚於羣小。逐兮。君子違。小字下。一。大人聚兮。藁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尙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音燔。晨不爨。取亂夜。一作。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音罷。蓋類物爲之者。物也。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妖言曰譌。五禾切。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註。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磔。陟格。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藝而窮災。○藝。如。朝儲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肉袒。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左傳哀三年。濟濡帷幕。鬱攸。混合。檗台。楚詞。九辯云。故音。民氣不舒兮。儻踣顛頽。頽。○儻音。踣。匹。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臺晦黑兮。啓伺奸回。若墜之天兮。

作噬。一若生之鬼。令行不說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臯竇聰明兮。書竇聰明作元后。竇信也。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僂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祝融。火神。晉語。黎爲高辛氏火正。光照回祿屏氣。左傳。禮火於玄冥。回祿。火神。四海命之曰祝融。註祝始也。融明也。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楚詞考玄冥於空桑。註玄冥。太陰之神。汝雖亦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黯知急去兮。下八切。愚乃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遊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痞且悸。公又嘗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末。痞疾稍已。又與楊惡書云。一二年來。謁醫視之。曰。惟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憂怖。撫心而按臍。不能自止。○痞部。鄙切。謁醫視之。曰。惟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壯士切。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愾。口極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乎。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敲開滯結兮。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恆常。休嘉訴合兮。音祈。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左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史記。倉虛侯病痺。穆在右。穆下大如覆盃。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沽。買也。欣然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

反增余疾兮昏潰馮塞馮音憑。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微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踳鴟記汝山之下沃野有踳鴟註踳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圩卑謂下濕之地。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欹亦累積星紀。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蝓蟻蝓蟻子也蝓蟻卵也。不幸充腹兮惟痼之宜。野夫伎害兮實狼也。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爲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願寤來者。

憩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零陵永州郡名說文螭者龍而黃一說無角曰螭○螭丑支切。法曹史唐登浴其涯。沂螭牽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憩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執主之兮。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執主張是。壽善天殤。終何爲兮。堆山醜江。○醜山宜切又所綺切。司者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趁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嬉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激激湘流。激音攸。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遊。覲湘壘兮。揚雄反離騷因江潭湘壘註諸不以犯罪死曰壘風原。嗟爾怪螭。害江涓兮。○涓音肩。涎泳重淵。○涎徐連切字當作澗。物莫戚兮。膠形決目。○膠力幽。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赦嬉兮。洋洋往復。流透迤兮。○透於危切迤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兮。叢棄無辜。逞怪妾兮。胡不降罰。肅

水環之不。鯨鯢疑畏。魚也。大淫淫。嶷嶷。其力魚。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冽。置滔危顛。○
能載鴻毛。崩濤搜疏。刻戈鋌。時連切。君不返兮垂沉顛。其外大泊。浮齋淪。○評。水名。谷也。齋淪。水深廣。終古迴
逸也。崩濤搜疏。刻戈鋌。小矛。君不返兮垂沉顛。其外大泊。浮齋淪。○評。水名。谷也。齋淪。水深廣。終古迴

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結。徒
沸入湯谷。○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離騷。遠遊。朝。舳舻霏解。梢若木。○楚。詞。註。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
在建木西。○杓。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蓄貨。號風雷。○海。神名。巨鼉領首。丘山頽。○列。子。勃海之東。有大壑焉。
音軸。體音慮。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蓄貨。號風雷。○海。神名。巨鼉領首。丘山頽。○列。子。勃海之東。有大壑焉。
日具。橋。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時。○領。戶。敢。反。猖。狂。震。虢。翻

九垓。○易。震。雷。虢。虢。君不返兮。靡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陶。而以忘其歸。上
黨野。野恬以舒。○周。禮。險野。以人為主。易野。以車為主。易平也。上黨。蹈蹂厚土。堅無虞。○切。踐也。久。歧路。脉布

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態歡娛。○陸。賈。傳。數。擊。鮮。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
聖捐鹽魚。○孟。子。膠鬲。舉。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呂。氏

行賈南面。孤。○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賈。資。貴。家。弘。羊。心。計。登。謀。謨。○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言
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煮。鹽。大。治。九。卿。居。○大。治。武。帝。時。二。人。皆。為。大。司。農。丞。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諡為愚。○漢。書。司。馬。相。如。傳。身。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

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音倫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晁氏告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

七十餘城田單問之毅長誅遂降趙以書報燕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真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譏廢也故弔云是以附諸變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志謂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大廈之齋兮

風雨萃之也鸞壞車亡其軸兮大廡與軸皆以喻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尙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

常畏死疾走兮此即上所謂長狂顧傍徨燕復爲齊兮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龍毅以警動燕東海

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

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記檀弓穆公曰仁夫對趙之悃款兮樂毅奔趙趙與之謀伐

命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離騷聊道遙兮容與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臨陳辭以

隕涕兮離騷蘅蕭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號歎仰視天之茫茫荷儉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滅言

信作

伊尹五就桀贊蘇氏曰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

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尙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易憧憧往來，憧憧赤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觀一作覩。庶狂作聖，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庶一作度，一日勝殘，論語善人爲邦百年，至千萬翼。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旣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公逐遠方而近臣無一人之地者故曰激贊梁丘。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左傳昭二十年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謂否據。亦曰否。君悲亦悲，君喜亦喜，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

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部鄒切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激贊一作贊是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雷之甚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音款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磔然倒臥道上宋○磔苦東戶聲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石上之枯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不可載言美之至也載一作再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禮記朱弦而疏越註云越琴底孔也如字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陸州於是誠焉不疑陸州謂李陸州也以李錡之叛得罪貶礪石六觚漢書破觚爲圓斲珞爲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一本無爲馬孺人之墓馬孺人陸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于永因道未嘗敢怠今既沒陸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文一作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

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卜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井序。○公贊欲焚八駿之圖而獨於此贊龍馬之圖豈可信而不誣者耶。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

靈昌郡。滑州郡名。

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好

肉鬣龍麟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好事者涿人盧遵。遵涿人。公

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

○虺許

拳髦環目肉鬣。音馬之靈怪。有是耶。居

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

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

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

天寶十五年。玄

宗幸蜀。

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倮。方果切。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顏延年。精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噴德瑞聖之符焉。理平和樂。百樂陳兮。作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庶道悖。○虞莫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齋淪。水深貌。切。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貼厥身兮。○貼音鑿。又都念切。猶危也。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或謂公憂懼二箴。當王叔文將敗時作。未必然。觀其辭意。亦貶謫後作也。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後一作而。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一作可常乎。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易幾者動之徵。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旣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孟子尹公之他端人。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爲友。後藹仲於桓公。取其取友必端矣。交。此道今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一作以。韓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巧爲人。棄如土。

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詭詭自得貌又淺晉敗楚鄢音偃范文爲患左傳成十六年范師敗楚于鄢陵范意說文云欺也孟子詭詭之聲音顏色○詭音恰又湯何切。晉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佞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左傳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藥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瘡音庚又音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擬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麀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麀

臨江之人畋得麀麀音眉倪鹿子也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麀麀稍大忘已之麀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

仰甚善。然時啖其舌。音淡。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慤慤然莫相知。慤。魚僅切。慤。慤。恭敬也。又張斷怒。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颺。虎颺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一作犬。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方言。櫛。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櫛。音移。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累。倫切。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晷。尺救切。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

也哉。

卷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井序漢惠帝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至唐尚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禹高辛氏之子禹姁氏后稷姁氏契子良哉一本作天子聖德

未衰而內禪音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氏皆堯之元臣其後迭有天下五神環運炎德復

起五神五德也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春秋晉史蔡墨有言起至漢為火德也

劉累班固贊又俾九臣之後九臣九官也謂禹作司空堯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翊翊而登之所以

紹復不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周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以逆音去過至漢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

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汝陰夏侯嬰所封嬰之後先出自姬姓杞簡公為楚所滅弟佗奔脫帝密網嬰為沛

故不傷嬰高祖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項羽立沛公為漢王

苗也鄴侯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為氏鄴音贊保綏三秦控引漢中都南鄭以何為丞相

還定三秦東爭天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韓武之穆也曲沃桓叔之先出自姬氏左傳曰邾晉應

氏。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覆趙。謂斬趙王成安君陳餘。夷魏。謂虜魏王豹。定平陽。平陽。曹參所封。參之先封曹。以國爲姓。陽下或有夏字。非是。破三秦。虜魏王。高祖與韓信攻魏。獲魏王豹。三秦。與韓信攻魏。獲魏王豹。絳侯。稷封于部。七世孫古。因爲氏。曰。周至於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冑。故漢勃事漢。封於絳。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冑。故漢氏與焉。高祖紀贊云。漢承堯運。德祚日盛。斷蛇著符。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一作厚德。探吳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化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高祖爲沛公。假手於贏。以混諸侯。秦蘇姓。謂秦併六國而復歸于漢。憑力於項。以離關東。而關東心離。奉纂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謂周木德也。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兮。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兮。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都。尊一作奠。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游於此。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舊也。原重也。謂先已有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高祖既爲沛公。祠黃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

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詩闕宮有值建茲闕宮即惠皇嗣服爰立清廟見上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高祖入關與父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晉世家文公即位賞從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天五蛇爲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怒終不見其處所以翊天門書登棟梁而狃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綱既離鹿駭

東夏長蛇封豕左傳封豕長蛇以著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食上國封豕大豬也

諸侯容切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籌勦殄霸楚小勦子遂荒神州詩遂荒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項羽傳古之王者地方千留觀本邦作歡一在鎬如周王

豐武在鎬文王都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

豐鼓豐許僅切遂據天位魂游故都永介丕址煥列唐典列一作若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戎俗剽也毛維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羣

疑不制易羣疑亡也漢妖孽扇行夔魚列切亦作聲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書象恭滔天左傳阻兵安忍皇既卒度

支副使劉開自爲留後諷諸將徵旂節

河東先生集 三 銘雜題

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闕欲以所善盧文若節節度使闕意帝可動益驚驚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闕欲以所善盧文若節節度使闕意帝可動益驚驚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闕欲以所善盧文若節

以張鷟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山南西道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

懷漢書司馬相如傳人以天討為己任文為行營節度使將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

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武同討聞嚴公嚴驥也新唐史曰驥輕躁多謀以便倭自將又曰驥

在位貪奢苟得士民不勝其苦擢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史載驥行事如此而

累受顧念踴躍盛德又作劍門銘稱頌之若此何哉推仁仗信不待司死孟之而人致其命立義

抗憤不待喋血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

於是儲侍饗賚里切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當作右師逾利州踏寇地

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囂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以下收奪利地以須王

師稱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劍門覆盪口收封劓腎腸振拔根柢有為字俾無以肆毒用集

我勳力鬻鼓一振發鼓周禮鼓人以譟鼓也元戎啓行詩元戎十乘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崇文克成

左傳取其鯨鯨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憤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為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致用休

嘉一作帝議功居首增秩師長本傳云劉闢反以儲備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十日以驪為將校羣吏願刊山

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河時惟外區張載劍閣銘云矧茲陞隘土外界山為門環於蜀

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髡書牧誓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八國皆戎狂猾窺隙猖獗嘯呼詞猛犬猶猶楚
切猶魚斤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
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書峙乃糗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
爲犄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上披重
雲攀天踏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左傳亦聊以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詩王
嘽嘽馬他丹切大憝囚戮大憝謂開也書元惡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
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詩儀刑文當乎洪流方割湯
湯洪水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書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大功建焉虞帝堯期承順天曆書舜宅帝
三載堯期倦于勤又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孟子云舜迪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訟獄謳歌者不之堯大
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乃賜玄圭以承帝命書禹錫玄圭位
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淮南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乃賜玄圭以承帝命書禹錫玄圭位
莫崇乎執大象老子執大乃輯五瑞以建皇極五瑞即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

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右亦帝王之政

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於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

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

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寧

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

爲公侯羽旄四合左傳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衣裳會莊二十七年穀梁傳衣裳之盟虔恭就

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

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皇祖之

訓不由皇祖謂禹有訓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

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

法復會於是山左傳昭四年叔舉言于楚子曰康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

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侯衛五等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一本明刑作明遺骨專車見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

一作 著定混區。詩：著定爾功。註：著，致也。○音音旨。傳祚後胤，不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唐孝友傳曰：壽州永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云云。全載于傳。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_同毗_與斌。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作疾。興自

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啖，音淡。啜，音切。正作啜。啜而宿，宿而死。興號呼撫臆，撫，一作播。口鼻垂血，捧土就墳。

沾漬涕洟，○漬，疾智切。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苫，音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頓，扶服音頓。踊，音踊。晝夜哭訴，孝

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作異。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

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與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未爲業，一作而。而能

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史記稱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宜

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本

無上三字。一本於制可側註云：此一段在銘後。又標云：當先寫銘，又塗去其銘云三字。

懿厥孝思，詩：永言。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天經，孝也。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

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詩：高高在上。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

草木悴死，鳥獸踟躕，踟，音馳。躕，重株切。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二位，天也。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烝烝。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仲尼述經，以教於會。孔子孝經為曾參而作。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國語：周宣王欲訓諸侯者，魯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亦有考叔魯殺其君伯御，立魯侯。孝王是為孝。公註云：夷宮，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古者爵命必於祖廟。王伐，亦有考叔寤莊稱純。左傳：鄭莊公厲姜氏于城穎，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從之，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寤莊稱純。途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從之，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懇勸。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三秀芝草也。楚詞：山鬼章云：采三秀於芝草。靈泉，即上所云醴泉也。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十萬曰億。億，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音黔。蠻獠雜擾，老又竹絞切。亦作獠音。盜弄庫兵，元和六年，辰淑蠻曾張伯靖聚衆叛殺長史，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漢定能為黔中觀察使，貶前使寶羣為開州刺史。盜弄兵字出漢龔途傳。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漢定夷置牂牁郡，西置魁立帥，一作殺性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符合原唐黃洞蠻地，置魁立帥，一作殺性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符合其牛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唐節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節度，荆謂荆南節觀建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治潭州也。使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州。武岡，邵不震不蕩，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時黔中觀察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及公韓詩之，三歲不能定心。伯靖亦上表請隸荆南，乃降。乃獨詔綬招伯靖，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綬命志烈復往伯靖，願遂以其家屬舒秀和等詣江陵，就戮。詔綬皆授壓下將，以撫之。以伯靖為右威衛翊府中郎將。六州平，願

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以公綽爲鄂岳觀察使靖之功豈史逸之耶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於大邦子之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註高蹈猶遠行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虺蝮蟲也似鼯三足大不爲鯨鯢左傳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以喻不義之人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以我子孫類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嶮音贊高也巫水之磻巫水五溪磻曲也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來一作未期死以緩

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一作授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關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

之恩既骨而完此用左傳所謂生死而肉存也之意骨一作定非既亡而存奉公之訓始我子孫我始螫賊詩去其螟蟘及其蝥

螫食節曰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攻澤敵周禮有獻人○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詩陶復陶

刊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撰著以占撰一作折筆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謂遠哉去

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辰州有丹穴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恆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

永邦制以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井序

始州之人謂柳州人各以壘甌負江水。壘瓶類大腹小口爾雅云康瓠謂之甌。瓠破壘也。○壘音鸞。甌五計切。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

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恆爲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

上隍城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易井冽寒泉食冽清也。邑人以灌其土堅垤巨至切。堅土也。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

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周禮廛人掌斂市之罰布註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錢行之曰布藏之曰泉。役庸三十

六。大甌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八尺爲尋。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也。似續一作盈以神。其來日新一作盈

舜禹之事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悉是博士韋器所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音遠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卽禘氏春秋曰禮畢帝願謂羣臣

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

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不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

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

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

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一作獨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

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命二十二。人與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隕。徒回切。徒。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實曹節王甫董卓袁紹袁術陶謙也。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不可不歎。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

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郵，謂如置郵之傳也。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歎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石之盜跖切。吾又安取懼焉？取一作敢。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與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黜。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爲禍也。卓曜謂董卓。劉曜。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僚也。僚向。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與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此篇端以諷空空於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賈音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蹙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墨而無文。材一本有。拈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爪按曰。摺。切。舉之。飄然若揮虛焉。○翻。絀。招。切。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倫音。溫也。則。遼。然。枯。音。遼。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梔音支。木。實。可以。染。黃。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也。坂。音。坡。馬。相。踈。徒。計。切。踈。也。莊。子。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踈。不。已。墜。於。地。

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楮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一有者字，當其分則善。一本無當其分則善五字。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無者字。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資藉也。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周禮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爲患，致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作者一名。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葆音保，大也。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陳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赭音者，赤也。山居千章之材是也。澗海以爲鹽，澗，竭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硜，口切。何以利爲也。

孟子謂宋醜曰。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禮記中庸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巧切女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豬之阿。東海若。東海神名。孟豬。澤名。按書導荷澤。被孟豬。註在荷。得二瓠焉。瓠。胡故。剝而振其犀以嬉。犀。瓜瓣。詩齒如瓠犀。取海水雜糞壤。蟻虻而實之。蟻虻。人腹中蟲。○蟻。如。窠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然。笑貌。○呀。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倏則滔列星。涵太虛。牙切。陰月也。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霾。必泊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蟻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八寸。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

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壽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自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豬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之海。而汨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螻蛄。十二類。謂子爲鼠。丑爲牛之類。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一有則字。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周昭王時。釋迦生西方有聖人出世。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也。遠一作違。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而不為虐歟。禮記張而不弛文武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也。政細猶咕咕然動其隊。切咕咕多

言貌味彼亦甚勞矣乎一本無呼惠切彼字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嘗為萬年令公亦諱其墓碣謂其崇豐二陵

傳曰。詩書執禮。論語禮不執則不行。禮一無執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

之不學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初徒凶禮第五顯慶三年正月

禮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採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

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崩元貞元年正月順宗崩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永貞元年十月德

宗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空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

裴瑾。裴瑾字封叔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祕貞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洽高內之則贊

塗祕器。贊積木以殯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象物之宜謂塗車芻外之則復土斥上。漢文紀張武

復土謂穿下棺已而實之即以為填故云復土復反也漢惠紀賜視作斥上者因山之制。漢文贊治霸

將軍四十金服虔云斥上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冢據故以開斥言之

起上之則願命典冊願命臨終之命謂遺詔也與文物以受方國方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
 禮無不備吳本下且且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旁午註見前猶言交橫也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
 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
 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或無近字昔
 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彭城人爲楚元王傳作詩諷諫自孟至賢五世鄭玄以
 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
 五更車駕躬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後爲梁王太傅盧植
 以儒學用而譏爲祭法植字子幹涿郡人事後漢爲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舊史咸以爲榮今
 裴氏太尉公謂瑾之高祖行儉也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謂瑾之曾祖光庭也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秦
 說云云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立爲太子種陳申生民園之禍以諫上謝之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謂虛
 微也字九思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愛禮而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
 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微四子堅瑾慎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種子情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
 政備代第五琦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借子均字君齊元和三年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一無游其
 門若聞韶護韶舜樂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

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公嘗誌宗直。謂其撰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迺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此序蓋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卽動也。尚書春秋之旨不立。書以紀事。春秋以紀言。春自左丘明傳

孔氏。謂左氏爲春秋傳也。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司馬遷自序曰。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三

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一有記字。迄于今。交錯相糺。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皆

所紀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

矣。據公文法。用漢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師古註音毛。而後之文者。寵之作。襲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

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切之欲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

勝也。幸吾弟宗直。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三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磔涉攬撫融結。攬撫

博雅云。取也。○擲。離而不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穆天子傳

俱運切。擲之石切。離而不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穆天子傳

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註云。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琬瑋之狀。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琬以錦。瑋以

半圭爲璋。琬瑋大八寸。似車釘。琬瑋半璧。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議論之辭。畢具

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一無始。吾

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于左。以爲西

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列辟人名臣也。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敝位。必俟學古者與行之。唐與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泱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楊君凌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弘農人。惡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凌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爲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採用左傳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楊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禮記其聲清越而長。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禮記樂成而上。藝成而下。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梓潼人。嘗爲右拾遺。唐祖尙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延大述不逮。說歿後。帝使就張曲江以比興之隙。與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家錄其文行於世。張曲江以比興之隙。與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字。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貞元十八年。泰爲安南都護。武都符義府。符一作何。太山羊士諤。元和三年。士諤貶資州刺史。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唯載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吳君。采本濮陽。後居信州。弱齡長鬣而廣額。春秋傳。使長鬣者謂長須也。

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漢丞與亢禮師古註亢當也。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偁與偁更名武陵。升進士。元稹二年得罪來永州。元和三年武陵坐事流永州

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

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

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禮記司徒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古之

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

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伏一作天。嗚呼。有可惜哉。一無字。武陵又論次誌傳

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其下有志字。及他才行甚具云。武陵終韶州刺史。無子女。洎湘。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今一作乏。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後漢孔融傳。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先天睿宗年號。元年歲在壬子。策名聞達。乘毫翰而踐文昌。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尙書省爲文昌臺。一本無毫字。登禁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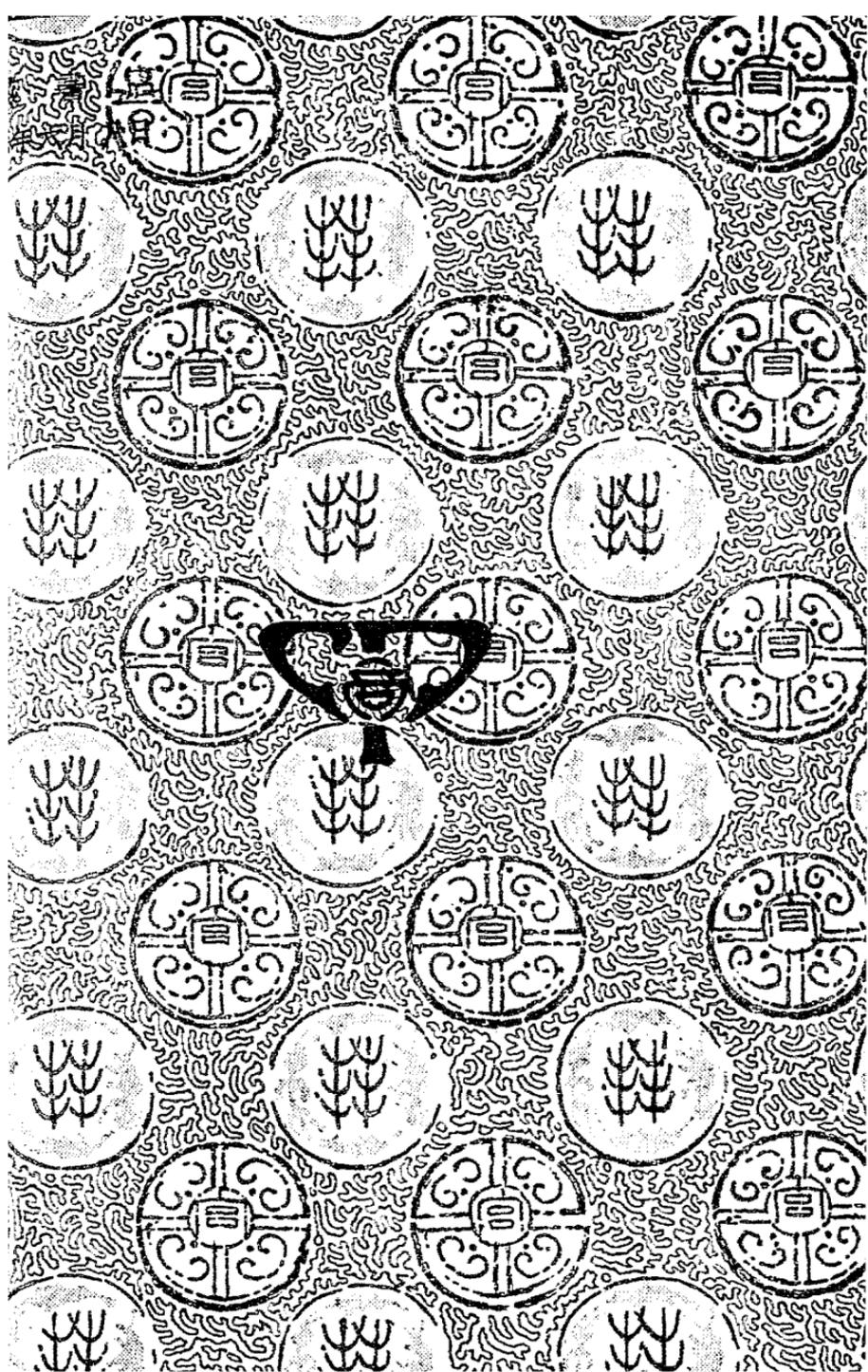
者。紛綸華耀。一作紛。華榮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左傳宣十二年。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註。掉。正也。鞅。羈也。咸不得攀

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一年也。某自南徐來。南徐潤州。宋置南徐州。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

讀一作讀。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微古切。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

在魏後漢應瑒弟瑒咸以文章顯○瑒音渠瑒徒朗切集韻伏梗切又丑亮切機雲入洛吳大司馬陸抗二
士龍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曰伐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墳籠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
吳之役利獲二筒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然清風詩吉甫作頌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貞元十年十一月以
漢書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廡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左傳公侯之子某也謂余
傳卜氏之學宜敍于首章卜子夏操斧於班郢之門班公輸班也郢莊斯強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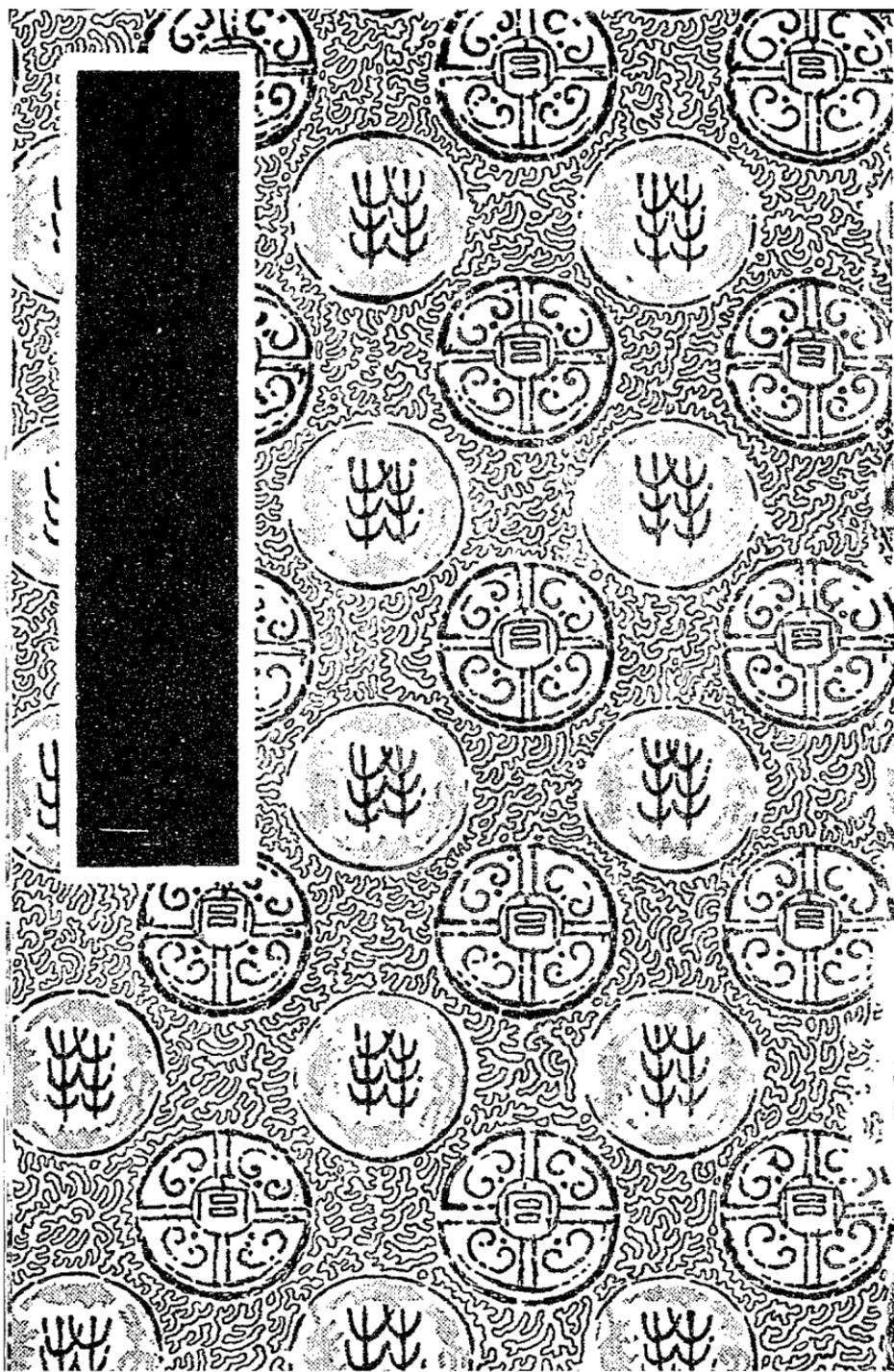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scanning artifact.





柳宗元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柳

河

東

集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083
661-3

57



河東先生集

卷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楊凝字茂功。絳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

其來今自京還汴公。作此序以送其往云。

談者謂大梁宣武軍古之地多悍將勁卒。亟就滑亂也。滑音骨亦亂。亟去吏切。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詩公侯干城。干扞也。左傳亦聊以固吾圉。是宜慰薦煦諭。吁句二切。羽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大書也。圍遶垂也。郡小伯藝人表臣。表臣表幹之臣。藝人道藝之人。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愁惡也。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與隙對揚王庭。貞元十四年冬。不踰時而承詔復命。貞元十五年春。擬還汴。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出。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公時年二十七。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敦詩。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

河東先生集 四序

一

36804



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羣字敦詩，唐史有傳。

貞松產於巖嶺也。貞正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八尺曰仞和氣之發也，稟至和之至者，必合以

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實字用禮器貫四時字。故君子儀之也。儀法也。清

河崔敦詩。敦詩系出清河。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

之誠，以正其性。懲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禮記：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

杓直。李建，字杓直。南陽韓安平。韓秦，字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

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爽，差也。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

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東周，謂洛陽。振策于邁。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

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敷于王庭，敷與揚同。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

列。貞元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祕書郎。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聞歲字近也。驟遊邠壘。邠壘，邠州之界。邠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楊朝晟，字叔明，為邠寧節度使，韓

奄為候，盡護羣校。漢陳平傳：盡護諸將校者，以木為欄。用管法箠令。漢景帝詔：有司不吐強禦，剛亦不茹。

俸強寡不長強寡不下莫有逗撓註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旗漢書多
取主公之節越而代之位游環御史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途亂乘督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最
戲取主公之節越而代之位游環御史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途亂乘督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最
度使鄧寧節鷓冠者仰而榮之鷓冠武士冠也鷓勇雄也其圖一對死乃止趙武靈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
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必貞元十一年登第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
論將帥左傳襄二十一年齊莊公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寔元之七年並時管記於漢中
新平二連帥府寔為山南西道節度殿震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
陷河右逼西鄙震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積兵備虞左傳不備不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
壓投石而賈勇者左傳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壩故疆○壩而拓
達西戎首託拓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漢鄒陽傳何王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
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筭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
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切
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蒙中民大
告論巴蜀民燕然之文漢和帝時竇憲破北匈奴登燕然山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
以非上意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公謫永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于永也

觀室者觀其隅也。廉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

觀。杜君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爲桂管觀政是以光。其

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左傳詩書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

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大雅抑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爭

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

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成謂成事品式有不合者。下有

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說古委切。竄取亂切。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

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益遷也。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

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

國令。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

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

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時又有范傳式傳規皆中第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公時爲監察御史與傳正爲僚咸悅而尚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一有石渠公孫洪傳待詔金馬門也施麟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祕書也史記金馬門宜者署門旁有銅馬故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祕殿以閣祕書蕭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賦云內殿渠之署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枚乘字叔淮陰人相如遊于梁司馬相如字長卿景帝時以貴爲郎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漢謀逆乘奏書諫逆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如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真元南又膺邯鄲之召邯鄲趙故都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子之閒禮記檀弓諸侯之易子則于易子雜者未之有也註云易謂君禮于謂臣禮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項羽紀入轅門張晏註云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我同升之友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禮記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東方朔傳案如貫珠乎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臺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恆病於少文。漢周勃傳其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于人。至于州，永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紜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年冬，貞元余與馬邑苑言揚，論字言揚齊大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轡，子歲切，又音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閒，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願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戶部侍郎願少連權明年春，貞元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掉鞅字出左傳宣十遊刃乎文翰之林，莊子恢恢乎遊交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賈誼言動一親戚天下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揭于南宮，南宮禮部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秦嶺南山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聞音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董卓作亂，王粲避難荆州，依劉表，因懷歸而作賦桂枝片玉，晉書，郗鑄

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維之阻艱。詩：周道如砥，砥帶江漢之浩蕩。漢史：黃河如帶，帶江以談笑。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漢書：上林賦：然而景熾氣煥，往卽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得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王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漢九江郡，在唐屬淮南道。自唐以來，以江州爲九江。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之間，綺細純素也。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禮記：二十冠。冠，冠也。遇兄於澤宮之中，禮記：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觀德也。觀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史記：管仲三戰三走，鮑叔擇士也。註云：澤宮名。觀，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不以爲怯。漢高祖紀：追北字註：章昭曰：北，右臂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說文：北，乖也。史記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北敗也。鄙，陋也。是知北卽訓乖，訓敗無勞借音。左次陋巷，易：師左，余亟會于其居。易：亟，去。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貞元十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願眇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旣升名天官。天官，吏部也。告

余東游。是將乘商於古於城張儀獻商於之地即此。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禮記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行益少矣。僕不腆善也。見邀爲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擇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殆庶與班肅同年進。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一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躓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班固自序。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耽。都舍切。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劬。勤勞也。○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書諸侯朝于方岳。此言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嚴震。外傳。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宜以白茅爲社。左傳。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韓詩。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燕喜。侯。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申叔字重。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行敏字。若于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班彪所作。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晏元獻曰。宜去王字。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龔協公。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

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禮記曰入於其廡而脩容焉註更莊飾也。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左傳溫吾故也語法本此柳氏本河東人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徜徉。臨望。○衍衍音旁。○徘徊也。坐得勝概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離騷又何懷乎故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生字子重貞元。○字子重貞元。○字子重貞元。○字子重貞元。十三年中第。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隙。同。與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穿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詬古。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遂乎犀甲。如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鏃作木切。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詩維佩註謂珩類。又記璆玉有衝牙註。衝牙居中以前。後觸也。璆美玉名。出崑崙。○璆渠幽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華蟲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

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在永州作序自可見。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
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宗人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三遷爲吏部尚書。荆南節
南。卽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轉戶部尚書。爲嶺南節度使。三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仁我若子。姓漢書田蚡傳。號起如子。姓史。記外戚世家。或不能
恩禮重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
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
內傷。○盡許力切。傷痛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
全然爲人。茲字無。舒幹抗首。文翰端麗。其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漢書韓信傳。居戲下。註。旌戲
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一作四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慤。恭一作專。觀其跡。溫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
誠。自尚書之爲荊州。之爲一本。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拊起立。喜或作震。仲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之者。誠
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轅門。謂以車爲門。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卷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李睦州坐李鎬而貶後以故始移永州公時同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永後作

潤之盜鑄又音奇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李鎬者潯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蔭累遷杭州二州刺史

運使天下推酒漕運鑄得專之乃增置兵額二十一年三月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

月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鎬為節度使而罷其驍鐵使務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

遂其不善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強者稍入朝元和二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陸州由

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閒盜遂作

元和二年十月詔徵鎬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鎬據潤州叛左官猶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潤州大將張子良等執以獻斬

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左官猶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潤州大將張子良等執以獻斬

為陰陰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元和三年正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

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切慊也余固知睦州

之道也孰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焉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考擊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

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涪州即南霽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為涪州刺史劉闢反以無備謫永州後以故移澧州○涪音浮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政孤子寡婦疾疫貧病者納官其子註云官任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之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雲死節雒陽邁古人之烈邁過也故君自未成童別駕歷制施涪二州成童十五以上授婺州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邕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力戰死十四年匈奴寇邊殺都尉孫邕其子單以父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咸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君之士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勅寇軍司馬劉闢反○勅其京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雲烈雲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討羸縮受譴茲郡永州即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謂元和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盡之志易裕父之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讎合也移也○讎是周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拱壁大鼎老子雖有拱壁以先駟馬春秋取部大鼎鳥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一本有之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解實曰觴。虛曰解。皆酒器。追而送之。江之滸。一本江下無之字。詩在河之滸。○滸音虎。水涯。飲食之。○皆去聲。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汝也。其下受若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

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

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一本無此四字。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一本無如吾四字。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

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水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一本作老弱寧懷。詐暴，珥帽。

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與去聲。於其

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薛判官名巽，自連州量移朗州。朗州，卽今鼎州也。連與永相接。永又鼎之經塗。故公途以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懟音隊。劾於上，懇於下，此恆狀也。○恆，胡登切。異於恆者，其

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輿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連大

獄，以至於放。巽，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舉，誤及董溪，以罪聞。巽坐貶。不感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

恆矣哉！朝廷施恩澤，一有大字。凡受譴者，罪得而未薄。未一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

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恆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渭唐宗室子此序公作于柳州

過洞庭上湘江湘水名漢志云出零陵郡陽海山北入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灘水灘水今之桂江水出零陵○灘力支切

出荔浦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元和十年公刺柳州

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蜀本無乎已二字或作不求獲而已予嫉其不爲是

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覲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覲者嚴震字遐聞建中二年十二月拜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四子憾公弼公覲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

藝不售於儀曹之賈儀曹禮部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

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淬音倅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語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澹發清源

音澹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貞元十二年有大勳力盈于旂常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太

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績梁肉之美黼績命服也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

績自績字

中在西爲坤隅

詩殿天子事

漢

柄是文

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績梁肉之美

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鐘候其門有亞夫之榮戟焉漢制假榮戟以代斧鉞榮戟有衣之戟唐制王公門設戟○榮音啓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貞元五年公獨登第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隱內訟書負罪引隱註隱惡也論語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攜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一有者字若高陽齊據者據貞元二年僭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于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秀才公瑾也鎮有答貢士元公瑾書亦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

周乎志者也周室窮蹙不能變其操○蹙音致路也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蹙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澹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切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丙科見漢儒林傳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左傳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衛州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越句踐有寶劍五純鈞湛盧鑊豪都賦純鈞湛盧註二劍名患不得犀兕而割之○割官亮之轉二切細剖也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孔子曰：束帶立於朝，偕計吏而造有司者，漢武元光三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俱僅半孔徒之數。孔門有三千之徒，今牛其數。春官上大夫，謂禮部擢甲乙林傳。而升司徒者，禮記王制命鄉論秀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貞元六年，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貞元九年，公中進士第，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之欲，鈎喙甚直，懷有美餌，懷一作嗜。而缺望獲魚之暮，朕望怨望，決又親瑞切。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褻衣之徒，褻衣博帶，見漢雋也。○朕音腹者，蓋不之知焉。一作蓋。辛生嘗南依蠻楚，謂荆也。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貞元二年正月，齊映同平章事。接禮加等，常爲右客，謝惠連雪賦：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且佐其策名之願，左傳：二十三年書於所遂，筴典墳，質書籍也。○笈臣之策，極擘切。又音及。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文昌尙書省也。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舞。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齊孝公伐魯，謂展如懸磬，野無青草。備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殆庶往南鄭，謁山南四道節度使嚴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謂今之嚴道也。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然吾聞焚舟而克，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手劍而盟者，公羊傳：僖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升曹子手

劍而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傳僖三十三年孟明謂晉人曰若從君惠而免之。從之。三年將拜君賜。刷壓境之恥。公羊傳僖十三年曹子不圖與。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邁返。切速也。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作兩。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公嘗有與策登西山詩。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尙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尙文學，一作移而從之，尙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尙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懈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旣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鏃礪之事，註見豆虛膏序。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一作覲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

倬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斂之。斂一作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而一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也。日無光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公登第焉。僕時怛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左傳隱十年。穎考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君子居易以俟命。易樂天知命。故不樂天不憂者。易一本無上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焉於處切。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益友序一本無求字。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漢書廣武君說韓信曰。兵有先聲而後實。一本用之下有然字非。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偃仰疲耗。音冒。亂也。按韻耗。虛到切。減也。虛也。字從耗。不音冒。耗字從耗。未詳孰是。當考。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目一作耳。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恆。試其藝益。

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或不取者。有司之過也。穀梁傳昭十不。免乎水火之罪也。羈貫成童不能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卽上云有司疲耗事。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選士出禮記王制篇。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舉首字出漢書。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高郵傳真元中。選中書舍人進禮部。舉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鄧患之。乃謝絕請謁。專取侍耶知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淫華。流競之俗。爲哀首。京師之貢者。作會一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闔戶塞寶門。圭寶寶穴也。而得榮名者。連陟而起。井田聞陌也。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旣受退告。歸長沙。長沙。以辛生之文。

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卷二十四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史傳年表公從兄偁無見焉其曰從姪立貞元十一年中進士第者

七八年在京時作

伯氏自淮陽從調淮陽陳州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攝衽謂歛衽也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士師為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追追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滄瀾之養謂甘滑也禮內則滄瀾以滑之註秦人漉曰滄齊人滄曰瀾滄息有切瀾音髓乏庾釜之畜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逼送無成逼筆力切道也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恆久登切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聳聳同見善不敬與昏瞶同知善不言與歸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

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篇。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公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此序首云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其別蓋自此然謀之父祖年表體系皆闕無所稽序言吾觸罪屏按越楚開六年此元和

五年問作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公爲整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詞。一本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

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

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煖之宜。其隙則

讀書。陳與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左傳莊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具道其

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

尊老無井臼之勞。井臼見後漢馮衍傳和安而益壽。和安一作安和兄弟行衍以相友。切樂也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

道顯。則謀之去進。予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

叩其志益堅。於序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

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

又堪焉。志專矣。而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顧

乎。則謀之爲人也。人下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州謂永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

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

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置疾顛。厚味實腊毒。而至於耶。

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

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海一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

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澥公之族屬也。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猷生二子。耆純。耆太守。號西眷。耆之

子恭。四傳而爲方與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純又別而爲二子。卓有子四人。號東眷。六世孫

韓溫之子。皆有傳。可攷。公曰。終老於夷序。當在永州作。○澥音選。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尙書省二十二。永徽二年。柳爽同平章事。遭諸武以故。衰耗。后所惡

貶愛州刺史。尋猶不能與。一無武氏敗。爲尙書吏者。閒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伯成

並爲禮部屬。公爲禮部員外郎。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公綽字起之。以吏部員外郎爲西川武元

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其字。自吾爲僂人。與居

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隆

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

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昌黎銘公墓云：舅弟盧遵，涿人性謹，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

之意時當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

師。盧植，涿人。後漢時爲尙書。植子毓，魏司空。毓子班，晉侍中。班子志，中書監。志子洪，司空。從事中郎。四代

師。有傳。譙子偃，偃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景裕、辯、光，皆爲帝者師。號帝師。房景裕，魏國子博士。齊文襄帝

侍中。將作大匠。恭帝師。詳見元和姓纂。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遵公舅之子。又一廣而

不肆，巽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

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悖音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

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時

史中丞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則字乘風波，以游乎

無倪倪也。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渭字君載，河中人。貞元中爲湖南觀察使。四子溫、恭、儉、讓。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掉抑無告。○掉，昨沒切。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恆孤危，詭

龜仲仲

○諱音怡
仲救中切

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梁稻。歎執穀。幼專靖。

不好遊。不踐郊牧。野爾雅邑外謂之郊。牧外謂之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

粹然憐天下之窮。眈與氓同。田民也。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

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鑠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尙焉。

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程式也。以爲直道。作其於遠且大。若稼

而穀。圃而蔬。不巧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

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存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

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而下一字。又當主上與太平。賢士

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

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元和十年讓中第。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使君崔敏也。刺永而卒。公嘗誌其墓。及以文祭之。有云。某等咸以罪戾。譴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鑿適野。汎鶴沿湘。廣筵命樂。華

獨飛。與此序意同。序云。暮之春。當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委會水。則泓然爲池。泓下深貌。澗然爲溪。澗水。其上多楓。柝竹。

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茨。芟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盪里閭。澹盪搖動也。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

來。元和中以御史中丞崔公爲永州刺史。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匏，瓠也。瓠可

爲，熙然而歌，婆然而舞。婆然，舞貌。持頤而笑，瞪目而倨。倨，直視也。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

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

左官蒙澤。左官，或在官或在官。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超湘中，越千資切。爲顛頓客耶？顛音憊。余旣委廢於

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公嘗與楊諱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而此言丘泉澗池堂。

灌水之陽，羅含湘中記有灌。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爲一作曰。或曰可以

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

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孔子

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

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

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

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教切。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坻音

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二事並見論語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專得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秀才名圖南，公集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詩，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今又有此序。

婁去永而之淮南，在元和三年，則此詩序必其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遞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故一作以，又作必。伸於歌詠，是有其具。是下一有故字，或作是，故有濟世之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爲贈詩。無以悼時之往也，余旣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寺在永州，公嘗爲作西亭記，其詩亦具於集。記攷之，亭已作於元和四年，詩序當繼作。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顯氣之始。氣一作氣。周藏書室史之柱下也。因以爲官名。老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爲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七子。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一無於字。

序飲

小丘即愚。元獻本題曰序飲。序基二篇。古本或有無。

買小丘。即愚也。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銛錡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不可勝數。其巖然相累而離坐其背也。禮記。離坐離立。註云。離。兩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也。今此離坐與記不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詩。寶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註云。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當飲者舉籥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泆也。河澗酒也。泆。伏流也。○酒。胡雷切。泆。房六。不止于坎。音選。小清。不沉于底者。過不飲。有至一字。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眩。發音。汨。音。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住一衆皆據石位。一有字。注視權攄以助其勢。突然而逝。沒切。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或作洄。一獨三飲。衆大笑。驢甚。婁生未必拙。衆人未必巧。或飲或不飲者。溪流不可必。而人事有幸不幸也。余病瘡。內結痛也。不能食。士有操名宦之籌。以角勝負於世途之風波者。其爲幸不幸。又可勝計耶。

酒。漢子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註云：食酒者謂能多飲，數盡其酒猶云食言焉。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攘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又曰：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詩：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孟、子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公意蓋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遯而爲密者。音朔，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碁出公之新意，然觀其末曰：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其論居零隙時間，有以寓意焉耳。

房生直溫與子二弟遊。直公二弟宗一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碁之戲。今人罕爲之，有譜云：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云：彈碁局上事，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最妙，是長斜，今譜中具此法。子厚序碁用二十四碁者，卽此戲也。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一，無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焉，作標一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一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焉，而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以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

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心一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有氣不揚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斂。

卷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助教士燮蘇州吳人觀序辭儒有墓門在京師時作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禮記儒有墓門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用漢楊暉家本秦也文法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詩風雨收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出環堵，禮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震澤中有包山，亦曰椒山，即春秋所謂夫椒是也。在吳縣南，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論語求仁而得之又何怨斯固然歟。與夫南也，震澤亦曰具區，即今之太湖是也。在吳縣南，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論語求仁而得之又何怨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左傳成八年晉人而病楚王曰，寫越之鄙，細人也。今仕執圭亦思越否，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舄仕楚聲也。猶越聲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詩序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又曰

也。固六義之本。詩序故詩有六義焉。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敍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一無羣公詩字。萬州刺史韓某子三人。慎豐泰。慎為溫縣主簿。公有諱。豐字茂實。泰字安平。此送茂實也。新史附王叔文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

御史。故云過於上。京蓋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晉大夫羊舌職之子。曰赤。字叔向。一字叔譽。伯華之弟也。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魯襄公三年。伯

代其父為中軍。家語。孔子問處。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者。死天下。其有定矣。春秋註。銅鞮。晉別縣。在上黨。○鞮音題。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者。

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左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誣。內植足以沒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

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貞元九年。公中進士。泰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

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常績文著書。一作嘗。又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綜。作弄切。大備制

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澹。音淡。他日當為達者稱焉。連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

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焜。胡本切。耀。弋笑切。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達一作識。

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一本有先經以後經以六字。杜

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

手而別。一本有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十字。

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一本無將

僕未冠求進士貞元六年公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中都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

文章若崔比部崔鵬字元諱貞元六年自于衛尉相門于郤字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

北進納言世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尙書郎謫來零陵永貞元年公自禮部員外觀婁

君見觀遇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翻生

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堅車良馬以驢于朋徒相賈爲資資以貨財也相易爲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

媠媠莊子云卑陬失色○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

豫章今洪州即豫章也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往一作行僕聞

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少不一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

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

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

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丘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

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

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苦聲切。慊也。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咀。子與切。嚼。疾雷切。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伉。苦浪切。敵也。伉一作能。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時崔能爲。永州刺史。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一作饋。以侯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漢書司馬遷貫穿上下。數千載間。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者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子仲尼說者也。不在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猶傳也。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樂教胄子。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皆用儒先也。漢有鄧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合其

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賄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徐從事一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公卽謂此也。公此序與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而序秀才卽謂此也。公此序與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而序秀

交州漢交州統南海等九郡吳分置廣州多南金詩大賂南金張華見珠璣音譏珠不璣瑁異物志云璣海大者如鑿條背上有鱗鱗大如屬有文章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將作器則蒸其鱗如柔皮。○璣音代瑁音味。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一作中爲發於紛葩瓊麗。瓊葩回切。而罕鍾乎人也。鍾衆也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一作中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瓊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一作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即其人也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世之學老子者道不同不相為謀者豈謂是耶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楊朱墨翟申商刑名縱橫之說

有刑名縱橫家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闊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

躡其道一有而字○躡音致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奇袤不正也袤

與斜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

古之守雌者老聃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翕知其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句有六

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營道漢縣名觀九疑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海經註

云其山九谿皆相下灘水漢武紀將軍出零陵下灘水註灘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

似故曰九疑也下灘水出零陵○灑方支切漢書作離字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

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豐隆雲師楚詞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翹蜚廉呂氏春秋曰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論語古之學者為己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五年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論語古之學者為己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五年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

年中博學宏詞科爲集賢正字十七年調監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是爲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

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遂於尙書居永州憲宗即位公以

附王叔文出爲邵州刺史十一刺柳州元和十年正月始召公至京日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載師三月復出爲柳州刺史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

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作宣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舉一言未

嘗諛孟子諛辭知其所識行未嘗怪其居室惛然不欲出門切靜也其見人侃侃而肅侃侃和貌和召之仕

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

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

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卽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匱己

之虛一作或贖其途匱乎己之虛蜀本云或以字下疑脫兩字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

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游民閒民無職事者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

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

交於物沖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

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回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禹錫也公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尙書刑部郎中為道州禹錫亦有送僧方及南講柳員外詩序云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賦中詩一篇以贖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序所以館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詞蓋謂此也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昌黎集有送浮屠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元為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意與公此序同時作

昔之桑門上首桑門沙門也袁宏云沙門以贖罪詔報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支遁字道林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

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道安習鑿齒傳時人為佳對遠灑師陶元亮陸脩靜也任廬山記云遠法師送休上人宋書謝靈運孫

超宗隨父歲南元嘉未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游從者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

鮑昭之徒見上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宗門有三印泥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脫有釋文暢者道源

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頌云蒙十方一切佛手以甘露灌其頂味字則維摩經所謂雖經飲食而以禪悅為味涅槃經所謂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出家味讀誦味忘一作志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

二年而秦人蒙利者益衆秦謂長安雲代之間雲代二有靈山焉靈山即五臺也與竺乾鷲嶺二山名復角

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
音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與首預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貞元十八年。顧少連爲
也。夏官韓公。韓皋爲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無劉公二字。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習字鑿齒之才皆
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詩佇立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
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
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滅之贈。釋典有衣滅委
財施之會。不願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厨玉切。迴。偉長德璉之述作。偉長德璉。魏志云文
帝爲五官將。山陽王粲字仲宣。北海徐幹字。偉長。汝南應瑒字德璉。並相友善。○璉音聲。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志耳。見左傳襄二
知鄭重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重巽居永州龍興寺。公嘗有麟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韻。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好一作學。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
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卽永州。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
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論一作論。推而大之。逾萬
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胡可

切齊謂多爲夥。則泥而皆存者。○泥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

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書不

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綱也。舊史綱傳。憲宗卽位。洎孟常州。孟簡字幾道。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樸直

還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乘國政。出爲常州刺史。晚路殊躁急。候佛過甚。爲

時所誦。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音。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

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柳公韓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

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

之和。胡臥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竟一作土。其士汪汪也。土一作求。道者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大行於

遠者。一作焉字。一作大行乎遠。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蟻之有雷。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不可止也。於是始電。蟄蟲咸動。絜一作居。

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陳長方曰。子厚作序。皆平。平。惟送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乃柳州時作。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紫毀也。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礎爲湖南從事。元和六年。請告

東都。省其父。退之又寓書罪余。時退之官東都。今韓集逸此書矣。且曰。見送元生序。謂送元十人。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

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爽一作蠹。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

申韓皆有取焉。揚子曰。莊周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是揚子嘗取之矣。皆一作亦。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

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史記飛廉生惡來多力。李奇而賤季札由余乎。王闕廬之少子。漢書鄒陽傳曰。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由余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音韞。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作受。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印。組。綬。屬。所以繫。則舍是其焉從。慶切。於。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成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確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暲南遊序并引

劉禹錫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術。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高僧傳。佛隨耶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白足。和尙。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胸中。猶煎煉然。開士元暲。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摠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

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墮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淩泉之有冽。今防墓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忍滅。莊子老聃死云云。指窮於爲薪火傳也。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爲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之有惻。詩曰。

岡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

送元暲師序○舊古老切。韓本送玄舉師歸幽泉寺序在此下。序云。元暲持劉禹錫詩引來。今故附禹錫詩引於此。篇前禹錫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爲朗州公爲永州。此序永州作也。次前篇當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讎猶中也。元暲師居武陵武林州。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劉夢得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朗州公永貞元年暲時自朗來永。○暲音陞。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世之爲釋者。世字或作近世二字。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暲衣粗而食菲。糗○七胡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無下有他字。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慢武半切。謔徒且

切。詭。離。意。莊。子。天。知。子。辟。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暲。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暲。陶。氏。子。元。暲。陽。侯。諱。一。無。世。之。二。字。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暲。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暲。陶。氏。子。本。丹。陽。人。其。上。爲。通。侯。通。侯。本。微。侯。避。武。帝。諱。改。爲。通。侯。陶。爲。高。士。侃。曾。孫。潛。東。晉。爲。儒。先。生。一。無。生。字。一。本。生。入。其。上。爲。通。侯。侃。事。晉。封。長。沙。郡。公。是。爲。通。侯。也。爲。高。士。末。葉。官。不。仕。爲。儒。先。生。作。賢。要。之。儒。先。爲。正。漢。有。鄧。資。其。儒。資。一。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在永州作。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謂流文中國也。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般若。波未切。者。而也切。經之大。經一。莫極乎涅槃。經云。昔佛示滅於雙林樹下。入般涅槃。爲母摩耶夫人說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雖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觀。古玩切。種淨觀。一云色受想。乃觀此三空名之。觀。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之爲空。作行。一蕩而無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桂林。卽桂州。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文郁師公之族序云挾海沂江獨行山水問蓋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序一作引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閒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事一作士又遁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業切。實書籍。懷筆牘。牘。書版也。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閒。儻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與隙同。隙。阨塞也。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緇。艾衣也。茹蒿芹。志終其驅。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楚詞註。擾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恆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作之年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古顯。顯。古顯。二切。紆紵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也。或有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旣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序云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與前途楊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同意員外郎劉公其名未詳濬一本作璿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雖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佛經曰慈而勝願復之恩復我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恆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章左傳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章先章乃入牛古者將獻造於人必有以先之魯侯之贈後吳鼎左傳魯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督揚晉人執鄭悼公以其伐我也獻鼎於魯固以爲名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衆一作後故乘章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卷二十六

記官署

監祭使壁記註具本篇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謂俎豆牲牢之屬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周禮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眠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率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漢以待御史監祠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遺失則劾奏之唐開元禮明皇之謀其不敬者戒具牲物。中張說以顯慶禮註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蕭嵩等撰定號大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因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肅宗改元寶應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號監祭使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禮記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唐志光祿卿一人凡祭祀省牲饗灑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左氏云兩史聞太史盡故其糝盛牲牢酒醴

菜果之饌。○祭盛音成。必實于庖廚。鐘、敔、笙、竽、琴、瑟、戛、擊之樂。○戛擊鳴球。註：戛擊卽祝致。所以止奠。籥、篪、緇、兆。

之數。謂釋名。所以懸鼓者。橫曰篥。縱曰篪。禮記：籥、兆、舒疾。樂之文也。綴必具于庭內。檜、彝、彝、洗。音雷。禱。俎、豆。

醴、鬯之器。○醴音鬱。鬯音玉。爵名。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泊執役而衛者。作一

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篋朴于堂下以修官刑。書：樂作。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

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

其燔燎瘞埋。瘞亦埋也。燔音煩。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銜一曰祀。貢。註：祀。貢。致。邦。國。之

屬。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周禮：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唯具滌牢中所搜除處也。三宮御廩之實。穀梁傳：桓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畢備而聽命焉。舊

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舊史：貞元十九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遠入臺。近

得異。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監察御史。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

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四門學者。始於後魏時。以周人四郊之制。遠遺。故置四門。而唐又合之於大學。爲國子四門助教。則記之。作當在十五六年間也。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胥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註：四學。謂

翰林學士左 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太

散騎常侍 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立中進士求署茲職天水

武儒衛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與公方諱

僧習後魏時爲揚州大中正尙書右丞方與 與武公同升於禮部進士一本武公作武君 與歐陽生同

公蓋公之八世祖一本無於方與公四字 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武功縣屬京兆序言貞元十五年丞廳壁壞首署舊記皆逸後三年陳南

殷頌曰邦畿千里商頌玄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梁

傳隱元年祭伯來襄內諸侯非有天子命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唐之地秦之咸陽而

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時領大興長安新豐鄠華陰藍田鄠蓋屋始平武功上

宜禮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初改爲雍州而縣之廢置亦不一

幅員之廣其猶古也詩商頌幅員既長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唐制畿縣丞二蓋丞述六

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漢表丞相秦官有左右高今尙書有左右丞唐制尙書省各一員御史中丞至

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釐

之地釐后稷所封之地周紀所謂封秦作四十一縣釐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漢志右扶風有釐美陽

一故武功爲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真觀元年州縣皆屬京兆天授中復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

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殿。周謂四周列禮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敍。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樽俎靜嘉。一作蓮豆。靜嘉。燔炮烹飪。○炮與無同。燔與餗同。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絳。絳反役。與食之禮。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一本無聯字。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貞元二年作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一本無戎字。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唐初諸使未嘗以御史中丞一員爲理。詔使故兼御史中丞。爲使者。德宗時置東都觀。初考之。至貞元二十年。開其有兼中丞者。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曰張獻。有爲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杜亞。曰蕭華。有爲團練觀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爲節度觀察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有爲册南詔使者曰衛晏。曰楊頊。有爲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愔。有爲節度觀察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爲中丞出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幸蜀。有爲置。閣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爲中丞出大夫而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又有兼御史。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

奉天咸陽奉天皆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

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周語司里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傳吏謂驛吏古者出縣吏執牘而

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周禮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

皆有傳館其飲餼饋切燕食也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

其積一作列其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大曆十四年兩京

驛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尙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一作校必稱其制有不當

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一無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

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

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

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一本有使字公時爲

唐制嶺南爲五府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府部州以十數部猶其大小之戎大戎小戎皆兵車也詩元

戎備收五黎梁輯元戎所乘之車號令之用號令一作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

訶陵二國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嶺南節度兼押蕃舶

之幅員萬里。見前。輻員註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左傳僖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名。吳語曰據錡拱稽。註云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一本作以執執秩。

拱玉稽時外之羈屬數萬里。謂外下一有境字。曰據錡拱稽。註云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一本作以執執秩。

賓軍之事。周官五禮吉。凶賓軍嘉。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詩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註牛羊豕為牲。繫養也。

嘉樂好禮。左傳嘉樂不野合。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詩出車以勞還。以鞶歸。以鞶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闕

階序。開闕也。爾雅衙門謂之闕。東西。木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屋棟一作莞。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

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四年馬總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且專二

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陔子侯切。其位公北向。

賓衆南向。一作公北向。面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庑側。隅謂之與。庭廡下陋。一作日未及哺。

日加申時曰哺。哺音通一作吳。則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

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

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願。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

與衆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

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苾藿。幢牙旗。古用犀牛尾。今軍中。大卓旗名卓藿。幢傳江切。金節析羽。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

旗旒。周禮軍吏載旗。百官載旗。又曰熊虎為旗。鳥隼為旒。析羽為旒。又曰熊虎為旗。鳥隼為旒。又曰熊虎為旗。鳥隼為旒。

又埠

又埠

晉鼓卒長執鑼兩司馬執鐸鼓人曰以貫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鑼止鼓以金鑼通鼓註大鼓謂之貫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鏡如鈴無舌有乘執而鳴之以金鑼
上賓延郡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再裳鬪衣爲之蓋西胡羸布若今氍及氍毹皆是胡夷蠶
蠻方夷曰蠻南睢盱就列者睢盱張目貌字林睢仰千人以上銅鼎體節燔炮載
炙載側吏切炙之夜切羽鱗狸互之物沈泛醜盎之齊周禮酒正辨五齊五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
者成而滓沉醒他禮切齊才詣切均飮于卒士與王之舞謂七德舞九服夷之伎唐有西涼伎安國伎
疎勒伎康揆擊吹鼓之音作戛吹去聲飛騰幻怪之容幻怪如魚龍曼延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鼓
而賀且曰是邦臨謚之大五人合之嶽南節度使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
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元
禦鄆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漢霍去病爲侍
從軍上爲遣太官糈數十乘既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訪一作勒以永示後祀
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一無字

邢寧進奏院記作之本年具見本篤

凡諸侯述職之禮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周禮春見曰朝秋見曰
會計爲交政之所孟子曰孔子嘗爲委吏矣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王制方伯爲朝天子者皆有湯沐

齋戒自潔清之用。其在漢制則皆邳以奉朝請。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邳而議之。顏

浴用湯沐用潘。其與同。唐與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大曆十三年改爲進奏院。唐書曰：留後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詩：率

至也。皇與宅位十一載。書：朕宅位三十有三年。德宗大曆十一年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

章也。皇與宅位十一載。書：朕宅位三十有三年。德宗大曆十一年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

以朝寧王張公爲能。貞元四年吐蕃三萬騎寇邈邕等州。七月授河中節度使。渾瑊。邕。寧。慶。副元帥。以左

獻甫封。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漢文帝謂季布曰：河東統爪牙之職。王之爪牙。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規。一作高其開闔。年左傳襄三十一壯其門闔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

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四年九月吐蕃

衆禦之。斯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周禮旅賁氏凡祭祀寇寧州獻甫率

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

歷闔闔。楚辭：非闔闔而望予。薛綜註：闔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開。楚辭云：魂兮

天些。虎豹九重使。關喙執其關閉。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邪寧之能政也。邪。來歸。君無上

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一作捍。而戎虜伏息。山爲壘。運巖

要地築梓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尋又茂功溢于太常。茂。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

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破衆長不敢入寇。茂功溢于太常。茂。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

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

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事具本篤

御史大夫嚴公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殿驛兼御史大夫牧于梁書華陽黑水惟梁五年自貞元十六年爲嗣天子宗卽位改元永貞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舉一作用王制諸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漢書循五年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德行就加禮部尙書新舊傳皆不載是年四月使中謁者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當以聞來錫公命左傳文公元年天王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驚老童孺填溢公門作於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而字上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密一作私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士字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耶到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踏音匄也藉悉夜切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僮夫畢力○僮音運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之一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僦卽切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馨兮切摧其堅

剛化爲灰燼。舂鍤之下。○舂音本。舂，側洽切。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與州長舉縣。元和中和節度使嚴驥自縣而西。疏

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濇悍。○殺，所界切。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

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爲安流。澹一作淡。蒸徒謳歌。詩

徒緝之。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倖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一無

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音單。飢饉昏札。左傳：昭十九年。札瘥。天昏。註：天死曰。死徒充路。

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

餘糧。一本自師有餘糧。下無四。餘糧。十字便與杠梁以成相接。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音濟。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

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傳直。戀切。旅忘其歸。杠梁以成。杠一作虹。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

四方之力。方一作人。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且字下一。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尙儒

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與功濟物宜如此。其大

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左傳：昭元年。臺駘宣汾。洸障。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一作焉。禮

官而。西門遺利。史起與歎。史記：西門豹爲鄆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

水死。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鄆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

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豹之西。門豹不知用是。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鄆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

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名。屬桂州。集有途盧遵序云：以余棄於南服來從，余五年矣。蓋遵遊桂在元和四年，其爲全義四年後也。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循而習之爲非。一作賢之興而愚之廢。恆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悛且誣。音吝。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之內弟也。公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一無門字。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饋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一本迴字下，作去聲二字。遵曰：是非悛且誣，賢者之作，思利乎人。思下有以字。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一作羣字。故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一作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卷二十七

記亭池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無楊中丞三字，永貞元年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

弘農公刺潭三年

楊憑字嗣仁，饒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九月，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或作三里。丘陵林麓距其

涯丘土之高者林屬於山爲麓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坳小渚海中有山可俟止曰島水中可其岸

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如環而缺。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

者誰國戴氏曰簡晉史戴逵譙國簡其裔也爲堂而居之而下一有令字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鰲廢艦音艦艦船也持

也一本體作艦艦作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櫛音櫛杉櫛皆木名櫛似桱葉冬不凋落被之菱芡芙蓉菱芡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謂爲方鎮所辟貢之澤

宮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註澤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

孔氏書旁及莊文謂莊子文子也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註云老子弟子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書謙受益其樂道歟賢者

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

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矣明矣禮記美哉矣焉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據幽發粹居切抽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頌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之一有字

桂州裴中丞作營家洲亭記公刺柳時爲桂州裴中丞行立作營姓也音紫又卽移切一無裴中丞三字姓苑曰營今齊人本姓蔡氏漢元帝功臣裴有樓虛侯寶顧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驚音馳音不陵危環山河

江。酒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堅一署

之左曰灘水。署州署也。灘水出零陵。○灘音萬。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嶠。渠妙切。越人謂山銳而高曰嶠。達于海上。於是畢

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裴行立元和十二年。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

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基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元和十二年冬十月。克淮蔡十三年。

春正月。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一作悠。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剷與草。○剷。扶救天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

也。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莊子乘雲氣御飛龍。萬山面內。重江束隘。亦作阨。聯嵐含輝。○

虛舍。旋視具宜。具一作其。常所未親。倏然牙見。牙與互同。以為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周禮切。諸極。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下可以行步。即今之步廊。欄與窗同。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

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比。聯也。與波昇降。昇一作升。苞灘山。涵龍宮。涵一作舍。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作廷。日出

扶桑。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拂於扶桑。扶桑。東夷地名。梧。在今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

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班固西都賦。鮮顯氣之清英。○顯音浩。白也。遽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期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安期生。瑯琊阜鄉人。史記。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

始皇之碣石。燕入虛生。求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

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

闕閣。音環。濱市。闕曰闕。市曰闕。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

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始回切觀音。灌非是淵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籍或作籍。籍謂記也。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集中有柳中丞墓誌及祭文。按記云。歲在辛卯。蓋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勢。謂方面形。無構櫨節。櫨之華也。櫨。柱也。櫨。柱上附節者。櫨刻。櫨爲山。櫨者。櫨上。櫨蓋爲藻文。○櫨音薄。櫨音虛。櫨音拙。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左傳桓哀伯之辭。是山峯然起於莽蒼之中。野之色。並作上聲。○峯。慈郎切。謂突出也。草馳奔雲。盪直也。巨數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俗參夷。微。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於西王母。歸於瑤池之上。而不至也。左傳昭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履齒不及。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上山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歲在辛卯。元和六年。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公從兄名寬。字存諒。公嘗卽謂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塗迺塗。動垣壑。惟其塗。堅茨。○堅音涓。仰塗也。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椒。山顛也。於是一作極。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一作是貽林澗之媿。故

志之。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一無韋使君三字。韓本註。刺史韋彪。公貶永州十年。其州刺史見公集者六。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所謂韋公。蓋在七八年間者也。見上嶺南鄭相公啓及黃溪祈雨詩。

將爲穹谷。巖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將爲起句。用莊子。夫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

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九疑山名。在零陵。麓山足也。其始度土者。度書。惟荒山爲城。有石焉。翳于與草。子一。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濁之澗如。濁音劉。又音溜。水清貌。旣焚旣釀。山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樓亦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譙。譙。已乃延客入觀。繼以

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視下一漢之三公。秩號萬石。西漢矣。顏師古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孝景時。以石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閭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易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一有薛令作三字。零陵永州縣。集有遂薛存義之任序。假令零陵二年矣。然月日不可攷。要皆在永州作。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類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也。詩彼汾沮洳。沮洳。陷濕地也。沮將預切。洳。人恕切。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開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令。湘源縣。屬永州。會零陵政。厯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音辨。音辨。宿蠹藏姦。披露首服。首。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鞞鼓之召。周禮也。一本作擊鼓徒宗。切。鼓聲也。雞豚糗醕。糗。丘救去九二切。糗。米也。醕。司呂切。漉酒也。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音淡。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鹿。音萬石如林。積坳爲池。地。均於交切。窳。下也。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蘂峯。瓏璫蕭條。瓏。音籠。璫。璫。音零。出楊子。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

無勞力工得以利作工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饗於恭切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謫謀野而獲左傳襄三十一年裨謫能謀鄭大夫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謹音忱宓子彈琴而理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茲音伏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卷第二十八

記祠廟

零陵郡復乳穴記題作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載連山郡實鍾乳本草唐註亦載其次

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為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叱之熙熙史記天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

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亥切。徒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賴，利也。欺誣屏息，信順沐浴。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一本作今令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一本毀作斥。道州圖經曰：昔舜封象有鼻國，卽其地。按集有道州文宣王廟記。薛伯高以十年二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既底于理，似非始至。

之事。公以明年正月召其日。某譎永州記必將召時作。

鼻亭神象祠也。

昌邑王賀傳云：舜封象于有鼻，註。在零陵。今此是也。○鼻與庫同。

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

九年，河東薛公也。

伯高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音瘞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瘞

而起。

漢書：如瘞人不忘起。○瘞，若矇而瞭。○矇，音蒙。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

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

本君上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主，謂公又懼

楚俗之尙鬼而難諭也。一無尙字。一無於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傳：十年，晉狐突曰：非

族歆也。又曰：淫祀無福。禮曰：淫祀淫祭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

悌教一作崇去奇邪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作庸，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祠下有字，以明教也。苟雖

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一無字，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

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六切。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鬻童之歸音昔，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

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作恣，俾我斯替。千歲之冥，公關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

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黜行于鬼神一無字，愷悌達于

蠻夷一無字。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子侯切，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塹，壁而起者切。甃蒲歷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

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錫者盡死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禩音幾，呂氏春秋云：荆人鬼，越人禩。禮

鬼神與，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史記天官書載水滸

志所載一同實不原。甘茂盟息壤甘茂傳秦王迎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索隱曰：山澤竭地長，西漢天文

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魃竊帝之息壤，以溷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魃于羽郊事出淮南子。其言不經見，今

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錫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公諡永州十年凡爲記序其年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垤蟻封也。伏

灌莽。詩集于灌木。灌木叢生。灌莽宿草也。○莽莫補切。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激苦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藂與叢同。聚也。穹若洞谷。蒼若林麓。○藂翁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

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龍音堪。余得而合焉。作發。以屬於堂之北陲。○國之欲切。連也。凡坳

窪坻岸之狀。窪。清水也。坻。小渚。窪。鳥瓜切。坳。於交切。坻。陳尼切。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柟之植。○榿音駢。似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縵。幽蔭蒼蔚。○蒼音槍。步武錯迕。阮古切。不知所出。溫風不燥。式灼清氣

自至。水亭隱室。○隱。胡夾切。隘。水一作小。隘。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遽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

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

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伊烏切。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協韻音戶。大和不遷。茲丘

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集中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記當在前作。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

蕩。粗曰薪。細曰蕩。書篠蕩既數。篠小竹。篠大竹。○篠音小。竹箭篠徒黠切。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

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乎常員。永貞元年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一無乎字。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塞下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記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

永貞年。永貞元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公時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出爲邵州。九月。貶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嚮。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不矚焉。一本無下有所字。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

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元和十年作。

越人信祥而易殺。祥謂傲化而偈仁。○偈音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漢武帝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

卜如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無一本

字。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

而入焉。一作可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武后天授元年七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

等十人。僞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下生。當代唐爲圖浮提主。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擡度僧千人。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

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

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術。九達謂之達。邑中道曰術。月北屬之江。告于大

府。大府謂觀察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

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其字無庶乎教夷之宜也。

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一作畦也。圃田若干塍。音

畦中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一作巽上人修淨土院記。云今刺史馮公作。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首篤天竺國一名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釋迦牟尼者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彼佛言曰西方

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去聲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

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

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遠也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顓語著釋淨

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睦職日

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巽上人居其

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眞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

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

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續胡繪蓋幢幡竣○續疾以成

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作於元和八年古者姓氏特以別生分類贊否

先王謝至江東士人爭尙閩閩賈婚求財且區區結婚於山東之世家眞觀之世冠冕高下雖稍

西舊族矜夸其臣以房魏之賢英公之功且區區結婚於山東之世家眞觀之世冠冕高下雖稍

序定然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李義府程所不齒者皆稱禁婚民俗安知禮義忠信爲何物耶子

姓氏升降去留定爲榮辱袁宗諳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民俗安知禮義忠信爲何物耶子

厚憫時俗之未革故以子孫冒昧者取

况於鐵爐步之失實誠有功於名教歟

江之澌。謂江濱。凡舟可摩而上下者曰步。吳人呼水際爲步。韓文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若瓜步之類是也。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鍛都玩切。小治也。一本鍛下有鐵字。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鑄刀鈇者。左傳：筐錡釜之足曰釜。詩：臣工。序乃錢。鑄。周禮：鍛。氏爲鑄器。註：錢。鑄。田器。刀。鈇。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兵器也。鈇。蓋。斫刀。○鑄。奇。蠟。二音。錢。音。翦。鑄。音。博。鈇。腐。甫。二音。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築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音。蹙。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漢時亦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爲記凡九皆記永州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十

大邛都最大徙蔣都冉駹最大公文勢本此邵太史曰子厚此記云永最善然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涪

別云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閱則出游復多恐何言之不同也

溪○涪音吾水名涪溪在湘水南西至于湘之源南至於瀧泉○瀧音雙水名瀧泉奔瀧東至于黃溪東

屯徒門切無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百一至

黃神祠祠二字無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一無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

石小字無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論語深則厲淺則揭註以衣涉水爲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

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黛蓄膏渟黛畫眉也來若白虹來一作采沈沈無聲沈沈一作沈沈有魚數百尾

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不以頭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領斷齶頰頰下也齶齒根

海二切頰戶感切又音含齶魚斤切齶音譌其下大石雜列雜一作離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

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鏘七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

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漢書王莽自謂黃虜之後號媯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虜苗裔莽

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虜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莽號其女定

黃皇室主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莊

絕之於漢莊

畏壘之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俎豆謂禮之爲主。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音戮居是州。恆惴惴。其隕也。隕與隙同則施施而行。施如字。徐音怡。漫漫而游。漫莫切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一本無以臥而夢。一無臥而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態一作勝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法華寺名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作抵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符廢切。草葉多也。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岈山深之狀。洼水也。汙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外一作水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方言。冢或謂之培塿。而東小冢謂之塿。培塿。口切。塿。力口切。悠悠乎與顯氣俱。音顯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冥一作俱。一又作與物不異。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鉅鉞潭記。鉅音古。鉞字。諸韻皆無。從母者。唐韻作鏃。下註云。鉅鏃也。鉞疑是鏃。莫浦莫朗二切。鉞。鉞潭也。鉞鏃也。鉞鏃乃鼎。具據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鉞鉞潭。則此記在前記。

後作亦元和四年文
云下二記當繼此也

鉤鈔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頗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音末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音丘一旦款門來告曰款叩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賀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一無者字有聲淅然在公會也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鉤鈔潭西小丘記註見前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鉤鈔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而一作之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起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狀一作壯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巖音山險貌嶽同累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剗音產請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剗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一本獸下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潛潛水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作悠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

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鎬鄠杜。音戶。鄠，則貴游之士。七，無之字。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是一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篁，竹田也。曰竹名。聞絕句，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坻，小洲也。皆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云披拂潭中，俯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昌六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斗，謂北斗。史記枉矢類流，星蛇行而倉黑。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駸。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

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所謂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錡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大曆元年元結以此巖東向故名之曰朝陽。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支一作反。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高一四。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互石爲底。他本或無一達字。或無互字。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跳而往。○揭丘列切。又音翫。囊衣也。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一無意字。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閒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睥睨通作睥。塊莊子云。梁麗可以衝城。梁麗。屋棟麗。與磬同。塊。土牆。集韻。城上垣。杜預註。左傳。又作。解。倪。音義同。欂。一音禮。司馬云。小紅也。其旁出堡塢也。堡。古切。小障也。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

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元和十年正月。公自永州召至京師。三月復出刺柳州。此記作於刺柳州日。篇末自可見。

出州南譙門

譙城上樓也。

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地也。傳置。置。謂驛也。傳。東曰東

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部鄒切。亞。豕得以爲園。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蕩疏。

○割音拂。樹以竹箭松檉。丑成。桂檜柏杉。易爲堂亭。豉切。峭爲杠梁。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疏音疎。樹以竹箭松檉。丑成。桂檜柏杉。易爲堂亭。豉切。峭爲杠梁。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

木。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憑一。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嶮闊溇灣。絕遠貌。灣鳥環切。一本嶮作崦。當

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

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

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記不書其年月。然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音潰。水北有雙山。夾道巖然。巖

鉏威仕威。白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

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甌。子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

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屏蒲切。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補切。皆獨立不倚。北沈潯水。瀨下。沈一作流。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茄音加。荷莖一本作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六尺爲尋。倍尋曰常。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薄明切。又音平。博局。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楮。檉河柳。郭璞云。今河旁赤切。楮多質。管之竹。質管竹名。節間相去數尺。○質音云。篔都耶切。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音子。又音李。或作子規。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洄回也。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鮒。多一作及。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麋脩形也。脩脯。糈糝。○糈音所。又音晉。皆從禾。音徒音土。陰酒。一作酒。陰。虔則應。公集有雷。滄。禱雨文。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賊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卷第三十

書明謗責躬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諱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爲地一除罪籍耳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宗元再拜五丈

座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失意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悸心動也伏念得

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

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痞部鄙切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一作肉非獨

瘴癘爲也忽捧教命捧一作奉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左傳成十年晉侯夢疾爲二豎子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謂連心

之脂膏肓心下兩上○音音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碑

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

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孤危阨塞艱艱艱艱不安貌○艱五結切艱凡事壅隔一作事很忤貴近狂疏繆戾

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

旦快意更造怨讟讟音識以此大罪之外誣訶萬端○誣與旁午搆扇盡爲敵讎盡一作便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

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

豈有賞哉一無豈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一作無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

俟除棄廢癘一無更字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

取得之。

一無得之字。一無求字。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日，猶七日公母盧氏卒。猶

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

罪，居夷獠之鄉。○獠音濠，夷名。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切。當心腸沸熱，腸一

斃，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隙一作隅，無少字及女子字。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罪人一

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當一作常。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惇惇然○惇惇然一作慄慄然。歛歔惴惴，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字。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

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

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

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

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

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

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音黷。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

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又古玩切。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

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一本作被謗，無識字。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

疑聞曰我乃無妻孤女云媿婦翁者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然賴兄終不自明 娶孤女云媿婦翁者卿為吏竊婦翁寧有之邪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 以媿為瓜切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作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其禮記管仲遇盜取也註云言此人為可臣曰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今已無古人之

實一有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同舍郎金去已而

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賈金劉寬下車歸牛鄉人車中認之寬無所管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

償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耶大慚劉寬下車歸牛鄉人車中認之寬無所管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

送還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鄭人語文公伐鄭欲得而師還

聲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鐘儀南音卒獲反國左傳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與之琴操南音楚

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左傳襄二十一年欒黶出奔楚晉囚叔向叔向曰必那大夫范痤騎危騎音奇危棟切

也上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欲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出之崩通據鼎耳

怪切苦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耳不用劍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豕吠非其張蒼韓信伏斧

鑕鑕音質終取將相西漢張敖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故勿斬其後至孝文時為

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西漢賈誼落

屬害之出為長沙王漢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西漢賈誼落

文帝思誼徵之入見宣室餘倪寬擯死斬唐書後至御史大夫事不畧曹除為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後識

封禪事拜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

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

家推說其意未上主人父偃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

詔赦之。蜀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與
尙方鑄作事。後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贖。冬以減死論。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

恒怯澆忍。垢濁也。楚詞。切典。忍之流俗。下才未技。又嬰恐懼痼病。病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

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乘筆

觀縷。曰委曲。賦當從僑俗作爾非。一神志荒耗。前後遺忘。音妄。漢書楊惲傳。以陪輔朝廷之遺忘。作平聲。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

自以不至底滯。底一作賦。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

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士一作上。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

通家宗祀為念。存字無。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雖字。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

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甘與醴同。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一本戀。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楊憑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李因劾憑。江西姦賊。憲宗貶為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公嘗遺憑子誨。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勸。是寧數十年之墜典。

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丈人且夕歸。朝。廷復為大僚。考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爲婦翁稱。然字則遺矣。大抵亦尊者。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丈人字。俗以爲婦翁稱。然字則遺矣。大抵亦尊者。役人胡要返命。奉教

誨。壯厲感發。壯一作莊。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

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一作是。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許一作取。而激其忠誠者。

忠中是用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無入一字。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見書皋陶謨。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史記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乃澹臺滅明也。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將召見之。爲令狐略等議之。竟不獲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晉載記尹緯。天水人。先爲秦吏。部令史。後事姚萇爲佐。命元功。萇既敗。符堅遣略之。儻而朕不知其亡也。是皆終日號鳴。大吡切歎也。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不亦宜乎。王景略猛字。廉頗。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使廉頗將兵拒秦。秦遣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長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王以括代頗。括之母諷王。括徒能說父書。而父子異心。王不聽。果敗。馬謖得以惑孔明也。蜀志馬謖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西漢周仁。武帝之二千石。祿歸老。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正曰。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謂公爲廢賢也。於是同徒。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亦以此多之。見武安傳。夫言朴愚無害者。蕭何以文母害爲害也。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拆他各切夜所擊之木也。則必敬其事。論語事君敬其食。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

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揭去謁蒙以絨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一無而字。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不字下。一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甚渠記切。毒也。茲拂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操一作探。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屈原。馬。司馬。作探。一可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累。力追切。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大曆九進士十三年。凝中進士十二年。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陵子。元和二年中進士。敬之。字茂孝。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一作大道。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第一無乙。至尙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知字一無。去年吳武陵來。武陵元和二年中。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書字一無。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一無古。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一本二以。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揚雄贊桓譚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諱曰凡人。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笑一有。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聘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世一作。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一無。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音。一無然字。○眊音冒。目少睛。騷擾內生。靈霧填擁。慘沮。沮一作沮。○靈音埋。風且靈。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又字。一本無。五年之間。四爲天火所迫。天一作天。徒。跌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意一作志。硯一作硯。一云口骨切勞極貌。又健作硯。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懃鬱。

結。○個口本切誠也。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孟容。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

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敍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

乘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至一作止。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

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

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尙足自進。如其不至。則

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公

凝女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一本無。然無一日之命。而不育。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

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作

祀。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厭

也。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頽。寫巖布之座右。一作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埴書。裴埴埴之弟。字行具。此書唯不詳其爵位。公時在永。其書曰。河北之師。當已平矣。慶聞吉語矣。考其時。蓋當吐突承璀誅王承宗之時。事在元和四年。書必此年作。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惟應叔輩。

二公獨未耳。一作獨。未下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

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譁張排擢。書人乃或譁張爲幻。譁張欺詐也。○譁音僕可出而辯之哉。性

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一無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

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曠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

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

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天下熙熙見史記貨殖傳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

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尙能恥之劉向別錄云方上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吹律而溫氣至五

殺生今名黍谷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時吐突承

宗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處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流言飛文出劉向傳或者

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

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餘亮切憂也一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

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

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一作勉新唐史蕭俛書在許孟容書前按俛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

是俛爲翰林時作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子京新唐史自思謙僕不幸。唐史刪不嚮者進當艱。瓢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唐史刪幸二字。唐史刪不嚮者進當艱。瓢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唐史刪妄魚及切門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作閒下無哉字。字之刪然僕當時年三十三。元貞甚少字。唐史刪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冥冥之間哉。字之刪然僕當時年三十三。元貞甚少字。唐史刪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音冒。其可得乎。唐史刪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聲一作名。世之怒僕宜也。唐史自凡人止。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唐史刪辱在附會。聖朝弘大。作寬。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唐史刪謗語轉侈。囂囂嗷嗷。○囂虛驕切。嗷音敖。漸成怪民。民一作人。飾智求仕者。更冒僕以悅讎人之心。讎一作言。讎一作仇。日爲新奇。務相喜可。喜作悅。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唐史刪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唐史自伏自止。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唐史刪七二字。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唐史刪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唐史自兄字。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脰。馳傷切。足腫。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癢慄。○癢山錦切。寒病一作慘。七楚切。慄毛髮蕭條。瞿然音句。注視恍惚。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人下有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啞諛。孟子南蠻鳩舌之人。○鳩音今聽之怡然不怪。怡一作情。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許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

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唐史刪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唐史刪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唐史刪不能言也。思與木石爲徒。唐史刪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

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唐史刪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

恨余。唐史刪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

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唐史刪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唐史刪然居理平之

世。高宗諱治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吐突

承雅討王承宗。公有望於賊平。慶宥及罪譴耳。雖朽枿腐敗。伐木餘也。枿一作株。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唐史刪一

釋廢。猶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一家之居也。朝夕歌謠。使

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唐史刪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唐史刪去宗元再拜。

不虛爲太平之人矣。唐史刪與李翰林建書。按述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問。帝問左右。宰相鄭餘慶

學士。此書在永時作也。書云前。過三十七年。當在元和四年。

杓直足下。弟也。杓直。避之。州傳遽至。驛也。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禹錫字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

莊周言逃蓬藿者。○饗徒聞人足音則寤然喜。莊子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醜黽之徑。頭位其空。聞人行貌。僕在

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

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隔一作塞。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音戰。寒坐則脾痺。切。脾部。痺

不生也。卑利切。足氣所欲者補氣靈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

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蝮蛇。細頸。大頭。無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

色如土。俗呼土虺。○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蠹。死亦謂之短狐。蠹即射工也。亦名水弩。至

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羽鬼切。一作疣。時到幽樹好石。蹙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周禮。三圜

獄城也。土註。圜土。一遇和景。一有負牆搔摩。仲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曰尋終不得

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

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時建爲翰。林學士。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

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避民爲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越

不過爲三十年客耳。三或作四。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

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

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列子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呼句。况羽二切。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一作若。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頃。蕭。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敦詩。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或誤。非。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觀集中送苑論序。謂初與論同。驚于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顧君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云。始少連擢少子師。閱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則顧氏子豈師。閱耶。十郎一本作十一郎。公時謫永州作。

四月五日。月一作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

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

蜂附蟻合。煦煦起起。煦呼句。切。吹也。起。千餘切。越起也。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颺逝。畢遙。切。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一作世。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

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

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十人。諸科十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

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禹錫。貞元九年。中第。遑遑惕憂。無日不

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少連贈尙書左僕射。諡曰敬。則證昭

生之榮亦諸門不意瓊璫者晉書習鑿齒傳瓊璫當流碎也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洵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切切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始下一字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中一有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論語古者言之不逮也儻或萬萬有一可冀一本作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音郎書不能既一作宗元謹再拜

卷第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韓文公集中不見與公論史書惟有答劉秀才書其言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然矣韓元和八年六月爲史館修撰此書云正月其作於九年之春歟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見韓文外集第二卷

正月二十一日元和九年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認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採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

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漢書作故。今史之屬。雖劭云。掌故事。固字一本。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於下。不若是。有下。宜字。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衙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者字。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暗字。諸侯不能行也。一作其時諸侯不。能以也。以一作用。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史佚。謂周。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宗族亦赤。赤一作誅。曄則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盛言。李陵武帝以不檢下。漢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種。崔浩沾其直以鬪暴虜。崔浩事魏太武帝太平。競以事捕。固固死獄中。崔浩反族誅。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禮記。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

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魯隈切。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之辭。如退之之好議論。如退之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之。○行。下淚切。論語。行如也。註。剛強之貌。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誘一作譏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公自狀段秀實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館狀。此又與韓

所爲狀具載之。贊又載公所上史館狀中語曰。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其益於名節多矣。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前書。即謂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籍。謂記錄者。字一作有諸。諸皆是也。

作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九年。御史中丞。崔能來蒞。永州。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

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

一時取笏爲諒也。論語。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諒。信也。太史遷死。一無太字。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

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

言荆軻徵夏無且。史記荆軻贊曰：始公道之如是。○且即余切。言大將軍徵蘇建。衛將軍列傳：蘇建語余

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言留侯徵畫容貌。張良贊至見其圖。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

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以傳著疑以傳疑。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乾之本論九六書在後。劉夢得集有與董生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因舉撰著變之所遇多

少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氏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

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擴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

穎達者邪。而才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貌從者

十一二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此夢得所言易大概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董生言本畢中和中一行異孔穎達疏

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

可笑矣哉。韓氏謂韓康伯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果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

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

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

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尙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怎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異下一有說字。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一。本。答。劉。禹。錫。天。論。在。前。○。公。嘗。作。天。說。禹。錫。以。爲。未。盡。作。天。論。以。辨。之。公。反。覆。以。書。問。辨。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義。自。昭。然。餘。詳。解。在。禹。錫。天。論。及。公。天。說。下。見。十六卷。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吾志慮。開下一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蒞之自爲果。蒞。管果切。有核曰蒞。無核曰蒞。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作於。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父勝

者。若天恆爲惡。若下一人恆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夢得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又下一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蒼蒼之先者。力勝也。蒼蒼一作非蒼。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之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恆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皆一有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羨。誑面切。餘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封叔名華。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一義。事見左傳。僖三十三年。常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晉山沈公謂當去亡友二字。遷在呂和叔上。今從之。蓋韓宣英元和十年。自饒州司馬召回。與公例出爲汀州刺史也。宣英名暉。呂和叔名溫。元和六年八月卒。公有諫。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安平名泰。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指二篇。集注二篇。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貞元二十年二月。以質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尙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

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生病。時間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貞元二十年九月。實卒。門人私宗元又出邵州。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凌準。字宗一。元和三年卒。公有誌。盡得宗指辯疑集注

等一通。實又有春秋辯疑七篇。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左傳。莊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

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齊地名。事見左傳。莊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

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事見左傳。宣元年。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

掩也。禮記。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瑕音遐。瑜音俞。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

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左傳。僖十年。經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

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克弒之。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

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左傳。桓公二年。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

皆同。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

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見左傳。隱五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

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

指教焉。指下一有而字。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見左傳。文元年。雖啖趙陸氏。啖氏。助也。趙氏。國也。○啖音淡。皆所未及。請

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

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時碑爲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宜。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爲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公嘗爲之誄。此書作於六年前。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音切。覈。下革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危。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一作究。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虛對切。以別白中正。別。一無。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作今往。一作今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李景儉。有韋詞者。調亦字。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韋子賢斯。

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余一作吾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惡女六切，慚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元和三年，武陵譚永州與公文字往來爲多。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炯古迴切，明也。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夷切。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恆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候切。狐疑猶豫，猶去聲。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闢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

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蠶蛭然。蠶與蛭同。○雖音質水蟲也。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爲一作或。獨賴世之知言者爲准。一無字。其不知言而罪我者。一無字。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污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一本此書在論九六書前。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呂恭字敬叔一名宗禮。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恭爲桂管防禦副使。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開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晉懷帝年號。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猶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掘。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禮記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樹之哉。況廬而居者。其足尙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音闕。罪也。故立大中者。不尙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音奸。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

者不忍擗過。○躄躄草切。又他歷切。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
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大夫，管觀察也。而吾子贊焉。○贊，道軍事時草丹爲觀察使。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鄆
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埵土大木。○埵，音壁。陶甄梓匠之工備，壁火不得作。韋丹觀察江南西道，教人爲五屋，別
之所云亦○化墮窳之俗也。窳，以主切。亦墮。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詩：蠶月條桑。註：條桑，拔落之采其葉也。禮記：祭義，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
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畜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懲之道少損，故敢
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
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友人論爲文書一作答友人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一。○鑽，徂切。頗類之不除
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作明。探其深隲，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
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刊精竭慮者，○刊，五切。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
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
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輿而不克。○縱輿，獎勸也。前漢：衡山王傳：候星氣者，日夜縱輿。蹶躅
而不進。○蹶，直炙切。蹶，除玉切。力蹶勢窮，○蹶，子六切。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

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虐一作虐。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才一作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蠱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微一時之聲。微古。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論語惡紫之奪朱也。爲害已甚。是之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漢書楊惲傳仰天拊缶而歌鳴鳴。必有所擇。願鑒視其何如耳。一無其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卷第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爲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爲饒州刺史。而時人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與公此書同。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說。○長。良。兩切。不唯充賦稅養祿秩足已。

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爲大任。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何加焉。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尙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字一無病貧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作是一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敝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音聲。謂下一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音聲。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去聲。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捐拾。運切。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然字一無。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勞作勤。字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所字一無。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

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推以誠實。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無二字。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陋。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永貞元年十一月。貶韓暉爲饒州司馬。亦坐王叔文之黨也。暉字宣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左傳。襄二十一年。晉囚叔向。祁大夫以言於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祁大夫不告免焉。而朝。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宜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饒當作連。饒字子敬。公之姊夫。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卒於元。和七年。公嘗爲作樞府誌。又有祭簡文云。惲石是餌。元精以洵。是簡卒以。

鍾乳敗也。此書多作於七年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類下一。有異字。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心亂也。宜以爲未

得其粹美。而爲龜礦慘悍所中。○礦古猛切。鑄鐵機石也。慘七感切。操此文言鍾乳產礦慘悍疑慘當作燥字。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龜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古者切。光也。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龜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類音悴。叢齒積類切。力對。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爾雅之美者有會。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革以爲甲。北山之木雖離奇液臍委曲盤戾也。莊子以爲門戶則液臍注液津也。臍謂脂出穠穠然也。○奇音羈。臍莫官切。或從木毋奔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航千仞之淵翼之北土馬之所生。左傳昭四年晉大夫司馬侯之言。凡其大耳短脰音豆。拘犖踈跌也。○踈於遠切。徒結切。薄蹄而曳者。易曰坎爲薄蹄。皆可以勝百鈞。十斤曰鈞。馳千里雍之塊璞。匹角皆可以備砥礪。書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球琳珠砥礪卽編砥磐丹。註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禹貢荊州礪砥磐丹非雍州也。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註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

方色土與荊之茅皆可以縮酒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包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禹貢荊州九泗濱之石
 之使立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匭菁茅註云茅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江納錫大龜泗濱之石
 皆可以擊考禹貢徐州若是而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
 子為政沈猶氏關穀而輟輪者禮記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穀而輟輪者關穿也輟回也皆可以
 不敢朝飲其羊關穀而輟輪者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穀中而回輟其輟○輟音輟皆可以
 為師儒也故言之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也楊子而醫多虛西子之里惡而贖者○贖音贖登玉也按
 稱巾切恨張目也眉蹙皆可以當侯王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走
 乃是蹙字音類當攷皆可以當侯王其里其里之富入見之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擊妻子而去之走
 山西之冒沒輕儇音說貪貪而忍者漢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皆可以擊凶門淮南子有難君召將制
 閫外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跪山東之稚駮樸鄙駮切語力農桑啖粟粟者山東有粟皆可以謀謨
 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經謂以類芙蓉而有光唐註
 云光明砂生石甌內似芙蓉破之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本草有云當歸有二種細葉者名蠶頭人
 如雲母光明照徹在甌中石鑿上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本草有云當歸有二種細葉者名蠶頭人
 參者以人形本草云人參黃芩以腐腸者名宿峯其內皆爛故曰腐腸附子八角陶隱居云附子以八
 甘遂赤膚陶隱居云甘遂出中山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啻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
 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本草云連乳第一始興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有連字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
 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
 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簡始以文雅清秀見稱後餌玉石藥易且亂故不承于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書月日而不年然觀其書辭云大擯棄蓋當在永州時作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悼大府之政君巢時爲幕府從事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一作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切必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易繫用微纆微纆皆繩也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文步止也選彳亍音觸試拳拘而不能肆槁然若枿音穰伐木餘也隤然若璞也璞音角切塊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司馬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子一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天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屯音晇一徒昆切楚辭中閔誓之惛惛註憂也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石謂藥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詬古候切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楚辭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

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宜。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愚溪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謫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書云愚溪之遊。開

永之遷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 元和二年。睦州爲籍所誣。斥南海上。更赦量移永州。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旣言。皆沮然盼

陳。 盼。眦斜視也。眦。目瞳子不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 路。一無字。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

睨和糲燥濕。 糲。女教切。順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

力。 周禮。負固不服則侵。之。負恃也。固。險也。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

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 堅。謂堅甲。擐。音患。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兄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

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恆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

言哉。今愚甚吶。 與。訥同。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不可死歟。不可歟。壽歟。天歟。康寧歟。疾病歟。 病。一作癘。若是者。愚

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

得碩師。莊子無碩師而能言碩大也。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譁譁以逮夜。嚶音交。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坐。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已一文見有學書者。亦不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一無國字作工。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遵公之弟。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出列子說符篇。註遺。棄也。齒謂刻處似齒。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祖不欲者。右祖。漢書周勃入北軍。令軍中曰。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註。祖。脫衣袖而肉祖也。左右者。謂止偏脫其一耳。則凡兄之友皆左祖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祖不欲者。右祖。則凡兄之客皆左祖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祖矣。一本族下。有則字。號姻婭。則左祖矣。號下有於字。姻下有皆字。詩。瑱瑱姻婭。爾雅。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祖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方言。燕齊之間。罵則臧獲僕妾皆左祖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率一。則將率胥吏皆左祖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

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無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閭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文勢機軸從戰國策鄒忌謂其妻妾與客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數語來。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巳。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懷懷也。音慶。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爲兄饌。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醯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潘切。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然膚日皺。側救切。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謹一作某。

卷第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書一云與楊誨之再說車致勉用和書誨之。與楊誨之書。恐子也。公集有與恐書。此元和五年作。

足下幼時公楊氏壻故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卿楊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永貞元年九月公貶邵州刺史十一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史記舜陶河濱器不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孟子舜之子亦不肯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呼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而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說在集中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公有題毛穎傳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元和四年七月恐自京兆尹貶臨賀尉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按憲宗紀元和五年十月詔以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先是御史簡彈惡爲江西觀察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使時贓罪以是貶。然下無其字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則吾之昧昧之罪。吾下無喜不減之足下者。然下無其字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則吾之昧昧之罪。吾下無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音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

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誨之之難。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第一云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此元和六年作。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復前書也。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一無而字。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思一作冀。復之而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公嬰弟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弊一作敗。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恆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記中庸曰。君子而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左傳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侯使萊人以兵。玁魯人。以玁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魯人北。二子奔齊。及爲蹇。蹇匪躬。匪躬之故。以革君心之非。孟子。大人格。莊以蒞乎人。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不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禮記。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下氣怡聲。濟濟切切。漆漆何也。註。漆。讀如朋友切切。濟濟切切。皆容貌。哀

於淑問之事。書：皇帝哀矜庶幾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號名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作賢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出孟改過不悛。與者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詩大明之文。日昃不暇食。書文王自朝至于坐以待旦。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而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一作聖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縱目，謂非橫目。印鼻，謂鼻向。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聞字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於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重一作道。故曰：中人以下，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書：多方之

之言。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很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掣，尺列切。踣，弊自絕。○踣，蒲北切。作也。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一無字。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一本無字。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能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剪剪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剪剪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車說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剪剪拘拘者。一無字。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剪剪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疆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一無字。克，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一作能。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一作及。平生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作支。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於行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

險期勿敗而已耳。一作矣。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禮記中庸
之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孟子伊尹曰天
文先覺也。孟子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管仲疊浴以伯濟天下。疊通作疊。國語齊桓公使人請管仲於
覺者也。孟子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管仲疊浴以伯濟天下。魯比至三疊。三浴之註云。以香塗身。曰
伯論語。管仲相桓公。孔子仁之。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
之書數千言。子下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不爲而甘羅終軍
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
甘羅者。右左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使趙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入質秦。歟
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張唐相燕者。燕秦不相欺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
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山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
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山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
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誕譎險薄。○語
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感。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
諫而又聳跡之。鞞賜獎已決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初南越文王遣其太子嬰齊入宿衛。取
齊卒。與立。尊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驕陵人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武帝使少季往諭
與令入朝。比內諸侯。而令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少季往復。與太后私通。國人多不附。太后
政殺與。太后及軍等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噬。隴間謂使犬曰。噬令是也。冀

二年公歟夫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嗾音叟。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無氏字。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問何如
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琴牢也。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明聖。一作
以無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追切。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
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一無而仕二字。未二
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周處狂橫。一旦改節。字子隱。處
與人縱情肆慾。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謂父老曰。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山
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乃入山射猛虎。投水搏蛟。勵志好學。志存義烈。克己非年。州府交辟。山
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
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說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
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蠶。屈原九章。懲於羹者而吹蠶。今何不變此之志也。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
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
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朋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
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千七。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屈原卜居。突梯苟
也。以矜利乎己者也。矜一作務。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

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貞元五年求進士。四年乃得舉。貞元九年公中進士第。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二年二年乃得仕。貞元十四年公其間與常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一無老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至一作到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訛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已也。子其辭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一無揚字使人皆得刺列。一無得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一無可字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左傳襄十四年子產之鄉校不毀。左傳襄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

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音噴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身一作己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天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幾道名簡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音蕩凡衆之疑慮，疑一作所舉爲灰埃，黔其廬，音黔赭其垣，音赭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可下一字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左傳昭二十九年，顧頭氏有子黎，爲祝融，是爲火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一無相字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許發發策決科者，揚子須以發策決科，漢之明經必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之，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云。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乎爾，於一作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章要僕文章古書，一本文章二字，作學字。極不忘，候得數十篇，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一無亦字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河東先生集

卷第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城字亢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爲道州刺史正

云字

二十六日貞元十四年九月也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讀書版也長一尺按云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陽城傳德宗召城爲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廷國子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貞元十四年七月坐是下遷刺史僕時通籍光範門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是爲通籍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一字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知字無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

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儼。王魯。卿。李譚等二百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李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中語曰。天下。稽叔夜傳。晉書。稽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年不可親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首烏。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蘇。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左傳。文十八年。毀。有凌傲長上而諍罵有司者。漢書。立而諍語也。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恟。許勇。虛容二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孟。子。事君無義。進退無禮。嗜也。○嗜。徒。合切。與。杏。同。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踟躕。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并字。無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約。薛。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左。傳。川。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之。○狷。古。顯。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裁。切。又。古。縣。切。南。郭。獻。譏。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括。之。側。多。枉。材。是。以。雜。也。會。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水。寇。退。則。曰。修。我。臆。屋。我。將。反。左。右。曰。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洗。猶。行。曰。是。

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孟子之賤。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不得。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孟子之賤。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不得。殆非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見論語。俞扁之門。皆良醫也。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得字無。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音旭。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切勉也。古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出懷。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躡嶺。被

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願吠者犬耳。曰此子厚淵處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鬪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鬪。豈可使嗷嗷者交切。早暮拂吾耳。○拂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平外愈不可過矣。平望居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音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孟子撫然爲開。○京兆尹鄭叔則。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怫然曳笏却立。音佛。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明又音耶火明貌。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

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切。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

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

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

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

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太史公謂司馬遷也。梁劉勰辨騷云：唐韓柳爲後世辭宗，未嘗極道原。

異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間也。宗元與章中立書曰：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愈同。此吾所以旁推交

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

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

矣。宗元白。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公嘗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

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

深寡和之憤。宋玉對楚王問，其彌高其和彌寡。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尙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

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註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舉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孟子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說苑子罕問孔子今之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閒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梁舉靈遂咸同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史記作握前漢作握嗚呼始僕誌局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詩子曰有奔走子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步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偃于下列無見得已耳樹勢使然也使字無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穀梁傳昭十蓋舉知揚善聖人不

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與秀才論爲師道書公嘗有答韋中立書答袁君陳書與此書意皆合大抵皆避爲師之

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見集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

師之志。屈己爲弟子。屈上一字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愛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

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

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

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

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左傳僖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仲尼豈

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

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

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

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敬叔字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作又敢

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音策。調其六轡。詩六轡在手。中道之行

大都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丘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考之。時在永興章嚴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慕之。○甚渠記切。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章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作畢一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何下一有字。秋風益高。風一作色。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咨一作客。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惜一無字。大都一有字。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無取。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討下一有可字。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於一作于。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愨然爾。愨一作勃。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殍○殍被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

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一本無不具字。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略粗見於此。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亦至矣。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無可。知二字。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揚雄贊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詞莫。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證於相如作四賦。而此云四愁賦。後人妄加之也。一作四賦。

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作文。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肆。意有所作。實意有所作。猖狂恣肆。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慷慨云爾也。○慷慨字。也。一無也。恨。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一作牢籠。古今。後來無能和。一作加。而僕稚駘。駘語切。卒無所爲。但趨超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丁浪切。一。無以字。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一無者字。不患不顯。貞元二年。珩中進士第。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廖生書欲求公爲序。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故有送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書在永州時作。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

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鬻，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汗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易賈見豕負塗，塗謂泥塗也。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卿。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一云求爲師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始退跡野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墜塞。作壘，一作壘。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既以高文開其心思。二字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赧，乃板切。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慙懃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擢進士第一本。崔翦，新舊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

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書謂字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之道謂道也。道之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逾密以爲能。音適。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癖音僻。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熨。砥彼驗切，以石刺病也。鍼與針同。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癥也。居牙切，久病也。腹中病也。中子之內藏，並去聲。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字一作示。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啗徒盪切，與啖同。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晉武陵。一曰。族父。自言其族父也。也。吳生隨柳公綽在湖南耶。其時元和七年。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開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謂奉持之也。一無臂字。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一云復杜溫夫所用乎歟。耶哉已耳。焉也。八字書溫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謫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望怨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下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肯一作日。亟拜亟問。丘與切。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駸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倫類也。出禮記。生以直躬見。哲者。直躬謂直道也。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恠。一本吾下。又有吾字。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召。至京。尋復謫柳州刺史。今而去我。道連。元和十年三月。以劉禹錫爲連州刺史。而謁於潮。元和十四年正月。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道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

能明辯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蠋鵠卵者。莊子曰。庚桑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管雞固能矣。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蠶蠋。豆蠶中大青蟲。越雞水雞。蠋一作雞。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途下一有愈字。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力切。巖。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生下一有宜字。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是在柳州時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一有難字。而墜千仞之下者。左傳昭四年晉司馬侯曰。四隸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氏註云。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躓太息。○曠比真切又音。張目也。恨視也。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鳥獲秦武王時有力人也。持長繩千尋。○繩古杏切。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斃音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

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躓殞墜。○躓職利切。殞羽敏切。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永貞元年至是元和十三年爲十四年矣。其不願而去與願而深贖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下浪居耶。二切。咽也。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撫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辭。祗益爲贖。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卷第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尙書陳情啓

一本無廣州字。宗儒字乘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爲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當元和初公喪母之時。元和元年四月以安南都

護趙昌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有所據也。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尙書由交廣爲刺史。必有與昌然公。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元和元年五月公卒於永州。沉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以公爲監察御史。尙書與杜司空。杜黃裳也。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尙增惶惕。頃以

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古雅切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況於他人朝夕之

急餽粥難繼切亦作餐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尙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

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測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樓音喪恭謹叩額南望竊以動

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尙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

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

匍之仁詩匍匐救之○匍音扶又音蒲匍音伏又蒲墨切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元衡字伯蒼憲宗卽位蜀新定詔元衡檢校吏部尙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匿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子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元和在宥謂寬宥也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

弘光大之德易坤卦廣博淵泉之量禮記博淵泉而時出之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屏

恐懼丁切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使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帥

師伐晉報殺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責曹沫於一舉史記曹沫魯人也爲魯將與齊戰三敗

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遂伯西戎責曹沫於一舉北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

齊牝刑也。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辱鈍。助山齊送業切。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適切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元和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即此時也公在永州

某啓。當州謂永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委曲書也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浪慶

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上游猶言重地也。見漢書項羽傳。式是

南服。詩式是南服。莊飾也。轅門。以車為門。躡屨於油幢之前。躡音聶。○譬之涉蓬瀛。蓬瀛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崑閩。崑閩二山名。十

一角正北名閩風嶺。一角正西北名玄。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

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歔。音虛晝詠宵興。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逸然無由。網羅未

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橐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贖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宗儒歷已具註前啓作之時日當先後也。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

執。左傳願以聞執。執說惑者之口。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

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韋臯鎮蜀以載為支使劉闢時為倉曹參軍載為闢翼贊略云。

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

行義則罔歸仁乃通它年良親麟閣之中及舉卒固擅總留務載亦在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
幕中固敗載素服請罪高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
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劉向傳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註交戟謂
守衛者與此意同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
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廣雅云有大珠徑寸幾圍二寸已上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
巧言難明下流多訕一作謗司馬遷書云貞寸幾圍二寸已上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
感激欣躍之至輕驥陳賀不勝戰越不宜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公集中有邕州李中丞墓誌然非域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司馬遷報
任安書其素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青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至一作隸必獲休聲獲
作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
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窮強暴以寧師人旣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
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倂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
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師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
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驥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此非前舊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公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其所部明矣公作崔簡墓誌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決一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公之姊夫元和初爲連州刺史徙永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簡御史按章具獄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驩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書罔命之辭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嗅咻之德切又音曉左傳作嗅咻吁尤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未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念之易石病瘍目亂不知畏法坐自捩刑名爲賊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簡權曆誌云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連帥即此委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縲倫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澹奉啟陳謝下情輕贖一本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啟即前啓李中丞也公譎在永故以廩食告又在永前書之前也一無干廩食三字

某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若一作居慎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符列子說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賜之賜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

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爲愛。孟子：揚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

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定公

傳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至則捧受而不慚，不一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

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二字本此。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答武帝策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

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費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音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

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待一作侍，又轉作示。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於他邦。詩：控

邦，詰，控，引也。箋云：欲求援引之大，助於大國之諸侯。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盧遵，公之內弟也。公嘗有序，送遵遊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頽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解在二十四卷，送內弟盧遵序。孝仁之譽

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遠。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論語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天官謂吏部。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一本止作言。而無實罪其致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宜謹啓。

卷第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時年十八。權德輿史有傳。初德宗聞其才。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知禮部貢舉。貞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也。公上書求馳聲成名之資。基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

是以筵倭造之末跡。○籀初廁牒計之下列。○廁初賈藝求售。○賈古聞無善價。○聞苦壁
 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播撫相示。談笑見昵。○尼質喔咿逡巡。○楚詞寧噤啞嚙。○噤乙爲達者嗤。○音無乃親
 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
 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
 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峨弁。○弁冠也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汗達者之視
 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踟躕。拜祈公侯之閣。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
 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
 節。無推擇之行。○漢書以賢無行不得推擇爲吏瑣瑣碌碌。○音碌音書瑣瑣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
 不鼓跗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跗乎。曲促乎。
 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
 躡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拔文。○拔以時儕稱雄。○儕床子萌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玄
 圃。○荀子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桐壑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
 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玄圃臺衷懷也葛仙公傳崑崙一名曰玄圃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墟璽
 琳瑯帶魚目而游漲海。文選盧湛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禮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註夜光寶珠也。魚
 珎焉。帶魚目而游漲海。目亂眞珠也。言我能醒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也。維書云秦失金鏡魚自入珠。
 砥取諂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

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漢高紀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建音晨發夕被聲馳而響。盜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研奚切刺魚也郭璞鱗而縱海密網之鳥響。瓴音零。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論語色取仁而行遠書象恭滔天象貌也大賢所飭。依據切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想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新史年表崔同嘗爲大理少卿崔統嘗爲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未中博學宏詞時作爾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音亦逢大也掖袂也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瞻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類首絕望。類與俯同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

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周禮小事則專達。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註云。著定。朝內外列位。當處謂之表。著表者。野會設表以爲位。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於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左傳其民以盡。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願視下輩。下輩字。出灌夫傳。灌寵下輩。

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乘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刺力葛。切乖刺也。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荷榮如實出己之德。左傳年。荷榮之在楚也。鄭賈人有特真藉中以出。既謀之未行。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史記。豫讓事智伯。趙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荷榮善視之。如實出己。○馨音鷲。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史記。豫讓事智伯。趙刺襄子。曰智伯國士遇我。故我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詩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公所作唐雅。見第一卷。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詩雅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謂申伯。甫謂甫侯。方召專淮夷之功。方謂方叔。召謂召虎也。詩。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魏邠謀謨。相邠吉也。辛趙致罕。羌之績。謂辛武賢。趙充國。同爲破羌將軍。有平先零之功。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邠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謂平吳元濟也。北服恆陽。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默德。隸二州。遣子入侍。恆陽。謂恆州也。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時公爲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汗。潢音黃。馨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一曰方城。爲李愬作。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

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魏州刺史元直既平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有詔檢校尚書左僕射

襄陽道其鎮在襄陽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游。音虎。謂江岸也。王命召虎。召穆公名虎。

卒章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已上並詩。江漢之文。以明虎者召公之孫。世本云。虎。康公十六世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

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李晟封西平王。即愬之父。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

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

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

代洪烈。稗官里人。漢藝文志。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註云。稗官。小官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造也。如淳曰。稗。旁卦切。○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黷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註。里。卒也。○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黷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吉甫。魏相。為淮南節度使。公時在永州。上此啓。揚州。卽謂淮南。

宗元啓。始閣下為尚書郎。貞元初。吉甫為尚書。屯田。駕部。二員。外郎。薦龍下輩。註見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

與於廝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貞元七年四月。陸贄為相。出吉甫明州刺史。歷忠。樞。饒。二州。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

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為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永貞元年八月。以吉甫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月。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

野會則有美朝會則有著位也。

受放逐之罰。

永貞元年九月。

公自禮部員外郎賁刺郗州。未至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員外置。

薦仍

囚錮。視日請命。

命謂死也。

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

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

太平。用之郊報。

報謂報本反始。

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

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

元和三年九月罷。爲淮南節度使。

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

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緣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

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

元和五年。

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

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

鄭玄別傳云。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云。

進德日乏。其馨香。書。黍稷非馨。常願操篲。醫門。莊子。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不棄。衆疾。○篲。音遂。掬溜。蘭室。如入芝蘭之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

蓄念。激以死灰之氣。

漢韓安國云。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陳其弊箒之辭。

曹子建書云。家有弊箒。致之煙霄。分絕流

呵。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范寧穀梁序云。一字之褒。龍踰華袞之贈。赭衣。罪人龍門

俯收於培井。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

缺。鼈之屬。培井。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培井。一名龍門。莊子培井之蛙。休於

培井。敢切。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藻。謂文也。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寒谷。生輝。借鄒子化幽鬱之志。若覲

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牛。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淮南子。何謂九天。中央曰鈞天。南曰朱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倫魍魎之

羣。魍魎。音窳。抽支。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結草。事出左氏傳。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元和三年。白東都留守。遷荆南節度使。公前後與宗儒啓凡三。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比部名鵬。字元翰。聞其言曰。今之為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宗儒。貞元中。自翰林

耶。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

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

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魍魎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

惶。謹啓。戰惶一作戰灼。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嚴礪。字元明。震之從祖弟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興

高崇文同征劉闢，拔劍州，斬其刺。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徨布護。布護，散也。○符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史文德昭，因分守險阻，潰其腹心。宗元負罪侯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開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勳力，宜著於萬祀而巳也。宗元負罪侯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開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許拱切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綬，華州華陰人。挺之從孫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檢校司空，出爲荆南節度觀察度支等使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尹，真元中，綬自刑部員外郎爲太原少尹，尋加北都副留守，又加行軍司馬。宗元獲於天長，天長，驛名。專用候謁。伏蒙敍以世舊，許造門關。自後司空畧膺寵榮，位極公輔，綬累遷尚書右僕射，檢校司空。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湘南，謂永州。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躡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憲宗初，以鄭綰同平章事，繼出爲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韋使君，永州刺史。猥賜存問，驚忤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於今。時元和七年也。兢愧弔影，追咎旣往，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

意相國垂惑特記名姓守突與者。一作與突。突音嬰。忽仰睇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即湖南李中丞也與前卷二啓同其人此啓又與前卷啓中之意同。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慄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紉女陳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永州在湖南管内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

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訾家洲記屬公公至是移書獻記當在十二年後柳州時作。○訾卽移

音切又音紫。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顯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燕之累僊斯廢事。僊與憲同尤所戰慄謹修

撰訖記在上獻退自跼躅音局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尙書啓一本題云上河陽烏尙書重胤欲獻文啓

宗元啓伏以尙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重胤父承珙事兩河定亂重胤少爲潞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元和五年四月重胤縛從史以獻帳下士三城建功憲宗嘉重胤功擢帥河持兵合譚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逆者斬手還部無敢動元和九年閏八月以重胤爲汝州陽三城節度使元和九年帝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元和九年閏八月以重胤爲汝州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元和九年閏八月以重胤爲汝州州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雅弓有綠者爲弓無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元濟也吳莫大之績重復者爲弭綠骨節首末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元濟也吳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縑音筆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卷第三十七

表慶賀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尊號古所無有自唐高宗始稱天皇中宗稱應天至明皇遂有開元聖文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神武之號自是以爲法肅宗即位次年正月遂加册號代宗即位次年七月羣臣遂上尊號至德宗即位次年正月即上尊號至憲宗立於永貞元年八月禮部百官當復遊此議公是時尙爲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然公是年九月黜爲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至

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爲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齊大禹之約身。孔子言禹非飲食。惡衣。季日三云。是其孝德也。弘帝堯之法天。論語惟天則之。過殷湯之解網。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爲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綴古雅切。受福曰嘏。凡百兢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臯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烈文。詩烈文時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一則字。今龜筮習吉。書筮協從。卜不習吉。註云。習。固也。元正戒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音跳。遠祖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尺證切。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左傳昭二十年。其祝祭祀陳信不愧。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謹獻鴻名。天意未從。意一作心。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記。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

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已謙尊。參天兩地之功。易參天兩地而倚數。爲而不有。

安上理人之德。孝經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置而不論。至哉王言。作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爲尊號者。所以類上帝。

書肆類于上。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五始者謂元年春王

書王褒傳又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

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羣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惴

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詩揆之以日。虔奉鴻

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咎贖。無任聳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一本無禮部字。古今序中皆題云禮部賀冊尊號表。非也。憲宗元和三年。初加

禮部表也。當題云柳州刺史表疏。可見非。

臣某伏奉月日制。元和十四年七月。陛下膺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

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

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蝥賊盡除。蝥賊並食苗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缺望。缺望怨望也。○缺。百功怨思。百功合。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一作而帝命式于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滲所禁所歸。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公時爲柳州刺史。遠承大典。潢汗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註黃河千年一清。慶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禮祭中嶽。無任屏營之至。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此爲德宗作也。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公爲藍田尉時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武皇帝。與元元年正月癸亥朔。詔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缺。人庶怨思。深一作沐浴鴻澤者。敢懷暑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一作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禮記地不愛其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善也。呈衆瑞而繁委。污萊瘠鹵之地。鹵鹹。混成大田。詩大田多稼。草木蟲獸之微。一作鳥獸。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一作夷夏懷柔。昭然長

春昭一作照樂以終日以一作只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踊躍不寧。上奉天恩。踴躍知懼。○調躡音周。脊頓音局。頽音闕。下作啓。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一有執不不勝懇倒惶恐之至。惶恐一作恐。懼一作恐。懼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

一本云。此第二表闕。此表乃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第三表也。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靈一作靈。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臣等云云。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執謙爲德。以順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表昊穹之瞻。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書無率籲天。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一作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竝皆發丹誠。一無皆字。將貫白日。復請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尙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老子。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每應朝宗之心。書。江漢朝宗于海。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備。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詩序。故詩有六義焉。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周禮。司兵掌五兵。註云。戈。及戟。會矛。夷。矛。不試不用也。七德咸宣。左傳。宣十二年。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養力之切。諺歌道。謂無夫也。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一本題云二首。即以以前爲京兆府請復尊號第二表爲次篇。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石靈等言。靈一作靈。一作靈。一作靈。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時貞元十八年。德宗與元元年。去聖神文武號。至是

一十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一作盛德彌光。大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卽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復野多滯穗。此有滯穗。伊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直飢切俗作丘也。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阜財寡婦之利。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梁宋間蚩蟬聲鼠之揚謂之坻。詩曾孫之庚如坻如京。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盡一作盛。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此爲順宗作也。德宗崩。順宗卽位。百寮請聽政。公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禮記善繼人之志。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苦泣血。苦草也。居喪以爲覆席。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號慕無時。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陞

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

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於後。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

舊典。今百辟卿士，顯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子。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

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禮記：擯弓上賢者，可使俯而就。

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君子不為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

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此文苑英華所載，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達也。猶以事

養，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萬姓長

號。九有願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書：王宅憂諒陰。三祀宅居也。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又曰：昊天罔

極，尚輟乃謹之言。記：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謹。庶政未釐，願闕如絲之命。禮記：王如絲。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

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顯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漢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禮記禮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扆。旒謂冕旒。扆謂斧扆。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訟。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周王謂武王也。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苦啜泣。詩啜其泣矣。庶政闕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尙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此表。順宗即位之日。公代一節。鎮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嚴公弼。山南西道節度使。貞元五年中第。奉某月日勅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

冊允昇寶位。

貞元廿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即位。

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

出，雷雨解而品物榮。

○解，平。賈切。

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

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

左傳行曰撫軍。守曰監國。

欽奉遺訓。

奉一作承。

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

神胥悅，草木皆春。照姬生成，

以氣曰煦，以體曰暉。○煦呼旬切，暉於武切。

不失覆載。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

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親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恆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此憲宗即位改元表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八月立皇太子爲皇帝，是爲憲宗。改元永貞，公是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

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

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順宗制令太子卽皇帝。寶命位朕稱太上皇制，勅稱諡辛丑，諡改元永貞元年。

方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

祖推奉教之尊。

漢高帝六年五月丙午，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朕被堅執鏡，平暴亂，立諸侯，皆太公教誨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文王遂無憂之志。

禮記：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正名紀曆，名一作明。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濊音穢。歡呼抃蹈，遐邇攸

同。臣某等親奉聖眷，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卽位賀表。

順宗立皇太子爲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卽憲宗也。公在禮部作此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順宗本紀永貞元年八月庚子太上皇制命。陛下卽皇帝位。光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四方。易大人以繼明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踴躍之誠。倍萬恆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册爲皇太子。改名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廣陵王淳爲太子改名純卽憲宗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書一人元良漢史傳早建之義漢文帝元年有不唯立愛惟親其在繼明其一作期陛下奉率前規敷萬邦以貞漢史傳早建之義漢文帝元年有不唯立愛惟親其在繼明其一作期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易守器者爰正承華之位。承華太尊尊義方之教。左傳愛子教以載錫嘉名。難臆皇子初度兮。肇錫余以嘉。莫若長子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左傳立嫡以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啓佑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册禮畢德音表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册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詔曰册禮云城繫四大辟降從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册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詔云文武常參井州府縣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

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辭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同匪正人是以教識而嚴贊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叶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

襄之禮作相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閩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屏翳雲師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易帝出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著定位序也倍百恆情無任歡慶踴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王京兆名構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自鴻臚卿為京兆尹憲宗即位公為代作賀表下又有代作賀表凡五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左傳天子有四夷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續聖垂休順時御極負展而會朝夷夏禮訊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註云負背也扆戶牖聞也踐祚而統和天人班固東都賦靈人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周武王渡孟津白魚入于王屋流為鳥魯史愧

書雲之典左傳傳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食毛含齒食毛者食土之毛也歡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踴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章中丞賀元和大赦表憲宗即位之明年改元大赦公到永之初與刺史章君作也公在永凡十年歷刺史者六人章其姓者二而其名不可考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霈澤斯降膏潤無遺

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肆

眚見恤人之心書僉災肆赦左傳莊二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刑施舍已貴

市無彊價左傳僖十二年正月肆大售勳勤是錄爵秩以班寵寧閒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權酷之入遠人忘水旱

之災既行慶於官僚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鬢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與廉期於變俗

爰褒有客詩周頌有客謂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予之道斯在記檀弓孔子曰綸言一降庶政舉行

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册太上皇后表永貞元年八月順宗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為太上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日誥良娣王氏册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册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册命者永貞

八月辛丑太上皇誥曰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綉師之訓自服勤蘋藻亦

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

宜之良娣可册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册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

所司備禮擇日册命○娣音弟太子有妃有良娣媛子眷切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

克和於六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一本克字作已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長秋皇綸狄亦被於恩光內司服掌王后之

服禕衣綸狄闕

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奉養見三朝之安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周旋有四星之輔史記天官書後宮四星未大豈獨配乾稱太一本助日爲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日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書盤降二女子嬀嬀于虞嬪婦也嗣周母之徽音詩大姒嗣徽音徽美也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禮記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播正始於王風詩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覩盛儀踴躍之誠倍百恆品作萬一

賀皇太子牋皇太子憲宗也時公尙在南宮代一藩臣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書真元二十一年四月癸卯立廣慶王爲皇太子殿下祇膺茂典位副青宮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壓曰天溫文光三善之名也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繼照協重離地長男之宮繼明照于四方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況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權抃之誠倍之慶以繼明照于四方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況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權抃之誠倍萬恆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公貞元十九年尙爲監察御史至二十一

臣某言。今日宰臣以幽州州字年方選禮部員外郎當是爲御史時作也所進嘉禾圖各一軸幽州節度使劉濟所進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

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

聖。靈岳不愆於贊祐。靈岳謂北岳也。燕谷用遂於生成。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稔既

均。知朔南之被澤。書朔南暨暨教。休嘉克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種漸稱於漢臣。廄註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

米於廄廚以異畝。恥書於周典。同穎獻諸天子。異畝。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認職憲司。獲覩休瑞。無任

踴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公爲禮部員外郎時作。時貞元二十一年。史不書。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劍南所進嘉禾圖。劍南四川節度使韋臯所進。及陝州所進紫芝草。緘陝觀察使崔宗所進。示百

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

合大和。易保合大和。天惟發祥。詩長發其祥。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英。獻於王庭。唐叔慚同穎之異。見上薦諸

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草九莖。既呈。薤薤之祥。紀魚力二切。盛貌。更覩煌煌

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權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恆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當是貞元十八年。公在藍田縣尉時。史不書。

臣某言。今日月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之子愔爲徐州刺史。節度觀察留後。及

白兔兒一。并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貞元十五年八月。以上官說爲陳許等州觀察使。示百寮者。惟天

眷命。是降百祥。書作善降。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

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縣縣之慶。詩。縣縣瓜。陸。異棠連實。用彰燁燁之榮。字一作休。榮。況金風發祥。

白兔來擾。援馴也。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選紛綸。音齊。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

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恆情。

禮部賀甘露表。已下四表。皆公貞元二十一年二月。遷禮部員外郎掌尙書牋表時作。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

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司馬相如封禪頌。滋液滲漉。何生不育。滲漉謂潤澤下究也。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霽。

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詩。湛湛露斯。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詩。零露漙漙。綴葉而珠璣。積耀盈

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怡。怡音也。然則零其庭而著異。上下交足。故有甘露零其庭。紀於年

以標奇。漢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於是紀其年。徒矜往辰。孰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卽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

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滉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恆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等表

或註云京兆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今日日內出滄洲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懽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邊徼謂滄鹽也近出苑園。謂定禮池也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育。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抃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淮南子乾鵲知來。來而不知往。式彰寇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觀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貞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爲浙東觀察使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

內產嘉瓜二實同蒂圖示百寮者寶祚惟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順宗即位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蒂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詩七月陳王業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食瓜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漢邵平故爲秦東陵侯秦食瓜八月斷壺又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食瓜瓜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連軫距阡陌子母栢鉤帶五色曜朝日嘉實四面會珍圖扑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悅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王京兆權也已見上賀皇帝即位表題註公尙爲禮部員外郎時作永貞元年也是年九月公出刺邵州十一月權亦貶矣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書重華協于帝慶傳種德書阜陶邁種德李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蒂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宋玉云此獨大影耀天泉之水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池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映給園謂給孤獨園指靈賜應期天龍護聖寶曆復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親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論語繪事後素繪或作縵無任抃蹈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聖謨既宣。遂洽滂泉之澤。晉丘壽王曰。德澤霏霏。雲周布。音隊。黑雲也。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詩雨我公田。途及我私。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憊。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容謨潛運。甘雨遂周。布護垂陰。司馬相如封禪書。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備我。汎布護之。布護布也。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慚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

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曠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奮蔚且躋於南山。詩。喬兮蔚兮。南山朝隲。百穀仰榮。左傳。猶百穀之仰膏雨也。滂霈遂沾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詩。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謂有事於山川也。一本作方岳。殷帝虛美於桑林。呂氏春秋。昔殷湯克夏。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割其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恆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班固傳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詩。江漢。側身修行。欲銷去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五稼。五穀也。孟子。天油然作雲。沛雨溥周。陰雨沓之。農壤遂一於肥磽。丘交切。與境同。農壤一作豐磽。滲漉盡霑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或亦以爲代王京兆。然觀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必代外州刺史。所上在永時代人作也。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

隨威鳳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曰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晉灼曰威鳳鳳之有感儀者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伏以時或憊陽左傳冬無愆歲之陽夏無伏陰歲之

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將有水災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易雲從龍初泛洒於

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詩雨我公田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見上周公

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旱暵則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不任云云

卷第三十八

表

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滯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元和十四年二月潘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

已下放從流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關坤元又

也坤其靜也翕其動百靈受職六合從風天地四方阻兵怙亂者左氏傳云州吁阻必就梟擒懷忠抱義

者無不甄錄甄居延激其效順特加旄節之榮是月以悟爲義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癸丑魏博節

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正亦討師道戎行窮賞賚之重○行胡死事極褒卹之優劫脅之役

者故有是命易曰鼎玉鉉○鉉胡犬切枉鼎耳也○行胡

政亂張步起瑛邪五年乃遣耿弇率劉歆陳後三將軍討之戰于臨淄步衆大敗步乃斬五兵永載周禮
 蘇茂以降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瑛邪臨淄即青州之屬邑也晏本更有伏以舜繼
 掌五兵七德無虧左傳武有七舍生比堯舜之仁董仲舒策堯舜率土陋成康之俗克勤禹思受益無疆
 惟願既聞致理之方靡不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介丘太山選南都賦望翠
 有初願獻持盈之誠六句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介丘太山選南都賦望翠
 沂水屬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千歲之統司馬遷自序曰今天子接千歲
 也論論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余不得從行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
 大慶拊蹈之至倍萬恆情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侍郎楊
 管十二州爲三道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使之適均蛇豕之穴左傳吳爲封
 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
 國忽爲樂郊詩邇彼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
 根源自西自東不達於指顧我疆我理詩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
 侯既定詩俾侯于魯賜履以寧左傳僖四年晉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以
 異青衮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衛之地以畀宋人一作新謀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
 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
 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按註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烝民王命仲
 云南籥以籥舞也文王之樂此言魯地自是有禮之可觀也

仲山甫徂齊式造其歸註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臨淄已見上註

臣掇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爲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

新舊史皆云韋羣爲左拾遺而諸本皆云右拾遺未知孰是據竇羣傳羣夏卿爲京兆尹時羣羣夏卿傳先爲吏部侍郎

恐後傳京兆尹太子賓客以至於卒

不當作韋侍郎公時爲集賢正字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以處士隱於毗陵蘇州刺史章夏卿

卿爲京兆尹復言之十八年三月召羣爲左拾遺按羣傳云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貞元十六年十一月夏卿

草茅擢臣爲拾遺蓋自大曆十四年己未至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即位爲二十年始自貞元十六年十一月夏卿

道而行也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論語舉逸民天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遜亨小利貞肥優也包

蒙養正以養正聖功也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讀詠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蘇州特所委知及歸朝

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以塞曠官之尤書曠廢也豈謂天聽曲從瞽言

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詩嗟我懷人實彼林藪震驚晦迹寧慮於遺

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孔子

子不以言舉人徵臣敢竊於薦雄將軍王音奇其文因召以爲門下吏薦雄待詔德必有鄰論語德不

不以人廢言史記燕昭王欲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自羣受命冀

聖代式光於尊隗之恥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代一作政

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爲樊左丞讓官表

樊左丞或作韋左丞其名字年未詳然當在京師時作附次貞元十五年六月未詳然當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慚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鼈之山
列子渤海之東有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常隨潮波上下帝恐未如恩重臣聞尚書百揆翹亮萬機故
流於西極乃命禹鑿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下帝恐未如恩重臣聞尚書百揆翹亮萬機故
天上尊北斗中樞太上作陛下有南宮左輔李固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
直當時孔坦字方平咸初為尚書左丞深為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坐漢揚喬桓帝時為尚書後以燕鋼
文質彬彬建明國典陛下乃委任近習專任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諛才諛先
也禮記足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直於昔秦朝經剖竹頒條漢文帝初與郡
以謬聞足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直於昔秦朝經剖竹頒條漢文帝初與郡
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再緝
左以與之故云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
貢賦未均於九州謂為戶部尚書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試初上臺稱守尚
分掌三署郎中郎比六百次郎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書旁求俊乂
石侍郎比三百石郎中郎比二百石次郎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書旁求俊乂
側訪瓌奇瓌古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網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
儼蒙垂收紫泥舊傳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山水皆赤為泥正紫色俯於丹
誠愚臣保陳力之言孔子曰陳力就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覲冒惶悚之極與切謹詣朝堂奉表陳讓
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狀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戶部侍郎職如故表是時作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一作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瘠

瘵深切。深一作斯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治一作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

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敏一作幹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

使。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真元爲度支鹽鐵副使。以諒爲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

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它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

臣緩蔽賢之罰。漢武帝詔進賢。上貴蔽賢。蒙顯戮。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爲戶部王叔文陳情表。叔文本傳言叔文母死。匿喪不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今當請急也。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庚戌。忽患瘖風發動。瘖一作暗。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憊。都活切。

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侍。其

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聽所知。

豈慮未效。涓塵遽迫。方寸。蜀先主南奔諸葛亮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伯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以開塞

重輕之務。謂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加焦勞憂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況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

報親。忍忘於願復。詩願我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瘳。冀微臣鷲蹇再效。此兩句無任惶懼

懇倒嗚咽之至。是月丁丑。叔文以母喪去位。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按史貞元十五年黃洞首領黃少卿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元和間黃承慶討黃少卿也

積皆迭起為忠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曰行立是竟無功其抵牾如表是時作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曰行立是竟無功其抵牾如

此韓文公嘗有論黃家賊事宜狀其別白利害正罪裴陽之輕用兵誠得之矣

臣某云 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元和十四年詔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討黃洞賊黃少卿臣聞膺革既平雖疥癬而

必去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是鬪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漢書孫寶傳侯文曰臣某伏惟

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蠶爾腥臄尙聞凌暴靈旗

斜指漢武帝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銅獸俯臨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國為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書曰永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使越人蒙死

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註云顏行猶臨伏波之舊規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遣伏波乘下瀨之故事漢東

颶有伏波樓船下瀨橫海之號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瀨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

處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環曰瀨滿也吳越謂之瀨桂陽蒼梧皆隸嶺南所謂黃賊正為患於嶺南耳

盡瘁事國或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

石摩壘陷堅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蕩清海隅永息邊徼也吉甲切竊以材非充國敢自贊於

無踰漢神爵元年西羌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論語孟之反不伐

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謬承重委寤寐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自伐其功故獨殿後也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蠱，事也。易：今黃賊尙據荒陬，犬巢未覆。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妖氣也。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云云。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代桂管觀察崔詠作也。或本以爲崔能，非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四年爲嶺南節度使。初不爲臨桂，而長慶初則公已死矣。當是崔詠

無疑元和十一年作也。

臣歷刺三州。州詠史：連揔二府。舊史：憲宗元和五年八月，以鄧州刺史崔詠爲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邇遐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朝暮不廢。夕，左傳：九年王不違顏咫尺。天子以伯舅，盡老無下拜。對曰：天威。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于天。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寧，朗寧，邕州。封章累上，及移臨桂。臨桂，桂州。星紀屢周，在邕州。累陳誠懇。又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卽謂此也。蓋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爲再周矣。微衷尙隔於戴益，司馬遷書云：僕以望天。積望徒懸於窺管。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臣除替許至闕庭，湖廁蹈舞於羣僚，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覩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

敢竊國寶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一覲龍顏。萬死爲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至十年方以裴行立代詠爲桂管觀察使。

五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史有傳。元和六年作。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祗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憲宗元和六年六月。公綽自御史中丞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

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貞元元年四月。公綽再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官不期達。值某皇帝

睿聖文武皇帝。文明撫運。大闡玄猷。搜采衆材。幸忝甄錄。○甄。居延切。察也。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答鴻造。忘

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公綽先爲西川節度判官。召爲吏部郎中。論拜御史中丞。今又兼中丞爲觀察。故云。將何以敷

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爲防。視俗而爲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

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愬。右臨洮人。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十一月。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州與嶺表遼絕。而公自柳

州爲作謝上表。恐非公之文。

捧對絲綸。禮記。王言如綸。慚慙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材。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愬即西平王晟之子。

晟有大功於唐。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司節制。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愬自宮苑閑廐使。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隨唐鄧節度使。寄深分闔。任重專

征。願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爲心。霈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

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爲己力。左傳僖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食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仰荷殊造。重於丘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三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臣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節使不可考。表謂率勵遠人。此在永州作次。元和九年文後。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鶩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宦達。某宗皇帝德宗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順宗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慚負恩。伏遇陛下憲宗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譴謫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奸慝。以副勤恤。無任云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郿州刺史。郿坊丹延節度使。豈卽此人耶。當在京師時作。次貞元十六年文後。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恒懦之質。恒音匡。懦弱也。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論語雍也可使南面。雍字仲弓。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翼長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

將也。嘗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薦及。八命作牧，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賜國，八命作伯，一麾出守，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拔自近代，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輔。漢世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馮翊即同州郡名。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同州防禦長春領之，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漢書吳芮贊著于甲令而稱。忠也。註甲者今篇之次也。俯窺圖記，踟躕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運力。精一本作刊。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懷懼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史記：放助其仁，如天其智。喜近帝鄉。後漢：南陽帝鄉多近親。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行立移鎮在公卒後表，蓋他人之文，誤編在此。

星言即駕，詩星言，鳳駕。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蠻俶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元和八年八月，以蔚州刺史裴行立為安南都護，安南漢交趾郡也。十二年，遷桂管觀察使。十四年，桂管觀察使，十四年，士衆賈勇，左氏傳：高固曰：欲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疊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靈宗崩，閏月丙午，穆宗即位。寰海永清，道暢八埏。地有八埏，八埏八際也。相如封禪書：威曰：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埏音延。威加九域，鴻私普洽。靡不周秦，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是歲二月，行立自桂管復徙安南。況臣比臨

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在目前。蓋言前爲安南。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巨鼈之力。未足負恩。猶蚊
炳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棄好惡。平勻徭賦。示以義方。持清靜以
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礪戈矛。展駑駘之效。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
聞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章永州謝上表。公謫佐永州。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章公。見賀改元表二。三
後誌。又有刺史崔簡。未上被罪。見簡墓誌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卽此所
謂章永州也。表云曠牧守於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無其人耳。表當作於七年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州一作任。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
神州亦縣。史記鄒衍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實所備嘗。過量逾涯。
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漢志中二千石二千
石皆卓蓋兩朱轎。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
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陸賈使南越。南越
可墾乃石田之餘。左傳哀十一年。子胥曰。得
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之。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曠。古
猛切。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
分災本出於一時。左傳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董仲舒策曰。法出而
姦生。令下而詐起。子
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
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諸本表首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十七日到任上詔惟通鑑云三月乙酉除命而長曆乙酉爲十四日此云十日

三日
字誤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憲宗即位時爲禮部郎官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誣。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遠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盡竭驚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貞元中代人作此表恐僞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公爲柳州正月已召至京師三月方出表謂蒙恩除替乃在去年非公作明矣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爲襄陽節度使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藐。其角切遠也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驚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臣聞潢汚易竭。潢汚小水也氏傳潢汚。抑有朝宗之願。書江漢朝宗于海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況臣昔因左官。漢書王表武有銜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因上古法一紀于外子牟馳於魏闕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

下奈何魏闕象魏汲黯積思於漢庭。漢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曰：臣今病力不能觀。人君門也。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豈非夫人獨無斯

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污。幸躡康衢。意非

往蹇。易往蹇來譽往蹇來反。言往臣之此誠。口不能諱。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

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宜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惶恐之至。○慌音荒。博雅云：忘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此表當是長慶後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

與表合。綱爲廣南。乃元和五年也。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于察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和

十四年十月。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清世爲蠻。毒痛黎人。

會象古召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病也。痛一作痛。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是月憲宗爲安南都護。夙夜經行。盡除兵

器。賊徒識恩。黨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仲武至安南。楊清距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下離心。仲後改

鎮容州。長慶二年十一月。以勳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

伏乞天恩。迴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賈誼傳：日中必割。操刀必割。豈謝剗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巧治鑄干將之模。清

王榮刀銘云。陸剗落筆不休。傳殺字武仲。爲寧慚倚馬。世說桓宣武化征袁虎。虎從行時。被黃瓦會草露布。犀兕水截鯨鯢。文下筆不休。爲寧慚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李白與韓荆州書。請況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爲滯淹。輒致薦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鄭綱傳。初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勅請求理綱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惡琳。斬劉闢及它

制置綱。諱默。多無所事。由是出。爲嶺南節度觀察使。廣州刺史。

鴻霽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音不知所圖。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記曰。書同軌。臣

幸以芻蕘。累忝殊榮。天德薦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兇渠勦絕。命書天用勦絕。其。人用

康寧。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使一伐檀輿議。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命。易曰。負且乘。致寇

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小人常懷覆餗之虞。鼎折足。覆公餗。陳。敢望專征之寄。元和四年二月。綱罷

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常懷覆餗之虞。鼎折足。覆公餗。陳。敢望專征之寄。爲太子賓客。五年。罷

爲楊湖南謝設表。德宗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愬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蔡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願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懼。誠

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詩。彼君子兮。不素知無肉食之謀。

左傳。莊十年。齊師伐我。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

兼陳陸海即水陸也。飴醴皆設。飴米蘗煎也。醴酒名。○飴音怡一作酒。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

陳徽效。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集有諸使兼御史中丞禮部元衡亦罷以厚德在位甚宜其職遂命其屬書之。明年二月公已遷禮部。

爲右庶子此表當在二十年夏作。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濶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圓方謂俎豆。臣某

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

霽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詩。湛湛露斯。匪晞晞乾也。盈背而外被恩光。○背疾。智才

渥澤。顧慚素食。詩。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彌切自公。詩。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左傳。昭二十八年。顧

之心。屬厭而已。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此表代人作。當是在京師時也。

祗荷寵私。啓處無地。詩。不遠。臣久忝朝行。歷職無効。在萬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

賊遺君父。後漢耿弇征張步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副將陳俊謂弇曰。割盜兵盛。且可艱

難末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絨。重劇丘山。捧戴以

入閨門。空知夕惕。易。夕惕若厲。裁縫而爲衣服。固可晝行。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內省疲驚。將何答効。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公在柳州亦代它人作

綸言曲臨。寵服薦至。跪捧殊錫。慶耀交并。臣謬典方州。効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慚荷。朱明啓節。爾雅夏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踴影望天。慚分五嶺之憂。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五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自五焉。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卷第三十九

奏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鄭相公。鄭細也。元和五年。出爲廣南。九年。細爲工部尙書。此狀當六七年作。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洪範曰。休徵。驗也。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詩。介爾景福。介大也。方使億兆繁滋。區夏充物。音刃。滿也。故表祥於字育。是啓運於昇平。事杏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元和三年正月。以湖南觀察薛平爲浙東觀察。韓文元和十二年薛平爲浙東觀察。使未詳孰是。此狀當在柳州。

作。然兩地相去遠絕。亦可疑云。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浙東管越睦衢台明處溫七州。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

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景雲慶雲也。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王者社符。社一作旗。煥影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詩。相土烈烈。海外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貞明者。易。天地之道。導陰陽之和氣。紛紛郁郁。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鬱紛紛。蕭蕭索索。輪囷是謂癰雲。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謬。音。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前卷有代裴中丞謝討黃賊表。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謂過。桂州。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爲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一作狡。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尙軫天心。猶煩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公拜監察御史。襄行。諸公於此狀首尾。得載名銜。無裏行字。後人妄削耳。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者同。不合冒榮居之。律十二篇。名例律其第一也。節文。諸府。諸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承議郎新除監察御史。臣柳宗元奏。一本無承議郎。止宗元三字。只作具位臣某奏。又

一本議奉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也或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時京兆尹李實意其說恐未必然按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鴻臚卿王樞為京兆尹此狀訴夏苗旱損而首云謬領京畿已逾兩月疑與此合耳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期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當作二並准常年例全徵並一作皆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矜免祇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慚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故某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一作故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乙按承嗣四年此狀必四年以後事在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至德二載十月安祿山陷睢陽霽雲死之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霽雲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臣自七歲即忝班榮承嗣七歲為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歷刺施州續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承嗣為涪州劉闢反承嗣以無備譴永州集有途南涪州量移澧州序云始由施州為涪州無以負荷先志左擇蜀道勅寇敵畏不敢犯然而刀筆之吏以簿書計校盈縮受譴茲郡蓋謂永州也其父析薪其子不報效殊私以慚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負恩于紀命將徂征元和四年克負荷○荷音河

制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以討策右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誠一作效願預一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褫旗獲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攷藝國子置車甲之司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事詳南府君睢陽廟碑及送南千秋思奮於事越漢南越傳粵至武帝時獨其相呂嘉不欲附從韓千秋奮以報濟州量移澶州序內史記灌夫字仲孺張孟嘗爲穎陰侯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灌何仲孺期死於奔吳爲將軍風太尉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老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夫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馳入吳軍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農書狀農書三卷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爲恆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倣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而一作於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盜器狀盜才資切陶器之緻堅者公集有元饒州書

盜器若干事此一無右件盜器等並藝精埏埴埴利土也埴黏土也老子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

窳音愈病也舜河濱器不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買誼賦黃鐘毀瓦釜雷鳴是稱土鏞之德土鏞瓦器也以盛羹韓非

傳曰堯舜飯土塲噉土鏞○鏞音刑器慚瑚璉力展切瑚璉祭宗廟之器夏曰瑚殷曰璉貢異柞丹青磧磧柞丹磬音叔既尙質而為

先禮記器用陶匏尙質也亦當無而有用老子當其無有器之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元和中十年三月出為柳州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後作

右伏準從前赦文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上後上三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

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元註云左降官員外置同正員俸料舊用戶部省員闕官錢充今請改授正官占闕不用上件錢每年約計數萬貫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勅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

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為準並廢員外所置凡在

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元註云莫誠救兄莫瀉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一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准律以它物毆傷十二日保辜內死者依殺人論本府謂桂管觀察府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舉與伏以中丞行立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

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

感詩兄弟急難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漢王儉諫

嘗諷曰兄弟左右手也。周身不違於遠慮也。周防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將試而斷其右手可乎。書罪疑。惟輕。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閣輕肆塵蹟。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裴中丞行立也。次前謝表作。

當管奉詔當管。桂管。與諸管齊進。諸管謂容管也。管廣南等路。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輿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前恃狡免之穴。戰國策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窟穴也。踰伏偷安。王文考晉靈光殿賦曰狡兔踰伏於附側。○陸狙頑莊緣二切。憑孽狐之丘。莊子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也。跳跟見怪。音良走也。以爲威弧不射。易弧矢之利。天網可逃。恢疎而不失。侵逼爲之祥孽。妖孽祥怪也。跳跟見怪。音良走也。使臣墮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史記吳起謂武侯曰君不遠師已期於席上。趙充國田十二事。其一事曰治遑陘中道橋。今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咸千里。從枕席上過師。謂宜投戈頓額。面縛乞身。縛者謂縛手於後。唯見其面。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書黎獻黎民之賢者。又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有罪。積鬼誅之罪。莊子爲不善于幽閻。衆輕鬪蟻。聞床下蟻助謂之牛鬪。勇劣怒蛙。韓非子云。越王伐吳。欲入其軼。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織綿當強弩之初。不能入魯。魯織素也。孤豚債肥牛之下。左傳昭公十二年。其有氣故也。事亦見吳越春秋。織綿當強弩之初。不能入魯。魯織素也。孤豚債肥牛之下。左傳昭公十二年。牛雖瘠。債于

勝上值也○憤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易旅卦旅于處得其資斧子夏傳及樂
 佛問切又音慎○憤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旄頭胡星也勦絕有時命書○勦子小切不索何獲左傳吳光云
 張晏云齊也○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旄頭胡星也勦絕有時命書○勦子小切不索何獲左傳吳光云
 不索某行拱稽致命積槩或云積計兵籍執銳忘生親聖執銳車甲既備於小戎詩秦風小戎美
 何獲某行拱稽致命積槩或云積計兵籍執銳忘生親聖執銳車甲既備於小戎詩秦風小戎美
 甲以討西戎註鯨鯢豈逃於誅戮左傳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義之人吞食小國竊觀上略上中下
 云小戎西戎也鯨鯢豈逃於誅戮左傳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義之人吞食小國竊觀上略上中下
 略總制中權制一作帥左傳宣十二年前茅慮無中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漢申
 傳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羽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強弩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漢甘延
 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蹶以手張之曰蹶張以足踏曰蹶張○蹶音厥○蹶懸香餌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
 石拔距絕於等倫顏師古曰蹶師古曰蹶以手張之曰蹶張以足踏曰蹶張○蹶音厥○蹶懸香餌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
 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人徧徵於川洞南夷皆居洞賞懸香餌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
 夫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易師法也投軀不愆於羽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必有死
 插以鳥羽跂足惟俟於牙璋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註牙璋琢以爲長二尺用徵召急則
 示急也牙璋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也跂舉踵也○跂去智切今月某日奏事官米
 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權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司馬法曰古者國容屢且
 及於寢門左傳宣十四年楚使申舟聘于齊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家事勿關士已填於左闔國語勾
 入命夫人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左傳莊三年凡師過信宿
 外有辱是我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闕內有辱是子也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左傳莊三年凡師過信宿
 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節度使孔幾南貞直冠時清明格物禮記清明在朝又曰致知
 也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爲日固久容府楊中丞使陽曼本誤作楊耳以義烈爲己任勳襲

太常紀成統以南南李中丞史中丞安南以英武爲家風王皇之子業傳彝器宗彝並膺邦寄克達皇威

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孫子勿擊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孫子見勝不過衆人之明有國

善善之功焉公此語義取孫子而句取緇衣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

取孫子而句取緇衣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

感聖德。雖在梟鏡。郊志古者天子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消。音辰。仰太陽之普照。功格於天地。化合於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書咸有。降神自同於周雅。詩維嶽降神。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大寶之安。大寶一作天寶。摺紳諸生。遠期貞觀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秦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恆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註見上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一本云二月十二日。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以周滅三監。俱明誅放之罰。衛是也。邴以封紂。子武庚。鄆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景帝紀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軍寶嬰將兵擊破之斬首十餘萬綬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等皆自殺六月詔曰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遺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嬰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纒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豐以貨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污。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三事之榮。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註云三事謂三公也元和十四年二月丁巳。節著有十連之寵。禮記十國以為連李師道壬戌田弘正奏捷到癸酉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故。之千羽。書舞千羽于兩楹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詩六月樓櫓。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

平當伊尹無恥之辰。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見咎繇惟輕之德。書罪疑惟輕拈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一作使註見前卷分淄青三道表。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楊於陵按圖

籍視土地遠近計土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道害氣盡除和風溥暢。一作道暢裂壤既分其形勝

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惟兗州海岱殊服。書海岱八命作牧周禮八命作伯無聞威

福之源十國爲連。見前篇註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左傳襄二十三年夫鼠晝伏鴉變好音詩嗣彼飛鴉集

甚懷我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孔子曰如有王遂使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漢高祖六

西上曰齊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祝有益也

縣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恭以相公謨參禹績。詩云豐水東制出

蕭規。揚子蕭也光輔聖神求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拈躍之誠倍百恆品。

爲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裴中丞行立裴相度亦次表作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行立與同族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

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邵當作召謂申伯成宣王復古

之勳。詩車攻。宜吳鄧寇耿。謂吳漢鄧禹寇恂耿。吳一作寇耿吳。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

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

市。詩萋兮斐兮。閣下乘心不惑。定命彌堅。詩肝謀定命。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吳元濟。淮右謂元濟。服恆陽之虜。則馳

使而革心。恆陽謂王承宗。度在淮西。布衣。承宗懼而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願況師道惡稔禍

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

狼感化。梟鏡懷仁。梟鏡註見上。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

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永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袞。慶賀

之至。倍萬恆情。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韓本標曰。盧本與上裴相狀。合爲一篇。次前謝討賊表作。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終

賜展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自謂而東。小宗謂

也。培塿。口切。合莖脆以爲強。當作莖。寸臥切。斬芻也。脆。此芮切。易斯也。一曰莖。刼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

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遇切。莖。丑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蕩蕩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

踴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中丞崔詠一本作上宰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註見前表，累陳誠懇，謬尸進律

之寵，禮記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相公膺賢輔聖，大敘彝倫，書彝倫攸敘。中外之臣，出

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元和八年十二月詠遷桂管。又逾再周，註並見前。企鸞鸞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渾天圖天

遊於黃道，其方不同，徒竭丹誠，丹一作精。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書六年五服一朝，國語

見一豈使班超之望，東漢班超傳，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歸，十二年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孤

依風之思哉，莊子魏公子牟曰：身居江湖，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員，徵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

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丞相之車，袁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敢希榮於下客，一作下無任懇禱屏營

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一本止於下，客無後數句。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次前請從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越語：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趙摧粟腹，卽長平死事之孤，趙世

成王十五年，燕王喜使丞相栗腹約歡於趙，趙報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師至趙，趙報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師至趙，趙報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師至趙，趙報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事見集中南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

及子孫，爰自緼緜，超昇品秩，註見前狀肉食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逆，永貞元年八月，劍南支度

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實以深文。事見集中送南涪州序。馮唐對文帝曰。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今復誰辯。薏苡之謗。馬援征交趾。常餌薏苡。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不能自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時承嗣謫永州。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與師討伐。恆冀前狀。蔑爾小醜。尙欲逋誅。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效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劍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與前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表同作。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註已具三十七卷。請復尊號表。

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一本無上。文。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左傳。食土之毛。誰非君臣。竊見近者祥瑞所陳。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於四方。有以知上玄降臨。誕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旣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煦。呼具。切。溫也。成此耆老。生旣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闕。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

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表一作奏。伏惟相公贊翊明主。贊翊一作協贊。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尙鬱。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竊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黷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此當在前狀前作。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一本無上文。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觀昇平。蹈舞薰風。謳詠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開。瑞應匝於萬方。○匝一作答。與而同豐。報窮於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將一作必。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罷尊號。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少遂踊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貞元十六年十月。以吏部侍郎。章夏。爲京兆尹。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卷第四十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憑字虛受一字嗣仁弘農人公娶楊凝女為憑從子婿據楊氏誌父禮部郎中凝

誌恐誤以憑為凝此文

年月子婿一本有使持節柳州諸軍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卿雲輪囷史記天官書郁

困是謂慶雲慶雲即天漢昭回詩倬彼雲漢昭回自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開氣寬切居心靈洞開翺翺

自得誰屑羣猜屑顧孝友忠信憑工文詞尚氣節與母弟疑凌相友愛聞於九垓垓重也天摘華發藻又音離張也其動如

雷世榮甲科大曆九年亦務顯處務亦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於養投劾引去

憑累事節度時召為監察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出為御史不樂檢束輒自免去去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出為亦莫有滯

五故切逆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貞元二十二年二月京兆尹李實貶通州長史公捍

也與逆同其強仁及童孺元和十四年憑自左遷而出擁道牽慕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詆左傳噴倚法斯繩

書無倚法以削憑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是歲七月夷簡劾憑江西姦賊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李

鄴大理卿趙昌即鑿參訊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寧別舍誘議頗譎故夷簡藉名在

憑發欲抵以當同逆人法乃得狀即建捕放官屬推攝籍憑家資輸林學士李絳奏南過九疑永州界謂謫

賀東逾秣陵賀徒杭州長史也顛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傅王國自杭州入嘉聲聿興詹事東宮太子詹事

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頡頏今古飛而上曰頡優游德藝實期濬發再光文陛誰謂昊天遽茲降

厲厲惡也詩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史記外戚世家或不能成子姓早喪淑人貞

降此大厲

十五年八月一日公之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敬實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自貞元十五年已
夫八人揚氏卒。年二十二。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敬實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自貞元十五年已
丁酉為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十二年德輝閒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當
沉痾。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瞪視。○殿文證既歛而還。莫傳音旨。鄉風長慟。於茲已矣。嗚呼哀哉。承訃
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濶。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

寄心雙表。表謂墓闕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質河內人。祕書監寧之子。一作祭穆撫州文。據傳。質自給事中出為開州卒。然此

開移撫未及行而卒耳。此文柳州作豈。質元和十二年。問方自開遷撫故耶。

昭祭於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丁一作生形軀獲宥。三
黜無虧。論語孔子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貞元元年九月德宗策賢良方正
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洪羊可蒸。德宗深喜之。擢第三等。載之冊府。命以諫司。質以制舉自畿抗姦替否。與正為期。奏書百上。知無
不為。誰謂劉賈。賈諠向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質累遷給
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初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皆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參決自是不寃王承
宗反用內官吐突承瓘為招討使。四年十月質與度支使李元素極言其不可。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
帝頗不悅。以質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
為太子左庶子。以質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
南荒。元和四年七月京兆尹楊憑貶臨義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隕首。邈矣高標。誰嗣於後。王命南下。郡

符東剖見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穆質穆員穆費皆見碑陰記感激之風。道同義

立。中司守直。奸權是襲。致之徽纆。音墨索也。易。繫用徽纆。誣以賄入。瑣瑣其徒。榜訊愈急。贊字相明。累擢侍御史。分

宰相贊參共誣贊受金捕送賦侍御史杜倫丞虛召欲重妻贊平不許詔下三司議於洛邑。噫

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註。軀罪人辭使從輕也。大忤三揖。在下。註。癘大夫士三揖。危法旋加。譖言俄及。左

官夔國。贊弟賞詣闕登聞鼓訟冤。詔三司使柳鎮李觀楊瑀。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其級。贊參貶召

部郎中。端於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再罹擯抑。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詞犯長。有

志無力。惟韓洎劉。謂監察御史韓。同憤霑臆。道之不行。銜魏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於志。將發其

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心撰詞。義不可干。謂將白。會逢友累。謂其坐楊。曾莫自安。感於楮中。○積展呂

也。事見左傳。有涕洟。瀾嗚呼哀哉。壽宮久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哀洩憤。舒文致美。願遡海

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温文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東人。温之生平。公嘗爲之誄。極所稱道。蓋不獨見之此文也。作之年。月。具本篇。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同曹人名

吏。爲賣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也。厲惡天實仇之。生人何

罪。天實離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

信。莊子天之色耶。著其正色。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倖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溫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爲文章。勇于藝能。咸有所祖。而官止刺一州。元和三年十月。元和中三年十月。刺史。議者不厭。再貶道州。刺史。五年。移守衡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修一作循。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溫在衡州。治有善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一無徒字。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六年八月。溫卒於衡州。十月十四日。葬江陵。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

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中丞名字未詳作之年月具本篤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一本五月甲戌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

御史穆贊穆贊字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泰字安平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

正元傳正字西老貞元十年舉進士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

程等表程字臣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

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質一本作節擢於天枝中丞宗室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發

跡內史右內史今鳳翔府參其軍事自下劘上漢書贊賈山自下劘上孟康曰劘謂割切之也○劘音磨直詞屢至於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

逾久人滋咏呻咏呻歌咏復從京邑辟署司錄振其綱條端我旬服旬服謂幾旬也黜吏屏氣貪官窒慾易君子以赫

赫有命登於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准程准程法令校其簿書無失奇贏奇音羈與時同

進爲正郎勾會是專會古外切總合也乃刺於商出爲商州刺史虎節登山周禮山國用虎節化堦爲沃堦音階致夷於艱道

途謳歌有詔徵還丞我御史自商州召爲御史中丞執其憲矩糾逃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寮史必薪之楚詩翹翹錯

楚註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終始七載不忘祗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阜囊密啓見上履阜其囊註忠懇屢陳令望逾重名卿

是屬拖紳遠聞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拖徒可切卷衣已復復招魂也禮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

自東榮中屋履危北禮備贈贈穀梁傳元年乘馬曰贈一曰贈一作贈公羊曰車馬曰恩加命服窳窳
面三號掩衣投于前禮備贈贈穀財曰贈註符遇切皆助生送死之禮○爾方鳳切
有時也左傳窳窳之事註猶長夜也夢夜歲月逾盛播等獵備官屬況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
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潺湲○源祖山致誠一觴拜訣堂
筵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註具本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貞元十年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河中節度贈
禮部尚書杜公之靈杜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自古謀帥恆在諸儒晉登郤縠亦以詩書左傳僖
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
有命揔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即謂河中有山有河殿此大都焜耀昌時焜音混振宣後學命服之盛
光於列岳謂保豐福永糜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一作俱起
草萊懷策旣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大曆二年夏卿與弟正卿及確同舉賢良方正高第自天昭回分命邦畿夏卿爲高陵主簿步武獲陪
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於後多幸謬列周行戶剛切詩真彼周行註周偏也言徧于列位周一作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夏卿爲
外郎確爲兵部員外郎再獲聯事東西相望音忘出處同道樂惟其常惟一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常蘇二州刺史前後

九公自左輔遂膺推轂左輔謂同州白同帥河中故云遂膺我勤魏闕作觀爰摠九流為吏部侍郎九流謂九誰謂河廣願言莫由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不能也烹魚之問往復相騰文選古詩客從遠方來道有尺惠好斯厚惟以網繆余弟宗卿獲芘仁天命佐廉問宗卿為河忘其愚魯論語柴也魯假以羽翼俾之素書章恕切惠文峨峨惠文冠也漢張敞專秦時法赤紱在股詩作芾小雅亦芾在股那幅在下榮映斯窳窳飛舉也惠文峨峨吏冠柱後惠文裁峨高貌赤紱在股詩作芾小雅亦芾在股那幅在下榮映斯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殷殷盛四方與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左傳灑汚行潦之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為章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崔少卿考之史傳未詳惟據諸表系有崔隱甫之孫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章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
 蹈其吉德左傳孝敬忠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蹟六書奧秘周禮五
 意四假借五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六書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騎跡康莊未窮康莊
 謂之莊史記有康莊之衢濛汜已極濛汜日入之處淮南子濛汜是謂定昏濛汜已極言將死也楚
 西極濛水之涯也濛汜音蒙似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謂都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嵩高少室二山名
 汜舟漣伊書伊洛漣謂伊漣二水名在河南府洛南縣皆本洛州也笑咏周星周星謂十二年也其樂熙熙丹霄何望青雲可期洛中
 十友談者榮之據夏卿傳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願得惟鄭泊齊各登鼎司鄭餘慶齊映或喪或存山川是

違繫我夫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謂佐東都留守及爾同寮笑邀交歡邀一作傲匪夕則朝入同其室一作入出聯其鑣投文報章既歌且謔及我爲郎優游吏部夏卿自長安令入公爲御史

持憲天路文陞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於素自我於邁適往也詩歷刺東吳夏卿自給事中離憂

十年離憂謂離別之憂夏卿在二州凡九年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摠攸居夏卿自蘇州召爲吏部侍郎銓謂詮次也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

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貞元十七年十月公亞奉常謂爲太常少卿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翺翔

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與哀

匍匐往哭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撫筵一呼心焉摧剝晉木切日月逾邁書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佳城遽下西京雜記佳城壘壘

膝公居素車千里逶迤山谷遷於危切迤音夷委曲也晦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孔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

焉馬鬣封之謂也註嗚呼哀哉丹旌卽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泂酌詩泂泂彼行潦泂泂水

酌取之遠以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時爲藍田尉作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貞元十五年三月以司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楊凝字茂功弘農人是歲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薰

明德惟馨書所謂沖和茂著孝友彰聞濬發洪緒激揚清芬芬芳謂恩倖德祖楊翁字德祖學紹子雲瑩彼靈府

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之奧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謂遜公相贊揚聖君高山安仰
詩高山仰止禮記夫子歌曰泰山其顛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哲人其萎乎子貢曰逝水云法論語子在川上鳴
泰山其類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死也逝水云法曰逝者如斯夫鳴

呼哀哉唯是伯仲並為士則疑兄遇弟凌皆有名於時陳連擢首科一十三年疑中進士第迭居顯職公

之懿美發自朋僚播於四方令聞克昭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禮

史載筆士載言東掖謂為起居耶禮記又曰言則左史書起草南宮時論增美遷尙書司封員外郎率正

之動則右史書之凝為右史書事不回故云動無不紀起草南宮時論增美遷尙書司封員外郎率正

直聲彰聞大梁有艱天子是使判官是時宣武帥李萬榮卒其子迺擢領軍務故云大梁有艱密勿之

謀不致告勞唯道是履復歸郎署復郎署職茲中兵十八年疑起家簡稽無撓周禮以八式經邦治二

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土之卒伍閱其兵器簿書簡稽也稽以考其成英風未攄沉痾遽嬰孰云積善降以

促齡昔歲江表獲同宴語詞曹王阜為江西觀察使以實為判官認為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疑之復惠德音優游多暇

眷盼逾深○時○情言盈耳尺素相尋冀茲競爽左傳二焜耀儒林及此凋落祗摧我心嗚呼哀哉遣車就

引禮記遣車視牢具視牢具者言遣車多少各如遺奠所包哀挽先路迅風淒悲頽景幽暮傾都殄瘁人

國之云亡邦揮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潢污一觴詎寫平素尙饗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張都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張舟也公嘗為之誌所載與此文皆合楊侍御未詳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禹績謂禹治水之功

秦強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漢武帝元鼎六年，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書：鳥夷卉服，以草木為衣。漸化，椎
 警卒為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吳志：士燮守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
 表，前功載修。事見舟空道北出，張騫傳云：樓蘭姑師，年馮交趾。式遏蠻陬，將侯切。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輻
 音福，湊音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謂舟初為蕪州，時推
 清能，公昔乘軺，音衛兵曹為安南，謂舟以左領軍人知準繩，鰥鰥以安。征賦用登，柱史稍遷，謂舟三郎曹繼升，
 謂舟檢校尚書，程功佐理，海裔斯澄，謂轉禮部郎中，為安南乃紀南方，專任是憑，謂選檢校太子右庶子
 丞充本管，經略禮分五玉，書修五禮五玉五玉，謂公執柏圭，侯執信，詩：錫我百朋，箋云：古者
 討處置等使也，招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分賜也，恩錫百朋，貨貝五貝為朋，百朋言
 之多，開府辟掾，羣英攸屬，顧茲陋微，敢廁甄錄，延切。甄稽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慚豸角，胡廣曰
 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或謂之獬豸冠，一曰柱後，惠文冠，執法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
 者服之，續漢志云：獬豸神羊，能別曲直，王警獲之，故以為冠。伯氏左宦，伯氏，謂侍爰滯中途，流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姪莫在，使命頓殊，命一兢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
 江微，音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願慕長慟，展轉增惕，膺力猶在，○音呂音骨也，字或從肉，此中
 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舟有諫德而神不福也。法星降災，法星，庭懸遠徹，禮記：大夫無故
 樂器鍾磬之屬，正義曰：即計爰來。○駟首日，撫躬益恨，循願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轄車北轅，轉載
 無災變，則不去樂也，駟首日，撫躬益恨，循願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轄車北轅，
 大夫以布士以葦，申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
 席○轄七見切。

祭萬年裴令文萬年令裴瑾公嘗為瑾墓碣云元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譽處詩是以有譽處兮註云遠國之君枵然其量子非不喑然

大也喑然虛切廓爾其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奕孔子

乎已博奕者乎為之猶賢媚茲讖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攷禮成文墜章克舉永傳儀矩脫略細微事並見

既聯奏復奏復謂亦圖筭策圖畫也筭所以懸鐘磬者橫曰播在奉常永傳儀矩脫略細微事並見

坦然自居無顧仇怨於元切文選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徒再期騰竊音軒飛貌孰云蓄憤遽此歸

魂並見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室瑾墓碣云後上順尊卑

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卹爰友童孩處心勿失君之仲季瑾兄弟四人茂於文術游藝相從操觚散

軼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顧余蹇劣廁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屢聞凋缺互見遷黜契闊伶俜

丁切行不正貌一云猶零也伶音零傳普分形閒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衛尉

瑾之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翻其計書來自番禺番禺二山名在

番禺音魚又魚容切塊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獸名如龍而一足國語木石之怪夔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

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一作天菲禮無取沉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呂敬叔名恭公嘗為呂侍御恭墓誌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三十有七此公所以重惜之也

維年月日朔當是朔日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

之魂嗚呼鞠躬歷聘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或以不答屠漁乖離謂太公也楚詞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

以爲師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

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峨博大一作巍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賾知利嘗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者其

力○詩善定爾功以達皇威邊鄙不靖俾供與師左傳無令與師陷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事見今其沒矣哀

志之達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

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

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

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恭兄溫字化光志同義比論語義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元和六年八月溫卒子仕方

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過淳洽切有穉之妻有弱之子並見海壖東周海壖謂涇州東周謂

大墓○壖而宣切號哭萬里葬紉之行記葬引至千裡注在棺曰獲出於此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

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尙饗

祭崔君敏文崔君敏即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也公嘗

夫產岷嶓者難爲玉常雅西方之美者有玉植鄧林者難爲木列子夸父道渴而死生鄧公以令望顯于

華族藝選六書

六書見上祭學該七錄梁普源中有處士阮孝緒字士宗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

傳三曰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

四曰文集錄詩賦耽此黃老甜切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環衛也戰國策身左

少不肯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

出參旬服邑皆屬京兆故云旬服三紀綱淮海政令惟肅事具墓

清久次推能二州繼牧

謂為歸州刺史遷永州刺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誣

殄除淫祠翦覆

見誌出令三歲人無怨譖進律未行者加地進律律法也歸神何速某咸以罪戾成

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

鑾鈴也鳴鑾謂泛鶴汾湘順流也○鶴倪益切亦作鴉字廣

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

詩屢舞微舞終以無荒無荒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

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

追懷曩辰恍若夢遊奠徹中寢寢路寢也○魂遷乘舟謂遷神于舟

邦人永思匍匐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

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

公嘗作段弘古墓誌載之外集云段以元和九年卒於桂州其喪來永此文必過永時作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

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經硯以終經然小人哉○經苦行切堅不

可磨平磨而不磷

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于厄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恩懷舊與詞

憤激君昔來辱

謂初過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去適于越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

者之來。丹旄有副。闔茲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易履信思乎
也。是以自天祐。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並見公所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茲
之吉。無不利。饗侑。

吳張後餘詞此篇一本在祭李中明文後。作之年月未詳。辭謂既得進士明年卒當在京師時。附次貞元十八年文。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沖和也。持中也。忘其有
人與之言。鏗爾而厲。厲。嚴正也。鏗。兵耕切。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無則道而得乎
世。然而不顯。則曰命。然。而。一。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
矣。一無可。肅。謂。肅。矣。博實弘裕。宜爲大官耆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元和二年。明年疽發。脾卒。○脾
也。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
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
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一作道之出其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
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行。字。無。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
潔乎身。孟子或遠或近或去或聞道而死。論語朝聞道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使一本無既聞道而且
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憑兮聊致吾憤。憤當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

考之表系楊憑子歿皆以之字命名曰渾之曰敬之是也獨未詳承之年憑謫臨賀時作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解人柳宗元公堅

女而承之疑諸子也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

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靡一作精

亂靡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一作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

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兮葆守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

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音叫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父之兄弟先生

叔父孔甚也世父當是楊憑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窶魂冥冥兮竟難託難一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

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吾耳一作子身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

苦兮徒何爲徒一作獨

卷第四十一

祭文

舜廟祈晴文 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是為零陵零陵永州治也公在永州代其州刺史作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帝在瑤

璣七政以齊書在瑤璣玉衡以齊七政註云在察也九澤既陂錫禹玄圭禹貢九澤謂九州之澤陂障也

錫之玄圭以彰聞之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見題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

不睽今陽德懋候有滄淒淒詩大田有滄淒淒降是水潦混為塗泥岸有善崩商顏下岸善崩註云善崩喜

也流或斷堤泛濫疇隴陂陁圃畦恆雨獲戾坡讀與循咎增悽忍茲嘉生楚語神降之嘉生均彼蓬藜敢

望誅黑蜮淮南子黑蜮神虬潛泉中而居天扶陰蜮春秋元命包云虹蜮陰陽之精又月令章句云陰陽

日衝扶擊也式乾后土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以廓天倪莊子氣盛不害桓六年左傳奉盛以告曰潔

豐也餘糧可棲棲猶或簸或溲詩生民既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為酒為醴字鏞鏞笙鏞鏞鏞笙鏞書笙轄以

于鬼神可帝其聽之無作神羞蓋於王公雷塘禱雨文公集有弟宗直職志謂元和十年十月公至柳州數日同其弟宗直謁雨雷塘故有此文或載之於韓集非是事見志中

雷塘禱雨文 公集有弟宗直職志謂元和十年十月公至柳州數日同其弟宗直謁雨雷塘故有此文或載之於韓集非是事見志中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坎北方震東方雷專此二象一作宅于巖隈風馬雲車馬一肅焉徘徊馬然能澤地
產澤潤澤也周禮以地產以祛人災祛一作神惟智知為致敬我以誠往我敬欽茲有靈爰以廟饗一本神惟智知二苟失其應人將安仰將一歲既早嘆音漢乾也又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于肸饗肸饗猶冥句在此下
又許訖切靈音享某自朝受命朝一作臨茲裔壤莅政方初一方庶無淫枉廉潔自持忠信是仗一作苟
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嘉生見惟天之養豈使粢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易山澤通氣出地奮響易雷出奮
欽若成功一作神惟神是獎

祭蠶文元和十四年裴中丞行立討黃賊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蠶神蠶羽葆蠶也軍行則有之蠶惟昔禮有大特音豐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葺頭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或墮地解髮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以先驅與公所記少有不同未知是為兵主用以行執是旄頭即蠶也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為旄頭被髮先驅蓋起於此葺謂亂也
師漢宗蚩尤史記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亦作靈旗史記漢武帝為伐南越以牡荆畫為太一鋒名曰靈旗為兵既類既禡類詩皇矣曰是禡于所征之地類祭天禡師祭也○禡音罵指于有罪北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既類既禡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類祭天禡師祭也○禡音罵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詩實之初筮大侯既抗也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蠶黃孽蠶動謂黃少癩也保固虐人固險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桂管觀察使董衆撫師督

也。秉羽先刃。莊子：叔孫敖甘寢秉羽而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禮記：外事以剛日。爰薦求牛，周禮：牛人祭祀求牛者禱祀。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於神明，傷夷大命，謂死也。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蝥蟥，詩：去其螟蟥及其蝥賊。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蟥。達我涵育，收厥絲罔。駘奴諫：左氏傳：圍養馬，役于校人。周禮：校人掌王之馬政。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顛。年甲兵不頓，註：頓，壞也。以為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與前篇同作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禡，師祭也。周宣與瑞，擊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註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擊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尅也。兵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秦定百越，史記：秦始皇三十三年，取百越之地，以為南海、桂林、象郡。漢開九郡，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作荒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恃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孽，切孽，通用。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斂使臣。○啟古梟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詩：景命有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或作齊齊既殄，書也。齊魯謂東來李師道一作齊青。趙魏顯化，魏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故云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小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書：底，商之官。臣某，官先。後之註云：官臣守官之臣也。欽率邦典，統戎于征。于往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詩：無縱詭類，謂凶醜。無劉我徒，劉，剋也。鏃刃鋒鏑，鐵

文○矢末也。鑄劍畢集于兇躬。鎧甲于盾。○鎧可亥切亦也。盾亦干也。咸完於義。驅焚湯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于安。以靖離之隅。離南方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公集有非銘必同時也。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玄幽。演爲人用。演溢也。國語曰。夫不窮之養。易井象曰。井功齊乳。渾觀勇切又多。惟古有制。八家所共。孟子曰。百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滋久。賁切乳汁也。

閼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卜茲利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善崩見今則堅好。惟昔遞石。遞一作匣。今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水神號成于富媪。禮樂志后。張

也。坤爲母。故稱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禁門文。周禮。壘人。禁門用瓢齋。註云。齋謂營。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也。坤爲母。故稱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音詠。禁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關。能收水沚。○沚音戾。妖也。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薺麥。左傳。天作淫

也。野夫與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漢書。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

休徵未獲。洪範。八庶。敬用瓢齋。事見題註。瓢。齊者。謂取甘瓠。割去。概以展周索。定四年。左傳。疆

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清河令從裕子二人。蔡躬為清德令。某為臨印令。六伯母。臨印之夫人。李氏也。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公叔父四。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伏惟天錫壽考貞元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李氏卒年八十一。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

慈幼宗姻仰則不借貴位借一作階一孰不悽惻嗚呼哀哉移天夙喪丁此閔凶移天謂夫也。言臨印令。主器繼

天莫承于宗易主器者莫若長子。李氏子終於宣州旌德尉懿彼賢女。懿一作榮。孝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

致養有榮其道克終李氏三女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為揚子丞。太原王舒為右補闕。頤川陳襄為校書

以諸壻之良諸女天禍弊族遠承哀訃繼一作繼。奔哭無路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祇

拜堂帷子姓凋落鄭玄註禮記孫姓也。謂衆孫也。宗門日衰託于外姻陳此靈儀。李氏卒于平康里陳氏之第。自小欲至

曹耶奉之以幼女號戀幼女即陳縵而正于位。幼女號戀。哀之室也。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孱眇。祇益摧悲。誠愧于人。豈曰得

宜今歲調選獲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曩心夙駕東征謂繼將往。祖駟將臨。○駟音

也。朔望是違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註具本稿。

維年月日元和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孤獨

申叔字子重。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卒。年二十七。名播九圍九圍九州。望高羣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漢書子今承家乏祀。

孝女良婿，式遵燕喜。詩魯侯某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爲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公言將致孤母竟罹禍譎，逾紀漂淪。公諱永柳，二州自貞元乙酉調官，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遽也。

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言申叔將孝于地下也。神感昭融，不疾而速。

靈識逾濬，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從兄文

公從兄名寬，字存諒，唐濟房閩廊四州刺史，楷生夏縣令釋，釋生司議郎。遺愛遺愛生御史開封縣鄧州生寬，公營作大理評事柳君墓誌，卽寬也。

嗚呼！我姓嬋媯，揚雄賦有周氏之嬋媯，註云：嬋媯，嬋媯也。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聯事

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式，抑壓離冤，陪弊不振。北切蒲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旂耀。旂與旌也，耀與曜同。期復于前，君脩其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乎郡藩。假乎，疑作假守。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

歎，命返不延。並見墓誌興起之望，是越是愆，歲首去我，將濱海壘，留遊歡娛，涉月彌旬，夜藝膏炬，晝凌風煙，理

策輻歛。輻，高險貌。○靡舟，潺湲，流貌。○上檝，切。將辭又醉，旣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褕，

貌。襜，占切。垂，音區。歛，音欽。靡舟潺湲，鈕山切。下檝，切。逝歸從祔，于鄧之原，銘墓有詞，發我狂言，祗陳其悲。

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純肩。○純音豚，禮記晏子豚肩不掩豆。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邪，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

公同祖弟宗直，字正夫，集有誌，宗直殯。元祐和十年七月辛祭文，亦同是時作。

維年月日，維元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凋喪，歲月已久，已一作自。但見禍譎，未

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子一作各慥慥早天○慥七到切汝又繼終兩房祭

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

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並見墓誌一作年蒼天蒼天豈有

真宰如汝德業尙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愧汝

墨法絕代知音尙稀一本云識者尙希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

人並見墓誌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卹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

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

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見誌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紉註見上祭

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簡字子敬博陵安平人中華令仁師五世孫娶柳氏公之伯姊也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矐于初譽動京邑事具誌中施于方隅密勿書奏

元侯是命即謂爲密勿書奏蜀寇內侮禍聯光髮音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事具誌中

及庸蜀光髮微虜彭漢人註云超受刑曹留總南都移刺連州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

元精以渝雷誘爰與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以上並墓誌溟海浩浩而君是逾嵩山茫茫嵩山當作崇山書曰放驪

兜于崇山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于康衢四達爲衢五達爲康六達爲莊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死于驪州喪還大浸又溺二孤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沒謂漲濼也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譎于天降此翦屠柩不及歸寓葬荒墟簡樞至永州八月甲子宗元薨葬于社之北四百步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榮榮相視榮渠營切撫悼增卹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討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紼以出斧屋爰封殯紼斧屋註並見上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見題手斂以爵音拘挹也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旅榭歸上都文據簡元和七年薨葬于永公謂三年將復故葬自七年至十年爲三年然公十年正月已召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留則當是九年作一本無

旅榭歸上都字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坳而頽坳扶或确而萃确音懲山多大石也陰流泄漏穢沒滌溢爾雅泉一見一否頽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佻音佛音超始也睽睽欺苟睽音閃暫視也陞賤暗忽睽音坐果切輕麗妄走音鑿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子姓見具是舟輦音預昇車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簡歸葬長安少陵北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

遊。爵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崔氏外甥卽簡之子處道守訥也。奉簡喪逾海水遇暴風溺死詳見上註。○一本作崔君筵側祭二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此一本無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

克就兮。胡典而喪也。典主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霧武

同。反復攪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觀兮。庶幾來歸。餒以侑兮。餒熱食。食餘曰餒。言祭簡之餘。以祭二甥也。酒實于觴。肉盈

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崔氏卽簡之女名媛。嫁朔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元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公集有誌。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一作維年月日。叔舅宗元以酒肉之奠。祭于蔡氏婦崔氏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

甥一作甥恩。願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芬一作蔡。恭惟伯姊。崔氏之母。

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

有疑必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

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洽通。

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閼。○天於表切。閼音遇。莊子莫之天。謂崔氏二子爾死駢亦死也。神理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

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收。元和十年三月十三日。以公爲柳州刺史。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去柳最近。幸茲再

心未慊，祇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卷第四十二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劉二十八萬錫也初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曰院長張員外署也貞元十九年與韓吏部李方叔三人為幸臣所讒俱為縣令南方後至澧州刺史公此詩貞元二十一年與

永州司馬後作也

弱歲遊玄圃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重也縣圃出美玉以喻京臺莊子曰斥鴳拔半翼也說文云雉右先為之容也增城縣圃閭風崑崙之山文許後生誇鷦翼嘗披隼莊子曰斥鴳拔半翼也說文云雉息尹蓬心類倚麻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註云蓬非直達繼酬天祿署天祿固名為名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公亦為集賢殿正俱尉旬侯家兆武功尉公亦為藍田縣尉憲府初收迹字酬當作驪謂校書郎公亦為集賢殿正俱尉旬侯家兆武功尉公亦為藍田縣尉憲府初收迹謂之御史府至武功拜監察御史公亦自集賢殿正字為監察御史居之地漢丹墀共拜嘉張衡西京賦青瑛塗之左傳云分行參瑞獸參間也瑞獸點亂宮鷄執簡循枉簡策任叻為御史中丞彈曹景宗亦云謹敢不拜嘉分行參瑞獸參間也瑞獸點亂宮鷄執簡循枉簡策任叻為御史中丞彈曹景宗亦云謹上奉白簡又崔篆御史劾奏以簡也持書每去邪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後曰持書後漢書蔡邕舉高第補鸞鳳標魏

關周禮也莊子身法于象魏鄭司農註云象熊武負崇牙詩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注崇牙上飾周禮辨
 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諱金爐仄流月紫殿啓晨緞緞赤色謂曉起日光射殿之狀紫殿之啓如長緞之色○緞
 音遐自弱歲遊玄圃至此皆敘未竟遷喬樂未竟未終也詩俄成失路嗟貞元十九年詔自監御史
 其與張履仕及同爲御史之意漢賈誼書文帝爲絳灌馮敬史貶爲郴州臨武縣令
 渡遼水李自詩風平顛類滄江更似謫長沙漢賈誼書文帝爲絳灌馮敬
 斜謂郴州訟庭閑枳棘後漢仇香爲考城主簿縣令王渙謂曰候吏逐麋麋○麋音加牝鹿樂音眉一三
 載皇恩賜千年聖曆遐張自貞元西憲宗卽位未貶官矣故云和朝宗延架海朝宗字見再真師役罷梁漉
 名莊四年左傳楚令尹闢除道梁漉營京邑搜貞幹
 軍臨隨梁漉作橋於漉水上○漉側加切京邑搜貞幹
 書刑部員外郎漢武帝元鼎四年秋世推材是梓梓良木書若作梓人仰驥中驂驂謂驂
 馬生漉注水中因以名馬○注音蛙世推材是梓梓良木書若作梓人仰驥中驂驂謂驂
 仍逾嶺石崖署自員外出爲慶州刺史慶州有三百里嶺石○嶺音紺縣禮容垂墜瑤詩瑤瑤容刀瑤音
 必瑤莫孔切一作瑤戊備響錚錚○錚文音錚錚音錚也
 周禮司常州里建旗又云萬軍爲州刺史故建旗○旗音余頭負弩繞文蛇漢書司馬相如奉使西南夷至
 爲之也驚鳥卽謂鳥軍也要爲州刺史故建旗○旗音余頭負弩繞文蛇漢書司馬相如奉使西南夷至
 文也册府榮八命加一作專征伐於諸侯九儀正邦國八命作牧之三公亦八命者中闡盛六璫子借君
 副辨六珈珈婦人首飾之盛者及中闡也○珈音公墓誌云一作委闡字肯隨胡質矯史其子威自京師來省州刺
 柳氏子則公蓋與張爲親故言及中闡也○珈音公墓誌云一作委闡字肯隨胡質矯史其子威自京師來省州刺
 告歸實賜其緡一疋威號曰汝資耳其父清於慎如此方惡馬融奢居漢馬融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極節
 精質曰是吾俸祿之餘爲汝資耳其父清於慎如此方惡馬融奢居漢馬融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極節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南郡太守
 守多用符刺史符事謂此符號換懷仁道併送
 留州遷澧州刺史故曰符號換懷仁道併送
 之俗嫌龍節晚皆以金為之使節者痲大夫
 王介圭入觀也除遠貢輸苞甌所貢苞菁
 生乘有五車乘有五斂車禾死稷十稷十
 曰乘有五斂車乘有五斂車禾死稷十稷十
 七澤楚詞宋玉曰此七澤大望見之雄風曰
 至臨江為永寧郡胸臆至魚復為固陵郡巴
 西太守是為三巴又樂史寰宇記於渝陵郡巴
 意則謂張所治澧州屬山南東道而相接所分
 山南西道及劍南道山南劍南二道也
 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貫音奢也貫
 旱草不潰茂如彼樓直註云其水中浮草言天
 之草皆枯槁如樹上之樓中浮草言天
 龍銅鼓報銜鼓聲銅染毫東國素下筆素帛不
 奮火種田也吳飲工折柳梁元帝纂要曰善歌
 楚舞舊傳芭觀天下之至藝楚辭漢禮魂曰
 而臥隱據也松為曲者以傾罇石作汗以禮
 松為曲几○隱於新切傾罇石作汗以禮

薦枇把祀變荆巫禱史記封禪書荆巫祠堂下巫先司風移魯婦鬢於臺始也魯人
 伐於臧紇救鄆侵郛敗於狐貍也人逆喪者皆鬻已開施愷悌還觀正奇姿周禮比長各相及其治
 也首邪自未竟還喬樂至此皆紋慕友慚連璧善書夏侯湛幼有盛才而美容觀與潘岳
 張出爲南方令及改刺二州之意顏師古曰葭蘆也李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板折陶潛曰
 爲五斗米折腰逢人手盡又但齊諸笑柏塗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註云齊國俳諧有曰老
 拳事鄉里小人逢人手盡又但齊諸笑柏塗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註云齊國俳諧有曰老
 冰火幻惟也化謂之幻也幻胡辦切移易齊諸笑柏塗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註云齊國俳諧有曰老
 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東門牛屨飯王逸楚辭註云寧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齊東門外桓公夜出
 塗者漸沮徑也塗音茶東門牛屨飯王逸楚辭註云寧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齊東門外桓公夜出
 子中散蝨空爬晉遺濤絕交書曰性復多發飛無已逸戲看猿鬪殊音辨馬搗朝贈士會以策
 搗瓜切渚行狐作孽孽妖孽說文魂獸蟲蝗之怪謂切林宿鳥爲殢○殢音嗟本同病憂能老新聲厲
 似嬌切好苦瓜豈知千仞墜祗爲一毫差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到自到音鴉貯愁聽夜雨隔淚數
 殘葩鼻族音常聒切鼻堅豸羣隊競呀○呀虛牙切張口岸蘆翻毒屨屨竹鬪狂塵塵牛獸名重千斤
 塵音野鷺行看弋江魚或共抄瘴氛怕積潤氣祥訛火亟生煨煨火野火也○耳靜煩喧熾熾父師嘗忠耳
 動聞床下蟻魂驚怯怒蛙韓非子越王伐吳飲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風枝散陳葉霜蔓緹寒瓜種
 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遺遺其葉遺遺音遐思鄉比莊焉王曰爲其有氣故也風枝散陳葉霜蔓緹寒瓜種

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 遜世遇陸眚比史陸逸傳陸眚趙郡高邑人高尙不 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 奕覆村橋臥古槎水○槎浮木切御寒衾用屬說文云織毛爲之○屬音計挹水勺仍椰挹木名出交州樹高 五六丈無枝條其葉如束蒲背面相似在其上實如瓠破窗窗蠹惟潛蝸臺涎競綴蝸○蝸屋棟引泉開 之可作椀或微長如括蓋子從破之可爲爵○椰于遮切○椰胡谷切蟲憐目待蝦蝨表蝨異海鏡蟹爲腹 故竇護藥插新筓竹筓音巴樹怪花因榭古樹朽壤方所有多生於蟲憐目待蝦蝨表蝨異海鏡蟹爲腹 人謂之食其涎浮涎水上人或取之則欬然而沒乃蝦有所見耳驟歌喉易嘔嘔擊敗也老婦嫁於介二切饒醉 鼻成齷○齷音查曳捶牽羸馬捶即垂衰牧艾猴左氏傳盡歸香艾已看能類齷爾雅齷三足曰猶訝雉 爲鷓鳥名似雉誰采中原菽詩中原有菽徒巾下澤車少游嘗哀吾多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車行澤車欲短轂短轂則利也俚兒供苦笋僧父饋酸楮人爲餽楮果也說文曰晉陽梨有云楚人謂中國 檀音 勸策扶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徵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春菰米蔬草名廣雅云蔣菰其米謂之珍 蔬折五茄五茄藥名本草右葉可作蔬菜食補註筆墨間錄云子厚長韻屬對最精如以死地對生涯中 也方期飲甘露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更欲吸流霞忽遊紫府飲流霞一杯酒 忽思家爲上帝所斥屋鼠從穿穴林狙任攫擎狙七余春衫裁白紵朝帽挂烏紗屢歎恢恢網老一天 河東呼爲斥仙人 音魁頻搖肅肅置肅肅免置衰榮困莫莢帝王世紀曰魏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盈缺 幾蝦蟆禮記禮運曰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經路識溝邊柳城聞隴上笳葉吹之 共思捐瓔處湘君

篇曰：請余映兮江中，遠余邨兮澧浦。王逸註云：屈原既放，逐常思念設欲遠去，猶干騎擁青綱，郭先生拜切。自慕友慚聯璧至此，皆自敘其貶黜之意。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未

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弘農公楊憑也，字虛受，一字嗣仁，魏州弘農人。先是御史中丞李夷

是時為永州司馬作詩以獻。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臧。禮記：君子而時中，臧善也。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關識新安地，漢武帝紀元鼎三

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廣，數有大功，恥為關外，上書乞徙東關。封傳臨晉鄉，楊氏譜：楊期為秦將

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亦好廣。於是徒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關：封傳臨晉鄉，有功封臨晉君。臨晉

縣屬河挺生推豹蔚，易：君子豹變，其文蔚。遐步仰龍驤，魏書：陳琳曰：今將軍龍驤，餘有千尋棘，精聞百鍊

鋼。鋼：監織也。文：選誰知。柔：茂功期舜禹。哉：懋與茂同。高韻：伏義黃，狀一作上。足逸詩：書圍鋒搖翰墨場。雅歌

張仲德詩：侯誰在矣。頌祝魯侯昌，魯頌：四篇皆頌魯公也。其闕宮云：俾憲府初騰價，貞元中：憑為監

轉耀銜，京師也。右言盈簡策，起居舍人法度。天子御正殿，則耶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陸以聽，退而書之。季

冬以授史官，此言憑。左轄備條綱，丞所管諸司事者也。故亦稱左轄。此謂憑嘗為左司員外掌副，左響切

晨趨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性此謂憑嘗為左與舊五兵合樂來儀鳳。鳳：籀詔九成，鳳尊祠重饗。羊，論語：子

兵為五，晉太康中乃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與舊五兵合樂來儀鳳。鳳：籀詔九成，鳳尊祠重饗。羊，論語：子

遊傷遠遊章麗澤周羣品連也麗澤兌註麗澤重明照萬方恐自元和四年已丑貶至七年壬辰復為大僚是
 歲立遂王有重明照萬方之句故斗間收紫氣章人雷煥曰此寶劍之精上徹于紫耳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故此又有重明照萬方之句故斗間收紫氣章人雷煥曰此寶劍之精上徹于紫耳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今掘獄中臺上掛清光鏡也福為深仁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吠故謂秦民周士舞康莊四達謂文帝曰
 果得雙劍臺上掛清光鏡也福為深仁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吠故謂秦民周士舞康莊四達謂文帝曰
 達謂之莊六采綬還垂艾晉灼註漢書暨綬草名出瑯琊二千石官白艾綬也染絲華簪更截肪鍾經書曰
 穎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高居遷鼎邑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遙傅好書王史記賈誼為梁懷王少子
 謂以玉為贊也○肪音方又漢書景帝亦好書二句謂憑自杭州召選遷諸王傳居洛陽也集有祭與之留
 愛而好書故今賈誼傳之又淮南王安亦好書二句謂憑自杭州召選遷諸王傳居洛陽也集有祭與之留
 云入傳王國嘉碧樹環金谷晉書石崇有別館丹霞映上陽宮名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涼留歡要醉與
 好也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舍人註云許侍郎弘農公平生親友後漢許都王
 汝南平與人兄度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與淵求之冰忽自解雙鯉出持之以歸此以謂王仲舒也孝後玉
 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割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出持之以歸此以謂王仲舒也孝後玉
 漏天門靜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云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銅駝御路荒在宮之南街東記曰兩向高駝
 九尺洛陽謂之銅駝陌又據筆澗瀟秋激澗查我乃下潤水東澗水西○嵩少暮微茫嵩山其東謂太室曰
 墨間錄云此對妙同於老杜筆澗瀟秋激澗查我乃下潤水東澗水西○嵩少暮微茫嵩山其東謂太室曰
 四謂少室嵩其總名遵渚徒云樂詩鴻飛遵渚註云鴻大鳥不宜與驚之屬故公又引此詩以謂周公今與
 卽中岳也在洛州界遵渚徒云樂詩鴻飛遵渚註云鴻大鳥不宜與驚之屬故公又引此詩以謂周公今與
 冲天自不遑飛又不鳴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降神終入輔生甫及申種德會明敷德又陶邁
 揚明揚側陋獨棄倉人國見前詩難窺夫子墻之牆語夫子通家殊孔李河漢尹李李臂以簡重自居不妄接時

八尺以髮牛尾爲毼三月取象竹節因爲名漢書句奴傳虛閭橫渠單于貢元二十五年五月以史館修撰秘書監張薦入爲吐蕃甲祭使以溫爲副○猴所姦切韓那賈傳辭

寧切過淵爲長沙王太傅虞童髮未鬢翻童與翻也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白不過翻秉心方的騰口任

顛顛○顛音顏爭貌頻顛聖理高懸象莫大乎日月爰書降罰鏐爰書訊鞠論報註云爰援也謂以文書代

換其鐵也一日錢也謂溫註云六兩曰鏐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禦魅恩猶貸左傳投之四裔以禦魃

猶未至死是思賢淚自潛出涕○潛所班切淚流貌在亡均寂寞零落間慄慄○慄也孟子云者雖被髮曰

夙志隨憂盡殘飢觸瘴癘切瘴也○瘴五選月光搖淺瀨月一日風韻碎枯菅茅海俗衣猶卉書島夷卉服註南

布名山夷髻不鬢鬢謂曲髮泥沙潛虺蟻蟻水弩榛莽鬪豺獮○獮音豕循省誠知懼安排祗自痲○痲

云痲音閑也食貧甘莽鹵三歲食貧被褐謝爛爛言侏離是也○爛道閑切婁離閉切遠物裁青麕○麕

切織毛時珍饌白關長捐楚客珮詩見前未賜大夫環禮說文云環則去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

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環則絕○者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空勞慰鶴鶴妍唱

劇妖媼○媼音閑○媼音閑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婁秀才國南也待中師德之後集有

遠棄甘幽獨○公自言得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銀羽好音又懷我好音銀殘也選銀翻由時至濡沫

感窮鱗相照以濕相濡以沫困志情惟舊作同相知樂更新楚辭九歌樂莫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

月歡寧間。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道為鄰。機事齊飄瓦。莊子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嫌猜比拾塵。孔子窮於陳蔡之間，顏回得米而饜之。孔子望見回攫瓶而食之，孔子歎曰：「飯然進孔子，孔子曰：『今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矣，煤入瓶中，幸食不祥，因攫瓶而食之。孔子歎曰：『所進孔子，孔子曰：『今夢見先君足信而待矣。』』」

煤煙塵也。高冠余肯賦。楚詞：高余冠之岌岌。長銜子忘貧。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士，蹇屬而困拾煙塵。孔子疑惑也。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協切。晚晚驚移律。晚晚日晷。瞬携忽此辰。開顏時不再。絆彈其劍而歌曰：『長銜歸來乎，食無魚。』一劍耳。又協切。晚晚驚移律。晚晚日晷。瞬携忽此辰。開顏時不再。絆足去何因。○絆音半。海上銷魂別。魂惟別而已。天邊弔影身。祗應西澗水。西澗水名。寂寞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客謂秀才。瀟湘生夜愁。瀟湘二水名。病依居士室。居士室，摩居士室。夢繞羽人丘。楚詞：遠遊云：『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亡之民。』或人得道，身生羽毛也。丹丘，晝夜常明。味道憐知止。老子：知止不足不殆。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曙音門掩候蟲秋。張文潛嘗論公此，為集中第一。洪駒父謬委雙金重。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難徵雜珮酬。詩：之子好之，雜珮以報之。碧霄無枉路。枉路，猶徑路也。徒此助離憂。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鶻鷺叢。美人隔湘浦。美人謂吳武陵。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卽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緝枯桐。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朱絃，謂以朱絲為絃也。楚詞：清商激西顛。泛灩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樸。老子：大鑿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云：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外此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勝竹。迥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蒼沐。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妙無毫髮遺。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遺詞可謂曲盡其妙。無毫髮遺。得道於。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人以其葉寫經。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道一造。繕性何由熟。莊子繕性於俗。道人庭宇靜，超師。昔色連深竹。於肩作翠色。連深竹翠色語好。而苦色。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誰適爲容。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江華道州縣名。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泐流此投跡。道州即古春陵。室空無侍者，巾履唯掛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牕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巽上人重巽也。時居永州。此詩公在永州作。

芳叢翳湘竹，芳叢茶樹也。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掇，丁活切。採也。蒸煙俯石瀨，○瀨，石韻。水流石上。也。石一作古。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璧一作玉。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耶。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滿鉢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咄此蓬瀛侶，蓬萊方丈瀛洲海中神山。蓬瀛侶，謂仙人也。無乃貴流霞。流霞事見前。第一詩註矣。

谷客如霧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 關法雞鳴而函出客孟嘗君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
 尹賞傳長安中姦猾多聞里少年羣斃吏受賊報仇相徵巡司隸眠如羊漢百官表中尉掌徵巡校尉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吏得黑者斫吏白者主治喪 徵巡司隸眠如羊漢百官表中尉掌徵巡校尉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吏得黑者斫吏白者主治喪
 與學察三輔徵巡司隸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不知有變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兵無異以羊將狼蓋弱不能以名
 強況又眠一作眼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擇子名適啓其口七首
 也○眠一作眼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擇子名適啓其口七首
 一作馮皆非是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擇子名適啓其口七首
 大始一呼南屬王誅之不勝言曰走首劍屬此謂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吐口魏王臥內藏兵符
 賊始一呼南屬王誅之不勝言曰走首劍屬此謂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吐口魏王臥內藏兵符
 史記魏安釐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一趙實請如姬如姬必許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一趙實請如姬如姬必許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奏此五伯之伐也臣客朱亥之力子西掩袂真無辜左傳哀十六年白公謂盜殺武元衡而朝堂不知也
 士可與俱晉鄙不聽可使擊殺之疏曰陸下越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敵國舟中非所擬曰君不諫武侯
 羌胡殺下一朝起之獸駭如不存之地陸下越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敵國舟中非所擬曰君不諫武侯
 舟中人也安陵誰辨削礦功安陵郭門外梁孝王世家太史公曰王使人殺後語塞以刺怨盜使人刺盜
 為敵國也安陵誰辨削礦功安陵郭門外梁孝王世家太史公曰王使人殺後語塞以刺怨盜使人刺盜
 身視其劍新治間長安中削礦之功當自皮面決絕從上何長殺身之誅終而仲子事韓哀侯與韓內軾深井里
 子某來治此劍以殺侯也妾因自皮面決絕從上何長殺身之誅終而仲子事韓哀侯與韓內軾深井里
 曰為報仇政殺侯也妾因自皮面決絕從上何長殺身之誅終而仲子事韓哀侯與韓內軾深井里
 元衡為賊所殺初不知王士卒平敢始捕賊後聞也積絕驢斷骨那下補一作暇 暇謂○臙音穰或作臙臙唐
 錢東市以募告者而王士卒平敢始捕賊後聞也積絕驢斷骨那下補一作暇 暇謂○臙音穰或作臙臙唐
 顛作咽萬金寵贈不如土

寄韋珩正卿之子集有答珩示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羣玉羣玉羣賢也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

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鬪石麻蘭高灘水水名出陽海山即桂江也蘭麻山名在陰森野葛

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籠銅

擊枹音膚奇瘡釘骨狀如箭奇一作劍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噬毒得霍疾謂霍亂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

筋骨露蒼白滴汨盈顛毛滴汨水貌國語曰玆序顛毛以為民統紀君今砧砧又竄逐口骨切爾雅固

也石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時用兵討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踏久已

勞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註云幸因解網入鳥獸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

亂行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東北所調處

奉和楊尙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尙書名於陵字達夫元

侍郎判度支既郴州刺史坐供軍有闕也先是貞元中李吉甫為

郴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韻至是於陵和之公亦和焉○郴州音琛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選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迥野恣窺

臨鳳去徽音續徽美也芝焚芳意深芝焚見上獻弘農公詩註所謂風游鱗出陷浦唳鶴繞仙岑風起三湘

浪雲上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運客心○暹除吏擘臨當遠步鷓鴣莫相侵

離騷曰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鷓鴣一作鷓鴣○杜鵑當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張

平子思玄賦云恃巴知而華子兮題鷓鴣鳴而不芳鷓鴣謂恃己之芳華實時知我而題鷓鴣之鳴使衆芳不芳尤

譏耶所蔽不得進也。○豔音題。又火系切。鵲古穴切。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陸士衡雜擬詩。齊僮梁父吟。註。梁父吟。樂府曲名也。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楊尙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推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銛雖作妙形。玉者。○銛音纖。謂錐之可截貯雲含霧到南溟。尙書舊用裁天詔。漢官儀曰。尙書郎主詔文。書起草。夜更直。五內史新將寫道經。求市之道士。爲會稽內史。山陰有道士好養鵝。養之往觀。意甚悅。固日於建禮門內。曲藝豈能裨損益。謂書學也。徵辭。祗欲播芳馨。尙書治行。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兔靈。何德死則又青厥利維何。而願兔在腹。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願望也。詩意謂此筆當是願兔之毫。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江字一本作法。

聖代提封盡海燼。漢書食貨志。提封。萬井。李奇註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海燼者。海邊地。○燼。而緣切也。舉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晉書。周處有椎髻老人難借問。前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此皆椎連。峒山穴也。下有柳州峒峒。峒峒者。蓋南宮有意求遺俗。南宮南。試檢周書王會篇。周武王時。遠國歸。見今汲家周書第。五十九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浩初。潭州人。龍安海禪師弟子。自臨賀至柳州。講。

海畔尖山似劍鋸。秋水處處割愁腸。東坡曰。渠又。有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詩。及送浩初序。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計會好。做成一屬對。子瞻爲之對曰。繫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鋸山。又曰。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眞若劍鋸。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發春念長遠。中夏欣再覩。公元和十年春正月。自永召還。過巖下。故云發春念長。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

圃。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角一角正西。歛陽訝垂冰。熱氣出。貌切。白曰。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鶴鶴雲間

舞。詩。鶴鳴于埜。鶴鶴水鳥。皆見。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礫沉珠淵。的礫。孟

堅。沉珠於淵。的。丁歷切。礫音歷。鏘鳴捐珮浦。楚詞。捐余珮兮澧浦。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鈎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

洞府。一本作恍。迷洞府。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自此篇下至臨亭上詩皆元和十年北還道中作。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青。岸傍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

過衡山見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大庚嶺上梅南枝開。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迴鴈時。衡山有五峯。紫

廩祝融等。孔安國尚書註。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曰。木落南翔。冰泮北徂。

汨羅遇風。所沉之水。○汨羅淵。風平。

南來不作楚臣悲。屈原投汨羅而死。公方重入脩門。自有期。楚詞。招魂曰。魂兮來歸。入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寶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京師常有此寄公因酬贈
呂本有因以奉呈四字

投荒垂一紀元和十年爲十一年故云至是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也俄然覺也
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蘇武歸蘇武使匈奴留十九年賜環留逸響賜環見上五馬助征
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爲五馬或云詩曰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
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見漢官儀也又古今風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
庭列五馬綉鞍金勒出則控之故永嘉有五馬坊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五馬立踟躕五馬言常也騾驢旁馬也助征騶即謂促其行騎○音非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楚詞屈原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庾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五里荆州不

遇高陽侶漢書酈食其曰吾高陽徒也非儒人也一夜春寒滿下廳下廳猶下舍也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漢陽在唐屬鄆州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禮記四郊多壘無謀終自憐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
事今還又落然

題淳于髡墓

劉禹錫

生爲齊贅婿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

前

善謔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

驛在襄州之南即淳于先生所託為善謔驛

水上鶴已去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徒揭空籠造詐成詞往見楚王曰齊王使

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亭中鳥又鳴史記又曰齊威王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

楚王曰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鶴在也有八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

引兵荒穰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宋玉招魂瑤漿密酌實羽觴劉伶今日意劉伶以異代是同聲相應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灞水在京城之左此將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元和八年正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為西川節度使薦藉也

遠師驕忌鼓鳴琴史記田敬仲世家驕王去和南風愜舜心而歌南風釣者云噫非今日事也其有虞氏之心

乎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會是奉徽音徽音美音也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元和六年九月衡州刺史呂溫卒元侍御名禮是

元二侍御即前李深源元克己也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顛顛泣相逢上自古以竹筒寫書後

殺青簡寫經書，注云殺青簡者，以火炙簡令汗，蓋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不使功名上景鍾，周禮堯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左。傳季武子作林鐘，三畝空留懸磬室，謂展喜曰室如懸磬。九原猶寄若堂封，禮記檀弓文子曰武也，得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又夫子曰吾見封之有遙想荊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爲廣若堂者矣，註封築土爲壘，堂形四方而高。遙想荊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爲廣許汜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時李元二侍御皆在江陵，故用此事。

劉二十八詩

一夜霜風凋玉芝，蒼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徙歲行將滿，欲爲君刊第二碑。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楊侍郎名於陵

貞一來時送彩牋，彩牋卽楊侍郎戲贈之什也一行歸鴈慰驚弦。一行歸鴈以况南來諸賓翰林寂寞誰爲主，潘岳詩翰林鳥樓之林鳴鳳應須早上天。鳴鳳以喻楊侍郎言早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左傳有南冠而縶者，誰歟？治長雖解繯，繯在繯之中，非其罪也。無由得見東周也。言不得至洛陽也。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蓋有自况之意。○作

擬音爰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劉夢得集有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別處而君發於南中因賦詩以投用詩云憶昔與故人湘江岸願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減馬嘶循故道帆減如流電千里江離春故人今不見元和乙未即十年也

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元和十年二月公召至京伏波故道風煙在漢武帝紀南越相呂嘉出桂陽下澧水公適柳劉適連皆過桂嶺而去故翁仲遺墟草樹平魏志明帝鑄銅人二號伏波將軍路博德所經乃伏波故道後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翁仲遺墟草樹平經注鄒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此直以備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孟子浴言翁仲謂墓前石人也

濯纓清兮可以濯我纓

再受連州至衡陽酬贈別公前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此夢得所以酬之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馳道乏軍興有詔歸。穎川太守官夢得初貶連州今又出刺連州故曰重臨

三黜名慚柳士師，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焉錫初貶連州刺歸目併隨迴鴈盡愁腸

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桂江卽漢時黠蠻水在柳州城外連州相望長吟有所思選詩有君子有所思篇

重別夢得此公再與夢得別詩

二十年來萬事同，貞元九年公與禹錫同舉進士其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隣舍

後出處略同至是二十三年矣

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隣舍

後出處略同至是二十三年矣

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隣舍

後出處略同至是二十三年矣

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隣舍

翁。

答此夢得答
公前詩

劉夢得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並耕也黃髮相看萬事休。

三贈劉員外此公復贈夢得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一作臨湘別何年待汝歸。

答此夢得答
公前詩

年方伯玉早。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伯玉莊子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恨比四愁多。張衡出爲河間相。鬱鬱不會待休車騎。文選謝朓

道中詩曰。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相隨出蔚羅。禮記月令。鳩化爲鷹。然

再上湘江。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巴丘入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青水驛叢竹。天水趙云呂本云。余手種一十二莖。別本此詩次善。諸驛後。

簷下疎篔簹。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襄陽從事。即天水趙也。祗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漢書律曆志。黃帝

制十二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其雌鳴亦六。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公自註云。昔與德公別於此。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一百二十七

登柳州峨山峨山山名見公柳州山水詒記一本作岷山非是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臨蒸衡州縣名。後改為衡陽。為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林邑漢泉林縣。馬援鑿銅柱處。梓柯南下水如湯。

梓柯。係船棹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騫伐夜郎。至且閩。緣船於岸而步戰。既波夜郎。以且閩有椽船。伴柯處。乃改其名曰梓柯。史記云。梓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兼葭浙瀝。含秋霧。

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陸機。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南史。江洲。洲。采白蘋。落日江南春。還將

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字連州刺史。劉禹錫。

連壁本難雙。潘岳。夏侯湛。號為連璧。詳見上詩註。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瀨水。瀨水出零陵。劈箭上潯江。潯江在潯州治。北負弩啼寒狄。漢

馬相如傳。縣令負弩。先驅。狄。獸。擊鼓。杖文云。狄。犬多。名似猿。狄。獸。屬善旋。○狄。余。救。切。鳴。枹。驚。夜。猶。毛也。○枹。音。膚。猶。音。旄。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窗。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瀑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博物志。江南

一二寸。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毛詩。為鬼為蜮。陸機疏云。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颺母。偏驚旅客船。

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影也。颺母偏驚旅客船。嶺表志云。南海秋風。雲物有暈。如虹者。謂之颺母。必有颺風。嶺南錄異。記云。嶺。蟻。夏秋。颺。音。具。從此憂來非一事。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一百二十九

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楚人謂竹皮曰箬，可以茨。綠荷包飯趁虛人，嶺南人呼市爲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鹽、青箬、裹、歸、峒、客、舟、峒、山、穴也。○箬而灼切。綠荷包飯趁虛人，嶺南南村市，歲時少虛，時多故謂之墟。出青箬，紀緯，鵝毛禦臘，縫山罽，毛爲被，家家養鵝。二月至十月，驛取粟，糞積以禦寒。雞骨占年，拜水神。漢書郊祀志：學祠雞卜，自此。○屬居例切。雞骨占年，拜水神。始李奇曰：持雞骨如鼠卜。愁向公庭問重譯，前漢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譯音亦欲

投章甫作文身。

禮記：儒行，孔子居魯，冠章甫。曰：持雞骨如鼠卜。宋人

徐中丞，即前望秦驛詩云：徐容州者也。按地理志：容州中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見寄。寧郡防禦經略，而徐俊爲容管經略，當是後也。然題云中

丞考之，史不載。

鷓鴣念舊行。鷓鴣公。虛館對芳塘。芳一。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羽觴見。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

俱爲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郡內謂

芳朽自爲別。朽枯也。別異也。無心乃玄功。玄功，天功。天天日放花。詩：桃之榮耀將安窮。青松遺澗底。文選：古詩

苗鬱鬱，擢蒔茲庭中。○時時吏積雪表明秀，寒花助蕊龍。蕊龍，翠色。○貞幽，夙有慕。延年詩：幼壯困孤介。

未暮謝幽真，謂幽靜。貞吉之道也。夙，素也。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奇姿謂所栽松忽似人家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竿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定九年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藝苑雜錄云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榕葉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滿庭鶯亂啼坡詩臥聞榕葉響長廊又云卽今榕葉下亭臯卽此木也。故字書有寬庇廣容之說。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嶺物錄異榕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根鬚繚繞枝幹風聲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仙人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珠樹亦言樹水之美耳病來方外事多違。方外謂遊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也。賈山人卽前賈鵬此山在柳州

寒江夜雨聲潺潺，鈕山切流水聲曉雲遮盡仙人山。遙知玄豹在深處，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下笑羈絆泥塗間。

別舍弟宗一公之從兄弟見於集一者有宗一宗玄宗直

零落殘魂倍黯然。江淹賦曰黯然而銷魂唯別而已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自貞元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乙卯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荆郢宗一將遊之處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郴州侍郎楊於陵也。郴州即周二十二丈。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駢。馬行貌夢喜三刀近。晉書王濬為廣漢太守。夢懸三刀於其屋梁上。驚覺。書嫌五

載違。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後漢袁安為司徒。周榮為掾。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公自註云。家有三子。孟崙。二童。○按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咸康中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庚翼為安西將軍。○因話錄云。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於草書。為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以此觀之。蓋有之矣。公與夢得間問最數。殷賢戲題其書。後。故舉庚翼事為寄。蓋劉家子弟當有學其書者。孟崙二童也。

書成欲寄庚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王羲之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必後之也。王僧虔論書云。庚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庚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曰。未見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此之後。山亦嘗用此事作詩云。不解征西諸子弟。却憐野鷺厭家雞。

酬家雞之贈。此夢得酬公前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詩也。

劉夢得

日日臨池弄小雛。孟轅也還思寫論付官奴。積途良撰右軍書目正書五卷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賜女。是時柳未有子。柳家新樣元和脚。得此句。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曰。取其字製之。莽故夢得以此戲之。

元和中晁無咎詩文極有聲陳無已說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椽相州且盡薑芽斂手徒

重贈二首此篇公答萬錫

聞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漢書劉向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親見天

向不能如今試遣隈牆間已道世人那得知晉史謝安向王獻之曰外論不爾答曰如君家尊答

劉夢得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莊子西施病心而廣其里其富人之閉門而不出○膠扶真切盛鑲也

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班固西都賦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答前篇此夢得答

小兒弄筆不能曠澆壁書牕且賞勲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自淨筆不脫歎曰此泥

入妙品按公墓誌云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薑生於元和十一年此詩作於周六未生時柳未有子故夢得又戲之

答後篇

劉夢得

昔日慵工記姓名項藉少時學書不成季父梁忍遠勞辛苦寫西京謂寫班固近來漸有臨池興臨池

上為報元常欲抗行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繇當抗

疊前也○又答夢得前所答二詩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一百三十三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瓊樹枝柯意以喻夢得子弟。在家弄土唯嬌女。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

執書愛綈裘。語習矜所獲。

空覺庭前鳥跡多。著韻觀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詩意謂小女學書其紙散落庭中覺鳥跡之多也。

詩意謂

事業無成恥藝成。禮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南宮起草舊連名。公與夢得嘗同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

衛瓘為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壘二妙。○時字一本作初。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公自註云：嶺南支郡無綱官考典。帳典等悉附都府至京柳州作。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間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禮記：王制註：附庸，小城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

無節。但願銅魚而已。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

韓漳州名泰，憲徹字澄源，會稽人。真元中遊京師，名振蓋下。賓

禮招延之。

早歲京華聽越吟。越吟事始見上註。劉夢得嘗為靈徹文集。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

僧支遁林。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道林支遁字也。蘭亭在會稽山陰縣蘭亭。修禊與焉。故後人寫修禊圖。

通亦在其列。

頻把瓊書出袖中。選詩：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減。獨吟遺句立秋風。遺句謂靈徹詩。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甬東地名在會

稽句章縣
東海州中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新一本方同楚客憐皇樹。楚詞屈原橘頌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
也。屈原自喻材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不學荊州利木奴。襄陽李衡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毋惡吾
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不學荊州利木奴。治家故窮然晉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
吳末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徹上人靈徹也見上韓漳州報徹

東越高僧還姓湯。文選惠休上人姓湯今靈幾時瓊珮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休上
鮑昭侍郎詩曰。戒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不入金玉杯。低采
還自榮。想君不相斃。酒上視塵生。當今芳意重。無使盛年傾。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呂衡州名溫集亦有贈段九秀才詩公集又有祭段弘古文及
墓誌亦云與呂溫游。○一本止題作段秀才云云。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選詩置之懷袖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蚌舸水向郡前流。林邑蚌舸勞君遠問龍城地。龍城柳州郡名正北三千到錦州。錦州屬江南

三千五百里

種木榴花

上苑年年種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應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榴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

韓呂謝本時在已下

海上朱櫻贈所思。古樂府有君有所思樓居况是望仙時。史記封禪書是呂作檀蓬萊羽客如相訪。蓬萊海中三山

仙人不是偷桃一小兒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

漢武帝事又云東都郡獻短人帝呼東方朔至短人相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年一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州縣名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柳惲詩汀洲採白蘋

河東先生集

卷第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寺居永州地最高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愛弟公披拂
 恣心賞。松溪篔簹入，篔簹深遠貌詩作筍篔石棧寅緣上。蘿葛綿層臺，蘿女蘿今兔絲是也
 莓苔侵標榜。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漣峭出蒙籠，墟嶮臨滉漾。墟高峻貌滉漾水貌
 地脈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羣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逾瞬，維摩經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
 劫曰莊嚴佛齋二十小劫大千若在掌。維摩經又云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之外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蠛
 蠓。蠛小虫也○蠛音茂蠛母總切。踟躕疲癭，音兩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孟子枉尺直尋探奇極遙矚。窮妙閱
 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超摠藉外獎。俛默有
 內朗，鑑爾揖古風。鑑一作鏗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韞鎖。班固自敘曰實仁義之羈絆繫高步謝塵坱，坱倚朗切亦塵也
 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傲，淹留值頽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泱，泱泱大水貌○泱泱莫朗切殊風紛

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禮記席間函文。函猶容也。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類。申旦謂旦暮也。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永泰元年元結自道州以事至永州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得西山宴游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

謫棄殊隱淪。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堅夷巢。伯夷巢父皆避世者。高巖瞰清江。幽窟

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丸切。攢。西亭構其巔。音巔。反宇臨呀摩。呀。張口貌。摩。虛交切。他本或作呀。嗒。

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詩也。菁。蔭菁。茆。蔭菁。西亭也。羈貫去江介。昭十九年穀梁傳羈。

午翦髮以爲飾。實與西都賦。世仕尚函峯。西都賦。左據函谷。右瞻石嶂。在魏州界。故墅卽澧川。長

安水名。詩所謂澧水。東注者也。數畝均肥磽。臺館集荒丘。集。一池塘疏沈坳。地不平也。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北山

南岳。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筭。論語。斗筭之。囚居固其宜。厚差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隙牖懸蠹蝓。東山詩

蝓。長。踏也。疏云。河內人謂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梢。船尾木。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

絃匏。逍遙屏幽味。澹薄辭喧阓。交切。女。晨雞不余欺。風雨聞膠膠。詩。風雨瀟瀟。雞鳴。再期永日閑。提挈移

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域志。瀟水。湘水。在酃陽。昔永州縣。此館當在永州也。

九疑濬傾奔九疑山名在永州界臨源委縈迴臨源嶺名九疑在臨源瀟湘所出會合屬空曠會合謂合流於湘口館也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
危樓臨山隈茲辰始激霽與澄同穢雲盡襄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
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疾也汎舟絕泓洄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香零山在永州

隱憂倦永夜凌露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晶精光也浮暉翻高禽沈景照

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恠潛坤珍孤山乃北峙孤山謂香零山森爽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陶埴

茲擇土埴謂土黏可作瓦器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羈心屢逡巡糾結良可解紆鬱亦

已伸已一作以高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音網

南澗中題公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澗自澗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

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奇語故也

秋氣集南圃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詩河水清且淪漪註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其狀漪然也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抵自

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東坡嘗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

壚儀曹何憂之深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在永州作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儉生。久忘上封事。漢光武紀詔百寮並上封事。詔云：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志。復笑昇天行。古樂府能昇天。行謂學仙也。

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傳：心搖旌然如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疎寡將迎。追遊疑所

愛。疑一作款。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鳥遂遐征。磴迴茂樹斷。磴。丁鄧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

鶴鳴。詩：鶴鳴于垤。註：致雨之鳥。風篁冒水遠。一作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

喬木餘故國。餘一作望。孟子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隋末王績字無功。至唐貞觀中。爲大樂丞。桂冠歸田。葛中

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見呂才東臯子集序釋志一本作澤志。

與崔策登西山策字子符。集有途崔九序。卽此人也。序云：廢居八年。穎子幸來觀余。詩蓋是時作。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音小。竹名。可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

莊子胥靡登高而懼。遺死生也。壽等彭鏗天。彭祖姓。名鏗。壽八百歲。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茲遁

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余時謫爲永州司馬。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

命童恣披翦，蒼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攢，徂丸切。聚也。澄江抱清潯。夕照臨軒墮，一作樓鳥當我還。茵菘溢嘉色。質管遺清班。質，篋竹名。異物志曰：質，生於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篋音當。清一作澆。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迄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閒。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善如探湯，見不揚窺開重扉。莊子：場者，避窺也。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辨亭毒意，仰訴璿與璣。筆墨間錄曰：此以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望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熱。希也。列子：姑射山在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射音亦。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左傳：盧蒲癸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莊子曰：曳尾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遊南亭夜還敍志七十韻詩云：岷兒既云捕，元和元年，擒西川劉闢也。又云：吳摩亦已鑿，二年秋，歟。浙西李錡也。浙西平在十二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三年秋歟。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情勞情音淵又音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

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明固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

地謂水州也放情詠離騷屈原離騷也賈誼傳曰離騷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舸音刀小虛館背山郭前軒面

江臯重疊間浦淑浦淑出楚辭○瀨音敘水浦也邇迤驅巖崩音散山多積翠浮澹豔始疑負靈鼈楚辭天問鼈戴

留衝颺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蘇樵後墨師澄潭湧沉鷗半壁

跳懸猿奴刀切鹿鳴驗食野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魚樂知觀濞莊子曰儻魚出游於濞梁之上莊孤賞誠所悼暫欣

良足褒留連俯櫺檻櫺窗櫺檻窗櫺注我壺中醪朶頤進芟實易觀我朵頤采芟易盈頤也擗手持蟹螯音書舉卓傳左

持酒炊稻視爨鼎鱸鮮開操刀作閔野蔬盈頃筐詩采芟卷耳不盈頃筐頗雜池沼莖左氏澗溪沼泄之

孟又緬慕鼓柷翁嘯咏哺其糟楚辭漁父章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

也○權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蠶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處於陵三日不食井上有李蠶食實

音也○權斯道難爲借沉憂安所輶曲渚怨鴻鵠怨謂哀環洲彫蘭草音高葛之暮景迴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

昏黑遠火明連艘音騶船之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欽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列子曰吾嘗濟乎鵲深

且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善游者數能趣淺戢長柂也乘深屏輕篙曠望援深竿哀歌叩鳴臚才勞切中川恣超忽漫若翮

且翺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颺颺蘇曹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繫悽戚憎鬱陶慕士情未忘懷

人首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輻甚鴻毛詩德輻如毛輻輕也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坊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問
牛悲覺鍾齊宣王坐於堂上有幸牛以血塗其鬣陳說處驚臨牢惡死吾將三月象汝十日宰食說曰汝
弗加汝肩尻乎雖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說諫永遁刀筆吏曹參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
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說音稅御盛方虎方叔召虎周名諫明富伊咎謂伊尹
寧期簿書曹中與遂羣物裂壤分韃囊左傳右屬鑿韃韃盛弓矢岷凶既云捕岷岷山名謂伏誅吳
虜亦已屢謂二年十月李綺伏誅雀去病傳合短兵鑿闕扞御盛方虎方叔召虎周名諫明富伊咎謂伊尹
○咎與披山窮木禾山海經云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節海逾蟠桃史記東至于蟠木註海外經曰樹蟠
風三重來越裳雉周成王時越裳氏獻再返西旅葵獻葵西旅左右抗槐棘周禮公侯伯子男位焉大夫位焉右
千里縱橫羅鴈羔周禮鴈執羔三辟咸肆宥左傳更有亂政之興皆叔世也肆宥故也春秋肆刑周有亂政而
位焉公縱橫羅鴈羔大夫執鴈三辟咸肆宥左傳更有亂政之興皆叔世也肆宥故也春秋肆刑周有亂政而
衆生均覆燾從刀切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殺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又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
蒿十室有鄂杜漢宣帝尤樂杜鄆之間社名田占澧澧澧水出鄆城南澧水出鄆城北公與許孟容書云勞
穠溪近餘基穠溪在阿城連故濠一作螟蚌願親燎我田禪田祖及其靈賦無害茶堇甘自薺詩周原穠
館茶堇草名除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綬及肝足為溫寧感歌曰短布單衣綬至肝滿腹寧復饗莊子
飲河不過滿腹安將蒯及管左傳云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誰慕梁與膏戈林歐雀鷄漁澤從鰕魴魚名
食財也○鰕音叨親象嘉素履履往無咎陳詩謝干旄詩干旄美方託麋鹿臺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溷濁固

山林如畫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甥也。孟也。帝師也。又請妻之。忍合姓非用。固輕師婚古所病。威六年。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鄧太子。忍。忍辭也。其敗我師也。又請妻之。忍合姓非用。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十一作千。一作千。慍慨張徐州。徐泗濼節度。朱邱揚前旌。選朱邱方。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貞元十三年十月建。封來朝道安從之。轅門立奇士。項籍傳。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淮水秋風生。君侯既卽世。月建封卒。十六年六月。歷下相欵傾。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立孤

抗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是月軍中立建封死。軍亂立。爲留後。而道安自殺。烈士不忘死。忘。作。委。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翕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廢逐人所棄。遂爲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卒與大患期。凌人古受氏。周官。凌人爲掌冰。吳世。夸雄姿。吳志。凌統字公績。事孫權。爲偏將軍。二子列封。寂寞富春水。寂寞。謂統後無其一人也。富春。英氣方在斯。在斯。一作在準也。方在學誠一貫。六學。六藝也。精義窮發揮。又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著書逾十年。幽隨靡不推。曠深也。云著後漢著六經解。天庭挾高文。萬字若波馳。準年三十。以書千丞相。相以開試。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建中以金吾兵曹爲郟寧節度書掌。溼原之。翰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察判官。撫循疲人。按驗汗吏。吏人敬愛亂。以謀畫佐節度使。韓遊瓊嘗有大功。翰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察判官。撫循疲人。按驗汗吏。吏人敬愛

河東先生集 · 六 古今詩

九

命由陳辭貞元二十三年正月德宗崩避巨諶秘五日乃下遺詔準獨徒隸蕭曹官曹一作都征賦參有司準

翰林參度支調發出納茲利運止出守烏江和州刺史烏江即和州準坐王叔文黨出為老選湟水湟準由連州降連州司馬

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高堂北堂也準母卒于家準不得一門既無主焉用

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準母死哭泣喪其明泣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溘溘答切奄忽也臧獲守

靈帷平生負國譴頁一作羅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孤旆凝寒颺音思輕風

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肅一作肅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為衆所嗤滅名竟不試竟今本

世義安可支義一作議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且攜謝山人至愚池愚溪詩序云溪有愚池即此也

新沐換輕幘楚詞沐者必彈冠新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

路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聊適義皇情陶淵明高臥北窗

獨覺

覺來牕牖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未事驚紛擾為問經世心世一作濟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國語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背土潤也百蟄競所營莊子蟄出始作綴景未及郊綴

作
綴稿人先偶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歎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榜孔孟切。進船也。一來榜。孔孟切。蒲浪切。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觀公前後諸詩序。溪居之勝可見矣。公歿未幾而故址廢焉。劉夢得集有傷愚

子厚歿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蓋時矣。一聞

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今附於後。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沈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傷愚溪三首

劉禹錫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唯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唯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入黃溪聞猿

黃溪在永州。下有從章使君黃溪祈雨詩。此篇豈亦其時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時永州刺史韋中丞黃溪記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舊畬易曰不耕穫不菑畬詩註田一畝曰畬二畝曰新田三畝曰畚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遙駐野

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疎史記吳廣之次近所傍叢祠中張晏云叢鬼所惡焉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脍蠶巫言報脍蠶出

脍思乙切又許訖切靈音享又音向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詩靈雨既零註曰靈善也後漢鄭弘爲淮俟罪

非真吏賈誼謫長沙王太傅爲賦甲屈原其詞曰恭承嘉翻慚奉簡書詩豈不懷歸畏此简书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迴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州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至一作達寂寞將

何言

零陵春望零陵永
州郡名

平野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响屨岑○响古右切屨九后切又音矩纒衡山別名

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舜葬蒼梧之野於江
南九疑是爲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居中丞崔公永
州刺史也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選我身薛藥閑庭延國老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
於諸藥衆中爲君也開罇虛室值賢人

魏志徐邈傳鮮于輔云醉客
謂酒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聞道偏爲五禽戲後漢華佗言吾有一
術名五禽之戲一曰

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出門鷗鳥更相親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且之海
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以當導引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浮鈕加切
水中浮木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篔簹翁獨釣寒江雪洪駒父詩話云東坡曰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
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孤舟篔簹翁

獨釣寒江雪信有格哉
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河東先生集 六 古今詩

十三

再溪舟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易其名爲愚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論語陳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切徒結壯心瓦解空縲囚漢書徐樂曰於土崩不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再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欲後漢樊重字君雲嘗在瓦解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再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欲後漢樊重字君雲嘗在瓦解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此其詩也序見二十四卷

祇樹夕陽亭祇樹取諸經中祇樹給孤獨園者也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牖筆墨間錄云平野青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清雲斷响樓岑又

連堦月明花覆牖其句律全似謝臨川莫厭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西軒記云有僧曰覺照豈即此長老耶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旃檀香名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爲誰用誦妙法蓮華經也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樂府有雉朝飛操吳兢古題解云牧犢子所作也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野見雉雄雌相隨

茆簷下始栽竹

葦茆葺爲宇溽暑恆侵肌適有重腿疾威六年左傳有沈溺重腿之疾○腿直類切足腫也蒸鬱寧所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颺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垂楚壤多恠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汽極浦旖旎附幽墀

旖旎旌旗從風貌。貞根期永固。期一作既貽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寧復持。諸葛亮乘素輿持白羽扇清冷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選沈休文詩網虫垂戶織曉禽棲迴枝。豈伊紛翬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嘉一作喜自遠棄幽期。棄一作契不見野蔓草。詩野有蔓草蒼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一作雲氣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藥名本草所謂淫羊藿者是也。

窮陋闕自養。瘴氣劇羸煩。瘴謂疾疫隆冬乏霜霰。先見切日夕南風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

呂作田野。慰我飄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湘西原永州地服之不盈旬。蹙躡皆騰鶩。蹙躡皆騰鶩字出莊子云蹙躡爲仁蹙

蒲給切躡音薛。○蹙。笑拊前卽吏。爲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英華也晨起自探曝。杵臼通夜喧。

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壅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音孫香草我聞畸人術。莊

子真問孔子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略於人而詳於天。一氣中夜存。孟子。梏之反覆。則能以存。能令深深息。呼吸

疇。謂不耦於人。關於禮教也。又云。奇異也。○疇。居宜切。一氣中夜存。其夜氣不足以存。能令深深息。呼吸

還歸跟。莊子。其息深深。又曰。真人之息。疎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不忘起。韓王信傳。如痿者不忘起。

風痺。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木

守閑事服餌。採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茶煩經過。○茶乃給切戒徒斲靈根。○斲。陟玉切封植闔天和。遠爾澗

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國語。土膏其動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詩南東其畝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

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葉。寧慮療與瘡。瘡病也。○瘡側留連樹蕙辭。楚詞
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婉婉採薇歌。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
莊子與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道詞波。
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單音善。

種白蕘荷白蕘荷。專宜也。春初生葉。似甘蕉。根似薑。而肥其根。莖堪為蔬。治蠱毒。○蠱人羊切。

皿蟲化為癘。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為蠱。註。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腊毒。腊乾肉。謀富不為仁。孟子。富不仁矣。為蔬果自遠至。孟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
漢書。食貨志。王莽造大錢。并契刀。錯刀。飢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本氏一作民。誤。錢名為刀。以其利於民也。○賈音古。 飢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本氏一作民。誤。
圖經。引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宗懷以嘉草攻禱事。久泯。○禱。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即蕘荷是也。本草。性好陰。除蠱毒。宗懷以嘉草攻禱事。久泯。○禱。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山西望。炎帝垂靈編。今本草也。按本草。白蕘荷。主中蠱。註云。○禱。古外切。又音會。泯音民。山海經。空桑之。泯澤。○炎帝垂靈編。今本草也。按本草。白蕘荷。主中蠱。註云。○禱。古外切。又音會。泯音民。山海經。空桑之。
敷碧樹陰。眇矚心所親。○眇音姪。疎洛代切。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蓬萊瀛洲。海中山名。此海。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珠玕之樹叢生。莓苔插瓊英。玉者。此言瓊英。則瓊玉之英華也。似芳根闕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塔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欵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臥知相親。
願致溱洧贈，其相諱贈之以芍藥。○洧，榮美切。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梅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豔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漢書孔光平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

白華鑿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衰朽，易往蹇來連也方剛謝經營。詩旅四方敢期齒杖賜，王所以賜老者之杖。杖註云：聊且移孤莖，叢藁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

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伐，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持用資徒行之後，不可徒行也。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零陵所住精舍 精舍謂永州龍興寺也公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則居愚溪矣

謫官去南裔，裔，邊也。一作宜。清湘繞靈岳。靈岳謂衡山也。晨登兼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

煙燼，火耕即畚田也。漢武帝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願。岑

嶺况悠逸，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鷲，鸞與鷲也。鸞，任角切。鷲，死獨稻長所謂下水種稻。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願。岑

涼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桂而清涼。此桂樹。南人始珍重。始一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得。一雨而露澤之則亦敷榮矣。何用學月中耶。

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此詩所謂木芙蓉。則今之拒霜花。生於岸際。非楚詞所謂芙蓉也。故云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欲爲萬里贈。贈字本陸凱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謝玄暉詩云。南中榮橘柚。橘寧知鴻鴈飛。

橘柚懷真質。受命此炎方。楚詞。風原橘頰。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曰。南國。謂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永州在唐屬江南道。故云。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熊與湘二山名。

紅蕉

廣志曰。芭蕉。一曰芭蕉。或曰甘蔗。一曰。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陽一作陰。窈窕凌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回暉眺林際。戚戚無

遺芳。

戚戚一作披披。

巽公院五詠

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補註。筆墨同錄云。退之。饒州三堂二詠。子厚。巽公院五詠。取韻各精切。非復縱肆。而作隨其題觀之。其工可知也。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淪溺一作論極。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華堂一作龍華。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卽空假。名相誰與期。一作離與。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菁色區菁茆。此云結菁茆。謂以菁茆茨屋。團團抱虛白。莊子。虛室生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筆墨間錄云。此聯不觀名篇。知是禪室也。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杳深也。音境。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潏影寒露濃。瀟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多心經云。造物誰爲工。留連秋月晏。月一作日。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橋一作梁。繚繞穿疎林。疎一作空。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

噉鳴山禽。嘲陟交切。嗜陟。轄切。一本作嘶。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為黃梅雨。筆墨間錄云。此詩不減老杜。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莊子。越雞不能伏。鷓鴣明越雞小雞。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陸士衡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朓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慙慙入故園。

田家三首。邵武本作春。懷故園。筆墨間錄云。田家詩。雞鳴村巷白。云。又里胥夜經過。云。絕有淵明風味。

麀食徇所務。左氏。秣馬。秣食。秣。食。良炊。○擊首。辱。辱。驅牛向東阡。阡。謂阡陌。南曰阡。西曰陌。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未耜聲。飛飛

來鳥鷺。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徭。一作淫。○徭。音搖。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寂。一作析。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

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少一作日。○作問。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

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此一作今。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殘藜。縈迴古城曲。古一作故。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淥。淥一作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踈。霜

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饘。諫。延切。

猶自免。莊子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努力低飛逃後患。吾是以務全之也。

籠鷹詞

淒風淅瀝飛嚴霜。秋風曰淒風。淅瀝風聲。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掙平岡。傳玄蜀都賦曰。鷹飛光。○善然勁翮翦荆棘。碧然羽翮之聲。莊子。善擊音微。○善呼也。切。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孟秋之月涼風至。孟夏之月令孟夏之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爲假。則鷹乃祭鳥也。拔去萬累雲間翔。累一作里。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鷓鴣鳥名。出南越。其音爭網也。羽毛摧折觸籠籬。稱許切。煙火煽赫驚庖廚。鼎前芍藥調五味。司馬相如賦。芍藥之和。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殺棘牛。孟下者曰。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元日有人獻鷓鴣於簡子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孔叢子亦曰。二子得意猶念此。君或又作二臣。況我萬里爲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筆墨間錄云。蓋以自龜背戲之類。爾狀如龜背。因以爲名。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麗著也。易云。日月麗乎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抄蒲一擲百萬。脩門象棋不復貴。楚詞。招兮歸來。入脩門些。又云。菑敵象。魏宮粧奩世所棄。世說。彈棋始自魏宮。內粧奩之戲。文。豈如瑞質耀奇文。棋有六博些。註。脩門。郢城門。廟堂巾笥非余慕。莊子。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見於王市。楚王欲用之。廟堂之上。錢刀兒女徒紛紛。刀錢見

荷詩

聞黃鸝黃鸝即倉庚也。一名搏黍。

倦聞子規朝暮聲。子規。鷓鴣。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若溪詩話云。感物懷土。向中不在多也。一本極。麥芒際天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

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昆明。地名。凌風斜看細柳叢。飛舉也。我今誤落千萬山。身

同僮人。不思還。僮。助耕切。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與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樺行

當熟。說文。樺。桑實也。詩。食我桑。樺。我。好音。樺。食。在。切。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白紵。古歌詞名。起。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

翠帷雙卷出傾城。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龍劍破匣霜月明。龍泉太阿。皆劍名也。晉雷煥

而獨立。一顧人傾城。再顧傾人國。龍劍破匣霜月明。得寶劍入水化為龍而去。朱

屑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身。呂氏春秋曰：魏命下沈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疑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宋玉招魂：瑤漿。

楊白花。南史：楊白花，武都仇池人。少有勇才，容貌瑣偉。胡太后逼幸之，白花懼禍，會父大眼卒，白斷楊白花位，至太子左衛率許彥周詩話曰：子厚樂府：楊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長秋，皇宮。哀歌未斷城頭起。

漁翁。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然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漁翁夜傍西巖宿。集中有西山宴遊也。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山谷嘗書元云：欸乃，好切，乃音瀟。湘中棹歌，欸乃曲。註云：欸音襖，乃音露。棹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駕，乃音襖。遂可笑。蒼溪漁隱曰：按元次山集，欸乃曲，註云：欸音襖，乃音露。棹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駕，乃音襖。遂反其音，是不曾看次山集。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陶淵明歸去來詞：及山谷碑而妄為之音耳。

飲酒。筆墨同錄曰：飲酒詩，絕似淵明。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本註云：始為酒者也。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喧，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集有與楊誨之書云：吾待子郭南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孟子：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此道未必存。

讀書

詠史

燕有黃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之北。遠致望諸君，樂殺也。噤噤事強怨，不足語噤噤之德。
噤噤小不足。○註云：噤噤，三歲有奇。勳，齊也。樂殺，為魏使燕，因委質為臣。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
噤噤小不足。○噤噤，齊也。樂殺，為魏使燕，因委質為臣。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
十餘城皆。○悠哉關壘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煢焚。昭王卒，子惠王立。齊田單繼反，間於燕曰：殺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噤噤，呼堯切。致令委金石，誰顧蠶蟪羣。○蠶尺尹切。風波歛潛構，勿切許遺恨。

意紛紛，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子亦垂文。
詠三良。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詩疏云：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鼎列，鼎足也。欺欺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漢書：霍光傳，賜光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殉死禮所非，衛記：子車死於大夫謀以殉葬，陳子况乃用其良。東坡作秦穆公墓篇，則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家。充曰以殉葬，非禮也。况乃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猶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所不復見此等乃以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宣十五年，左傳：魏武子有嬖妾，病則必以爲云。乃以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宣十五年，左傳：魏武子有嬖妾，疾則必以爲云。乃以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宣十五年，左傳：魏武子有嬖妾，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彼狂謂穆公子康。

詠荆軻

河東先生集 六 古今詩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燕太子丹謂其太傅鞠武曰。且燕秦不兩立。願太子

卿趨。荆軻曰。樊將軍秦購天下之金千斤。呂尚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裝為遺荆軻。乃得

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荆軻將入秦。至易水之上。為歌曰。風

宿怨。獻田開版圖。荆軻斬樊於期之首。及獻燕。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正一匹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趨。超

長虹吐白日。漢書鄒陽曰。荆軻墓燕丹。蒼卒反受誅。反荆軻。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秦王驚

自引起。軻逐秦王。時待警。夏無且。以其右前奉藥。囊提。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

荆軻既死。秦王大怒。詔王翦伐燕。代王嘉乃遣燕王書曰。秦所以追元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誠夷城

殺丹。獻之秦王。秦兵必解。其後秦將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斬丹。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夷城

芟七族。鄒陽又云。荆軻湛臺觀。皆焚污。作諸。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

曹子。曹沫事。見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生與夏無且遊。具其事。為余道之。如是。○且子

掩役夫張進骸。詩眼云。公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後偉。哭凌員外詩。盡凌準平生。掩役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喪大記。屬續

之新綿。易動搖。置之。枯朽無妍媸。生平勤皂櫪。握剝不告疲。剝一作莖。詩。乘馬既死。給櫪。從軍者為櫪。

口鼻之上。以為為候。積葬之山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饒然暴百骸。○骸。古。繞。切。

服虔曰。音衛。強劭曰。小棺也。今謂之積。舊本皆作轉。積。轉。乃車輪頭也。非是。

切余

體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從才。隳之涓然悲。貓虎獲迎祭。禮記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猶爲其食
犬馬有蓋帷。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也。佇立暗爾魂。豈復識此爲。舂鍤載埋瘞。於計切
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月令孟春之月掩骼。玆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一作
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詩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于此公貞元五年舉進士登第此詩九年所作也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卿雲一曰慶雲。九天開祕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爐。史記天官
煙若雲非雲。郁都紛紛。蔚索綸。是謂慶雲。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恆將配
又端應圖曰非氣非煙五色氣氤謂之慶雲
堯德如日望之如雲 垂慶代河圖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頌屬夏。左傳郊子曰。少昊之立。九扈爲九農正。說文曰。九扈農桑候。扈民不淫者也。春扈
狗古今註云。春扈氏。越民耕種。夏扈鳥。越民耘除。秋扈蟲。越民收。冬扈麋。越民一。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
練扈學民百藥。行扈畫爲民驅鳥。宵扈越民夜爲民除。獸扈越民收。冬扈麋。越民一。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
空待灌園人。秀與呂安灌園。山陽收餘利以供酒食。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向

卷第四十四

非國語序

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

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查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足下書當元和

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斷截不可考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闊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揚子參差不齊概諸聖註

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一作是不知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

滅密此已下

恭王遊於涇上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敘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爲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密康

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

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

戎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甯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號文公諫之文王母弟統仲統叔始封于統文公蓋其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一作吾猶耕乎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蟄而郊註啓蟄建寅之月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漢書江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猥盛也實之堅好也得其種詩既堅既好不稂不莠京庾得其貯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京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進也禮記天子三推○推徒同切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爲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德一作福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大夫也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自天地之氣已下新附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曲脚也○鬲音歷

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糜，爛也。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一本云是特老婦也。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倪，端也。陰陽之無窮。以瀕洞轆轉乎其中。○瀕音乘。語韻皆胡。洞切。並云水洞吞百谷。杜子美詩。瀕洞不可擬。杜詩中用瀕洞不一。淮南子。瀕濼鴻洞。莫知其門。許慎註。瀕讀如項羽之項。鴻讀如子贛之贛。洞讀如同遊之同。今按唐人用瀕洞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註。轆轉音。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爲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擐于農隙。耨獲亦於藉。獮於旣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一作後嗣。王卒料之。及幽

王。乃廢滅。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言一作一。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不拒。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協。合也。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虜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示少。示以寡也。惡事。厭惡政事不能修之之意。况爲大妄以諉乎。後

嗣賈誼傳命有可謔者胡建傳執事以謔上謬累也○謔女悲切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于是非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莘地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黍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甯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鳴乎莘者。以焄蒿悽愴。○焄音薰。香氣。蒿悽愴見禮記。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莽浪無根源也。並如字。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甯見也。○甯後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執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秦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秦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登幣於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秦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王孫說周大夫也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權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秦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郟亦作郟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郟，使郟至告慶于周。告慶舊本作獻捷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郟

至見郟桓公，與之語。郟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

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郟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郟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自晉克楚至可以樹

附新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爲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郟公初告單襄公謂郟至吾有三伐，勇而有禮，楚越必朝，襄公曰：『且郟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能，獲鄭伯而救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襄公曰：『且郟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蓄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仇，姦禮爲羞，姦勇爲左氏在晉語言免

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遂於得政矣。公謂三姦之說，自郟至死難後，後人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

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厲公六年，郟至死難後，後人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

也。有棘章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殺而下無乃傷乎？郟至甲冑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

又如此，固已自異也。』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

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

西地名

柯陵之會

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單音善。晉郤錡見其語犯。

又音奇。

郤錡見其語迂。

○鞞音唾。周切。

郤至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

郤讎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

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

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招人過。

○招音翹。

怨之本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立於淫亂，至國武子皆

附新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譖邪？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與也；勇，文之師也。

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數之常也。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

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驪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晉襄公曰。驪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

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諾。皆新附。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鬪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也。鬪者。雨水激有似於鬪也。

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

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諂者。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鬪而徵之也。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

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爲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買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據國語。乃單穆公。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諸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左傳昭十六年。子而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恆。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斲物也。和平則久久固

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鼃。大姜之姪。徒結切。又所憑神也。歲

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何國語云王問七律者

天鼃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

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註天鼃即玄楊

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鼃。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

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五

位。歲時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

姓。吾知其來之自矣。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

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

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之

律變也。○憲按記
詠為軒

城成周

河東先生集

六 非國語上

劉文公與萇弘音長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侯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

弘及定王劉氏亡也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侯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東周城銘有古其後牛思踏作頌忠一作忠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

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恆者之言也追為之耳吾友化光呂溫也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思踏牛僧

二年萇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侯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萇弘

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頌之人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

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本正拓開開祥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

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古諸侯靡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召宜福而禍何歸於明立臣之

本委質定分爲仁不卜臨義不問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

死徇與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遠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還憤勒名類隅以勸大類

問戰此已下長勺之役曹劌姑衛切問所以戰於嚴公避莊諱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嚴公國稱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闕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既問一作闕則率然曰可以一

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問略一作闕略一作略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

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且切

且切

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子厚非魯公君臣不知治人。而以戰則未必然。僕者怒於一笑而齊侯辱。御者忿於一羹而華元敗。較食馬者足以出秦。總公遺駮者。足樹之類乎。東萊呂伯恭曰。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道者罷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者足。則者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道法欲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人猶報之。若是況莊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宗元乃地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

躋僖公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罔公之上。謂明者爲昭。其次爲穆。而不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聽。柳下惠以爲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

先。用。宄。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里革魯大夫克也。自明日以來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爲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紆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爲升。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修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積羊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行志。大輿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暨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圻。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

焉。投之于河。化爲龍。

骨簞專車 楛矢

吳伐越。躒會稽。

躒國語作隨。

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

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

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

音戶。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

慎氏之矢也。

肅慎北夷之國。砮石中矢鐵也。自吳子已下新附。石中矢鐵也。乃乎切。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辯大

骨石砮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

下諸侯罷馬以爲幣。

罷音疲。

縷蒸以爲奉。

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藻也。縷以織織蒸不用絲。取易共也。

鹿皮四箇。

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

諸侯

之使垂囊而入。糶載而歸。

糶音苦。限切。衆也。自天下至歸己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

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

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伯

不如是之弊也。謂一作爲威公之不王而伯惟其假仁義之名其實則爲利耳。考管子之書若通魚鹽若多具石璧也。欲下代王之衆則貴賈孤白也。朝夕汲汲惟利爲謀其用厚禮以交諸侯蓋市四隣之懽心亦僞而不誠也。子厚乃以爲公之仁義必無利交之事。子厚固誠齊人乎。

卜此已下
晉語下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歐陋民也。非恆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恆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與前伐驪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五。多則五也。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欲使爲此行而觀之。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

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名焉。果戰。敗翟于

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自公使太子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

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

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爲我。里克曰。中立。里克曰。吾乘君以殺太子。吾不忍中立。其免乎。詳見晉語。晉無良臣。故申生終

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干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

謂號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自公覺至知之新附。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

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

暇。晉是皇。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

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遠去也。其違。遠道也。是歲。獻公卒。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王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

於我。我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

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自克既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問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

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墮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禮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卽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卷第四十五

非國語下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屠岸夷言。大夫也。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襲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爲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爲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爲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僂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僂，僂焉遊諸侯。○僂，五良切。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耳。○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有足字。以爲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子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爲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狙，音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輿，既里丕死。○一云死禍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丕之爲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梟達於外。○梟與同。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一作無。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撫國家爲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與同。耿猶照也。○耿，古迥切。與綱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

而爲之未必假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是一作吳。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芮，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文公殺懷公于高梁，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伐晉，獲晉侯以歸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黶曰：殺之利。黶，子立切。公孫枝曰：不可。公子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於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

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莫不一本。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爲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者亦大矣。作恥一作集。棄至公之道。大一作至公。而不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路。是役也。秦取地而置。官司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侵晉。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去。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惠公未至。蛾督謂慶鄭曰。君之止。子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督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邑。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國語。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爲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吳楚靈王。傍徨於山林之中。乃見其涓人疇。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塊而去之。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圉也。董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困

董困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困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大梁。大火。實沈。皆星名也。

命官

晉籍狐箕欒郤桓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遠官。縣。鄙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竊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貽叔之難。居於鄭地汜。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王賜公南陽樊温原州陘絳。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贍與晉。贍。鄭卿也。晉人將烹之。贍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遺親也。云云。言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鄭也。而註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又從而爲之辭。是以非之。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是。則是多爲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爲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匿之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恆也。恆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獻子，諸本多，諛作宣子。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宣子，趙衰之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卽宣子，一作宣子執而戮之。據國語，獻子是。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舊本此篇豈可書乎之後有今左氏多爲文辭一節嘗惟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乃脫祈死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爲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蓋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文方

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方士也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爲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向一有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以著其育而徵其效若矯知機者然則惑甚也

祈死

及自鄆范文子請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自君驕而下新附范文子范燮也鄆之役晉伐鄆楚救之大夫欲擊文子不欲縱武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鄆歸懼難而祈其死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竝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自對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郤卻至。卻筇卻攀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一無貴字。一無公子貴字。而作兩貴字。非是。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止執也。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食音異。我音俄。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也。掄，擇也。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選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去，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箕遺、黃淵，大夫欒盈之黨。欒盈，欒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厲公十年弑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爲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者，大夫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旣言之矣。

射鶚○射，食亦切。於諫切。

平公射鶚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鶚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趣音娶。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恥

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偷，苟也。非死逮之必

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已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燹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脈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脈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脈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鮌殛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云云
非曰：鯀之爲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爲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爲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恠夢，罔不爲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上大，夫一卒之田，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謂欒書殺厲公也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中行穆子，荀吳也。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自以城來以下新附鼓，白翟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庶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

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范獻子，魯人也。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伯，禽之曾孫武。

公名敖，獻公之子。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下邑，晉之邑也。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

趣而出，乃釋之。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爲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讞焉，則滋不可。對杜與

祝融巴下
鄒語

史伯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已姓於昆吾昆吾衛也夏衰昆吾爲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義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豕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夏伯。夏伯之別封豕韋彭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爲商伯。

其在芊姓乎。○芊音弭。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爲。廣辛至功大矣。自虞夏商周已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左氏自幕至於晉。賁無違命。註幕舜之先。與國語不同。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註虞

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

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襄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必於弊者也。國語與坊本殆此共弊。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

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

其爲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

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白之舅也。續姬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幽王也。自今王曰下新附。○繒悉陵切。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襄神之流禍。是好恠者之爲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芟已下楚語。○芟音技。芟也。一作艾。非是。

屈到嗜芟。勿切。屈居將死。戒其宗老曰。家臣曰老宗。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芟呂

切。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差珍異。不

陳庶修。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屈到楚卿。風建到之子。自國君已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之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籩。是固不爲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

吾以爲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著也。底則滯。滯久

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昭王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

楚國。自聘於晉至
觀射父新附。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
覲之妄者。女巫曰覲。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語。○
員音云。

伍員伏劍而死。晉哀十一年死。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以伐越。王勾踐。勾

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曰。昔天以

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辭。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
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孳累於人。而又入以卽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謬耶。謬耶。一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

盡之。而反分爲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

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雜字一作反繁。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

恠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

余黜其不賊。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子厚之

於時令斷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

將拭劍。轉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
精明也。
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卽詠。陸文可侔。陸機事。而昭明是選。梁昭明
文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籛之學。漢章賢傳。遺子黃金
選。滿籛。不如。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晉孫綽字與公。作天台山賦。示范。客有希探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
教子一經。之在哉。

迎長日賦 三王迎日。禮用夏郊。○出禮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註云。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也。策。書。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而郊啓蟄。謂建寅之月。卯位將初。爰用牲
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仲冬送。導遲遲之陽律。詩。春日猶分可愛之輝。文九使左傳。賈季曰。趙衰冬之日。可式。符寅賓之質。書。寅賓出日。註。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論語。行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
異。式符寅賓之質。書。寅賓出日。註。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論語。行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
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事傳小正。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符上春以備
秋多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事傳小正。吾得夏時焉。註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符上春以備
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頤索
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土圭
之影猶積。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秦壇既罷。禮記。燔柴於玉漏之聲漸長。再登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

此吐瀉水入兩壺。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詩杲杲出日。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尙疾。斜暉未

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

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輝照陶匏。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異乎天紀不修。晉倣極。秦伯尙

矜其秦時。以秦本紀及封禪書考之。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皆未嘗立。秦時至漢武元。鼎中始立。秦時祠太一。

則秦時乃漢立也。賦日官失職。左傳天子有日御。晉侯徒繼乎夏郊。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

夢黃熊入于駝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于以迎之。則無爲者。委照

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獨夏郊。晉侯有聞于以迎之。則無爲者。委照

將久。豈三舍之足憑。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漢書文帝時。新垣平言。臣候日

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向曰。文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詩天錫禮儀允洽于人

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戡穀之宜。詩傳爾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

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竝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聖人立制。智者研精。○題見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

西京雜記。崔豹古今註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

異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卽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禮

威儀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賈捐之傳。贊旗在前。屬配和鸞以入用。桓二年。左傳。錫鈴和鸞。昭

在鑿和竝司南而爲急取車制如司南之義詳見題註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

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

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

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老子大音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

莫實諒知幾而有爲子偽切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庚子山江南賦十里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世

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齋白楊脩便解魏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老子

武行三十里方悟魏武歎曰我才不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魏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老子

有欲以觀其微常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鏜而有制曰鏜音湯詩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

渾之儀亦可敝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易曰夫易

極深而音鄙繁音之坎坎坎坎鼓聲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陋促節之闐闐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

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

聲明不僣于素音愆可舉而行宜乎聘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孚上下。雷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被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前漢萬石君傳注。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有賢操。六到切。節操也。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尤羞與爲類。獨深居爲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七到切。造也。邀之邀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譴鬧。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

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歎者。○款口澗切逆氣。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咸通。咸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歎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咸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鹽陘州西浮圖兩間。○鹽陘無此字未詳陘或口澗柯開二切。江南人呼梯爲鹽。按集韻。折二音。曲岸也。又魚開切。修長也。前漢相如傳。臨曲江之陘州兮。注。曲岸頭也。巨衣切。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靡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嘖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咸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旣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忤忤。披耕切。心急。恆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張音帳。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爲服。關門。召所與淫者。保逐爲荒淫。○保力果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

交於門，猶不慊。苦聲切又爲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憤懣以爲不足。總彌音蒙，母豆三切。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誠與登同，促也。急也。類音過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威，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公時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箏，郭師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茲張柱美、楊然、魏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耳。蓋觀郭師之事，觀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阮瑤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案京房造五音，唯此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也。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遼靡布爪，指運掌擊，指結于擊，掌後節中，沈公謂當作擊，俄禮曰：鉤中，出屈折愉繹。風一作抑。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卽棄去兄弟，自髡緇入

代清涼山

代州謂

文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祇祇子懺懺。子宙皆嗣爲王。或以

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

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褻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閭管謹視出入。餌仄

柏。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史記神之俟叢木者謂之叢祠。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

嶺山。

嶺山名。嶺力主反。

○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

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元和十二年。季秋也。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十六日

也。心爲浮圖形。道士仁我哀。埋勿棄。

趙秀才羣墓誌

嬰曰死信孤。乃立。史記趙世家曰。晉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臼謀。乃取他人子。使杵臼負而匿。諸將遂索杵臼殺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趙田邑。

如故。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一本止。作祖。仕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

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遠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庚寅。元問年。二紀益以十。四也。僕夫

返樞。當啓蟄。左氏。啓蟄而郊。啓蟄。建寅之月。蓋正月也。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悵。追初憫。天銘茲

什。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志和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

惠王其母高祖徵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楊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

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李為睦州朔史元和二年為李鎬所誣得與貶循州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量移永州

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

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諸鼓瑟兮湘之澗謂湘靈也嗣靈音兮永終古湘靈鼓瑟

今淑之死能嗣其音也

卷下

表啓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公正集中有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為耆老請復尊號表

詳於正集之註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司馬相如曰。歷選列辟以迄于今。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書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耿光。光明也。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左傳。書而不彰。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俾博厚之德于地。禮記。博厚配天。高明配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其後雖逢厄運。與元元年正月。以尊號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書。我惟揚。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左傳。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明愛之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四年戊辰。爲五年矣。若墜冰谷。貞元五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不允。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書。舉人用咸和。書。用咸和。俗惟不變。陳師鞠旅。兵法。二千五百人爲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一本。封疆在畫界上。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寃之聲。漢書。子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逋賦蒙勿收之惠。一本。逋通。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爲菲薄。非薄。見孔明出師表。不宜妄自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顛顛。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

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狹切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徒切而乃久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爲不私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旣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耀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昭十二年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易。廣大配天地。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旣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睭。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漢書。動寤萬乘。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與。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白虎通云。正五行。祝融績三皇。○白虎通曰。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績也。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泊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

國之令典。探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念周宣之側身。詩。雲漢。宣王遇災。懼側身修行。去徽號而不稱。至罔戒而自儆。古。迫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續一作纒。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易。天下之道。元始之義。善之長也。易。元者善。貞夫一者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惓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貞元五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即前所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親文明。繼跡聖俊。一作賢。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不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於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與。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明一作名。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尙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

義且夫號者其來尙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尙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爛誠。○爛古適切。一作鑑誠。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頤等言。頤于頤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具一作表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

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向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書左右攜僕。攜僕者謂左右攜持器物之僕。或從扞牧圉。僖二十八年左傳。寧武子曰。不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的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一本以上六表在前集

臣頤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冲於盛德。而私有舊典。廢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

以爲事貴舉其中立名惡浮於實。他本無爲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導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見漢元帝紀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爲執小讓之賢不起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一無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棊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卽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興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恥亦欲據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尙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臣一作莊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事脩無忝之言詩無忝爾祖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大廟郊祀上帝貞元六年十月臣僚請復尊號

上曰春夏亢旱宿麥不登朕情誠祈禱復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盛因禋祀而受尊號是有爲爲之勿煩固請十一月庚午祀南郊遂以告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尙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法衛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白戶部侍郎遷本部尙

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卻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倅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此是改第三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貞元七年以韓洄爲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愆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遠。思本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鸞凝彩而雪暉。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也懷光謀反貞元元年為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則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不應有此文中丞者不詳其人矣文又闕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輿臺末人方言南楚凡輿臺遺醜輿臺遺醜懷光渤海靺鞨人也備聞兇險之行頗有

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建中元年七月以朔方節度使猶分禁衛之兵二年五月詔懷

方軍討不感殊私乃懷異望問者饋貴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時李繼抱真討

武後連兵救田悅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泊駕幸近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

三千同討悅懷光勇而無謀為酒等所敗洎駕幸近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

因解奉天之圍十一月懷光引兵敗朱泚兵于醴泉泚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

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潁頓軍咸陽闕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大曆四年十二月戊戌裴冕卒八年公始生當無此表裴令公蓋裴遵慶也

元振忌其賢遂加誣問海內冤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為郭公作其云為裴令公非也

傳云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食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不踰月卒據元載之誅在大曆十二年而柳生於大曆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差又當在

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

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詔而伍胥誅夷吳王夫差元年以大

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大宰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位楚任靳尚而屈原放逐屈原名平事楚

子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鴆夷盛其尸投之於江○蘇晉鄙切楚任靳尚而屈原放逐懷王為三閭大夫

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毀譖之王乃疎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一作忠肅明允道高

原原既放遂投於汨羅江而死

德厚匪躬無忌有蹇諤之風易曰王臣蹇蹇道佐先帝作首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至德元載

至益昌遙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東行軍司馬授御

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七月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甲子

中以定策功以冕為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謫荒裔天下稱冤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崩以冕為山陵

中書侍郎平章事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謫荒裔天下稱冤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崩以冕為山陵

表輔國親衛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判官烜坐法免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之恥今茲邪屏退聖

冕亦以議事與程元振相遠貶施州刺史移澧州刺史

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變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

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二年二月以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武元衡字伯蒼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降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

邦憲大明首出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況茲靈味成自

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

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誅東平盡平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臣聞負恩干紀者鬼

得而誅之莊子為不善于幽闇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

伐伯有氏大夫不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諶曰善之代不善有魄也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

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鄭大擇善而舉則世隆又除之奪伯有魄也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

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

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大曆中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漢高帝六年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秦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十二者謂二十萬戶不下戶三萬子三

秦二萬乃當百萬人不如誘臨淄三七之兵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子三

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禹貢海岱為青州青州東北據海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子三

東海為師封祀之山謂東封泰山累聖垂德曾未悛心書惟受罔有餘孽滔天果聞折首

首獲匪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亭禪書炎帝封泰山禪云黃帝封泰山禪亭後漢志曰云

書遼海無虞見石弩之已至於是肅慎氏貫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弩矢鏃也以石為之無忘職業此是

陛下神籌獨得露一作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威縱捨有感恩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

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也坐見

覆盂之泰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抃蹈歡慶倍萬恆情

賀赦表此謂頡宗時蓋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耀。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絜。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敝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恆情。

賀皇太子牋

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竇既立。更名恆。憲宗第三子。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帝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崔豹古今註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曰。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山海經曰。無皋之山。南望幼涿。郭璞註曰。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爲少海。宗元忝守遐方。公時在柳州。其年十月卒于柳。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恆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爲桂管觀察使。在元和七、三、四年間。時淮西平。公前有爲賀淮西平表。此豈表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孔子曰。揚名於大孝所

曾。曾子以之垂訓。禮記魯子曰。大孝尊親。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易積善之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恆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

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絕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尙鼓琴也。使傳之載。過乎實矣。一作狀在前集。

壘石琴薦一。出當州龍壁灘下。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且之至德。蘊

牙曠之玄縱。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論語子謂子貢。藝深撻醜。史記田完世家。鄒忌子曰。大折以清者相也。擢之深。醉之愉者。將成玉燭之調。謂之玉燭。和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以歌南風曰。南

政令也。○擢厥緩切。醉音釋舒也。將成玉燭之調。謂之玉燭。和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以歌南風曰。南

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

不徹琴瑟。敢效疆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一作狀

李師道三代受恩。代宗永泰元年八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爲三

李師道三代受恩。代宗永泰元年八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爲三

李師道三代受恩。代宗永泰元年八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爲三

代受 四兇負德。四兇即謂正已 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一本有伏惟同增慰慶六字。

答諸州賀啓一作狀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孽魚列切。本作孽。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一本有勞致書問。悚息增深八字。

補遺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并序。○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與誌稍異。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歲也。景龍太三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禮記。王制。大夫三月而葬。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於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撰擇也。稱義備物。外姻畢至。左氏傳云。士外姻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魯世家。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諡。至展禽。食菜於柳。因為氏。魯虬字仲盤。西魏大統中。書令封美陽公。虬字仲盤。西魏大統中。書令封美陽公。虬字仲盤。西魏大統中。書令封美陽公。四葉至皇考。惇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頤。宣州寧國

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爲淑和。少孤。季父建。頤有三子。長曰元方。季曰建。建爲金部郎中。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

代史旨。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爲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廡出身。調補宣州漂水尉。網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

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竺

乾之道。自攝塵昏之外。攝音展極也。一作表。泊如也。旣而嬰被沉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緇之女。緇之子三人。實寂密也。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

虬之女。虬。河東人。代宗時。擢爲諫議大夫。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女三人焉。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勒玄石。措

于陰堂。陰堂。謂銘中。中。謂銘中。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頤耶。德而不壽。命旣厄耶。松柏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并序。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爲永州刺史。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於崔迨其死。崔猶爲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

時作誌。亦是時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剛峭少合。尤濩落。濩落。大貌。莊子作爲。濩落。意與濩落同。不事產。人或交之。

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漢志有法家。者流之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古

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頔之字。曰允元。

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爲襄陽節度使。隴西李景儉。景儉之字。曰致用。東平呂溫。溫之字。曰化光。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懼。

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溫卒于元初六年。景儉逐。元和三年十月景儉貶黜爲江陵戶曹參軍。前右拾遺張宿。

道。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徼其去。

微音邊。通遮也。文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是時元和八年四月。羣爲容管經略使。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發病不

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爲。埋道邊耳。

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

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

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困者蓋謂已及劉禹錫之屬皆窮困也。通者不以。以用也。言通達者不用也。不懲其躓。卒以元死。觀游非類。有

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誌云。正元二年七月十一葬。誌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爲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號之閭鄉窆也。說文。窆。葬下棺也。○窆。保驗切。墨。遇食乃

貽書其族。尙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爲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爲宰相者累世。慶爲魏之侍中。自後四世爲宰相。我

高祖諱萬齒。爲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會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

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爲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

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於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閩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爲文。置於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年月誌皆不載據題云永州公作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爲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爲常州錄事參軍。祖曰元愛。爲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周咸爲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爲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憲好禮。始克於裴柳爲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聽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日日祔于此。誌曰。

周之列國。譚之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附錄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詩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狀陳伏觀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奉勅宜賜靈文之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勅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顯。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護成。田里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禱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尙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崇寧三年七月七日。中書舍人臣薛昂行。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勅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焄蒿之際。盼盥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卽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尙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臣王剛中行。

柳先生楊子新注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先生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脩身篇

癸魂曠枯。精萃曠沈。

先生云。癸。明也。癸魂。司目之用者也。精。當爲精。萃。如葭萃之萃。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癸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先生云。糟當爲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撞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先生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先生云。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羣公書贊題跋碑記

答柳子厚書

劉賓客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齶齶。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轡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啞。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腹。佶然以生。灑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又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等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二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釋。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楞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號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耳。不宣。禹錫白。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鼓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疊。水墨兩氛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

題羅池廟碑陰文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敘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威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偃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

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僑儻與公爲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過爲南宮外郎。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謫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輒於輦轂。時耶命耶。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爲靈神甚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爲雷爲風。助天以總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袞冕劍舄。其用樂也。有蕭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夷感慕。而靈祠潔脩。迓神之威。有荃櫂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袞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幹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爲嶽爲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羅池之神。是知天命難謚。兮命靡常。因紀爲碑陰之文。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王願

歐陽公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泓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窮薶發幽蒼。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嶽。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右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摸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又般舟和尚碑跋

右柳子厚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讀柳子厚傳

王荆公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又金陵語錄評論

柳開不及柳子厚。陸修亦常儒耳。張景道勝柳開。如太元準易論好。餘文論亦多好。

附錄卷下

評柳子厚詩

蘇東坡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

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僮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

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又書柳文瓶賦後

漢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眉井邊也。若人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微。一旦重上。緇礙爲甕。丁目上之有眉。反。所輻。甕身提。徒計。黃泉。骨肉爲泥。纒微井索也。甕甕也。甕井以輻爲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反。如鴟夷。鴟夷章。以盛酒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甕。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見前漢陳遵傳。遵字。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當有媿於斯文也耶。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爲甚。客至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在舟。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亦不減。幸而不死。卽歸德於牛。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

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療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余莫之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少衰乎。

又書李亦詩後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亦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亦。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廁鬼之罪也。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余嘗評畫，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又跋大鑒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

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目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路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溪諡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

又引說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 高恕已子唐傳第四十五卷

姜公輔 七十七

齊 映 七十五

嚴 郢 七十

穆 贊寧子弟賢八十八

裴 樞 六十五

杜黃裳 九十四

楊 憑弟凝八十五

李 獻 七十一

梁 肅一百二十七文藝傳中

韓 愈 一百一

許孟容 八十七

袁 滋 七十六

盧 羣 七十二

鄭餘慶 九十

奚 陟 八十九

盧景亮 八十九

楊於陵 八十八

高 郢 九十

柳 登芳子弟冕五十七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河豚魚說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己。妄肆其忿。至以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烏賊魚說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响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响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窺者之所窺。哀哉。

又跋晁無咎畫馬

晁無咎所藏野馬八。出沒山谷間。意象慘淡。如柳子厚所云風鬣霧鬣。千里相角。然筆法稍疎。當是有遠韻人而不甚工者。元祐三年。宋遐叔張文潛同觀。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黃山谷

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

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摠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繡截成章後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跋陰符經後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揅擊也。

發明周御史論

張唐英

柳子厚作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云天寶中有詔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諂諛爲相者誰。及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詔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爲宰相。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爲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瀘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爲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薦依阿取容。喑喑如秋蟬。泛泛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爲朝廷之耳目哉。夫植木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惡大。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幸之禍。有所

召爾。

古今詩話

劉夢得曰。柳八駿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淪右粥。何如我平淮雅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劉曰。韓碑柳雅各有所長。予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賊無覺者。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言十二載。以見平淮西之年。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于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歸叟詩話

鄭谷雪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信有格也。哉。作詩者當以此爲標準。

冷齋夜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可欸乃。三老相呼聲也。

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諛。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察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晴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重修羅池廟記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浹人胸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語。乃祠于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閣日深。仰見星斗。螿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糴踐筵。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

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爲。柳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款。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奈何牟其利以事封靡乎。侯無譴。寧獨不愧於吾心。燕行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斂則耗衆。曷若歸其利於廟。纖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羨告。州監兵陳辛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卑高如儀。煥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材。構亭于羅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澗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臚仕。情隨泰遷。燕行自娛。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己者。無所不爲。公則不爾。惟崇大於俠。是思卒使俠祠。旣壯而麗。則其誠可謂至矣。千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年無饑饉。氣無乖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政和三年十月望日。承事郎通判融州軍州事丘崇記。

柳文序

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絺章繪句爲尙。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

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曆正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珍韋皋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滿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尙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旣稽之史傳。以校其譌謬。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誚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韓柳音釋序

張敦頤

唐初文章。尙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寔久。舛剝殆甚。韓文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失其真。余前任邵武教官。日會爲讎勘。頗備悉。并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惟柳文簡古不易校。其用字奧僻。或難曉。給事沈公晦嘗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考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往往所至稱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釋夫有傳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佗音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玉篇說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尙慮膚淺。弗辨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之。紹興丙子十月。新安張敦頤書。

柳文後跋

錢重

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吏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爲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爲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間中捨尋遊山水外。往往沈酣於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爲後世學士大夫所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爲

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脫繆訛誤特甚。而又墨板歲久漫滅大半。今史君趙公。天族英傑。平生酷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一日命重爲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吳興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家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本。他無從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尙賴後之君子。博求而精校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爲益不淺矣。紹熙辛亥仲秋一日。迪功郎永州州學教授錢重謹書。

全前

趙善愷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尙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遺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脫特甚。推原其故。豈非以子厚嘗居是邦。姑刻是集。傳疑承誤。初弗精校歟。抑永之士子。當時傳寫藏去。久而廢散。不復可考歟。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本訂正。且併易其漫滅者。視舊善矣。雖然。安知不猶有舛而未真遺而未盡者乎。後之君子。好古博雅。當有以是正盡善云。紹熙二年八月旦。零陵郡守郇國趙善愷跋。

集傳

唐書本傳

宋景文公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柳行胡浪切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瘠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刈與艾同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傲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

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司馬遷。崔駰。蔡邕。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昔昌黎韓退之作公墓誌。泊奠公而有祭文。宜錄之。以重公者。特緣韓柳二集並行當世。故不復載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弧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葺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歛密重復。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計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未言歸轡。轡音西。輓音西。從耐先城。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計。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尙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

于伊人。安平宣英。韓泰字安平，鄭曄字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願余負釐，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禮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皇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輟復中止。誓使周六子厚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尙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于一米，形與人等。今旣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幻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崔擘字敦詩，韓愈字退之。安平來賙，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畏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尙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傳音轉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蓋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基。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閣。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卽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孺。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睨屢傳。篋盈草藳。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鍾隸索靖善書。班固揚雄善文。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遭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旣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尙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

渾淪而網緼。惟萬生之並驚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揪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翩湜喪氣而噤脣。韓愈李翱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畀兮。亶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具以卽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虜其來享兮。靈文尙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躡張。韓愈張籍雄深雅健。實比子長。司馬遷字子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襲述黃。魏途黃霸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慷慨。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翺翔。擢列御史。拜尙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鑄錡于將。直視無前。其鋒執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玉。韋執誼王叔文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

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龍城柳州也。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斂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桐鄉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絕。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尙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榛蕪。雜他計切。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

入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鈿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音蕪江百家瀨者。沂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唯黃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數所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鈿鉞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入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環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願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探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

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右文九篇。皆四十三卷本後所載者。茲刊四十五卷本後舊雖無此文。余互參閱弗忍舍置。迺錄附之。

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峯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沒切。率倉。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孚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賣韓以自隨。賈或作齋。賤四切。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剗滅。調音。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眞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鑿我以韓。既而飶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

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讐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作狃。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孩瘡。狼倖宜爲狼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曄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讐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

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錢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迺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覲其顰笑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嘆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褫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篲。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褫序。

河東先生集題後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甫。云京師閻氏本。其一得之於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一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閻氏本最善。爲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衷甫

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樸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敍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害義理者尙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爲用也。然亦未敢以爲全書尙異復得如閻氏本者而取正焉。方舟李石書。

河東先生集記後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尙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旣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礪。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瀚臨邛韓醇記。



